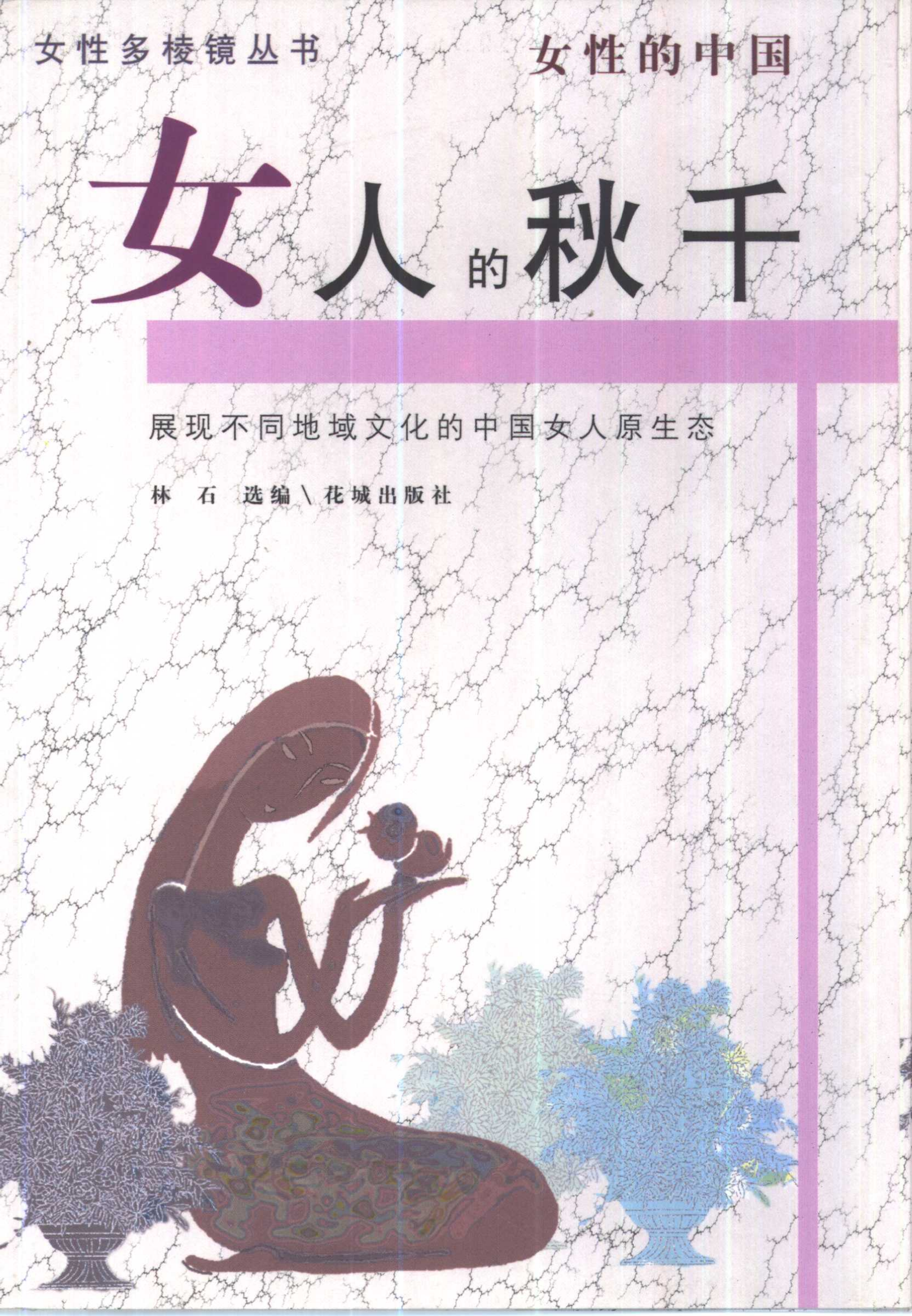

女性多棱镜丛书
女性的中国
女人的秋千
展现不同地域文化的中国女人原生态
林 石 选编\花城出版社

女性多棱镜丛书

女性的中国

女人的秋千

展现不同地域文化的中国女人原生态

林 石 选编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秋千:女性的中国/林石选编 .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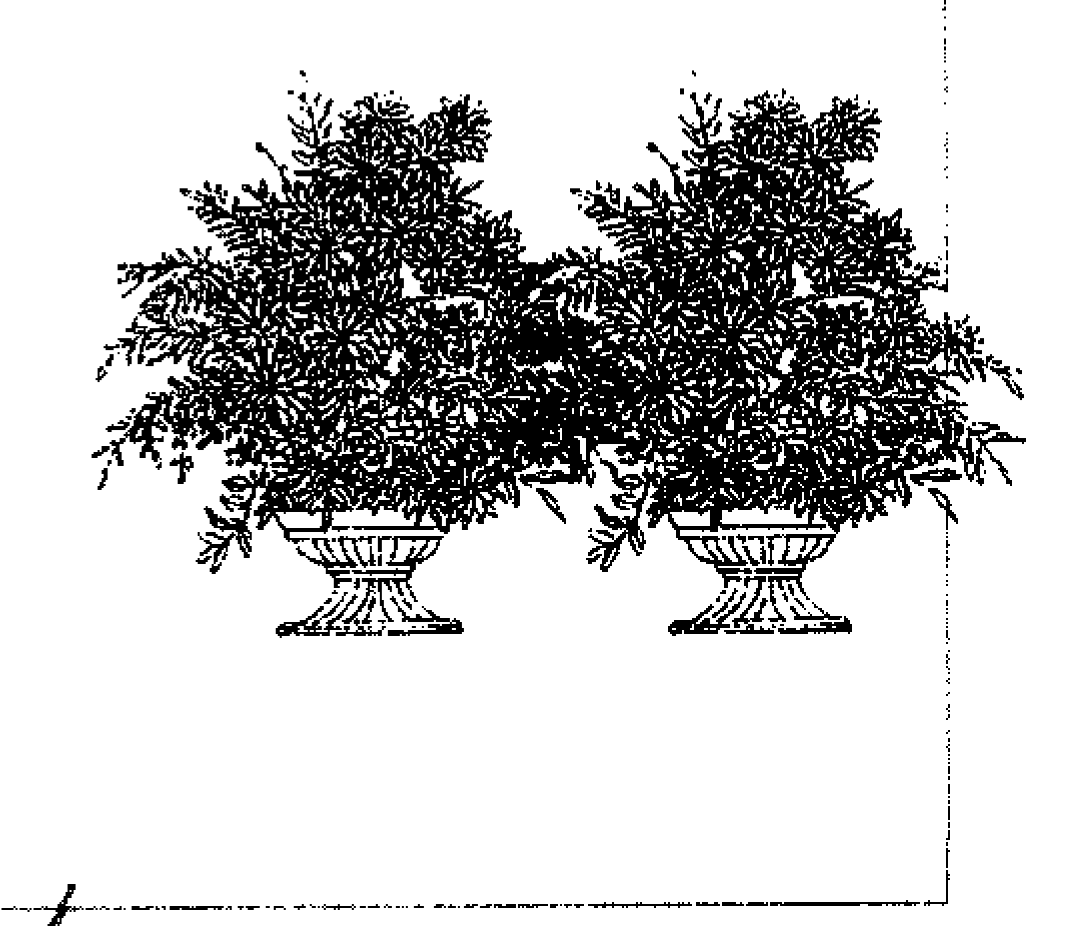
ISBN 7-5360-3382-6

Ⅰ.女... Ⅱ.林...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6131 号

女人的秋千
——女性的中国
林 石 选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1 插页 270,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382-6
I·2802 定价:17.50 元

女人的秋千





重新发现女人

——序《女性多棱镜丛书》

季红真





老友大光兄主编了一套“女性多棱镜”的散文随笔丛书，嘱我为之作序，自知学养和才情都难以胜任，但是盛情难却只好勉力为之。责任编辑余红梅女士寄来了目录与编辑构想，这就使我更加欲罢不能。

此套丛书共计四卷，分别为《女人的秋千——女性的中国》、《虞美人——女性的古典》、《淑女味道——女性的世相》与《生为女人——女性的话语》。其中有不少作者是我的朋友，也有不少作者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名字是熟悉的。其中多数文章我都未曾拜读，但是编者的意图激活了我的灵感，于是就谈一点关于女人的想法。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女人经历了各种不同文化的规范，也经历了各种不同话语系统的指认。在上古时代，她们被奉为女神，具有开天辟地的神圣伟力。进入中古时期以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父权制的文化都把女人指认为第二性，以各种方式阐释着这主流文化以外的她者。于是才有了近代以来，女人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这斗争中就包括了进入主流话语系统的努力，从男女平权到试图与男人区别出来，一直到追求各种天然的权力，女人们在与主流文化的抗衡中，对自身性别进行着不停的阐释。由于性别歧视的前提，就使女人关于自己的诉说也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或者是摆脱不掉男权话语的束缚，以至于西方有女权主义者认为，关于女人的任何一种概念都不可能没有受到男权文化的污染；或者走向极端，在上古的神话中寻找话语资源来进行新的性别阐释。这两种倾向共同的特点，都是对于女人的言说带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因而也免不了是抽象化的。而《女性多棱镜丛书》，则是以纪实与抒情的方式为主，以不同的性别角度，

表现各种各样的女性内容。

这首先把女人从观念中解放出来，还原出她们在不同的文化中的现实处境与形态。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女人，有了各种各样文化规范中的女人生态。第一卷《女人的秋千——女性的中国》，显然是对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中国女人的描述。从最南端的惠安女，到最北端的东北女人；从最繁华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女孩，到最偏僻的米脂婆姨；从中原汉文化中的山西、河北的女人，到维吾尔族的大坂城的姑娘和傣族少女，以及尚处于母系氏族的摩梭女人等等。作家们的视野遍及中国的广大疆土，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女人生动的形态。这无异于一次颇具规模的采风活动。随着全球化的商业浪潮汹涌地向全国蔓延，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迅速地普及，各民族和各地区的女性传统文化正在消解。能够用文字和心灵来记录这些宝贵的民俗现象，无疑是一件造福后人的事业。男男女女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从事着这同一种事业，可见对于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妇女风俗有着共同关注。这一代作家所做的工作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历史为他们提供了这个宝贵的机缘。

《虞美人——女性的古典》一卷，显然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女人的想像性叙述与对她们命运的喟叹，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翻案文章。从上古时期的半坡少女到传说中的蚕神开始，到诗三百中的女性，以及褒姒、西施、孟姜女、虞姬、解忧公主、王昭君、诸葛亮妻、苏小小、文成公主、武则天、上官婉儿、李清照，乃至于孝庄皇太后和慈禧等等，一系列历史上著名的女性。她们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经历着不同的命运。实际上，我们对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女人的了解，只限于考古发掘中的点滴资料，叙述主要是依靠想像。而对于父权制社



会中的女人则有丰富的史料，其中一小部分来自历史文献，绝大多数则是来自民间的传说，其中包括着人们善良的愿望和丰富的想像。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尽管男尊女卑是基本的文化秩序，但民间仍然有着另一种价值观念，以及对这些女人的美好阐释。有关几个著名美女出生地的纷争，就可以看出民间对美的推崇超越了对政治伦理价值的信奉，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论述。除此以外，卷尾几篇文章的题目，都透露出对古代女性文化的向往，也可以看出现代人的某种遗憾。对于这些历史上著名女人的审美观照和重新评价，显然是二十世纪末女权主义重新高涨的结果。仅以王昭君为例，从古至今许多文人都选择她作为题材。有的对她不肯行贿而为毛延寿所误致使与君王失之交臂，而慨叹君王的不查忠奸，抒发自己政治抱负难以施展的牢骚。夫妇之道历来是中国士人用来转寓君臣之道的一个手法，王昭君只是一个寓体。也有的则是同情她远嫁的命运，而看到帝王之家的女人们共同的不幸，这种言说还是从王昭君本身出发，具有了相当的民主思想。到了当代又把她看成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女英雄，歌颂的是她为国牺牲的奉献精神。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才对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感情生活的不幸有所关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二十年来女性意识的发展。这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要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发现真实处境中的女人，另一方面这种发现又不能不借助意识形态精神之光的烛照。所以这种对于所有历史上著名女人的重新叙述中，也包括了性别意识中新的人文精神。但是，这一卷中最宝贵的还不仅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意义，而是它的文献价值。在对于古典女人的描述中，涉及到各种文化场景。诸如绣楼、后花园这些淑女

们活动的场所，与之相对立的则是歌妓和船娘们的生活场景。另外，诸如“哭嫁”的风俗，“祸水”说的来源，妾妇之道，分袂（唐人的“放妻”习俗），以及清代耸人听闻的婚姻刑案等等。这些都需要专门的学术研究的功底，这就增加了这本书的资料性。作为当代人的阅读，它可以激活我们的联想和趣味。

相对比之下，第三卷《淑女味道——女性的世相》，则可能更平实一些。这一卷中描写的是当下社会中各种职业的女人，从城市到乡村，从白领丽人到小巷中的女人，从特区的女牙人，到写作的女人，从牧羊的女人，到当兵的女人，甚至乞讨的女人，还包括不工作的家庭妇女。不仅如此，其中所述及的当下女性的生活方式，简直五花八门。有不回家的女人，有独身的女人，有陪读的女人，有爱情中的女人，当媒婆的女人，还有陷入疯狂的女人。对于现代女人的各种癖好，也广有涉猎。家政和逛商场自然是不能不提的，就连女人的喝酒和抽烟这样细小的生活末节，也为作家们所关注……所有这些，编者都囊括进“淑女的味道”，这使我感觉到文化观念的进步，对于女人的宽容。二十年前，不工作的家庭妇女是被人瞧不起的，不结婚的女人也是如此，至于女人的抽烟喝酒，更是容易被人联想到“生活作风不好”，绝不能进入淑女的行列。传统意义上的淑女是要遵守严格的规范的，立有立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笑不露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读书写字无关重要，但女工必须做得好……一直到吃饭穿衣都要有一定限制。就是在十几年以前，因为抽烟而带来的各种麻烦使我记忆犹新。记得有一次会议的午餐上，一个女朋友抱怨菜肴太素，说完立刻笑着自嘲说，不是淑女！可见，就是在九十年代，爱吃



肉对于女人还是一个文化禁忌。有一位女作家，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公开地申明自己特别爱吃大肥肉。这种夸张的做法，是否是对淑女观念的有意挑战？而本套丛书的编者，可能对淑女的观念有着一种全新的理解，所以把种种犯规和越轨的行为，都看成是淑女的风度，这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让女人轻松一些。在编辑的意图中，这一卷所收的文章，侧重于最普通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由此看来淑女一词实际上是对最一般的中国妇女的概括。在这两种不同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文化禁忌逐渐消解的过程。当代妇女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传统的淑女则已经成为一道可望而不可及的历史风景线。

第四卷《生为女人——女性的话语》，显而易见更侧重女性的思想。因为任何话语的系统，都是一种思想的系统。一般认为女人是没有思想的，所以也就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用尼采的话来说，女人是介于成人和孩子之间的一种族类。就是在九十年代女性写作风起云涌的时候，当不少女作家在杜拉斯的影响下，以自传体和仿自传体来表现自己成长的感受，“身体写作”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实际上也陷入了这种偏见的怪圈。性别不等于性感，动作和感受不完全等于思想。因此编者对这一卷的创意就显得格外的有见地。本集中的文章从女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角度，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思想感受和希望与追求。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自然有悖于妇道。但这正是关于女人自身的一种价值重估，在文化的又一次震动中，女人们开始细致地诉说自己的种种思想。如果按照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这些言说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能属于思想的范畴，因为它们是没有体系的，也是没

有严格的逻辑证明的。但这正是女人们独特的贡献。当整个近代西方哲学都处于对传统哲学言说方式的怀疑，而又难以挣脱轴心时代的危机中，不正是女人的这种经验式和感性化的言说，成功地逃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陷阱吗?！女人以直觉的方式，诉说着对于世界和人生、社会与人性、文明与历史的看法的时候，也是在向一种世界观的高度攀登。女人的思想对于现代文明危机中的人类，也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资源。

这套丛书的策划方针显然也是颇有慧心的。其中所收的文章不仅限于女人，也包括男人。它是从两性的视角来观察女人的，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鲜内容。男权社会的不合理，不仅仅是对于女人的歧视，它强加给男人的文化压力也是很残酷的。女人对于女人的压迫，并不比男人们更客气。所以妇女解放从来就不单纯是女人自己的事业，从一开始它就得到了许多具有人道情怀和很高文化素质的男人们的支持。且不说工业革命的一次次浪潮，对女性的需求越来越大，男人和女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性别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总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问题纠结在一起。这就使所有的女权主义理论，都和各种各样的哲学、心理学、文化理论，以及世界政治的格局缠绕在一起。这种局面一方面使人们怀疑它的学术与理论的成熟性，另一方面正好说明性别的问题不是女人单方面的问题。而这套丛书以纪实与随笔的方式，从不同的性别角度（而不是立场）观察女性，也以它的具体性超越着理论的局限。实际上当女人“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候，男人们也同时爬出了文化的峡谷。打破礼教桎梏的有色眼镜，才能重新发现女人，也重新发现着自己。女人和男人从来都是互相塑造的，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也从来都是由两



性共同推进的。能够公开地表达自己对于女人的观察与兴趣，乃至于平等的欣赏与爱意，这显然是文化素养提高的表现。为此，我向这些男作家，也向所有致力于妇女解放的男人们，致以衷心的敬意。

拉拉杂杂写下这些，算作我的一点感想；也用以感谢朋友们的厚意。



目录

目录



目录

中国少女

陈丹燕

在一个炎热的夏夜，我陪一个美国中学生访华团到我母校参加晚会。虽然离开学校已经多年，但一看到我们曾贴满过大字报的红色围墙，少女时代的往事便纷纷涌来……

非常爱提问题的美国女孩纷纷问我：“中国少女怎样?”

“你们想像中怎样?”我问。

琼深思熟虑地说：“不说话，不笑，非常神秘，有人管着。是这样?”

“这的确是个谜，谜底自己去找吧。”我笑着说。

“哦，你真有趣!”她们都笑了，以为我在卖关子。她们真爱笑，露出洁白的牙。

晚会开始了，鼓掌，讲话。学校的小乐队放在操场尽头的一个平台上，那四周放着花，围着彩灯，还漆了黄色，差点就认不出来。那儿原本是防空洞出口。还是我当学生时候挖的



呢，充满战争色彩。从前学校开大会，这儿也常当主席台什么的。

一个女孩在台上微笑地看着我们，剪平的头发在肩上飘拂，她开始唱歌：

> 有句话语，
> 就是关于小雨，
> 是否愿意与我同行，
> 漫步在小雨里。

声音很细，很纯，还完全是少女的声音。她脸红红的，微微歪着头，端端正正站着，垂下肩膀，有点含羞，绞着手指。她的眼睛朦朦胧胧，好像刚刚苏醒过来，不由自主地在幻想什么，向往什么，显得温柔极了。

我们四周许多女孩的眼睛里都出现了这表情，出神的样子。在她们中间，我看到一张虽然变老，但我不会忘记的脸，很敦实，紫红的脸膛，青青的下巴，我们的班主任！我的胃又不舒服了，不断蠕动。他平静地坐在那儿，而且还带着笑容。

少女时代，在这儿当学生的时候，我也曾经感到有什么东西醒来了，心里轻轻地骚动，不知怎么的，就出神了。

那时候，我也很喜欢唱歌，女同学都喜欢唱歌。内心的骚动好像总迫使我们想张嘴唱歌，唱美的、抒缓的、情真意切的歌，而且那么容易就沉浸在歌的想像里。但那时候没有这种歌，我从小就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歌，那时候，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学唱《卖花姑娘》的歌，但心里感到不满足。

有一次，我找到一张《我的祖国》的歌纸。“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那亲切得让人温暖也让人忧伤的歌

一下子把大家吸引住了，全班的女生都像得了宝。

放学以后，大家都自动留下来，等男同学走光以后，我们用课桌顶上门，就开始唱歌。那时没有几个人识简谱，但却很快地凑了出来，不久，大家都会唱了，实在，一个人没有比少女时代更容易学歌的了。

那时我们三三两两坐在课桌上，抱着膝盖，搭着肩，天上的云很白很白，天很蓝很蓝，风吹过，很轻，灰鸽扑扑地扇着翅膀在天上飞，非常美，还有我们的歌。我们好像去到朦胧而神秘的世界里，在那里我们都美丽异常，我们屏住呼吸，等待将要灿然出现的奇迹。

过了几天，早操时候，就在那平台上（那时还没有油漆，灰色的，非常难看），我们班主任向整个年级的男生和女生说："我们现在有的女同学小资情调非常严重，放学不回家，躲在教室里唱旧歌曲，像猫叫春……"

后面的话我全没听见，只想到春天晚上醒来的时候，听到外面野猫凄厉的叫声，叫得令人十分厌恶。我很想吐，胃里不断蠕动着，嘴里一阵阵发酸。

后来，我们班上的女生再也没人唱歌了。我也不再想唱歌，心里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一时全不见了。每当感到有什么东西要苏醒过来时，我再不会充满惶惑和喜悦地等待，而是厌恶地赶紧把它压下去，想到老师那句话，猫叫春似的！甚至总感到自己有点像个罪犯，猫叫春似的！

耳边一阵掌声，女孩唱完了，大家都使劲鼓掌，她张开嘴欢笑，点着头，还有点矜持。她穿着白衬衣，蜡染的蓝花裙子长过膝，像一面崭新的旗帜。

我以后好像没有这样由衷而宁静地笑过，大大方方地站在许多人面前。我总感到自己很难看，不太干净，有时非常感



伤，有时又非常粗暴，和人大声吵架，涨红脸，挥着拳，而且常常感到无聊，不知道用不完的精力该往哪儿打发。有次老师让我上平台去代表班上同学发个言，一共一张纸，我结结巴巴地念得连自己都听不懂，最后，还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向前”说成“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越奔越走”。在一片大笑和口哨声里逃下台来，大哭了一场。

不过，那种轻轻的、痒痒的骚动总不会消失，压久了，会爆发。终于到了那一年的冬天，为了帮老师开家长会，我和两个女孩留在学校里。

我们到对面小铺子里去吃饭，一边为自己已经可以像大人一样，往家捎个信儿，就在外面为了公事不回家吃饭，得意不已。吃完饭回到学校。黄昏中的学校非常安静，灌木在暮色里飒飒作响。天空中绯红色的晚霞显得很温柔。我感到心头掠过一种不可遏止的快乐和骚动，没法形容它，它那样迅速地弥漫到整个胸间，我说：“哎，我们来跳舞，怎样?”

她们都兴奋害羞地笑了起来，眼睛亮晶晶。

可我们什么舞都不会跳。

“我们来学白毛女逃出黄家时迈大步走路的样子。”我说。

于是，我们在大楼外面铺着梧桐落叶的小路上开始互相扶着，努力把脚伸直、抬高，然后再换一只脚。一开始，我们嘻嘻哈哈地笑，拼命使自己姿态优美。突然，我们在一扇玻璃门上看到自己，一举一动都难看，真的难看，僵直的，腿弯曲着，背也弓着。我们都很伤心，我们怎么会这样，不会任何一个舞蹈。

我在这学校度过了整个少女时代，压抑，绵绵不断地在没歌没舞和想歌想舞里煎熬。

眼前闪过一片天蓝色的短裙，一群女孩在轻快的音乐声中

跳起集体舞。据说这是体育课的一个项目。她们大都剪着整齐的短发，有个女孩头上非常雅致地戴着两只深红葡萄发夹。她们娇柔而热情勃发地笑，在转动中，裙子不断飘拂，露出细长而结实优美的腿，腿轻盈地迈动，我想到春天挺拔的白杨树，在水边一跃而过的梅花鹿。

这是少女身上才会有的生命的美，青春伊始的美。

温文尔雅地一扭腰肢，大方热情地微微摆动腿，愉快地抬起脸来笑，像灿烂的星辰。

我身边的美国女孩们兴奋地大鼓其掌，用脚打拍子。

突然，少女们一个接一个跳到操场上来了，不知怎么的，很快的，整个操场都挤满了快乐起舞的人，五颜六色的衣裙，容光焕发的脸，这真是个奇妙的舞蹈，集儿童集体舞、交谊舞和迪斯科于一体，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尽情跳。

眼前的景象，我想就是：青春好年华。

亮晶晶的汗珠沿着那个唱歌的女孩的面颊滚落，她转到我身旁，优雅地一抬手："来跳吗?"

"不，"我向后退，"我不会，我有别的事。"她点点头，转向我旁边跃跃欲试的琼。琼格格笑着和那女孩一块卷进了欢乐的人流。等她们转开的时候，我心里升起一阵失望和后悔，我也真想去跳跳啊！这简直是我们这一代韶华已逝的人们的宿愿。

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看到过的一幅画，一个女人跪在河底，整个人都被水淹没了，但她双手托起了一个婴儿，那婴儿伸出双手仰向岸上的树枝上的果子。我感到一阵颤栗。

琼拉着那女孩跑来，向我大叫："噢，陈！真太妙了！中国少女！请你帮忙翻译。"

"好的。"我说，心情复杂地看着她们红扑扑的脸。



“哦，你们真是太可爱了！”琼说。

“谢谢，你也很可爱。”那女孩笑着摸摸琼的脸。

“我在美国时听人说中国不属于自由世界，控制很严，不能随便说话，以致中国人难得笑一下。”琼耸耸肩，做个不屑一谈的样子。

那女孩大声笑起来，“我天天都笑，还唱歌。”她看看我。

我问：“真的没人禁止吗？如果有人呢？”

那女孩轻快地说：“上星期我们学世界史，去看《列宁在十月》，斯大林说：我们不理睬他！哈！”

琼触触我手臂：“How Open!”Open（开朗，坦率，敞开，不受禁止），这真是个奇妙的词儿。

我笑着把琼的话告诉那女孩，心里有点发紧。我曾经是中国少女，她们现在正是中国少女，我感到一阵心酸，一阵欣慰。

南方女人与北方女人

艾　云

1

环绕着南方的是飞花流动芊草绵长，是水乡泽国的温婉湿润，是柔和安恬的和平之景。

而北方，则是旷野凛冽、褐色斑驳，是一阵风沙吹过的粗重又热辣辣的呼吸，满目苍茫中见出世纪的苍意。

于是，居住在南方和北方的女人们，地势使之然，因之呈现着不同的风貌、个性和气韵。那耐人寻味令人在风景迥异的深处去体验人世妙意与真情。



2

南方女人，安静淡恬，柔媚可人，闺秀型居多。你一视之下，那白皙的肤色，玲珑的身姿，柔婉的话语，那些人世间生活的审美愉悦是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到的。她们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家园与秩序，是和平之域的使者，是歌舞升平岁月的象征。她们让人记起安宁和谐，她们更像一个吟诵着生活甜美韵律、口中衔着橄榄枝的白色鸽子。你看到这样的女人，心开始变得安静，没有骚乱，没有焦灼，内心渐渐平复，沉霭如水。这些安安静静随时守分的女人，更让男人感到熨贴自若、爽心悦目。她们在淡泊中体现的柔情，在矜持中显示的神秘，会让男人在温和的抚爱中渐渐沉沉睡去……

她们清高冷傲，也慵懒缱绻，她们的确在熄灭某种热忱与激情。她们也有恹恹不快的时候，但她们分寸适当，在她们身上，那种野性的如烈焰般激动人心又摧毁人心的壮阔不已的情怀已是很少见到。

她们更多的是被文明文化的礼仪风范所规定的秩序中人。

而北方女人，则禀赋了奔放、热情、粗犷、爽朗的个性。北方女人的所有长处和优点，在开初并不是豁然呈现的，她们必须在你走进这灵魂以后，才会逐渐了解与发现。

这是一颗什么样的灵魂！

这灵魂中充满了暴风骤雨，并且充满大的热情与渴望。只有一种单一表面审美视线观照的人，会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感到失望；然而，你进入了这灵魂，你将会为之久久吸引……

北方贫瘠的土地和苦寂的岁月，孕育了她们分外的多情与

热烈，那在匮乏之中升腾起的渴望、感觉以及想像力，已穿越地表而入深奥。这女人在和平的日子里，她不属于秩序与规范，她的骚动不安也惹人心烦；但是，在你——在男人——濒临困境险厄艰辛的日子，这女人则身上迸射出无私的牺牲、崇高的爱等等炙人的火花。

北方女人是男人在筚路蓝缕中帮男人打江山的女人。

她们仿佛是专为承担厄运而来。在秩序中她们难以安生，而在动荡的日子则激扬焕发出她们憎爱分明的感情。她会在这时不计代价地为受伤者揩净身上的血痕，会用温热的双手按在你的伤口，然后扶你上路。在男人受伤的日子、困窘的日子，这女人感人肺腑的爱才冉冉升起。北方女人，她更需要战斗的洗礼，在激情亢奋中证明自己的个性与价值。她爱则爱切，热辣辣不顾一切地去爱；恨则恨深，恨不能将一切撕成碎片。她可能是接受了文明与文化的陶冶的，但她同时反文化，要执拗地把某种文明的饰物扯去，她对原始的生命更充满痴迷留恋。她需要极端，她不要中庸。她需要靠在一个男人肩头息歇，是因为这个男人比她更有力量，让她放心；或者，她径直走来，自己去扶助受伤者，她自己品咂在仁慈宽宥的抚爱中那如圣母般的情感。

这北方女人，她灵魂柔韧，她自己可以拯救自己。她嫉恶如仇却又宽容大度，只是当她感到一种压抑和郁闷是无法忍受的时候，她会决绝地、义无反顾地与自己原有的生活秩序决裂。她会孤注一掷、背水一战。

3

在春水荡漾的南方，走出了一个个娉娉婷婷的女郎。江南



湿漉漉的空气润泽了南方女人的皮肤，也润泽了她们的心。

南方如水如雨如梦如诗如画。

踩着碎石款款细步的南方女人，风，吹不皱她们的皮肤；雨，打不残她们的青春。她们典雅俊美，对人世也总温和一笑。

于是，她们也就尽情消受着生活给予她的一切馈赠，她是那么珍惜那属于她的东西。她两眼不错地盯着她的配偶，她的暖巢，她的那些触手可及的实在。

于是，南方女人在婚姻爱情上要的是安稳平和，选择慎重，一次性婚姻之于她们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也做浪漫的梦，但行为上则格外恪守妇道。而且，无论文化怎样使她们走向现代与时尚，而她们本能地更恐惧前途莫测内心渴望一种稳定结构的婚姻。她们并非一定要把婚姻看做神圣，只是她们实在不愿意担了风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闯荡奔波。她们不愿作这种说来颇现代实则自己很受难的冒险。

她们属于秩序生活的保守者维持者，并且也擅长把生活之酒酿就得绵软清香。南方女人并不清闲，但她们依旧在忙碌匆匆中留给人的印象是一份轻悠，她们把具体的生活内容调理得完美精致，她们勤勉孜孜有条不紊地作事，消受此岸的甜蜜和幸福。就这样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她们在平和安详的日子里生活久了，想不起要破坏和摧毁什么然后再建设开拓什么。为什么偏要悖谬什么呢？为什么要让一个弱柳扶风样的女人去承担那不该承担的风险呢？而且，如果女人不自找麻烦，她们是完全可以过着省心养神的生活。她们没有什么必要自己投入伤心动腑的折腾。那睡眠也是安详恬静酣沉，而脸上始终洋溢安居乐业了无动荡跌宕情绪的惬意之光。她们守着自己的婚姻与秩序，没有心理准备去承受精神灵魂的烤炙与熬煎。南方女人不

作颠覆秩序的狂想，她们的梦总是香甜甘醇，没有梦魇裹挟，充分享有生活的福祉。

这些在人间的女人，地狱和天堂都距离她们迢遥。

北方在冷峭中变得严峻。

北方女人眼见那昏瞑不爽的天空，一株由绿转黄的白杨树枝叶凋落孤单地耸立窗外，还有几声恋巢的尚未南飞的鸟儿发出的凄清的啁啾。冷飕飕的西北风，空气中总弥漫着一层层粉屑尘埃，人们缩紧了肩膀，蜷曲在屋里。

女人们在北方的寒冷中，在满眼苍色荒茫里，在无情的风雨侵袭下，本来还娇艳的皮肤上的青春光泽是过早的褪去了。北方的风是砭骨并且干燥，它的袭来，便把每一种有水分的物质搜刮一空。那丰腴的变为干瘪，充盈的变为枯萎，滋润的变为失神。女人在风的肆虐席卷中自觉不自觉的开始了自己的审美失意与青春凭吊。次年的春天会来的，也许，北方的女人还会活泛过来绽放艳丽，可终究那属于心性极高以顽强的意志乃至全副心智去抗拒这剥蚀的少量有闲女人的事。大量的北方女人，则经过一年便老上一岁。年年月月，对北方女人便意味着皱纹的横添和眼光的黯淡。

北方女人在冷风中灰心。

这冷峭严峻的北方使女人得像男人那样经得起环境和岁月的摔打冶炼。并在日复一日中培养出那凛冽刚毅的个性。秩序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每每，在沮丧与绝望的日子里，北方女人把长长的虚无和空白留给了自己，凄风苦雨中的梦常常是灰冷萧索，身上分明涌动着狷介狂放的血，并且黏稠奔腾。

北方女人总是风风火火，她们勇于开拓却又敢于破坏。她们虽然也渴望一种牢固有力的婚姻及秩序，但当她们与既定的



生活秩序和常态的现实发生冲突决裂时，她们也会坦然的面对一种既定事实，而没有眼泪和哀告的刚烈确使男人最后真正的心寒，那么，解体就解体吧。她们把幸福拱手出让，她们禀赋了本然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北方女人就这样成了现代主义者。

她们不是唱着生活的小调，而更多的在吟咏生存中意味深长的歌。

北方女人于是流浪和叛逆，她们是家园但又不是家园，她们自己把自己放逐出生活的乐园。

她们的唱与哭都来得那样透心彻肺。她们进入深渊，挣扎于地狱与天堂，她们在世界的极处看到魔鬼与上帝的两副面孔。

这些充满叛逆的北方女人，往往让男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不爱，你怎能忽略和遗忘那轰轰烈烈让人燃烧不已的永恒情感？可你又恨，恨这内心无法安宁的女人在把世纪的最佳风景带给你以后又同时把残破废墟的另一景观向你打开。男人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找不到养憩休歇，滋养醺醉，但他们却彼此战争又彼此启迪，在了无止息的情感冲突中发现灵感找见语言。

北方女人与男人在同样的流浪中遭遇。

男人和女人无法解开的历史命运的纠缠在这里显得格外耀眼眩目。

4

南方女人是家园。她们捻亮了家园中那盏桔黄色的灯，等待流浪者的归来。

北方女人在路上。在路上，在不可知的命运中就这样宿命般度过自己莫测的终生。

南方女人在过程。在过程中把世界与上苍的馈赠非常甜蜜的消受与品评。

北方女人在瞬间或永恒，在世界的两极死亡或者新生。

5

南方女人在此岸。

此岸为这里的女人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人间福地。

在此岸，南方女人总能为自己找到一个静息的屋隅。忙碌归忙碌，操持归操持，但这一切于她们娴熟自在得心应手。她们把生活作为艺术来铺陈。在忙碌过后难得的闲暇，她们也善于调排得格外幽深和漫长，把自己久久浸泡其间，去体谙个中深意，并用难得的闲暇养憩和照料自己。

南方女人在此岸找到了一个屋隅并且躲在里面，她们在这里作女红。或编织漂亮的毛衣，或缝纫时尚的服装，或洗涮打汰，或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短暂的休歇便能恢复精力，出门又可蕴藉逸人。

而出了门，这南方的世界仿佛是专为女人们准备的。橱窗陈设的各种时装及饰物令她们怦然心动，那街头飘荡的柔曼的轻音乐，那皮鞋踩在石子路面咯吱咯吱的脆响，那刺激人各种欲望的惬意的去处，还有走过自己面前的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同类。这都使得她们在反省检点之中。她们无法忽略自己，她们记起了性别，记起了过程，记起了女人不该消耗自己于无谓，她们更不会看重到外部世界争一时之高下，她们醒悟到自己在过程中才会找到欢悦和圆满。还有什么比柔情蜜意的生活更让人舒心宽怀的呢?

她们把日子安排得有滋有味。



在此岸世界，是不容易伤神动肺的，南方女人就这样葆有了自己的鲜亮宜人。

北方女人却总是在彼岸。

这彼岸的涵义又可作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她们忽略掉世俗的人间生活的内容，把自己罢黜出生活乐园以后作无边无际的浪游，并在途中发现形而上命题从而进入创造的国度；另一种解释则是，她们既不会品尝此岸世界的俗世欢悦，而又无力作形而上超越性思考，她们在日常琐屑中蓬头垢面沉沦消极，日子成为不堪负荷的硬捱。这种所谓的彼岸是为阐述方便所作的极端的表达，它与神圣的彼岸世界是完全的两码事。

北方女人总是无法品咂和消受此岸世界给女人馈赠的大礼物和小礼物。她们不像南方女人建立起此岸的一个属于自己行息的屋隅，她们耐不住屋内的郁闷要不了多久就会冲出门外，仿佛外界才是她们生长呼吸的良好土壤与气息。屋子里的陈设和小摆饰拴不住那颗不羁的心，她们总要到社会这个舞台大展身手。她们常常来不及在内心一唱三叹低吟徘徊，她们会冲出郁闷，于是，那些不快和压抑会得以释解。然而她们又总是在户外忘掉自己。她们走向社会和政治，而这些终究又能带给她们作为本来意义上的女人有什么？也许这些扪心自问只能是以后的话题。

或者另有这样的北方女人，那是无论白天黑夜终日都在做梦的女人。她的心性悟觉实在太高。那太高的心性与悟觉也是北方带给她的。贫瘠和粗糙，反倒加倍孕育出她丰沛的想像力与无边的渴望，于匮乏之中自己编织锦绣。那蜷曲着的岁月却十分奇特的养出了一分慧质兰心和空谷幽香。她们的内心时时与环境作着抗争而表面又不动声色，她们以自己真正的修炼造化出那一分后来的优美与高贵，借以抗住各种沉沦因素对无论

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盘剥销蚀，从而无论作为著作还是作为风景都留给人隽永深长。

6

南方女人大都心性平和适中，层次齐整；（相对而言）而北方女人却极易分出极高悟性和极度沉沦的两极。

7

南方女人尤喜各自为战，不动声色，更见心智。她们面色苍白，骨格清奇，举止文雅，同时又表现得清高孤冷矜持，说话严谨分寸适当，有所保留。她们与人交往不会一下子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好恶感情，并且每每给人的印象是多修饰而少质朴。初次相遇，她们会更多把观望打量猜测的目光投向你，你会在这种目光中感到浑身上下的不自在。那里面有优雅的傲慢，礼节的清高，修养的矫情。而你在那不喜不怒的眸子里在失意和冷漠过后开始对人世的一些微妙思考。你不会走进感情的漩涡而无力自拔。你同时也学会了矜持与清冷，那样一段静虚般的情愫实则逼退了你的许多躁野之气。

她们更愿意在人际交往中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与谁都不发生过于亲密或者疏远的关系，这样倒也避免了许多日后诸如一下子翻脸和互相产生切骨仇恨的事情发生。这也许更符合现代人的交往原则。是的，她们深谙交往的个中三昧，对人对事并不轻易发表议论和见解，愿意的和不愿意的不轻率说出，高兴不高兴的情绪也不随便表露，她们总愿意与环境与现实保持和解与妥协。一般她们在摆平了内心以后不足与人事发生较大



矛盾龃龉。

她们爱怜楚楚地望着你，嫣然一笑中，似乎一切化干戈为玉帛。

她们更容易是生活的或者艺术的，她们自觉的远离社会远离政治，葆有女性特质。她们与异性更好相处，处处实则让人爱怜，在异性那里找到的是认可欣赏的目光。她们给人以审美的气息和氛围的笼罩，人们不自觉中远距了某种政治的残酷硝烟。

北方女人常常是更具有平民意识的，她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到亲切自如。她们宽容爽朗，往往和盘托出，并且古道热肠，带有一种男子汉的义气豁达。北方女人不掖不藏，无拘无束，不形于物。如果认定了你是朋友，那就把心灵向你敞开，把胸臆全部透出，让你感觉到这世界激荡的温柔。她们不像南方女人那样实则是深谙了交友的个中干系，关系保持在若即若离的适度中倒也免生闲气。

这样，北方女人在语言沟通以后有时可以建立起那种恒定持久的友谊；有时也可能由语言酿成祸端而反目为仇。北方女人的争吵与友好一样热烈。为朋友她们真可以不计得失赴汤蹈火，那种肝胆相照确会使人热泪潸潸。这时，她们身上保留了更多的初民遗风。

北方女人相对南方女人总显得有种群体意识，她们在嫉恨的插曲过后仍能迅速结成神圣同盟。也许女人在眼见青春已无可挽回的呈现颓势会同病相怜，她们不会再平分秋色和匹敌称雄，她们此刻尤其需要同性的理解和彼此倾吐衷情。于是，作为共同的感情败北者她们又会结成坚固而悲剧的神圣同盟。

这种神圣同盟的缔结肯定是针对异性而来，她们总在尝试

着用一种独立的个性与男人旗鼓相当的作一较量。如此吃力的女人并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这个世界的钟爱与恩宠，男人对一个如此独立不驯的女人只能是望风而逃。被抛的其实并不强悍无比的女人在不为人知处向隅而泣。

8

南方多商北方重仕的历史渊源也导致了南方和北方女人社会政治倾向的差异。

南方女人更重视由经济杠杆所决定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人更注重一种实用智慧。她们对政治一般是淡泊远避的，没有过多对社会政治关注和投身其间的热情。她们很少有那在社会政治舞台飒爽英姿一展身手的渴望冲动，她们退隐于广阔的社会舞台的边缘，在小桥流水、弱雨细风中剪一残梅。

这即使就文学创作门类的选择也可看出，南方女人选择小说创作的较多，而北方则涌现出为数可观的女性批评家。

也许南方女人对世俗热气腾腾的生活投注了热情以后，她们在世界的另一极，那感性与直观则来得格外强烈显豁。北方张扬起理性也与其深广的历史背景分不开。

北方女人较之南方女人表现了更多的政治企望与仕途热情。即使并不直接跻身于社会政治急流，她们也往往对政治话题表现出更浓厚些的兴趣。

北方的社会生活是以政治生活为主的，社会的人伦的关系网络把北方始终置于政治的结构之中。这里的政治生活几乎是与人的普通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的命运大致由政治的起伏跌宕而决定。北方女人在其潜移默化里，还有自己这种现实的生存



境况，决定了她们对社会政治人世的热情。她们同样愤世嫉俗，拍案而起，很难对之淡泊于其外。因为很多时候，现实环境需要她们更多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她们需要靠个体的力量与存在的荒谬和不公平抗争。在人伦关系中，仅仅靠女人的一脉柔情往往拯救不了自己，而只能使自己陷于被动的被吞噬的境地，她必须对周遭的一切洞察判断，冷静分析。在政治风云的洗礼中，北方女人的政治嗅觉也格外锐敏，心也变得柔韧坚硬。她们不自欺和他欺，往往一针见血，一目了然。

在文学艺术中，她们宿命般选择了批评。这一更多理性色彩的为文形式，是她们那一分政治热情的微妙转移。庄严的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使她们在理论批评中嘻笑怒骂，激扬文字。她们在一种价值判断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寻找意义。也许这样将使她们距离表面的政治问题越来越远，可批评它终能摆脱政治而孤立存在吗？

9

想起南方女人，总觉那低眉敛目欲羞还闭娇怯柔驯如睡莲般轻盈；

想起北方女人，总见那甩着短发匆匆行进路途包打天下如刺玫的练达。

谁个又能说清女人？

谁个又能真的说清了南方女人和北方女人的独特？

那风景的最深处，就靠你自己慢慢咀嚼。

女人：北方与南方

蓝　白

北方的女人崇尚女中豪杰，是有历史渊源的。穆桂英当了元帅，花木兰替父从军，在北方的舞台上唱了几百年，时至今日，一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成了北方晚会上的保留节目，令北方的女人们心旌摇荡，似乎她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喝彩的同时自己也成了穆桂英和花木兰。

南方的女人崇尚温柔纤美，是有文化传统的。细软的吴歌和缠绵的粤曲造就了南方舞台上的纤纤素女，凄楚哀怨的林黛玉和温情脉脉的七仙女，为爱化蝶的祝英台和为爱而生的阿诗玛，在南方的舞台唱了一年又一年。今天，在南方的都市里，女人们喜欢在卡拉 OK 歌舞厅唱那支温情的《化蝶》，在这种细柔的音乐里，南方女人的温柔之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好像女人成为林黛玉或祝英台是一种光荣似的。

北方的女人到了南方，许多人都如鱼得水。她们有的成了



经理，有的挣了大钱。在南方开自己高级轿车的是北方的女人，自己掏腰包住高级酒店的也是北方的女人。因此，那些在北方走红了的女歌星女影星们，纷纷南下挣钱，有的甚至去香港，圆了金钱梦。北方的女人富于流浪精神，背起背包一张身份证就闯深圳来了，把深圳拥挤成女人的城市，但真正南方的女人在深圳是极为少见的。

南方的女人生在南方，很少离开自己的城市或乡村，她们不像北方的女人那样喜欢流浪和冒险。她们重视家这个稳定的结构。南国大都市广州的女人大多没见过雪，还有的没坐过火车。南方的女人也有开着奔驰的，但那是做生意的丈夫给她们买的，女人们自己基本没做过买车的梦。经济开放的南方女人却比较传统，这是一个怪现象。

北方的女人特别是知识女人，自己先提出离婚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北方的大城市离婚率逐年上升。

南方的女人也包括有知识的女人，大多数不愿离婚。婚前她们可以谈一个男朋友又一个男朋友，但在婚后她们大多恪守从一而终的观念。南方的大都市广州离婚率一直低于北方的大城市，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北方的女人一旦事业有成，一般都成了家庭的主人翁，家务都撂给了男人，甚至小孩子也交给男人料理。她们的同类聚在一起，都要炫耀地说："我是从来不做饭的。"把不做饭当成一种光荣，当成一种掌握家庭权力的标志。

南方的女人不论在任何重要部门任职，都把做饭看成是一种责任。她们几个人聚在一起，都要交流经验，话题都用在红枣怎样煲排骨、枸杞怎样煲鸡仔上，没有一点女强人的风采。

北方的女人把丈夫称作：那口子，俺们那个货……一副江山平分的架势。

南方的女人把丈夫称作：老公。把丈夫看得船公一样刚强，船长一样高大。

北方的女人写文章，喜欢大江东去的气势，文笔竟然比男人还男人。有的女人成了作家，也俨然是男人的姿态，温情不足豪迈有余，在并不深沉的时候表现悲壮。甚至动不动就摆出一副要挽救男人的样子，大有好男人死完了惟我替补的英雄气概。因此在北方的才女队伍里找一个标准化的真女人是相当困难的。

南方的女人写文章，喜欢抒发内心的敏感，回归到了女人就是女人的人文状态。这大概与南方江河湖泊众多有关，因为水让女人柔性化了，也让写文章的女人柔性化了。她们关心家庭，关心爱情，关心婚姻，关心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心生活与每个人的联结。广州写文章的女人在北方的许多刊物上设了专栏，让女人男性化的北方，多了一些闲暇时的柔情。广州不止一家由女人们办的刊物，因温情取胜，几十万、上百万的走向北方的家庭。

北方的女人找丈夫，大多要找一个官胚子，看看男方的家庭背景利于不利于未来丈夫的仕途，是北方女孩子找男友的隐形条件。因此，北方的女人到了 30 多岁时，往往把丈夫的职务当作炫耀的资本。某某的丈夫是科长，某某丈夫是处长，也变成了女人们羡慕的条件。在北方许多单位的联欢晚会上，女声合唱队的领唱并不是有音乐天赋的女人，而是某位领导的妻子。

南方的女人找老公，大多要找一个生意精。男方的亲朋中间有没有做生意的人，有没有在海外做生意的老板，是南方女孩子找老公的不公开的秘密。因而，南方的女人总想着丈夫的生意越来越大，从小本滚到大本，从小利滚到大利，从小老板



滚到大老板。南方的女人们聚到一堆儿，把老公的资财当作炫耀的资本。在南方的城市的茶楼里，几个女人闲坐饮茶，掏腰包的准是老公有不少钱的女人。

北方的女人有了钱，花在大衣上，某个女人买了一件千元以上的大衣，总令女伴们羡慕得直咂舌头。她们积来攒去，也要为自己买一件。还有的女人一年一件新大衣，塞满了衣柜，一个人站在衣柜前欣赏，心里美滋滋的。

南方的女人有了钱，花在裙子上。在南方的城市，特别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城市，女人是属于裙子的。冬末初春，广州的女人都有几条毛裙，让人忘了季节的真实。而那些未婚的广州女子，在冬季却穿上超短的毛裙和皮裙，似乎专门同节令斗争似的。到了漫长的夏天，广州的女人成了表演裙舞的模特，一天一套换上半个月不重复是很正常。有的女人发现了一种适合自己穿的美裙，一次买几套但花色不同，把南方的夏天装点成裙子的季节。

北方的女人大多不善化妆和美容，同一年龄段的女人，北方的似乎比南方的大许多岁。粗糙有余而精细不足是北方女人的缺陷。

南方的女人过多地沉湎于美容与化妆，那些皮肤黑的南方女人为了让皮肤变白，不惜每年用上几公斤的护肤霜和增白露，给人感觉是带着一副化妆的面具在生活。南方的女人更喜欢美容，什么黄瓜泥之类的东西天天往脸上贴，硬是把岁月的皱纹人工地抹平。精细有余而泼辣不足是南方女人的缺陷。

北方的女人爱串门，东家长西家短地嘀咕和叽喳。

南方的女人爱煲电话，办公室里南方女人总把电话放在自己的桌上，一天打几个小时不嫌烦。

北方的女人嫁了个南方的男人，日子过得安安乐乐，不思

回归北方。

南方的女人嫁了北方的男人，生活很不适应，结果是北方的男人跟着南方的女人去南方。

北方的女人和南方的女人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永远也不会成为朋友。

北方和南方的女人用得最多的一句共同语言是：拜拜、拜拜。几乎每天下午下班的时候都会这样说。



东北女人的风　情

程黧眉

我一直喜欢东北女人，一如我认同东北男人一般。

东北女人属于最为真实的那一类，无论她们在爱着，还是恨着，都是不加掩饰的那种。交女性朋友，最好的伙伴就是东北女人，她们会为你不遗余力，甚至两肋插刀；如果你有不对的地方，她们也会当面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虽然可能因此而让你下不来台，但是她并非是故意为之，她们认为是朋友，就不能虚伪，就更应该真实和坦诚。这种有如男人的友情一般热烈和坚定的情谊，让人笃信不移——这是一种可以以生命相托的友情。

经常在都市的红尘中怀想我东北的少女时代，和少女时代真诚的友情。那时的女友早已各奔东西，许多年再相见，她们已经长成风姿绰约的女人，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一不表现着东北女人的性格与气质。

东北女人的性格是属于绝不含糊的那种极端，没有什么过渡，那是明摆着的一览无余，让人一目了然，这有些像东北的天气。

冬日的北方，黄昏时分，漫步在白雪皑皑的大街上，那种把人冻透了的冷，是非常地纯粹和极致，但是却是别样的风情——这是一种纯净和冷艳的气质。

这就是东北，东北女人的气质。

如果是夏天，阳光如水，把空气浸洗得干净、自然、没有杂质，但是极为热烈和浪漫，仿佛整个的阳光都包围着你，让你沉醉在浓郁的灿烂之中。

这也是东北，东北女人的气质。

热烈、浪漫、直率，心胸开阔，不拘小节，乐于助人、心地善良、性格活泼……这些就是东北女人的特点，尤其是那种女中之豪杰的大器和胆略，让东北的女人别有风采。

在中国的女性当中，东北女人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也不是最古典的，但却是最具特点的，最具有万种风情的。

如果人们谈到中国女人，大都愿意把江南女子作为一种典范——娇小玲珑、婀娜多姿、眉清目秀和吴侬软语。这样的小女子最大魅力是温柔、贤淑，能反衬出男人们的阳刚之气，所以从传统意义上说，中国女人就是如此的一种模式。

所以在许多外国人眼里，中国女人就是这样的小家碧玉温文尔雅，殊不知还有另类。

一个女友嫁到了欧洲，她从未谋面的婆婆见了她大吃一惊——婆婆以为她的中国儿媳是一个小女人呢，没想到这个一米七二的中国姑娘具有欧洲人一般的身材，给了这个老太太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女友，当然是一个东北姑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女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个儿头高挑，身材挺拔，给人以健康、快乐、生命力勃发的积极和向上精神。

与东北女人在一起，总是快乐和开心的，她们好像天生具有某种幽默的基因，这一点从她们的语言和行动上总能让你感到这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女人，就是她对你有看法，也绝不会背后去捣鬼，而是光明正大地说出来，或者是骂你一顿，从不管你是否爱听，但是过后，她好像早就忘掉了这件事，所以同东北女人在一起，你千万不要计较什么，那样你会吃亏的，因为她是什么事情都不往心里去的主，你太计较，可就是自讨苦吃了。

那天我童年的朋友小慧来到北京，打电话叫我去玩，我说我有一个会要开，不能去，要等第二天。谁知当我从会议室回到办公室时，竟然发现她已经坐在我的桌前了。一见我，笑嘻嘻地说：我是等不及了，就来了。仍是小时候那副打打闹闹的样子，其实她的儿子都已经 12 岁了。

想起小时候的小慧，是假小子的那一类，她常常和男孩子一起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更邪的是她常常和男孩子一道趴人家的窗户，看里面有什么样的秘密，被人家追赶时像男孩子一样健步如飞。

那时的小慧有着一张大大的嘴巴和丰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对于刚刚发育的身体心存羞涩的时候，她却敢挺着鼓鼓的胸脯在男孩子面前走来走去，并且在夏天的时候天天戴着一副宽边的墨镜，每当有好奇的男生在背后叫她的时候回过头来，随手摘下墨镜下巴一扬，傲慢地用嘴角微笑着，直到把对方看得心虚地跑掉。

小慧的泼辣有着典型的东北女孩的特点，她就像那一望无

际的东北大平原一样，无忧无虑无遮无拦地任性生长。东北女孩小慧有着男孩子不可比拟的侠义和胆量，当有大男孩欺负小男孩时，她会上去就给那个大男孩两脚，常常那个大男孩就被打愣了，于是小慧就成了闻名遐迩的女大侠。

那时小慧最喜欢骑自行车兜风，因为在骑车时她可以把外衣的扣子敞开，风驰电掣般飞奔在大马路上，为此，小慧没少挨她那位革命的母亲的巴掌。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她的妈妈把她关在房子里，开始是一连串的斥问，我知道小慧的性格，她是不会屈服的——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她的妈妈却被激怒了，只听到一阵扫帚与身体接触的声音，又响又脆，奇怪的是没有一丝小慧的声音——她似乎不会哭，也不会叫……

等到第二天，小慧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依旧神采飞扬，在夏天的阳光里，她骑着自行车，飞奔在七十年代的马路上。

二十年过去了，那时的情景依稀在眼前，连同那自行车后面卷起的尘土。

那天小慧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谈起了经年的往事，她笑着说，我这辈子是改不了了，就在昨天，还同北京人打了一架。

原来，她在一个摊上买皮包，结果不满意，想退掉，但是人家不给退，于是双方争吵起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小慧抄起板凳把老板娘给打了，不但包没退成，还得包人家的医药费。

你何苦的呢？我也有些生她的气了。

她说，你不知道那人有多可气，仗着她是当地人，欺负我们外地人。她突然就笑了：那老板娘咋那么傻，我举起板凳的时候，她就不知道跑，而是背过身去用手抱着脑袋，那板凳又



不长眼睛，可不就往她身上落……

我又气又笑，如果现在那女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小慧没准还会与人家交上朋友呢。

我突然想起东北人管男人叫“大老爷们儿”，管女人叫“大老娘们儿”这件事儿来。

这种近乎粗俗的称谓是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

老爷们儿就老爷们儿吧，还前面非要加一个“大”字，这老娘们儿就更奇了，“大老娘们儿”实在是容易让人联想起母夜叉的形象。乍一听，真能把人吓出二里地那么远，给人的感觉是东北女人真真是不好惹的。

其实，东北女人并没有这么地可怕，但是有些比较典型的东北女人，如小慧这样，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还真是不好对付的，真有些“大老娘们儿”的气概。

就是这样的气概，恨时能铭心刻骨，爱时也是惊天动地的。想当初小慧爱上她现在的丈夫时，是那么地不顾一切，主动、热情、狂追不舍，以至于那位英俊的小伙子不得不离开他以前的女朋友，拜倒在小慧的石榴裙下。

小慧从来都不掩饰：是我先追他的！我爱他胜过我自己。

这样的热烈和真挚，铁石心肠的男人也是要被打动的。

这样热情的烈火，真有些像东北的夏天。

东北的夏天是短暂的，有些像女人的青春时光。所以这种吝啬对于东北的爱美的女人来说就有些不公平。所以东北一到夏天，就成了一个灿烂的大放光彩的季节。

东北的女人会在夏天里让自己尽情地如盛开的鲜花，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地到来之前，她们已经开始把夏季的衣裙拿出来，更因了没有南方那么漫长的夏日的享受，她们就只能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所以她们的夏装就更加地丰富多

彩。

东北女人喜欢艳丽的色彩，因为她们的皮肤白皙，身材高挑，亭亭玉立，所以她们适合那种夺目的色彩，也许因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女人大都漂亮挺拔、风情万种，那些大反差的色彩，用在别的地方女人身上，就会媚俗和乡气，但是在哈尔滨女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灿烂的浓烈的风情。

对于东北女人来说，她们的夏装如陈年的酒，酿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浓郁热烈，让人心醉。

所以在夏天，最好去到东北，那里有最美丽的女人构成的最美丽的风景。

东北女人的热情奔放，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她们对待朋友、老人、丈夫、孩子，都有一股没有穷尽的热情和力量，所以她们不一定是全中国最好的女人，但一定是最忘我、最投入、最真诚、最粗犷、最宽容、最快乐、最潇洒的女人。



关东女人

雨　桦

尤爱关东。

关东是我生命的故里。那里有我血液的源头，有我灵魂落地的根。

许多记忆，记忆中最鲜活，最坦荡，最亲近的往事、人情，都在那块土地上。犹如关东几千里平川，浩大、辽远而又神秘。若是夏天都是一样的作物，要么大豆，要么高粱，要么玉米；不像南方、一畦花生又一畦棉花，不过方丈大，不辽阔，来不及充斥视野，就被另一畦作物代替。

冬天，雪花飞卷，漫天大烟泡，一派银装苍茫千里。男人们这时出远门都爱抽旱烟，旱烟劲儿大，可以暖身子。旱烟和狗皮帽子同时成为男人的宝物。

女人则围坐在家里。炕上有泥做的火盆，通红的一盆炭火，偶尔也有一缕缕的蓝烟，那是没燃尽的生木炭。有了炭

火，满屋蓬荜生辉。女人们一边飞针走线，一边聊家常，冻手了，就把手放在火盆上，烤烤。嘴馋的孩子还可以在火盆里趁女人不注意偷埋几个土豆，不一会就冒出土豆烤熟的香味。

在关外人的眼里，关东女人泼泼辣辣。能喝白酒，善抽男人粗粗辣辣的旱烟。关外人就说关东女人是不懂家规没有礼节的烈性女子。说就说了，没有人在意怎么评说她们。包括她们自己。

她们的性情和这块土地一样朴实而辽阔。她们也吃苦也耐劳。在缺米少柴的日子里，成为男人最后的精神支撑。我看见她们吞吃苦难吞吃树叶像吞吃面条一样，那一刻，再刚强的男人也忍不住纷纷落泪。

在关东女人温暖的怀中，我喝过她们的奶水，流着她们的血液。早年的时光，并没有足够的粮食供人们享用。土里刨食，大半岁月的时光却要忍饥挨饿。没有花头巾，不吃白面馍，把这些留给弯背的婆母和男人时，女人们一声不响，无怨无悔，依然每天去田里劳作，汗一把，泥一把，滚爬在日子中。

我了解关东女人，了解她们的性情、长相、说话的口气乃至睡相，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

她们哭的时候，绝不像城里女人那样娇气，绵长。粗着嗓门，几声过后，就用衣襟把眼泪拭得干干净净。然后，挎着篮子走向自家的田里，摘回一些青菜或拔一些杂草。哭就哭过了，一切像不曾发生一样。男人们不会像女人哄孩子一样，说几句甜心的话。看过她们因为给孩子贪花两角钱买个玩具或糖球什么的，而被鲁莽的汉子揪着头发打过，脸青了，鼻子流了血，过了一个晚上，邻家的女人碰上了，嘴快的就问：又被男人打了？女人赶紧回话掩饰，昨黑不小心摔到门框上了。找个



借口，赶紧溜开。女人并不因此和男人分心。仍然一柴一米，守家过日。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女人并不急于睡去，而是坐在灯下，一针一线为孩子缝缝补补。每一张补丁就像一张口一样，毫不留情地吞掉女人一寸寸的青春。

忍耐与承受，在她们的身上，表现得无与伦比。

萧红的小说在 30 年代里就有过金枝、王婆、老胡家的团圆媳妇在经历了人生的不幸以后仍然对未来充满了热望、幻想，即使在最暗淡的日子里也没放弃过。

因为不堪压迫和屈辱，抗日八女面对日寇的机枪扫射，不屈不挠，愤然投向江水。

一代又一代关东女人，老去，年轻，再老去，再年轻。生命如此往复。关东的历史是关东女人的历史，久远而沧桑。许多女人在超越自己的同时，她们的双脚已站在民族的高度上。

这是一个国度。繁衍生息，民风淳朴，像一片树叶，一棵小草。平凡而朴实。众多的人生组成了历史。

邻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自然搭话。不搭话，就被人骂做死性，连句话都没有。

一句“吃了?”“吃了!”就把所有的礼节都省了。手里还飞针走线忙个不停。多半是给自家男人做的布鞋。刚要坐到树底下凑一会热闹，就有半大孩子跑来，喊：“妈，我爹叫你呢!”

女人只顾跟女人搭话，不理跑来的孩子。孩子就固执地操女人的肩膀或衣襟：“我爹叫你呢!”很久一会，女人才从说话的神情中悟过来：“知道了。”

孩子听到女人的答话才跑到另一边玩去了，女人和女人就笑。嘎嘎地笑，不掩饰，不矫情。旁边的女人都被感染了，相跟着笑。欢乐的眼泪流了出来。

这时，她们的心境仿佛收割后的田野，彼此一点遮拦都没有。就连每日啥时来身子又啥时有的都毫不掩饰。把心掏出来彼此交往。她们没有交际场上争名夺利的疲惫，没有彼此猜疑互相击打的烦恼。她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为利来，不为欲扰。

生命原本就是自然的，没有价位和砝码，不会附龙攀凤不会是非高低曲直。

关东女人啊，你的灵魂永远像自家的稻米一样，从里到外都是透明的无杂质的白。

关东女人和南方女人永远两种性情，两种色调。

有人把女人比喻成学校。

关东女人爽直宽容的性格使关东男人一样淳朴，厚道。在关东大平原的每一个城市，每一片村落，你喂养的男人、子孙，你延续的历史，你故去的祖先啊，都是一本无法用文字记录完的书，用灵魂亲不够的淳朴和坦荡。



哈尔滨女人

阿　成

亢奋的时装欲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大多数长得人高马大，亦不乏亭亭玉立者。而且，女人都长得很美、很洋，一般的特点是：多大方而少妩媚，多冷艳而少温柔，多平俗而少文静。只要您一进入哈尔滨城，她们就会络绎不绝地进入你的眼帘，逼着你去欣赏她们，掂量她们，分析她们。

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的中青年妇女，文化层次比较高的，或者说真正有知识的，有是有，但并不十分众多。多数人，只受到初中或者职业高中的教育。哈尔滨考上高等学府的女性，似乎也不及南方多。因此，在这个城市里，通俗的妇女刊物，美容刊物，大众化的、市民情调的报纸，都很有销路，很有市

场。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并不是沉默的一族，似乎与中国古典美也相去甚远。你会在各种场合：公共汽车上、小中巴上、饭店、舞厅、商店、办公室、游览与休闲场所，听见她们高门大嗓地讲话，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她们坦诚而又精明，她们开朗又不无保守——甚至可以说，多层面的矛盾性，也是这个城市中青年妇女的特质之一。

哈尔滨中青年妇女讲话的速度都比较快，而且大都大声武气的。在哈尔滨你看到一个女知识分子，或者淑女，或者职业女性在公共场合上当众说粗话，并不是一件特别新鲜的事。坦率地说，在这个城市里，两个中青年妇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拳脚相加，相互厮打的事，虽然大大少于男性，但也偶有发生。在饭店、酒家，女人们豪饮啤酒，或者一杯一杯地同男士拼白酒，也是寻常的事。甚至喝得面如重枣，喝得脸色蜡黄，酩酊大醉。这些特别又特别的情景，也的确令众多有教养的哈尔滨中青年妇女们齿冷。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能讲，甚至口若悬河，令男士相形见绌。在哈尔滨，女司仪，女相声演员，女小品演员，以及“快嘴李翠莲”式的人物，也大有人在，各领风骚，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自然也会有极其个别的中青年妇女（像极其个别的中青年男人一样），喜欢无理夺三分。

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但有些事情却并非如此，这些个别的中青年妇女，她们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用自己的钢牙铁嘴，将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搞得面目皆非——所谓“泼妇”与“泼夫”就是这样的。

或许，哈尔滨中青年妇女这种有棱角的性格，既让他们有灿烂的作为，也偶有收获叹息的场景。



我还听说，有的中青年妇女到了当代，仍然被自己的丈夫打个遍体鳞伤。如此看来，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还不够坚强，还没有走向彻底解放的光辉大道。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绝大多数都很敢穿，而且穿得斗艳争奇，有夺冠抢魁之势。只要世界新流行一种时装，在哈尔滨的街头，你立刻可以看到这种新时装的复制品。而且不管这种新时装怎样的不切实际，怎样的“露”，怎样的荒唐（因为所有的时装模特表演时穿的时装，有相当一部分并不适用日常生活的），怎样的麻麻烦烦或者与时下的季节格格不入，她们也一样毫无顾忌地穿出去。换一个角度说，这种状态，对于美化哈尔滨，提高哈尔滨的审美层次，起到了锦上添花作用。我也算是半个旅行家了，在国内其他的一些城市里，像哈尔滨中青年妇女这样敢穿、敢率时装潮流之先的现象，还没有见到过。而且，哈尔滨中青年妇女的这种做法，绝不单纯是“女为悦己者容”，而是追求一种效果，一种价值，显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换句话说，她们热爱女人的生命，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在新式服装的消费水准上，恐怕在全国是最高，也最亢奋的。哈尔滨中青年妇女很舍得在这方面投资，哪怕一掷千金、万金，也在所不惜。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在美容美发方面也是肯花大价钱修饰自己的。这也并不单纯是展示给男性看的，更多的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无声竞赛。令人亦喜亦忧。

当然，在哈尔滨的中青年女性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渴望文明，渴望进步，渴望温馨，渴望爱情，渴望浪漫，也渴望奢侈。如果，您同她们混熟了，她很可能打电话给您：“喂，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哪。”这一句，几乎成了哈尔滨的某些中青

年妇女社交行为上的一句口头禅了。不过，切不要以为对方让你请客，就是对你有了好感，甚至有了爱情。什么也没有，仅仅是一种新潮世界的时髦而已。

总之，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线条有粗有细，个性有柔有刚，文化有雅有俗，既有无不体现自己的某种丈夫气概的，亦有展示女子的柔媚温顺的，既能更大程度地张扬女性的阴柔之美同时还能大胆泼辣地在社会各个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显示自己的自信、自尊与自傲。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已逐渐地成为哈尔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机关单位、医疗卫生、酒家宾馆，乃至集贸市场上的主力军了。

“阴盛阳衰”的话题，不仅是普通市民聊天的热点，而且这一话题也经常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某些小报上了。

江边的游魂

哈尔滨的中青年妇女，大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希望得到爱。

这一点，同哈尔滨的老年妇女略有不同。哈尔滨的老年妇女对爱情之类，已不再很当一回事了。爱情在哈尔滨老年妇女的心中，只不过是回忆中的一份儿精美、苦涩、动人，又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不尽如人意的甜点心了。爱情之于她们，早已淡漠了，遥远了。

哈尔滨的老年妇女如果已经真正从心理进入了老年，则希望一切都是平平静静、平平安安的。身体健康，老伴儿也健康，老伴儿别死得太早，免得自己晚景凄凉，当然也别死得太晚，自己若走在老伴的前头，九泉之下自己的那一份挂念不



说，还要苦挨阴间的孤独，那可是不堪想像的——坦率地说，一个女人到了晚年，所谓风烛残年时，还能企望什么呢？不过是有一定的经济保障，有“过河钱”（看病的钱），儿女还孝顺，还能想着抽空过来看看自己，说几分钟话儿，不训斥自己。也就这个意思了。爱不爱情的，谁还当真呢？

哈尔滨老年妇女的生活，说起来，也真是怪什么的。说真的，老年妇女也是女人呵。在女人一生中什么是最珍贵的呢？一是爱情，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容颜——爱情这本书已经读完了，读累了，合上了，不再想它了。而自己先前的花容月貌也在岁月之风的剥蚀下，干枯了，老化了，没有人再欣赏她了。真的，没有什么比爱情与容颜的失去更能打击一个女人的心了。然而，最令老年妇女寒心的，是社会上的某些人似乎并不再把老女人当成一个女人看待了。在老女人的耳畔，再也听不到喃喃温柔的细语与梦幻般的倾诉了。一切都是平平的，一切话儿都是必需的、实际的。

哈尔滨某些老年妇女一天的生活，是单一的。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像欧洲或者日本的老年妇女那样，凭借晚年的悠闲岁月，去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歇一歇，开开眼界。然后，再心满意足地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去。她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就是在心界里也根本没这份奢望了。

哈尔滨的老年妇女（有相当数量的人），每天要绝早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儿媳，乃至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准备上班、上学的早饭。之后是午饭，然后是晚饭。一天三顿饭，恐怕是一定得做的。这期间还要收拾屋子，洗涤衣物，买菜、买米、买面。偶得空闲，便找出自己昔年的影集，一页十年地看一回过去的自己，长长地叹一回气。在这一天里，如果运气好，赶上儿子在单位升了级，或者发了一点小财，又赶上

儿媳在单位被一个自己的同事夸奖了几句，或者自己的顶头上司居然当众很近便地跟自己开了个玩笑，那么，晚上这顿饭，老妇人就能听到许多有趣的话题了，甚至还能享受儿媳妇给自己夹菜的幸福。儿媳妇说："吃吧，啊，别啥，多吃。"老女人的眼睛自然就湿润了，感动得要掉泪。

哈尔滨老年妇女的心是很脆弱的。

然而，我也常想，什么叫幸福呢？我的确看到数量不少的老年妇女很乐意做这一天的"功课"。她们不仅有幸福感，而且还有自豪感。真是值得敬佩。

相对自由的哈尔滨老年妇女，多数不同儿女在一起过日子，这样，反而显得比较悠闲、幸福、愉快。一般地都早早起来，到附近的公园、绿地、广场或者江边去锻炼身体，做做五花八门的气功，练练剑，做做操，打打太极拳。浪漫一点儿的，跳跳交际舞，或者什么舞。更浪漫的，则聚在某个树荫下合唱过去、或者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破声破气、参差不齐的。闻者无不慨叹。

当然，哈尔滨的老年妇女，也并不是绝对与爱情无缘，暮年之恋，黄昏之恋，也有人在。爱情的行为，同样地要伴随着听不大真切的喁喁私语、忸怩与羞涩的，甚至还需要一点儿童小食品来营造甜美的爱情气氛。

两张老脸凑在一起，彼此再说对方美貌英俊之类，就显得不诚实了。他们谈得更多的，是住房、儿女、家庭和经济收入。当然，这种事，两个人能谈成就谈成，谈不成就谈不成。对哪一方也构不成打击——到了老年妇女这一层，脑子里就没有所谓的"失恋"那个程序了。

还有一种老年妇女生活的景观，我想，大约是哈尔滨这个



城市所独有的吧。

在每日凌晨的三四点钟，一些老迈的、行将就木的老妇女（也有老头子），就来到黑黢黢的松花江边了，在那儿，换上自己准备入殓时穿的寿衣、鞋和帽子（都是青色的大布衫和近乎于拿破仑戴的那种三角形的帽子），穿戴停当之后，便在江边幽幽地踱步。看上去，如同出演话剧一般。认识不认识的，彼此都打招呼，做自我介绍。熟悉的，还仨俩一伙，站在江边说会儿话。这情景，被不知情的外人看到了，肯定会吓一跳，以为撞见鬼了呢。

这种事，开始我也不甚了解，我特意去了那里，他们并不理睬我的问题，好像他们是来自天外的一族（或者他们对年轻于他们的生命有一种反感）。后来才知道，他们不过是在进入冥冥世界之前，彼此先认识认识，在黄泉路上，有个伴儿，相互有个照应。看来，团结——在哪个世界，在哪个层次，在哪个年龄，都是一种诱惑呵。

她们都很清楚，死亡是她们的必由之路。在这里，先体验体验，演习演习，咀嚼一下死亡之后的滋味……有百益而无一害。

到了江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些老妇人、老头子又脱下寿衣，放到包里，回家了。这时候，第二茬晨练的男人和女人才陆陆续续地上来——展示着那种活的渴望和生命的律动了。

女人的秋千

素　素

我走过许多村庄。它们大都老态龙钟，沉重地匍匐在黑土地上，仿佛并不害怕雪压，更害怕被风卷起。从那些村庄旁边走过的时候，即使在酷夏，也觉得它们仍在防范着严冬，那根僵硬的神经从未松弛过。

就这么向前走着，走到了一个边缘。

在向那个村庄走去的时候，我已在心灵的打稻场上为自己竖起了高高的秋千架。一种欲飞的感觉涨满了我。

春天坐在家中的书房，就知道我会在夏天的某一时刻走到那里，那里有一个并不很大的打稻场，场上有女人的秋千。只有我自己明白，走了这么远，其实就为了它而来。

远方的秋千。

秋千其实是个很老的东西，是一件古玩。远古的人类上树采摘野果或爬山猎取野兽，需要攀援和奔跑。于是就抓住一根



粗壮的野藤，身体用力一摇一荡，就能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就能从这山飞到对面那山。那根野藤，便是最早的秋千。人类那时还正在茹毛饮血，荡秋千不是为了玩耍，而是为了生存。抓紧那根野藤的大多是男人。

秋千与女人连缀起来，才有了一种特殊的生动。

也并不是所有的女人与秋千在一起都是美的。常在古典的诗里或古典的画里看见深闺的女人坐在秋千上，愁容满面，或肝肠寸断，凄凄惨惨凄凄，虽也听见一声两声娇笑飞出墙外，仍有一些些病态。那是孔府的女人，她们只能在后花园里，想像大门二门以远的世界。孔府的秋千对于孔府的女人，只是一个伴，一件玩具。当它踩在朝鲜族女人的脚下，就成了一种对生命的支撑和托举。

记得我曾在电视里看见过延边朝鲜族女人荡秋千的场面，那个场面曾让我激动不已。它似乎触动了我生命里沉睡的那一部分，从此就有秋千带起的风在那里鼓荡不止。生命的风。

终于，那女人荡过的秋千出现在眼前。

它真的是太远了，一直就躲在长白山北麓那片黑森林里。走到那块打稻场的时候，天阴了起来，四周升起了很大很浓的雾，雾气很快就将四周的房屋和树的轮廓模糊成梦境一般。但我远远就看见了那座熟悉而又陌生的秋千架。雾气从它的空白处寒流而过，它孤单而深情地悬吊在那里，仿佛就在等待着我这个远方的来客。

那里没人。我就坐在那片空地上仰望。

它简单极了。在两根木杆之间垂落下两根稻草绳，稻草绳连接着一块木制的踏板。那踏板与地面有一段距离，为的是让站在踏板上的女人悠荡起来。

我便又想起了电视里那个年轻的朝鲜族女人，想起了她那

雪白的衣裙，粉红的飘带，漆黑的发髻。秋千越荡越高，她也越升越高，仿佛是在放飞自己。天上人间，在那一刻肯定已分辨不清了。

古人说，秋千释闷，驱邪。我想，女人在飞起来的那一刻，当然就不会再觉得压抑和沉重了。那铅一样的阴霾，不知什么时候就无影无踪了。一悠一荡，便是大起大落，那脆弱的女人居然可以承受，居然在大起大落之间发出快乐而野性的大笑，说明女人原本就是健康的，仿佛听她在说，如果能飞进天堂，即使落到地狱也心甘。的确，女人是最有宗教感的。秋千是女人的宗教，爱也是。女人对爱的虔诚，使任何人也诋毁不了她们，女人因为爱的无私而永远拥有自己的儿孙。女人身体里的韧，灵魂里的高，让她与男人一样顶天立地。所以，秋千上的女人不但无闷，那种凛然更是无邪可欺的了。

我想，古典的男人有了马之后，把秋千交给了女人。于是女人就让秋千成了自己的坐骑。男人骑在马上喝酒消愁，酒能让他们灵魂起舞。女人站在秋千上忘忧，所以女人天生比男人浪漫。女人在秋千上放纵情感，张扬生命之尊，其实是对旧有的超越和背叛。因为女人从走进父系时代就总是内敛，总是克制，举案齐眉，胼手胝足，精神和肉体从未真正地松弛过。女人站在秋千上，才回归为人，才与古典有了距离。秋千是女人做梦的地方。当秋千将矜持的女人托起，她们便风情万种，用身体触摸风，触摸云，触摸无限和空，于是发现了生命最原始的秘密。

美丽的朝鲜族女人呵，古老的秋千，最后被你拥有了，被你悠荡出一个民族的风俗。女人的使命似乎就是创造风俗，并让那风俗永恒。

那个荡秋千的女人或许就住在这个村庄，她或许已经是一



个中年妇人，腰身不再那么窈窕，黑发也不再那么稠密。她不会知道，许多年前她在秋千上的表演，曾给远方一个陌生的女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而那女人现在就痴迷地坐在她家乡的秋千下。

雾渐渐消失在黑森林里。周围的景色清晰起来。我没有揭穿一个秘密，就是我并没有坐在打稻场上，面前也没有烟火缭绕的朝鲜族村庄。我在那样的村庄停留过，那里没有我要找的秋千，我才走进了帽儿山下的民俗村。它更像一个大公园，在公园的一角，布景似的有几处古朴的朝鲜族院落，还有一辆木轮的脚踏水车。草坪上，一对老夫妇在跳长鼓舞，两个姑娘正在跳跳板，其中一个此刻就以跳的姿态停留在空中。我站在那里等她从空中跳下，但她就那么凝然不动。

我知道，与秋千一样，跳跳板也是朝鲜族女人的游戏。很早以前，深闺里的女人在跳跳板时看见了墙外的景色和男子，于是她们就通过跳跳板将身体探出去远望。

女人无翅，却总是想飞。

我曾经想加入进去，但那跳板上已经有两个姑娘在跳。那长鼓也牢牢地挂在老夫妇的腰间。于是我试着去踩水车。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我要寻找的秋千，我也就坐在了我想像中的打稻场上。

秋千一直空荡着。我终于从地上站起来走近了它。两手抓住草绳，两只脚先后踏上踏板。屏住呼吸，轻轻一荡，我整个的人便被带走了。一个汉族女人，在朝鲜族的民俗村里荡起了秋千。我发现，虽然我的身体不够灵活，我的心在那一刻却轻盈无比。我在飞。

在秋千上，可以看见在民俗村里零零星星走动的人。他们与我一样远道而来，来看自己从未见过的生活图景。不知为什

么，飞的快乐突然消失，我看见了他们空茫的脸色，他们的脸色让秋千上的我一下子没了荡的心情。

民俗村是商业操作，而不是那个民族真实的村院。曾经去过海南，从三亚回海口的路上，被导游引领着走进了苗寨和黎寨民俗村，它们标本一般摊在路边，粗糙而花哨，你只能大约知道它们是哪个民族的，导游带你来，就是让你掏钱买门票，让你看已经不太真切的苗家和黎家的舞姿，让你买说不清是哪座山上出的药材以及哪个寨子做的花布兜。民俗一旦以民俗村的形式出现，你便不由的要为那个民族惴惴不安了。汉文明毫无疑问具有同化一切的魔力，然而每个民族都是伟岸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雄奇的个性，他们却自己将自己慢慢地消失在历史的隧洞里。民俗村变成了对自己的纪念，变成了做给别人看的图式。这真残酷。

我不断地给自己鼓满力气，为的是让自己在秋千上呆得长久一些，荡得再高一些。但我总也荡不到最高处，每一次都觉得快要接近那个高度了，每一次很快就跌落了下来。

我说过，在看见这个秋千之前，我去过附近的村庄。那个村庄因为曾经来过许多大人物而有一种虚荣的气氛。我在大人物坐过的火炕上盘腿儿坐过，那铺火炕也似乎沾染了一些虚荣。那家的女人很胖，很忙碌。我曾问她是否荡过秋千，她说那是年轻的时候，如今村庄里已经没有秋千。我问她的女儿荡过秋千么，她说女儿进城去了。我当时就想，城市也许会让那个朝鲜族女孩忘记秋千。

美的秋千，纯朴的秋千，如今不在打稻场上，而在电影厂内景棚一样临时搭建的民俗村里。那天，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寂寞地荡着古老的秋千，百里千里地寻找，好像就为了有这一次尽兴尽情的荡。



终于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想看精彩的秋千表演么？体校的女学生会荡给你看。我说，那不是我要的秋千。那人说，那么你走得再偏远点，或许能看见你要找的秋千。

那人的话打疼了我心里的一个地方。我悄悄地说，亲爱的朝鲜族女人呵，在我眼中，你与秋千是密不可分的，你的美多半是秋千赋予的。守住你的打稻场吧，它是你以及你的民族的精神家园。假如这世界有一天果真没有了秋千，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心里竖起它，让灵魂永不止息地飞。

北方女人的印　象

张承志

从三年前初次闯入这条山沟，忽然一算已经不知来过几次了。这贫瘠绝地的红砂沟里，究竟有什么如此吸引了都会的我。在恍如磁场穿行身不由己的行动中，也一直没有仔细想过。但我并不在这里描写我感到的魅力。也许是人近中年就偏爱了苍凉肃杀的风景，这赤裸山沟里一望伤目的人事景物也许暗合了我内心中的什么吧。

这里是在一种命定的失败之下，辈辈不绝地掀起狼烟烽火的刚烈世界。只算清末民国，也有震骇中外的多次大暴动大举义。每晚吃完了一碗浆水长面，在泥屋的树叶烧热的土坯炕上合盖着一条黑污棉被，我在昏黄摇曳的灯烛下总是暗自惊异——我正坐在同治农民战争的烈士后裔正中，我正被面对着国民党一个军前仆后继的英雄们敬着，坐在炕正中啊。

春去冬来，不知是偶然还是天意，只要我拐下斑白积雪的



山崖，看见这熟悉的山沟正静静卧在一派茫茫雪海之间，仿佛在安详地等着我时，我总是悟到这又是一个冬日。

冬天里的回民山沟像一片峥嵘的海。连漫天大雪也遮挡不住穷窘寒伧，斑驳的村落像黑黑刺破雪层的杂树一样，散布在这个人所不知的世界。像已绝望，但不沉没，它们载着那沉重得压陷了黄土的历史，随着阴暗变化，随着雪浪积融，仿佛在海中不动地航行。

我的下乡方式简单。我来了，不像别人走了便不会回来；我又来了，他们看待我也不像看待别人。我只是天天和他们在昏黑的土炕上说到深夜，次日在泥屋里睡到日上三竿。我既不做考古研究也不搞文学访问。我在一群坐如黄土动则翻天的粗壮大汉中间呼吸几天，临别时骨子里便添了一份真正的硬气。

有一天我随口扯道：你们能行呢，在这么条干沟沟里住了硬是多少辈子呢，怕天下没谁治得你们这群男子。

不想他们嘿嘿笑了：男人割韭菜的章程早割尽了呢，我们这搭早先只剩下妇人娃娃。

我忙问：这大山不是祖宗的家乡热土吗？

他们解释说，老家籍在陕西哩，籍在甘肃哩，官家赶杀回民的时辰，男人杀的杀了，剩下的妇人娃娃给赶羊般赶进了这条沟。官家封上山再不理睬，想的怕是把女人娃们赶进了一座空坟。后来，妇人家争气，硬是把生下的娃一个一个喂大了，又把娃们的娃娃一个一个生下来喂上。

有人笑问：张老师，没听说过寡妇村吗？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藏在灶房里门背后的那些主角。我听过的斩尽杀绝太多了。我听过的寡妇村无人村太多了。我因为已经走遍了这片山区所以我才能够震动：一些冥冥之中从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们，她们在不断制造着一个最强悍自尊的民

族，靠着血的生殖和糠菜洋芋的乳水。

这样就能回忆蒙古了。在草原知识青年时代我曾经那样地对我插包的额吉——感到兴趣。那真是一种吸引，以至十年里怀着对她的激动写得手酸，后来终于下决心在《金牧场》里写了她一遍，仍然觉得笔虽尽墨未浓——我为自己受到的这种吸引久久不能理解。

只有从宁夏归来，只有心里满盛着一个掩着脸面蒙尘沐土躲在灶房里煮着不见菜蔬的浆水长面的回族女人影子，心思倏地又变成蒙语的自问自答时，我才觉得品出了二十年前知识青年的自己经历的一种意味。

一个知识青年插队的往事，到头来是该珍惜还是该诅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还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决于他能否遇上一位母亲般的女性。

她们永远身怀着启示，就像她们能奇异地怀胎生育。

只要你有一颗承受启示的心，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这样说对那些长恨自己没顶于插队浩劫的人是不是太轻巧了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不关心他们的命运。我只关心我的感受，关心源源给我感受的，我远在草原的额吉。

用了二十年时间我总算搞清了，我眼前浮动着她一生中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十岁的她赤着脚，破袍子上系一根脏花布腰带。稚气未退的她爬上太高的鞍子放羊去了。

二十岁的她有了第一个孩子。她把孩子裹在一块烂羊皮里听包外呼啸的风暴，她那时已经满脸冻疤神情憔悴了。

三十多岁她数数身边孩子，孩子闹成一团数不清楚；她怅惘地望着十岁的大女儿赤着脚，束住褴褛的小袍子爬上马背放羊去了。



四十来岁时她盼着再抱一个真正吃奶的孩子。儿女们大了使她孤单得恐惧，她对我痴痴地反复说着，口气使我感到她把我也当成了一个婴儿。

五十来岁，六十来岁，如今她差不多七十岁了，她把门前的车、缸、毡片绳头把断腿的马失群的羊把烂醉的汉子都看成一种古怪可怜的小宝贝，她眼神里的不安和慈祥使人心醉。她突然接到通知说她当选了妇联代表和劳动模范，但她听不懂这通知，她晃动着白发蹒跚地走去劝那两条狗别打架。

我站在她的身边。一天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力士般站在她身边时，我突然忆起那年她在山坡上教我骑马，那时她就像此刻正一边爽声大笑一边高声嚷着的她的儿媳妇一样。

我站在她的影子里看清了所有蒙古草原的女人。我深深地了解她们，我看见她们分别扮演着我额吉的十岁二十岁直至七十岁。

她们像一盘旋转不已的古老年轮，她们像循年枯荣的营盘印迹，在她们酷似的人生周始中，骑手和摔跤手们一代代纵马奔来了。

冬天快要逝尽时人心会惆怅。望着斑驳满地的残雪，人会觉得一年真的又过去了。雪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有了她的承浮或者覆盖，一切都是不易察觉的，而融雪时你会看见一种暴露的危险速度。大地在变黑时稳重地位移了一分，你在换装时筋骨肌肤都衰老了一寸。

这时启程去蒙古草地，那里的女人们笑容都疲惫了。

这时启程去回民山区，那里的女人们姿影都佝偻了。

海称儿她娘擦擦汗，她一说到回娘家总觉得是说一种开国盛典般的大事。咋个走法？走给就能行。我从娘家堡子嫁来这沟里。数数嘛娘家一共走给过两三次。都是走着，乘班车要花

一个元。不远不远！只有两架山。抱个娃引个娃嚷着耍着就到咧。她说完不知为什么不好意思，她说得笑起来时，怀里的娃娃也嘻嘻笑了。说完笑完她就上山了，在斑驳残雪中她的影子像一页飘在海里的叶子。

额吉赶开了那两条狗，转过脸对着我时还是嗔嗔的表情。牧民轻淡土地只是牢牢盯着生命，我和她在一起时总意识到自己和狗呀羊一样的平凡。那个黄，它咳嗽，不是病，我早知道那天东山里跑来的那条狐狸有病。跑一跑停一停难道不是有病的狐狸吗？黄咬了它，那天夜里它的咳嗽让我一夜没能睡。听说新来的女医生心肠好呢，你去给我求求那女医生行不行？哪怕只给两片药。我上马求医去了，踌躇着不知人家医生信不信我。我回头再望望额吉时，她点燃了包里的炊火，我觉得那烟雾弥漫的毡帐就像一条小船在草海里飘动。

二十年里我从北方的一角流浪到了另一角。我重复地看着一些女人的生涯，渐渐觉得自己习惯了北方的景色。无论是草地的无尽单调还是黄土的酷旱伤人，我已经从中读到了一种真正女人的最深美色。

没有比这更撼动人心的美了。

太阳从东升起，积雪向西消融。从蒙古草原到黄土高原，从稚气不退的青春到成年之后的孤旅，我也像搭着一条命中的船向西走。尽数途中这渡我浮世的女性已经很难了，说清她们那平凡得无从着笔的事迹已经根本不能。冷眼看着都会里俗红艳绿的喧骚，一个北方的男子有什么好说呢？

也许这片国土，也许这条笨大旧重的老船，也只是因为有了这无声无息的忍辱负重，才勉强维持了它的航程吧。

由于她们的生殖，十亿中哪怕只有百万，也一定已经有了



一支大军。他们会感铭着自己脚下的牺牲，在攻占了自己的彼岸时，涂掉英雄圣人的玷污，刻上她们无名的姓氏。

草原上的女人

索伊拉

弯着的腰

草原上的女人，从六七岁开始，便学会弯腰，弯腰不是为了鞠躬，更不是为了去摘野花，而是去背负重物。

马能驮的，女人们几乎都能驮；马不能驮的，女人们也能驮很多。

女人们脸面的青春和美丽、衰老和疲惫，只有满地的青草看得最清楚、最完整。

男人们有时稍微喝一点酒，就开始分不清自己的女人和别人的女人，可是青草能从女人们轻微的喘息、偶尔的皱眉、间或的汗滴中辨认出她们。

同样在草原上活一辈子，男人们只知道青草和花朵是不一



样的，可女人们却可以给你讲述有关青草的无数话头。

她们一辈子就这样低着头，缓缓经过脚下的每一棵青草，她们很少说话，可是只要她们面对青草，她们所有心事便一下子渗进了草根的最深处。

她们记得很清楚：哪一丛草下埋着疲惫，因为那些草有些干枯；哪一丛草下藏着几滴泪珠，因为那些草绿得那么伤心；哪一丛草下躲着快乐，因为那些草即便在太阳底下也是那么精神……

草原女人没有几个是识过字的，但草原有那么多草，这些青青的草就是女人的文字。女人一代又一代，这些青草一茬又一茬，女人会老会死，但这些草却能在无限轮回中永生。所以有这么一个传说：草原上原先是没有草的，后来有了背东西的女人，她们盯着光秃秃的沙地，眼睛都看花了，所以女人向神祷告，希望自己死后，能变成最耐看的东西，好让以后背东西的女人们走路时眼睛不困。神答应了女人的请求就把她们变成了青草。从此以后，青草越来越多，沙地变成了草原。

草原的女人死后全部化作青草，密密地站在一起围成一个大怀抱，不但要养育男人和女人，还要养育牛群和羊群。所以草原上的人都把草原称为母亲。

有时候，心怀委屈的男人，一个人远远地跑到一片没人的草滩上，猛灌几口酒后，他便会情不自禁地从马背上翻下来，扑到草丛里放声大哭，这能让他痛快很多。只是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不知道这时拥抱他抚慰他的，是无数个直不起腰的草原女人。

草原妈妈

当草原上的女人老了的时候，她们几乎变得一模一样。

一样深而密的皱纹，一样沉沉的略带沙哑的嗓音，一样浑浊但坚定的眼神，一样粗糙但不失力度的双手。

无论什么人，见到她们的时候，都要尊称她们一声“妈妈”。

妈妈们老了，但妈妈们永远不会停止劳作。只不过她们的话越来越多。

她们比年长的男人更有见识，或许是因为她们前半生都在沉默，所以看得专心，想得周密。

她们知道命运像水一样，永远在流，不可阻挡；她们知道心灵像水一样，照尽世相，终归是空；她们知道善良像水一样，润泽青草，福根不尽；她们知道正义像水一样，虽遭污浊，但总会澄清。

其实，她们自身也像水一样，永远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默默地滋养草原上的一切生灵，她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她们承受一切重量、苦难、枯萎、干涸。

她们的力量是绵绵无尽的。她们一点一滴在无言中紧紧相融。如果有一天草原褪去一切色彩和形象，她们将会全然显露，到那时，草原上的人们会发觉：原来她们一直在这里。

她们钟爱自己美丽的女儿，所以就用漫天云霞来妆扮她们；她们疼爱自己勇敢的儿子，所以就用草原的广阔来牵引他们；她们敬爱自己的丈夫，所以就用骏马的矫健来衬托他们。

大草原太空阔，如果没有她们的视线看护，任何最强干的人都将在无边青草中迷失归途。大草原太单调，如果没有她们



的笑容抚慰，任何最澄澈的双眼都将在无尽眺望中蒙尘转枯。

在任何一个炊烟飘袅的毡包里，在任何一个独立寒风的酒囊中，在任何一个落寞萧索、行走天涯的回想中，都有她们咽下泪水、振眉而笑的凝望。

哪怕是在被防盗栏牢牢看护的某个夜灯未熄的城市小窗中，只要伏案而眠的梦原上有青草破土而出，那么，草原妈妈便会远远地、静静地站在那儿，脸上露出快乐的笑容。

或许，她们手中还捧着一碗奶茶。

那奶茶，还冒着缕缕的热气。

额　嬷

冯秋子

额嬷一家搬到这个地方，比我家晚两年。两家合住一所从前的富人修的石头房子，宽敞的堂地，把两户人家分隔在左右两边，门对着门。母亲和额嬷，总是一前一后，不断怀孕，不断地生。一旦孩子降生，就在两户人家共同进出的大门外面，按照边区居民的遗俗，挂上红布旗子。有红布旗子飘扬，就是新地，人们在你的门前停下脚步。

人畜肃静的黄昏，空旷的草原小城穿透了野风，红布旗子就在家门口哗啦啦哗啦啦地刮。

母亲生的日子，额嬷早早煮了奶茶递到母亲手里，两个女人守着一铜壶奶茶一碗一碗地喝。母亲好生。额嬷呢，生孩子像过鬼门关，母亲说，替额嬷接一回生，她就掉一地头发。额嬷的孩子从不下十斤，这是母亲永远也赶不上的。

额嬷听我说大城市的孩子剖腹侧切或者自己撕裂，就问我



她们自己愿意吗？有没有人管这件事。大城市的女人都不确实啦？我说不知道。她愁苦着脸说：不可以，不好，回来，回家……她的汉语操持了几十年，仍然僵硬，她就夹杂着蒙语告诉我，人们都回来生孩子，来她这里，这里地方很多很多。是的，额嬷生的孩子个儿大，却没有一个撕破她什么。

母亲说，额嬷生孩子生不顺，她可真有点害怕了。母亲的小臂上至今镶嵌着一块额嬷挣扎时咬伤的疤痕。母亲说，看她红天黑地流血，就怕她闭上眼睛再不睁开。

额嬷的男人，阿木古隆阿爸在哪儿呢？他离开房子的时候，老婆还像一头母牛在地上拱，还有奶茶给他煮好端上来，也许是半夜，也许是下一天的哪个时辰，他东摇西摆找到我家门，家门口已经飘起了小红旗，孩子已经出世了。额嬷的火炕上，又多了一个占地的人，阿木古隆阿爸不看也知道他是个人物了。阿爸摸到一片空地儿躺下来，他得醒两天酒。

生吧。女人不生？

孩子的动静，在男人的梦里。

母亲是怕真实的一个人说过去就过去了。

还好，母亲缓了一口气。可是不久，母亲有了，额嬷也有了。

我和敖登都出生在1月，那是塞北最寒冷的月份，通常在零下三十多度。人们数不清入冬以来下了多少回雪，白毛风刮过来多少沙土雪花又刮走了多少破衣褴袍。冰雪覆盖着，大地惨白。早晨，趴在羊皮门帘上的积雪被抖落下来，零零星星的人走出户外，去清扫一条通向远处的小路。太阳升高了，雪地晶光闪耀，遮挡在窗外的棉窗帘终于被卷成一个卷儿靠在角落，遥远而清淡的阳光顿时渗入沉寂的房屋，尘埃四处飞扬。

夕阳西下，棉窗帘又严严实实封闭了人家，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而玻璃窗始终没有解冻，那上面冻刻着悬崖沟壑、柳林草丛，还有刀光剑影妖魔鬼怪……每一天，每一块玻璃上的内容都重新开始，就看风怎么刮。

风犹如刀子，磨砺所有成活在那里的生命。

土地冻裂了，噼噼啪啪地响，等到冰雪消融，土地上就有了无数纵横交错的缝隙。孩子们解不开：多少天以后的某一天，原来的裂缝不见了，田地又龟裂出新的深不可测的轨迹。

额嬷的奶就在昏暗的房里裸露着，像两架皮鼓，随着她的移动而抖擞。乳浆胀破奶头，不失闲地流淌，额嬷发出“噢噢”的叫声，她急不可待地拉过敖登，拉过我，一个奶喂饱一个孩子。母亲的奶水孤零零地渗出衣衬，等到她也说疼啦，让我吮吸，我总是哭闹不休，我吃不饱。那也是耗干亿万个母亲身心的年代。没有人告诉她们少生一个孩子，让世界少一张苍黄的脸，是她们的贡献，就好比从前还未分裂的北方邻国授勋多生多产的“英雄母亲”一样的贡献。没有人告诉她们那场自然灾害有多大程度是人为的。因此她们从不怀疑，无论领袖，无论自己，也无论是岁月。

60年代初期的孩子们，陪伴了执著得空空荡荡的母亲。

额嬷经受得更持久一些，是靠了她的底气？

额嬷的高颧骨幽黑发亮，她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不停地对我和敖登叙说，一串音节在她飞快地转动舌尖时滑出来，又一串音节跟着混入，蒙古语言就在我们的心田里开垦耕种了。额嬷急了就骂嘿哈赫森！可你判断不出她是真恼还是高兴。有时她说：我生气啦！然而她的脸慈祥一片，我和敖登就在她宣布“生气”以后快活得把炕上能搬动的东西都推到地上，再把自己跌下去。只有当我们各守一个奶庞，在额嬷怀里拥挤，敖



登伸过脚踢我，我把他的脚推回去这样来往时，额嬷的喊叫才准确无误就是嘿哈赫森！两个孩子于是认真，停战。

她与她的两只奶终于松缓下来，孩子们已经睡意迷蒙。

她仍旧跪在炕毡上，臀部稳稳地偎进后脚弯里，脸上呈现着那种恒久不变的微笑。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个宁静。突然，从她胸膛里泻出悠远跌荡的声音，那是天然、淳厚的蒙古长调。那声音粗犷，没有遮拦，自由自在地走，走过沉睡，走过苏醒，万物萌动，天地啜泣……顽强的颤音被送得很远，你相信它已经接近了人生前无法晋见的天堂。我睡着了，但一直跟着额嬷的声音。在她的歌儿消失得渺无声息的时候，我就挺起身子，看她是不是哭。

二三十年后，我接触了一些音乐，有了一些作曲的朋友，可我始终想不透额嬷的歌儿是谁能写出来的，你有了章法，就不能尽情地野；你有了感觉，就把它加工得离开了原味……山，冰雪，寒流，牛羊，蓝天和女人。

长大的我，一听马头琴声，就想哭。

额嬷就在琴声里。

额嬷和母亲都苍老了。阿木古隆阿爸患肝癌去世了，额嬷的儿女们远走高飞，小儿子巴耶尔死了。

她独自住在城边一所开阔的院落。院子比篮球场还大，杂草肆意丛生，有半人高，星星点点，长出白花、黄花、紫花、蓝花，草原上点缀的差不多就是这些碎花。杂草丛中，踏出一条小路，环绕院子，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额嬷早晚就在小路上走。她埋着头，缓慢地走完一圈再缓慢地走，只是身子更加弯曲，更加笨重，宽大的胯拖着她朝前的沉重，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左边、右边，这么摇晃，摇晃得很有耐心。

我走进额嬷的大院子，望见小道上走着额嬷，我和儿子站在她面前。她“噢”了一声，双膝跪地去抱巴顿，她颤悠悠地托起孩子，托至头顶，混浊的目光在太阳底下闪动，直到气喘吁吁，她把他搂进怀里，在他的小脸上亲，孩子尖厉的哭嚎随之而起，我知道是额嬷咬了他一口，就像当年亲我那样，亲你恨不能吃掉你。

孩子躲着额嬷，躲着她院里跳来跳去的黑狗。

额嬷和我面对面跪着坐在后脚弯里，一人端起一碗奶茶，慢慢地喝，奶茶就像醇酒，你可以喝上一整天，从天亮喝到天黑，又从天黑喝到天亮。

额嬷疲惫地微笑着。从前在她棉袍下拱动的羔羊，如今已经30岁了，她说：“萨仁嘎娃，美丽的月亮，你的小英雄坐火车啦？没看清火车路什么样就回家啦？噢，嘎娃，我的孩子！”额嬷摇头，额嬷笑。

她比划着说：女人撕破确实不好，回来生。

做梦都想回来生呵……可是回得来么，额嬷？遍地都是女人，就像遍地长的草。

是啊是啊……她喊黑狗嘿哈赫森。

黑狗就跑出去了。

黑狗在额嬷踩出来的小路上绕圈。

母亲说，额嬷这些年和人们走动得少了，她沉默寡言。她在院里挖了一口水井，用皮绳拴着皮斗打水，不喝外面水站供应的自来水。除了上街买点炒米，奶食，很难见到她。

巴耶尔，是母亲为额嬷接的最后一次生。

他死了。额嬷弯腰从彩绘的硬木碗里抓起一把炒米倒进我碗里，又为我对满奶茶。她挺了一挺腰身，重新跪稳当。当她抬起头，眼里有了浑浑一层水。



巴耶尔是个头重脚轻的孩子，你简直想不出他的头有多大，有多结实。头上的毛都是浅黄色，嫩得有些透明、发绿。射弹弓的把戏他玩得其乐无穷，石头子从你家玻璃窗钻进去打你家的电灯泡。有时射完“二踢脚”他掉头就跑；有时却站在原地不动，看你家的人追出来，追到眼跟前他才像野山羊一样嗖地逃遁。你有耐心你就追吧。巴耶尔正巴望有人跟他玩也算一点热闹。一旦跑不过你，他就停下来，任你劈头盖脸，他弹来弹去像个拳击沙袋。

你打他他跟你笑，打巴耶尔让人扫兴。

巴耶尔会漫天云雾编造一个故事，把城里七零八落的孩子都笼络到自己身边，如果卡了壳，他就随意揪出一个孩子揍上一顿，借此结束他的讲述。

他每天重复他的乐趣。

我知道巴耶尔，尽管他长大的日子我已经离开了家。

他是 18 岁闯出人命的，他把皮靴里插着的匕首插进伙伴的心脏，那孩子当下就死了。这一回他终于认真起来，所以他就失踪了。

警察搜寻了四十多天。

警察都曾经是阿木古隆阿爸的部下。

有一天，人们看见从额嬷的菜窖里抬出了巴耶尔，他僵硬地挺在一块木板上，头还是大得不可思议。警察把套过巴耶尔的皮绳递给额嬷，看着额嬷。

她依旧默然无语，直到大院里的人都走尽了，又静静地呆了很久，最后在门前石头台阶上坐下来。

母亲说本来，额嬷要受审。额嬷对所有找她谈话的阿木古隆阿爸生前的同事说，巴耶尔在菜窖里，她不知道。至于巴耶尔每天吃掉两斤食物，那是法医说的。额嬷对显而易见的事实

遵守得像一个秘密：谁提供的食物？

当初警察说：知道巴耶尔的消息就来报告。

额嬷说：好。

警察在等待额嬷么？

额嬷几十年来从没有去过阿木古隆阿爸工作的地方，人们记不起额嬷是不是讲到阿木古隆阿爸。二十多年前阿木古隆阿爸被关起来交代历史，专案人员上门询问额嬷阿木古隆为什么给共产党送信，也给国民党送信？额嬷认认真真听好这个问题，好久以后终于恍然大悟，但是依然答非所问，她说：谁的信我都没送过。显然，你花多大力气，也没办法让她明了其中的大是大非。

阿木古隆阿爸喝醉酒打她像打鼓，她爱他什么呢？然而，她确实爱他，这一点无庸质疑，多少年来她望着阿木古隆阿爸的时刻倾心倾力，都像是第一次望着他，那一次，她上了他的马背。那是十几岁？从她家乡的草地上路过一个男人，她扔下正放牧的羊群，跟他走了。一走就走了数不尽的白天黑夜，走到她陌生的世界。直到她送走阿木古隆阿爸，送走小牛犊子巴耶尔，一个人生活在一所静悄悄的大院里。

额嬷为阿木古隆阿爸生育了五个儿女。

她两年坐一次月子。阿爸说他是干部，不能影响工作，让她停她就停下来了。

停在巴耶尔这儿。这个孩子，额嬷心里埋藏了什么，都会让它跟随她一起衰老，跟着岁月消逝。

巴耶尔是她杀的。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

明明白白选择一种方式，孩子在母亲心里死去，就是这样。

你还想知道额嬷如何度过那四十多天？她把皮绳递下菜窖



时对巴耶尔说什么？还想知道巴耶尔的最后么？

我记忆里的额嬷，年轻时就显得老。如今真地老了，动作迟缓了，可还像年轻时一样有力量。

额嬷每年在蒙古人的节日，买回鲜果鲜奶供在炕桌上，几十年如一日。

炕毡上额嬷经常跪坐的地方磨出了洞，她在那里放了一块老羊皮。羊皮又磨掉了毛。

送我们出来，额嬷亲了我，亲了巴顿。

塞外的女人们

梅　洁

一

我一直认为燕山山脉和恒山余脉屏障般的堵截，断了塞外人的许多奢望。山北边的塞外人目光世代没能穿越。我不知一八几几年就修过来的那节如婴儿脐带般干瘦的铁路，为什么迟迟带不进山那边的诱惑也带不走山这边的向往？男人女人们依偎在冬天没雪春天没雨的季节里，不惊不诈、不浮不躁、不张不狂、不紧不慢地过自己的日子。

外部世界很远。

南方很远。

缸里有米、怀里有娃就行了。女人们想。



二

我24岁大学毕业时分到了塞外。想想吧，25年前，京、津、冀3000多名大学生分到了塞外，赶羊一般。此后，我们便在不长树，草也很瘦的山这边，开始咩咩地瞭望……

女人们走过来，教我们从两丈三丈深的井里用轳辘汲水；教我们轧粉条，腌酸菜，纳鞋底——她们用麻线为丈夫、儿子们纳鞋底。她们在新做好的千层底布鞋的鞋底边抹一圈儿大白粉浆，干后，煞是雪白。男人们穿上新布鞋、推上皮轱辘车去赶集或去吃喜酒，女人们总是站在土街门口望男人，望很久。女人们说，她们做的鞋，丈夫和儿子穿上不出脚汗。

至今，我一想起她们坐在土炕上用锥子扎眼、用很粗的针穿麻线，然后“哧溜哧溜”纳鞋底的样子，心里就特家庭。

最喜气的莫过于看女人们剪窗花——塞外的女人祖祖辈辈都会剪窗花，她们个个心灵手巧，老老少少都会摆弄手中那把小小的刻刀和剪刀，一叠叠毫无生气的白纸或红纸，在她们手中几分钟后就被切割成一张张栩栩如生的花鸟走兽抑或是戏剧人物。最称心得意的莫过于到了腊月，小媳妇、大姑娘、老婆婆们盘着腿坐在火炕上，她们把一双脚严严实实地压在腚下，开始剪窗花准备过年。她们一边剪一边哼着温情而野性的“二人台”曲：“过罢那个小年过大年，我请连才哥哥来吃饭。”“你请哥，吃什么?”“小白菜，莜莜面……”她们嘴里哼着歌，手里飞动着剪刀、刻刀。她们把内心的向往、倾慕、期待和祝福一心一意刻在一摞摞一沓沓象征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福寿吉祥”的窗花上，她们刻窗花，有的只为自己家用，有的专门拿到集市上去卖，腊月所有的集市上，半条街都是卖窗

花买窗花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

大年三十，女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鲜艳的剪纸贴在男人们刚刚换新的窗纸上；或者，她们剪两只大红猫、一对胖娃娃，贴在后墙躺柜上方的土墙上。太阳从白灵灵的窗格纸上透进来，照耀着已经粉刷得雪白的墙壁和屋顶，于是便有一室的温馨和喜气了！

塞外的冬天漫长而深远，一年地里只长一季庄稼，于是女人们远没有南方女人能吃苦，她们不长于田野作业，男人们又绝对袒护她们，她们绝对不可能肩挑背驮，她们把更多的心事用在操持家务上。她们把家务活儿做得极精细——

她们把杏仁捣碎，包在布里擦锅盖，天长日久，杏仁油把木质锅盖浸得红里透亮；她们的针线活儿很细，即使补丁，针脚也很精密；她们喜欢在堂屋后墙中央摆一个大红躺柜。她们在躺柜四周的地上，用大白粉浆刷一圈白，愈发衬得躺柜大红紫亮，女人们暗自比赛着看谁把这一圈儿白刷得又勤又白；她们每天都要把用了一代又一代的紫黑色或大红色木橱和镂花衣柜拭得一尘不染，亮得能照出人影。没有别的装饰，她们找来一只又一只无色透明的玻璃酒瓶，酒瓶里分别灌满红、黄、蓝、绿各色水液，然后一溜地摆在了古旧干净的橱柜上。她们可以半晌半晌地端详着这花花绿绿的酒瓶和窗花出神，心中的满足和甜美全在此寄托。

美也简括爱也简括——村委会演戏、看电影，早已有心思对上眼的青年男女，黑夜里悄悄一拉手一生就一锤定音。“跟你就跟定了！”她们对男人说。她们很少见异思迁，她们大多从一而终，白头到老。她们豪爽、质朴、乐于助人，但她们吵起架来，却又不惜用最能伤害他人的字眼伤害同邻姐妹。骂人家“破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她们企图以此表示自己贞操的



清白，岂不知在“你是破鞋”的对骂中，双方都已面目皆非。其实，她们聚在一起时的话题除了丈夫、儿子外，几乎不离某某女人跟“某某男人睡了”之类。她们从不谈商业，不谈赚钱，不谈与女人、孩子无关的事情。

《外来妹》的电视剧演了许久，但她们依然安分得出奇。她们永远不可能像四川妹安徽妹那样成群结队到南方打工到京城做保姆或只身去闯世界。她们骚动不安了至多到北京、张家口走走，做三月两月小保姆、打三月两月短工就说什么也不干了，她们仍旧回塞外自家的那块土地上，结婚、嫁人、生孩子，过“鸡贵了养鸡，猪贵了养猪”的清贫日子。她们打不下天下，闯不开路子，她们胆小。她们崇尚安分也贪图安逸。她们缺乏用奋斗改变命运的自觉和勇气……

在离她们不远的塞外那座城市，女孩子们个个出落得白净清丽。我在这座城市里居住很久了。这座城市在塞外的荒原上珍珠般玲珑璀璨，女孩们在这座城市里珍珠般玲珑耀眼。高原的阳光和风沐浴着她们，她们的青春美而俏丽。她们流着蘑菇式、窝边式、披肩式、云髻式等各类发型；她们不失时机地随季节变换着与北京人同步的服饰，时尚而雅致；她们群体性地化着淡妆，即便是卖菜的售货员和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也都令人愉悦地或淡抹或浓妆；她们群体性地说着标准的普通话，群体性地骑着漂亮的公主车……山那边城市（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里的人来了，没有一个不惊讶：“张家口的女孩气质真好！”我经常到山那边的城市，我发现山那边城市的女人真是俗多了！

然而，珍珠般城市里的女人依然如她们母土上的乡间姐妹一样恪守安分——她们中间出类拔萃者极少，没有很成功的大企业家，没有腰缠百万的个体户。她们缺乏老板意识和风险意

以，也不想努力成为本行业的最优秀者。她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很敬业，但她们依然习惯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满足和安稳。即使她们每月只能领到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工资也不愿离开这个城市。婚姻上她们人多固守“一龙治水”、“从一而终”，因此，她们婚姻的稳定率比其他城市高得多。

三

燕山、恒山、阴山草巢般困卧着塞外的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们在声光高阔的荒原上很耐心地一根一根叨着草叶、树枝，构筑着自己的日子。那节一八几几年就修过来的铁路从这座城市边上逶迤而去，火车从这个城市边上开过时，总是留下几缕孤独的白烟，几声辽远的吼声过去之后，这座城市便又重新归于寂静……

我在塞外居住很久了。

塞外人整体无大奢大望。

这座城市整体无大奢大望。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老的黄土文化和高原文化给予塞外人的兴许永远只是耐心，而不是激情；是韧性的跋涉，而不是热情的冒险。



时髦的北京女孩

高艳芳

凭心而论，北京这座城市因为有这些穿着美丽的姑娘而愈加显得其富有浪漫和现代化的色彩，北京女孩儿成为最醒目的一个群体。她们时髦什么?

□下午五点，公共汽车站上。一辆空车刚进站，被身强力壮的男乘客把位子一抢而空。这些有了座位的男乘客并非是这座位上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那些慢悠悠地上车的姑娘们——男乘客的恋人。不几分钟，座位换了性别。人们很少注意这一刹间的变化，即使注意到，总把这视为尊重妇女的美德。

刚一开车，车厢里便有几位姑娘在对自己恋人发脾气：“笨蛋，连座位都抢不到!”

姑娘们大声指责自己的恋人，而男人们几乎都是清一色地用极其低微的声音安抚着，甚至是道歉。

□北京的女孩儿爱吃零食，嘴馋成了北京姑娘们的又一种时髦病。

工余时间，各大购物中心成了姑娘们的消闲处，她们在这里边逛商店，边嚼着各种零食，以使疲劳的身体得到放松。高价的进口"派"大为畅销，这些"舶来食品"迎合了北京姑娘的口味。一种福建产的"红心"牌白薯干刚一在购物中心自选商场露面，就被人们抢购一空，我发现北京姑娘喜欢这口儿。

□马路上，一位中年男子不小心碰倒了骑车的女孩儿。

"对不起。"中年男子边道歉边扶起她的车。

"还站在边上发傻?"姑娘并没有注意中年男子的道歉，而对身边的恋人大声指挥。

围观的人很多。姑娘的恋人见她没伤，便说："没伤着，算了。"

"算了，你不管我，以后别来找我!"

男青年是无奈的，最后两位男子终于动手了……女青年用雪白的手帕为帮自己而流血的恋人擦着血迹，脸上反而充满了一种喜悦之情，因为面对众多的围观者，她的恋人胜利了，更重要的是，她争得了面子。

□服装时髦强盛不衰，只要口袋里有钱，北京姑娘会花上几小时上街转一圈儿，便能购上一套流行的服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袒胸露背、超短裙处处可见，特殊，才能成为时髦，街上流行什么，北京姑娘就敢招呼什么。

□一位服务员小姐戴着两枚戒指，坐在服务台里，笔者问，你们上班允许戴戒指吗？她冲我一笑：星期五有人查。那意思就是说，除星期五以外，其它时间没有人管，可以戴。我看到一位姑娘一边扎了3个耳朵眼。

□抽烟成为北京女孩儿又一桩时髦，似乎烟成为区别一般



女性和时髦姑娘的标志。那天，笔者应朋友之邀去一个歌舞厅娱乐，见一女孩儿，她手中握着那根进口的“摩尔”，嘴里吐着一个又一个造型完整的烟圈儿，神态之自如，吸烟、点火、取烟动作之娴熟，令我身不由已地多看了她几眼。某女友对我解释说，香烟从来就没有规定是男人的专利，我们为何就不能抽呢?

我在想，时髦是否真正给北京姑娘带来了一种疾病，一种令人思索的时髦病?

喜　恰

——石家庄的女人们

刘向东

石家庄，好像根本就不配做一个都市的名称。甭往远扯，到了1981年，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省会已经有些年头了，在我眼里它还是“清早看着像个城，中午看着像个镇，晚上看着像个庄”，就在这年，我们家从乡下往石家庄搬，三奶奶挺认真地问：“是搬到庄东头儿还是庄西头呵？”，我们只好说：“搬到庄里。”那时在城里转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城市中的女人，在我家居住的省歌舞大院和全市最繁华的中山路商业区，端庄高洁的女人的脸，足以把众多的眼睛说服。而在中山路南北两侧的南马路和北马路上，头发发灰，围着白手巾赶着拉煤毛驴车的女人，还随处可见，有时她们“满口白牙对着哥哥笑”，那要从远处看，近了细瞅，那牙，总是有些黄的。那时，石家庄——这个在全国解放战争中解放最早的“大城市”，给我的印象仿佛是刚刚解放。城市化十足的女人们，若干金遗



太，而在她们周围，则是荆钗布裙，买布要处理品，买菜要论堆儿的，说出话来，带着各自村庄的风味，尽管，她们的村庄，是城市里的村庄。要是在城市里的村庄娶一位姑娘，姑娘是带着大量嫁妆的，她们从能够自己挣钱开始便为自己积攒，有朝一日，连同自己一起被人家搬走。而与村庄里的姑娘相对应的那些“住高楼”的女子，婚恋中的明码标价、待价而沽早已是公开无忌的了。

一切都是那样泾渭分明。

十年之后。

当石家庄人能够自信地把自己的城市叫做“天下第一庄”时，石家庄的女人们，也令人刮目相看了。

这十几年，石家庄市的人口成倍地增长着，一下子成了全国省会城市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据说，部队转业干部也曾一度将“天南海北石家庄”作为他们理想的选择，也就是说，去不了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就要往石家庄开拔。四面八方精英的汇集，出类拔萃的女子的集中，使石家庄的女人们变得格外优秀起来。但是，如果说石家庄女人们的优秀是因了集中了出类拔萃的女人，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觉得确切地说应是造就。“造就”一词，是我将本文写作“石家庄的女人们”而不是“四面八方的女人们”的唯一依据。就时间长度而言，十几年的时间足以造就新一代石家庄的女人们了，何况又不止十几年呢，早在二十几年前，随着石家庄轻纺工业的发展，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职工的大量迁入，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新的血脉。天南海北的人走到一起来了，这下好了，石家庄集各色精血于一身，以其特殊的身份进入了历史的座席。石家庄的女人们，自然也就以特殊的身份进入了历史的座席。

——她们是上海人习称中的“嗲妹妹”，她们是北京人眼

中的“俊”和“俏”，她们是广东话语中的“靓”，她们统统被石家庄当地人归结为“喜恰”。喜恰——对于石家庄的女人们来说，没有比这两个字更好更准确的了，她们让人喜欢，她们恰到好处，她们所喜欢的，也同样恰到好处。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恰”，有不可言传的神秘、韵味和美。

——她们有北方女子的豪气，处事大方自然，内心松弛；她们有江南女子的温婉，柔美娇嗔，不胜娇羞；她们是明显的功利主义者，确知自身身价，讲求实际利益；她们讲哥们儿义气，对什么也不斤斤计较，包括爱情；单位里分了西瓜大米，她们让男人们送回家去，做饭没了液化气，她们自己扛上楼来……任何不协调在她们身上都可能协调，任何不平衡在她们身上都可能平衡，在她们身上，有不完美的完美，没有不完美的事物。

——她们并不否认自己的女性特征，承受着女性特征的决定性，又好像对此不十分在意。她们和男人一样享受自由，承担责任，很少有依附性，因而她们很少会有大的不幸。

写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怀疑我是否在写“石家庄的女人们”了，我似乎在写所有的女人。细想想，我没有错。在这块土地上，好像什么都可以兼容，女人们也不例外。

大清早，登高一眺，我的朋友大解说：美女和鲜奶已经上市！他是远道而来的，他是在石家庄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说“喜恰”，对于石家庄的女人们习以为常，又生怕外面的人听不太懂。



远远的少女

王剑冰

我的家乡就在渤海湾的一个小庄子里。

人称那里是富饶的鱼米之乡，是柔风秀水之地，其处虽然偏僻，却有一方独特的魅力。

一群少女从我的面前走过。她们竟是如此细腻水灵，润红健美，使我在偶然的回家时感到惊喜。她们用异样的目光审视我这个归子，寻找我不同于家乡的“外边人”的特点。

我也打量着她们的一切，眼睛鼻子嘴唇甚至裸露在外的手臂。她们叽叽咯咯地笑着，那么大胆地向我走来，又那么羞涩地逃走。

我想我爱她们，因为我是这块土地上的儿子，她们那般美丽而鲜活，使我多了一份自豪在心里。

她们中的多数许没有出过远门，甚至没有到过附近的天津北京，可她们的心灵并不空落。她们从你面前撑船、担草或荷

锄而过，让你觉得她们活得十分充实而自信。

她们该是我的姐妹，因为我的堂妹和表姐就在她们群中，一样地聪明健美。

她们最开放的时刻许就在插秧时节。

那时新春刚过，雨露正润，她们将裤腿绾得高高，露出一双健美而白皙的小腿，叽叽喳喳跳进绿色的秧田里，欢笑中涌动一股春情。这是她们一年中露出最早而在有些姑娘来说也是露出最多的肌肤。那白嫩的肌肤同盈盈绿色融在一起，同花红衣衫融在一起，让每一个男人觉得天地的宽广与生活的温馨。

她们是这世界最幸福的点缀。

因而插秧时节，是每一个人都盼望的季节。少女们盼望在此时一展羞涩的风采，甚至有意将裤腿绾得高高，露出那柔美的腿弯和圆润的膝盖。男人们则为能一饱眼福而干劲实足。那么秋天的收获一准是丰硕有余的。无数的恋情便也在这一春一秋中产生，并滋润成可爱的家庭。

我曾在高中毕业时动过念头，下乡在这里，同她们一起欢笑、播种、收获，然后娶她们其中的一位，垒两间草屋，享受一生田园之情。后被人劝阻，斥为目光短浅云云，方未成此大望而娶了一位南方小姐落户在一个都市为生。

多少年过去，十几岁时的那份痴想仍然使我动情。我先前以至后来走过多少村村寨寨，都没能引发我对家乡少女的那份偏爱。她们是我美丽的记忆，是我怀念于家乡的衷情。

至此我还想起一个少女，她只有 17 岁，在众多关于她的回忆中都统一着这样的口径，她长得十人耐看，细腻、温存中含有刚毅。

在我走进庄子时，我首先遇到的是她。她是作为一个坟墓向我表示着一种意思。我即是从她的旁边走过而逢到了那些同



她一样年轻美丽的姐妹的。我那年也是 17 岁，一同她永远的年龄。

她的坟很平常，只有--些小松柏伴在那里，遇清明的时候，孩子们来这里献花。而平时，她就坐在村头，看那些少女走来归去，看生活的色彩和欢笑。

我不敢拿我的 17 岁夸口，在她面前我依然是个脆弱的孩子。我不敢想像面对敌人的酷刑与刺刀会是什么样的心理，而她，却经受住了一个历史。

她是共产党员、妇女主任，但不能就此说她是一个解放型少女。除非也是在插秧时方裸露自己的小腿以外，其他时候她会一如现在的家乡少女，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而罪恶的匪徒却在一个夜晚的空场上扒光了她的衣服，那少女的全部肌肤被无情地裸露在残暴面前时，羞辱与信念是多么尖刻的对立！

我的姐妹，不，她该是我的姑姑，她毅然选择了信念，以一个乡村少女的羞涩换取了无数条男子汉的生命和正义的真理。匪徒当着众人的面抽打她柔嫩的身子，烙她的双乳，丧心病狂的毒刑没有摧毁她意志的任何框架。她就是以这样的无畏面对了羞辱和死亡。

那么多的亲人落泪了，现场一片闷雷滚动的哭声。那么多亲人甚至那些刽子手都永远记住了老王庄女子的美丽与悲壮。

那些被少女以羞辱和生命掩护下来的男子汉们，后来都活得很好，有的甚至进了大都市住进了某幢高级公寓；而那些残暴的匪徒，却是带着说不清的罪恶与惊恐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人们永远怀念着那个属于亲人的少女。直到我回家的时候，问起她的名字，许多人都会述说自己姐妹一样，述说着王翠兰。

她没有得到过伟人的题词，因此她的知名度仅限于一个几

百万人口的地区。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赞语同样适用于她，她同刘胡兰死得同样壮烈同样有价值。

我曾在一次笔会上遇见了当时报道刘胡兰事迹的老记者。他们也是偶然听到了刘胡兰的事迹而写在战地小报上，后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请毛主席作了题词，刘胡兰方得成为一代女杰而万古传芳。

可贵了这战地记者之笔，若这笔偶遇的是王翠兰，则我的家乡就会更有光彩。我没有别的意思，刘胡兰、王翠兰同是我们民族的好女儿。

我之所以对王翠兰有无限的感叹，不仅是她属于我们家族的成员，还因她同我的祖父祖母有着一段缘分。

还乡团打进庄子时，王翠兰没有逃脱，跑进了我祖父的家院。祖母将她隐藏在草屋里，匪徒搜遍村子都没有发现，又进行第二次细查，结果抓走了她。祖父王化朋的名字是作为革命堡垒户而上了描写王翠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被我发现后认真地保存着。

该称作姑姑的王翠兰她若果没有死去，她一样要找一个如意郎君，生儿育女，在家乡或某个都市享受天伦之乐。而她没能达到，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她不知究竟会是如何模样。她只是以自己的青春验证了自己的誓词，永远年轻在17岁。

为此她永远炫丽，对于活下来的人，对于我们后来人，尤为在她以后走来的少女。

那些我家乡的少女，那块奇异土地上的少女，和平时期她们一个个水灵艳丽，非常时候也一定像王翠兰那样壮美而刚毅，我把她们同王翠兰一起联想，或者说把王翠兰和在她们中引发回忆……



山西女人

陈传意

山西女人朴实、土气，犹如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山丘或小花，没有人为的修饰和雕琢，不管风怎么刮日怎么晒雨怎么淋雪怎么飘，就是玲珑剔透，芳香四溢，弥漫着生命的气息。

大自然赐给山西漂亮的版图。从太原南进，你感受的确是“左手一指是吕梁，右手一指是太行，汾河流水哗啦啦”，加上太阳照着的桑干河，黄河九曲回肠缠绕着的晋南，可谓美妙绝伦。此土此水生长出来的女人最大的特征是乡土气息浓郁，在泥土里埋藏的性格是接人待物热情奔放。你若是到晋南窑洞做客，女主人非把你灌醉不可，醉了还要让你再醉，不醉怎么能吟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所以黄河从遥远的卡日曲出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发源，曲曲折折流经山西境地不得不为山西女人的热情好客所动，只好收缩宽宽的河面为一个小小的壶口，一泻直下，叩击出几十米的深渊，那里不是水

而是山西的汾酒。你若是到雁北农家寻访，女主人首先将你推到热炕头，然后倒水递茶，上窝窝头，上莜面窝窝，老屋虽然透着朔风，但她们将杏花村里的陈酿一劝，你感受到的不是凄楚而是火辣辣。那是山西的老陈醋兑上了山西的老白汾，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大同是山西高原上的盆地，有水汪汪一片，自古是出美女的地方。初到大同，仿佛紫燕斑斑斓斓地在眼前飘逸，蝴蝶也五彩缤纷地跟在身后，这就是山西姑娘。她们站在庄稼地里，让山风吹拂，与白云为伴，然后把星星和月色带回家园。她们充满魅力的金嗓子在山谷里抖动，涨一库春水，催一树梨风，春水叮咚，百鸟齐鸣，用一缕缕情思答谢男人。她们要翻越一个个山旮旯，到山那边去，串亲，看戏，会恋人。她们不描眉化妆，不花枝招展，不烫发美容，只穿一身合身的衣服。那些情人，常常在山丘丘或桃杏林或河滩上，守株待兔似地候着这些翻山越岭而来的爱情。脚下的草，身边的石，树上的蕾，都像女人曾经用手抚摸过的她的心。当女人搔首踟蹰，芬芳袭近时，男人站起来，你望着我，我瞧瞧你，她低头不语，我徘徊不定，整个山地一片寂静。做个亲吻的动作吧。啊！山西女儿的一滴水，该会淹死多少后生！

山西女人的美不是小美，而是大美。她们中间自古以来就不乏大人物。武则天原本唐太宗的幼妾，后被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从寺观接回宫里，大加宠爱，又其后高宗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后。"唐初四杰"中的骆宾王起兵声讨，她看到骆的檄文中有"蛾眉偏能惑主"等内容，竟感叹说"这样的人才怎么会沦为叛逆呢？该是宰相的过错啊"！她的气度真是豁达非凡。武则天虽然政治上叱咤风云，但死后只在墓前立了一块无字碑，可见这位山西女人的魅力了。有人说，山西女人的娇艳到



了可以毁灭江山的程度。不过，爱情、婚姻，是人们为性关系成功地编织的感情上与制度上的外衣，不可否认的是女人的美才是征服男人的神秘力量。男人和女人的最大区别在于，男人以他的力量作魅力，女人则以她的魅力作力量。然而最刻骨铭心的爱情不仅带来欢愉，往往还带来痛苦，以致被抹上悲剧。唐代有人批判玄宗宠幸杨贵妃，荒淫误国，有人在指责玄宗误国的同时，称赞其尚能悬崖勒马，挽救危亡之局，有的批判玄宗夺媳为妃的丑行，有的谴责玄宗危难关头不能保护一个所爱的女子，揭露其爱情的虚伪，有的认为国家兴衰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不应归罪于“女祸”，还有的认为爱情主角既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担者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杨玉环是一朵哀艳凄婉的玫瑰，是个绝代佳人，一出场就压倒后宫佳丽三千人，“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吸住了玄宗的全部注意力。皇帝对她的专宠不是她的罪过，她不是故作狐媚或施展伎俩去夺取这种特殊地位。国政荒乱固然有杨贵妃的一份责任，但在变兵逼迫之中身为贵妃竟仓皇就死于尺组之下。山西的女人美丽多情，能酿造爱情；山西的女人柔中有刚，犹如子弹能击倒一个铁打的汉；山西的女人聪颖过人，能降临人间喜剧也带来悲伤。

武则天、杨玉环虽让山西女子抖了回精神，可是山西女人命苦。襁褓中，童年时，她们就没有多少欢乐，只有蓝天白云、草地树林，她们没有哥哥弟弟的优越尊贵。当哥哥弟弟读了中学又去上大学时，她们往往就外出打工或留在家里担水、扫地、做饭、带弟妹。父母之爱对于她们是如此的朦胧。穷，爹娘只好委屈她们。因为她们迟早是泼出去的水，要当人家的媳妇为人生儿育女。她们常常在学校外边徘徊，看到一些男孩在教室朗朗读书，听到校园清脆的铃声，心里思忖：女人自少

就这么不幸！她们的眼光懦怯和伤心，因为青春就是在回头的瞬间消失的。当她们进城打工，如饥似渴地求知愿望不能实现时，有的也意识到这是权利被剥夺，尽管有热心肠想帮一把，可山西妹子一脸绯红，婉谢你。山西女人的记忆难免留下些阴影，啮蚀着洁净的心灵，只好用绵绵泪水舔着伤痕。山西女人，就是那繁荫架下的葡萄，酸尽了人间的心。

在黄土高坡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与环境，儿子是烟火，是命根，女人有了儿子才不会背上“绝户头”的罪名。因此，男人娶媳妇的主要职责是要儿子，如果收获的不是儿子，男人会逼女人一直生下去。否则，女人就要遭厄运：公爹说她没本事，公婆成天没好声气，亲戚也说她不是那块料，她们被人抽起脊梁骨，见人低三分。尤其是夫妻关系迅速由飞媚眼变为翻白眼，腹诽变为口诛，抚摸拥抱变为拳打脚踢。山西女人是焦炭，似乎曾经燃烧，又似乎未曾。她们通情达理，认为计划生育的国策是为她们好，可她们又逃脱不了世俗，她们甚至露出被男人打得青紫青紫的伤痕，求你行行好放她一马再生一个。

然而，她们还得忍声吞气，默默地扛着锄头上山，挑着担子赶集，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山西女人像一只拉磨的驴，一头耕地的牛，一匹喝很少水走很远路驮着重负却还要在沙漠里耸起双峰的骆驼。她们被男人打了，虽然发出沉重的叹息，软弱的呻吟，但她们体谅男人，知道男人也不易。他们不偷不抢不嫖，打女人几拳头何罪之有。何况她们该拧的拧了，该咬的咬了，该哭的哭了，该闹的闹了，算是心理平衡了。谁不说人生苦短，匆匆只有百年。闹了以后男人又像初恋时节，追逐她们的爱情，享受世间的烂漫。他们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她和他在一个山坡上、一条小河旁长大。捉迷藏，掏鸟窝，捡苞谷，刨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青梅竹马，脉



脉含情。她永远是他的精神支柱，他永远是她的主心骨，情感生活是他们精神生活中最昂贵的部分。

山西女人热爱生活，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外地人都称山西人叫“老抠”，实质是指山西女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山西婆姨，大冬天要到商店买猪肉，用手翻来翻去还是没买。回家用锅里温水将手一搅和，然后下刀削面，丫头儿子回来，吃起来香着哩。由此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当家理财人。山西女人孕育着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不凡！

山上的树叶绿了又青，青了又黄，山西的女人却始终在这蜿蜒不平的山道上走不到尽头。生活是来了去了又来，近了远了又近，爱了恨了又爱，醒了睡了又醒，甜了苦了又甜，分了聚了又分，笑了哭了又笑，山西女人的身板也变得粗了硬了，肩膀与脚板都跟男人一样，成了一个铮铮营盘。岁月的风霜，过早地带走了她们的青春。可在她们胸膛里却始终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在人生路上一直迎着朝阳挟着春风行。山林的翠鸟婉转啁啾冬天的离去，一河春水荡漾着春天的到来，却也窃听她喃喃切切的歌唱；山坡上翻动着一片片金黄，谷秆树干刀枪林立、挺拔壮实，诱惑着秋天和行人。当她们把土豆、莜谷一坡一坡背下山时，当她们把玉米棒一山一山地背进屋时，当她们用棒头打落一地金黄的小麦、黄豆时，心里头如同灌了蜂蜜，再苦的东西都透心的甜。赶集的时候，她们把山里的秋色担到山下，卖给城里，买回自己和儿女所爱的光景。

山西女人是疲倦的行人，越过一座又一座山头，这脉脉交织的人生路，仿佛张旭怀素之行草，简古奔放，旁逸斜出，气象万千，从而也感受到生命的辛酸和温情。山西女人外软内硬，外圆内方。种种责任的重负使她们背驼了，腰弯了，她们想放松一下，却又发现上一代的屋顶有待修补，下一辈的地基

还不牢，整个人形同柱子梁椽，独撑危房。白天，山西女人侍候庄稼和土地，晚上还要侍候家庭。男人回到家里，呼噜一打就睡了，她们却还要煮饭炒菜、洗衣喂鸡，甚至忙到五更天亮。有时男人心情不好，即使女人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也会怒气冲霄地把碗打碎，女人只能默默捡起破碗烂碴，欲哭无泪。女人若是早走，男人还可再娶；男人若是早逝，女人绝大多数留在这个家里含辛茹苦地养活男人留下的儿女。倘若摊上一年四季都不离病床的公爹公婆，她们会抛弃前嫌，拿出一颗做儿女的心来孝敬老人。亲情是一种不能割舍的牵挂，她们曾经是出生的孩子，现在成为母亲，谁不是吮吸母乳长大的呢?！她们甘心有所牵挂、有所羁绊，任是酸甜苦辣，都要亲尝。山西的女人，是不屈的脊梁，背着子女走，牵着家庭进，推着社会动，拉着历史行。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山西女人将多么好的烟火留在人间，她们心头有血，胸中有梦，梦里含春，刻下了一卷卷生生死死的经文。情人的血特别红，可以染冰岛成为玫瑰；情人的眼因渴望而变蓝；因无止境的流泪而更咸、比死海更咸……她劳累了一天，又辛苦了半夜，才倒下床来，对男人柔声一叹！男人苏醒过来，看着女人憔悴的面容，抚摸女人面颊的细细皱纹，不免生出敬意和歉意，涌动着心潮要亲吻她，女人就不感困倦了，枕着男人的情爱到梦乡游春。此时她辛酸的往事竟忘了，有趣的细节倒还记得：就在那桥头柳下，就在那豆棚瓜丛和静谧的山谷……



山西的女人

韩石山

我有个要不得的毛病，每到一地，当然是大中城市了，走在街上，很少按“行人靠右边走”的规矩走，多是靠左边也即是逆行。不是成心捣乱。是操上了坏心，想考察一下这个城市的女人漂亮不漂亮。也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考察，不过是闲着也是闲着，何不捎带着做点考察呢。直白点说，算是一种精神上的猎艳吧。

就是在太原，有时也做这种勾当。

无论在外地还是在本埠，都遇见过艳若天仙的女子，只是心里常有某种遗憾，老在想着，什么时候，能让我再遇上当年在吕梁山里见过的，那样清纯那样俏丽的女子呢。

那是 1970 年，我 23 岁，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教书。县上又把我分配到后山一个村子里的学校，教 6 年级。我是山西人，山西多山，也个是没有平地，我的老家

就在晋南平原上。此前从没有进过山。下了火车到县城，一路上已领略了吕梁山的荒凉。正是 8 月天气，除了沟底的庄稼地，山梁上全是黄土，几棵小树，一片杂草，也淹没在苍茫的黄色里。这也叫山吗？像没毛的骆驼！

然而，到了那个村子，住了不长时间，就叹服了。这儿的女人怎么就这么漂亮。也不是都漂亮。那是不可能的，漂亮的多，比城市里，比学校里要多得多。一是肤色好，白里透着淡淡的红润，就是稍黑点，也是黑里透红。二是眉清目秀，不一定是双眼皮，就是单眼皮，也清清爽爽的，不像如今城市里有些女孩子，一卸了妆，哪儿是鼻子哪儿是眼睛得费力辨认。三是说话的声口，总是那么柔柔的，怯怯的，不像惯常见到的女学生或女干部，说话像是喊口号，高喉咙大嗓子，让人一听就头皮发麻。

我教的六年级，只有二十几个学生，女学生不过七八个，漂亮的只有两三个。才十四五，还看不出什么。漂亮的女人，不光得有端正的脸盘，顺溜的身段，还得有那么一副可人的神态，或者说是女人味儿，太小了不行。她们只能说是女孩子，还不能说是女人。最能看出这儿女人风姿，是那些小媳妇，新婚不久，或是刚生了孩子的，那份儿清纯，那份儿娇艳，形容是形容不出来的，只能亲眼见了再慢慢思量。

有次我去附近的一个镇子上办事，10 里路，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刚出嫁不久的姑娘从镇上回来。我知道她是本村的，她也知道我是村里新来的教员，可平时没说过话，也就不好问候，只照了个面就走过去了。她是这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嫁到邻村，翻过一道山梁就是。在村里我见过，也听人评说过。冬天，白底的花套衫下，露出玫瑰红的新嫁衣的边儿，走起路来轻轻的，那步子不像是迈开的，倒像是在水面上漂动的。走过



去了，我不由得回头去看，正好她也回过头来看我，对视了一下，她像是害羞了，赶紧扭过头去，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孟浪，赶快朝前走去。就是这一瞥，让我好长时间都没忘了。

我在几个村子教过书，哪个村子都有这样出色的女人。

深山出俊鸟，真是不假。

在山里呆的时间长了，我在这个县整整待了15年，渐渐也就明白了此中的道理。水土好只是一个方面，主要还在于，这儿的人是把女人当女人看的，也是把女人当女人养的。那时还是集体化，生产队每天都有活干，大姑娘下地干活，半老不老的女人下地干活，新媳妇是不下地干活的。不下地并不是说好吃懒做，不是的，她们干自己家里的活，做饭，喂猪，纳鞋底，缝衣裳。有了孩子，主要是带孩子。我下过乡，上头常布置要提高出勤率，一跟队长说这话，队长总是说，婆姨家能做了个啥。轻轻一句就搪塞过去了。如今想起来，队长是对的。本来不多的活儿，男人都不够做，何必要女人也去受那份苦。

山西的女人，按山西人的说法，是雁北的漂亮，晋中平祁太（平遥、祁县、太谷三县的合称）的也不赖。晋南的女人最差，身材粗壮，屁股大，脸黑。我就是晋南人，虽觉得脸上无光，还得承认，所论大体上符合实情。究其原委，晋南是粮棉产区，小麦不说了，光棉花一项，从间苗、打尖、整枝到收摘，几乎全是女人做的。加上冬季整地送粪，一年下来，没有消闲的时候。女人做了男人的活，长的也就跟男人差不多了。这些年分田到户，女人不那么苦了，也就像个女人了。像女人的女人多了，那些底子好的，也就不难成为美女。若还是那么苦，底子再好的女人，也只会像个好小伙子。

还得说到吕梁山里的女人。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印象所以那么深，怕与我正是个二十多岁，尚未结婚的年轻人有关。

于此可知，漂亮的女人，也得你有那份激情，才能发现，才能欣赏。



吕梁女子

高若虹

据说越穷困的地方越易生女孩。此说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在吕梁这片苍茫浑厚盾黄的土地上，女子的确易生、易养，自然就易多。就像峁上崖畔那一棵棵苦苦菜，有雨无雨也生，土厚土薄也长，自自然然，凄凄苦苦，平平凡凡，倔倔强强。

当然，我这里所指的吕梁女子，仅局限于生活在黄土高坡上的那些乡村女子，而且仅仅是我所接触过的那一部分。

在黄土高原那千层皱褶里，高高低低峁上梁下，弯弯曲曲土路泥道，沟沟岔岔村里庄外，不时从斜斜仄仄、起起伏伏的地方冒出一个和善端庄、衣着朴素的女子。不经意间，疑是突然绽放在黄土坷垃上的一朵杏花，待定睛看时，她低着头已匆匆而去。那凸的黄土凹的黄土为她们的行踪打了神秘的埋伏，只将一个清晰的遗憾留给你。

这一块只宠幸粗壮的骨骼和强健的肌肉、只崇尚宽厚的肩膀和暴出青筋的大手的土地，将一个本该娇娇嫩嫩、花花玉玉的称谓变得沉甸甸的赋予它的女儿。她们便在爹妈慈善而苛刻的目光盯视下长大，在将好吃喝好穿戴让给哥哥或弟弟的喝喊中长大，在穿针引线纳鞋缝袜、拉风箱做饭、推碾拉磨、洗洗涮涮作为爹妈的左右手长大了。

长大的吕梁女子好矜持好本分好古典。她们走在路上、街上，双目平视，嘴唇紧闭，决不随便一笑，决不飞眸四顾。路遇后生，头慌慌低下，匆匆背身而过。家里偶有未见面的表兄弟来，不招摇不张扬，爹妈不领见，客走也不露面，仿佛无她一样。

吕梁女子对现代服饰拒之山外的那种固执似乎任何地方的姑娘都无法匹敌。不管外面的精彩世界刮什么东南风西北风，她们无动于衷，一副以不变应万变的自信。几十年一贯制的单调统一，宽松肥大，从背影望过去，往往叫人把这个她以为是那个她，引以为美为自豪的线条、姿容、肤色、个性一律被掩饰和统一起来并加以神圣的守护。吕梁女子并不失创造力、想像力和爱美心，绣花、剪纸、面塑在山西境内也颇有几分名气，但是她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对内心世界的寻觅和表现，因个一尘不变的遗风，因个黄土地经济的先天薄弱，因个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环境，远不能向自己扩展转移，远不能给自己插上一双自由的翅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吕梁女子的性格也像养育她们的这方水土，质朴、厚道、热情，自然也少不了黄土高原的野味和封建。她们之待人比城里女子待人少了许多外表客套，多了许多心里的诚意。有陌生人从山外来，口干舌燥，饥肠辘辘，推门进窑，她们就会给你沏上一杯白糖水，再装一篮又大又红又甜



的红枣。你看不见城里人那种审视、警惕、防范的目光，听不见城里人那种盘查、审问、冷漠的语言。但是，你若理解为她们就那么柔顺温和那就大错特错了。倘若你有意或无意触碰她们一下，你立刻会看到一副柳眉倒竖图，那软软的低低的吕梁语便是硬铮铮脆灵灵的山西梆子。你永远不会明白，那紧抿着矜持的嘴唇竟会吐出尖刻锋利的字眼，叫你无法招架，只能落荒而逃。

陕北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说。和米脂县隔河相望、共饮一水的吕梁女子，虽无貂蝉闭月羞花之貌，但也不失米脂婆姨之风韵。她们皮肤白皙，有一种恰到好处的不失丰满的苗条，很招山里山外后生们倾慕。不幸的是爱上一个吕梁女子不易、她们要爱上一个后生也不易。他们不能好求，她们不能约在黄昏后，买卖婚姻从历史深处延伸出来，在这块土地上蔓延，自由恋爱只能是她们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梦而已。所以她们必须将自己作为家庭兴旺的资本交给爹妈、交给媒妁、交给包办和换亲，为兄弟娶嫂娶媳。

让人不解的是她们从未编演过反抗、殉情、私奔或妹妹走西口的故事，这块土地太厚重太古老了，它积沉着历史也孕育着明天，诞生着鲜花的笑容，也带着丑陋的斑痕。我不得不为故乡的姐妹们而悲哀、而忧患、而泪下。你们什么时候不再纤弱、不再苦涩呢？什么时候才能在那块恨得要命、爱得要死的黄土地上站立起来迎接那八面来风呢？你们这些吕梁英雄儿女的姐妹们呀！

河曲儿女

燕治国

女儿家·汉子们

1988年夏末，大型文学丛刊《黄河》的编辑们，突然决定到河曲县去召开全省中长篇小说创作恳谈会。一行五六十号人马，洋洋洒洒住在翠峰宾馆里。原想荒山僻野，难以耐得住寂寞。不料刚刚安顿住，先是有撩人的二人台小戏招待，接着是云朵般的小城少女邀请跳舞。作家们抬眼望去，竟立刻慌作一团，一帮人俱是被少女花一般的容貌镇住了。他们自作多情，以为是县里专门安排的。以后到了大街上，到了乡村里，才发现一个拳头大的小县里，竟是好女如云，一个更比一个俊俏，硬是把一伙人看得傻了，惊得呆了。

多少年前，河曲县城是去往陕西内蒙的水旱码头，女人们



搽粉描眉涂指甲，风流起来甚是了得。比如是说话，牙尖儿轻轻地咬了舌尖儿，调门儿是再轻再柔再脆不过。眼里头流出来千娇百媚，立时能将铜头铁汉化作一堆泥、一摊水、一缕轻烟儿……

以后码头虽是颓败了，但南来北往再加上陕西内蒙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实在使后来的女儿家们沾了光。

家乡闺女的秀美，是有口皆碑的。北京太原乃至忻州地区多少宾馆招待所，纷纷到河曲乡野招募服务员，直把一县年轻后生们恨得拳头攥成铁蛋、眼睛瞪成铜铃……

说是山水秀人，或许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在家乡几十年，眼见着多少拖鼻涕的黄毛闺女，突然间就长大了。原先瘦弱的身子，突然就十分丰满起来。淡黄稀疏的头发，像是经了神仙的点化，不晓得在哪时哪刻，变得油光闪亮，黑缎子一般。胸脯也就挺起来，把小褂儿撑得满满当当，愈发显出了腰身的苗条。脸上细嫩的茸毛，也就悄然褪去了，光洁圆润如满月一般。一颦一笑，惹得人心疼……

心也就长大了。原先见了生人，眼光乖乖儿地顺到脚面上，并了膝盖，一盘脸烧得通红。一到了十七八岁，便仿佛解开了人世间万千眼光那无尽的奥妙，不由得就把头抬起来了。学会了用眼睛说话，学会了悄悄儿把骚动的心思藏起。袭人，却精。譬如是一只兔儿，蹦蹦着馋路边的青草，两只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却把小耳朵奓起。看她瞅她，她乖乖儿伏着；若要动她，一溜烟儿便跑——又不跑远，窜出几步，扭回头来瞧瞧，勾得人硬是心头上燎火苗儿……

家乡的闺女们，是一池晃动的春水，是一尾在池水里欢蹦乱跳的鱼。

过去不少闺女为情爱轻生，扑嗵嗵地跳崖跳黄河，把四山

父老惊得眼睛直了，心也凉了。如今闺女们也出走，也私奔，却是双双闯世界去了。我认识一个闺女，清秀文雅，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北京三〇一医院。正当父母为她操持婚事时，闺女却引回来一位风度翩翩的北京后生，开口叫声爸妈，爹娘的心肠立时便软若柔丝……

与闺女们相比，河曲的男人们显然要忠厚淳朴些。不知何以沾了儒教遗风，家家都愿意自己的儿孙识文断字，懂礼慎行。

比如是后生们，只要读书，就一心要读出好前程来。倘是奋争过了，确实不行，便把一身力气摔进泥土里去。读成文化人，自是一番持重。或彬彬有礼，或柔肠百结，便少了些山里人的禀性；若是还在村里呢，身子倒自由了许多。撑船、开山、挖煤、种田，臂膀上鼓起来一团团的腱子肉。晚饭罢了，或一枚竹笛，或一把二胡，把一曲《走西口》吹拉得滚瓜烂熟，撕心裂肺。待到月儿斜挂在山尖子上，四处都传来粗放的山曲儿声。后生们拉开嗓门唱，闺女们却是敛了声息，偷悄悄地伸长了耳朵听。一字一句，都是滚烫的火块，闺女们兀自将它吞到肚里。

河曲汉子们大都伟岸挺拔，即如是我，竟也悄然长到一米八六。60年代挨饿的滋味我算是品尝够了，身高竟然不能饿低几分。大约是外地人知道了些河曲风情，经常有人向我打听河曲人的婚嫁礼俗。其实他们是想知道诸如蒙汉结亲秦晋联姻血缘愈远人种愈是进化之类。话不敢讲得明白，我也就“难得糊涂”。

只是后来有几位朋友，不知怎地又勾引了他们的朋友来，未曾谋面，便传说我是罗马人的后裔，这倒真使人有几分尴尬了。



走口外·挑苦菜

假如说河曲过去有点名气，全赖了四句民谣。民谣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

有嘴碎的人，将这首民谣嚷嚷得天知地知，很有点跟我们过意不去。省内不消提起，即使我在北京上学时，也时时有人朝我叹气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甚至就连隔河相望的陕北老乡，竟也悲天悯人，说河曲一满是个苦焦地方，狗的们活得栖惶哩……

我倒认为父老乡亲们一满是些铮铮铁汉、先知先觉。河曲十年九旱是真，土地贫瘠也不假。自古道人挪活，树挪死，自古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的祖先们能毅然舍弃瘦土热窝，拔腿开往富庶的河套地界，除混得自个儿填饱肚皮，尚能赚回来十斗八石，又何乐而不为？他们挑了吃米，昼夜兼程，虽艰险而不惧，虽九死而不辞，那实在是山西汉子们的骄傲！更不要说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更不要说沟通了两个民族的浓厚感情……

河曲人走口外，大约始于清朝初期。所到之处，主要是现在内蒙古的河套、后山一带。从事活计，主要有挖渠、背炭、拉船、收割、放羊、沤马莲、赶骆驼等。

我家里几代人都走过口外。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在村口跪迎过爷爷的尸骨。走口外的人若是病死他乡，棺木便用沙厝在那里，待到世道好些棺木也轻了，便用牛车缓缓地送回口里来。棺头蒙红布，棺前装活公鸡，送灵的人一路喊着死者姓名，不断声地说回去哇回去哇……迎灵的则跪行哭应道回来了回来了……

据县志记载，河曲县1919年总人口为十二万，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总人口为十一万多一些。估计如今散落在内蒙古的河曲人约有几十万之多，还不要说几百年来将尸骨撂在漫漫长路、茫茫草原、滔滔大河之中的早亡人了。

走口外的人春出秋回，三春期黄毛儿旋风刮起，女人眼泪汪汪地要跟着走，汉子便将一双牛眼瞪起，厉声喝道：“风沙大不怕刮瞎你那毛眼眼？路程远不怕要了你那小命命？”其实是害怕女人跟上受洋罪，硬汉子心疼女人哩……

到了树叶儿落完，走口外的人儿要回来了，万千山里的女人，牵了大的，背着小的，都涌到河畔来接汉子。女人家心里快活，眼仁儿水灵灵地，脸蛋儿红扑扑地。

人影儿从对面的山头扑下来，河这边一片欢呼。几支大船早就一摆溜儿排开，不消几个回合，就把走口外的人们渡过来了。男人们大声呼喊自家儿女，震得河神庙上的风铃儿，叮咚叮咚地紧着响。

一会儿，羊皮筏子顺河流下来。先是一只两只，随后就漂满了河面。待到筏子一拢岸，看那撑筏的人，活活一个泥鬼，活活一个判官。不知道路上有多少黄河水浇到身上，水走了，澄下泥沙，紧紧地裹在身上，若如穿了铠甲。人是一星儿活泛没有，泪水子在泥脸上开出来两道深沟。

把羊皮割开来，装的都是后套的红糜米。口外赚来的光景，全在这里了。老婆们看一眼男人，看一眼玛瑙似的红糜子米，不由就哭作一团：好我的人儿哩，我那受罪的哥哥！想来是熬断了骨头，才赚回来这救命的吃食哩，我那惹人疼的哥哥！

小肚子发紧，只想尿，恨不得将自家身上的每一块肉，都让汉子吃了！



若是男人没回来，老婆们便跪在河畔等。等了一拨儿，再等一拨儿，直至得着准讯儿，或说是男人在口外得病身亡，或说是回来路上让土匪断送了性命，女人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有性子刚烈的，喊一声“我那老天爷爷呀”，便一纵身跳进黄河里——我当然没有见过这种壮烈的场面。可是从小就听大人们说走口外，一颗心早就不在口里了。听说过无数离奇曲折的故事，抛洒过无数娃娃家的眼泪，后来当编辑，写小说，便试着编了些情节出来。拿回去让老父亲看，一边就惴惴地看着老人家的脸色。父亲口外漂泊十几年，苦也吃得、累也受得，蒙语也能讲得。会吹笛子，会拉二胡，会打莲花落。种田之外，还会熟皮子，缝皮袄、擀毛毡，搭房盖屋、杀猪宰羊、打狼捕兔……

他是家乡解放时回到口里的。先任互助组长，后来是大村村长。又后来成了国家干部。如今拿了退休工资，在老家安度晚年。七十多岁了，身板还算硬朗，只是两条腿静脉曲张，一按便是一个深坑，走路是日渐艰难了。那是年轻时为攒钱成家，在口外十冬腊月下水捞马莲泡下的毛病。

老父亲读得十分认真，看完了，重重地叹一口气，说：

“就这哇，合适的……”

于是我也叹一口气，把小说看得再淡没有。

男人走口外，留下来女人侍弄几分薄田，看守几眼破窑，日子自是不好打发。于是便有了糠菜粮食搅和起来的吃法。我至今不知道苦菜的学名叫什么，但小时候是很喜欢吃的。母亲将苦菜挑了回来，拣过洗过，还要用开水焯一焯。然后用清凉的井水泡起来，直至发酵冒泡。吃的时候，浇上几滴麻油，撒上一圈芝麻。含在嘴里，先是香味，再是酸味，之后便有一缕苦涩涌进喉咙，苦得有滋有味，苦得令人留恋不已。

自然，那是一种新社会的吃法，是在我家的小日子慢慢富裕了以后。

女人们挑回来的，不仅仅是苦菜。但凡能吃的，都要倒腾回家里来。比如是甜苣、比如是酸枣。还有沙奶子、榆钱儿……

我们那里把这种苦命的女人，叫做是“搂财耙耙”。

山曲儿·土话儿

1953年，北京城里几位年轻的音乐家，骑了毛驴赶往河曲去，搜集整理了上千首山曲儿。之后有不少专门家著书立说，为河曲民歌铺排了各种各样的缘由，说我们那小小的县份，是“民歌的海洋”。我曾经陪同中国音乐学院一位女研究生回家乡考察。她自福建来，却对晋西北民歌有了浓厚的兴趣。在获得学位时，据说答辩内容便是对晋西北民歌之研究。

我不知道这位女硕士研究出了些什么。一路上，我是毫无保留地将我对家乡民歌的起源形成之研究都告诉她了。

其实我是在吓唬这位女士，我对河曲民歌，是连起码的研究都没有的。

我只是猜想。

我想河曲民歌是和走西口连在一起的。河曲民歌是一种通称。如果精确一些，应该分为二人台小戏和山曲儿两大类。

二人台最初也算作是一种山曲儿的对唱。后来规模大了，由一种坐地摊的“玩艺儿”升迁到舞台上，且分开了角色，有了故事情节，就再算不得山曲儿了。

二人台的代表剧目是《走西口》。我从三五岁一直看到听到几十岁，每看一回，心里便哆嗦一回。直至到了太原，看不



到演出了，家里总有一盘磁带转着。

我喜欢那种悲凉缠绵的唱腔，也想把它当做是纯粹的艺术来欣赏。可是音乐一响起来，我眼前便是奔涌而来的群山，便是那条令人魂牵梦绕的大河，便幻化出来一幅幅悲壮的画面。我知道那是不真实的，是想像出来的，如果真要把以往的历史写进作品里，我应该付出去无数的心血。否则，就有些愧对父老乡亲。

《走西口》的唱法有好几种，唱词也五花八门。我偏爱于家乡的唱法和歌词。连卖的磁带，也是家乡两位艺术家演唱的。

流行于河曲的唱词是：

哥哥你要走西口，
小妹妹也难留。
止不住我的伤心泪呀泪蛋蛋，
一道一道地往下流。
正月里娶过奴，
二啦月走呀走西口。
早知道你要走呀走口外，
哪如哥哥你不娶奴！
哥哥你一定要走，
妹啦妹妹我不敢留。
怀抱上梳呀梳头匣匣，
我啦给哥哥梳一梳头。

以后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嘱咐安顿，路怎么走，船怎么坐，店怎么住，怎样为人交朋友……唱着唱着，便把人的心也摘走

了，魂灵儿也丢掉了。

在河曲县，流传更多的是成千上万支山曲儿。

我唬那位研究生说，我怀疑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是走口外的男人编出来的。人到了口外，白天受的牛马苦，夜里住的地窨子。想起来妻子儿女，哪里就能睡得着？眼珠子盯住秫秸秆，先编一段走口外的苦楚，随后便替妻子对答：

还说妹妹不想你，
半碗捞饭泪泡起。
还说妹妹不想你，
泪蛋蛋好比连阴雨。
还说妹妹不想你，
手巾巾擦泪擦水水。
想亲亲想得见不上，
白泥墙上画下你人模样。
心里头盘算嘴里头念，
睡在枕头上活梦见。

还有更为热切的：

想着哥哥喊一声，
圪颤颤打断一根针。
想着哥哥喊一声，
热身子下地开开门……

口里的媳妇儿，也正是好年纪。白日里手扳烟囱瞭汉子，一瞭一道荒山，一瞭一湾流水。夜来孤灯一盏，清泪两行，自



是又有一番凄苦。于是也编出来无数思念丈夫的词曲。只是不防村里有偷油的耗子，夜里跳墙进院，妹妹妹妹唤个不住气。熬到半夜时分，有沉不住气的媳妇儿，只好吱呀将门开了，这就又滋生出来一些邪门的山曲儿，诸如“咱二人相好一对对，铡草刀剜头不后悔”，“天天见面天天想，三天不见病一场”……

另外也有好多男女向往婚姻自主的山曲儿，天南地北四处都有，已然是不足为奇了。

是耶非耶，一任专家判定。我对自己的猜想是不负责任的。

研究生颔首微笑，不置可否，我不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

只可惜她来去匆匆，没有能研究研究河曲的方言土语。倘是遗漏了这一点，我想她是很难懂那些山曲儿的。

河曲的土话儿，也是很有几分特色的。

一是喜用叠字，比如毛眼眼，是赞美双眼皮的；比如海红红，则表示对这种水果的喜爱。举凡喜欢的东西，径直用叠字来表达。在城市里，人们也用叠字，但那只是对着孩子的；而在河曲，便少了这种约束，因而男女情爱便来得更为简捷猛烈些。

此外是亲昵的或仇恨的骂人话。比如枪崩货、没头鬼、穿不死的等等。刀子都穿不死，自然是白头偕老、皆大欢喜了，听了这种咒骂，脾气再大的人也发不出火来。

还有一类土话儿，乍听很粗，细考究起来倒也十分文雅。比如说看人可亲，一口一个“奴人儿”；比如说闺女漂亮，一概称为“袭人儿”，若是心疼呢，便双手合什，说“不当人子了”。还比如说拿来是拿将来，称傍晚是黑将来……

河曲话说起来，轻巧流畅，幽默逗人。尤其是男女撩逗调

笑，什么心思都装进土话儿里去了。山曲儿加上土话儿，竟然成了男欢女爱的忠诚媒介，外地人初来乍到一时很难品出个中滋味来。

我很钦佩山西省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他们连续推出的《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如今已然成为艺苑里两朵娇艳欲滴的奇葩，两台歌舞自然是采撷了全省民情精粹，而主调却始终回旋在晋西北黄河岸畔，艺术家将很难的日月化作了美的旋律，为此，河曲十万父老乡亲会十分感激他们的……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成就了一方的习俗和文化。走遍祖国的山川河流，哪里都有自己特有的风采，哪里都有自己独具的魅力。我没有出生在秀丽的风景胜地，却也从来没有为出生在黄河岸边低过头颅。作为历史，我愿意那四句民谣广为流传，盛起河曲儿女一掬辛酸的血泪。着眼未来，我更期望家乡传出如花似锦的新民歌。河曲已经有了变化，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无数为这块贫瘠而又富有的土地奋争过的人们，有的已经长眠在河曲的山川河流里，有的正抖擞精神披挂上阵。



婆娘们

张行健

我们这方土地生长五谷杂粮，生长击壤歌生长古老的传说，也生长着一群群和男人们一样野性十足的婆娘们。

水土硬，吃着这水土的人们的话自然也硬。婆娘，漂亮而硬朗的字眼，当姑娘们遮着红盖头在欢快的唢呐和猛烈的炮竹声里或忧或喜地迈进男人家门槛的时候，和她们的祖母母亲姑姑妗子们年轻时一样，便结束了少女的无忧无虑的日子，便失却了昔日家庭里的两棵乘凉的大树，便拥有了这个沉沉甸甸、掷地有声的称谓，便挑起了与这个称谓一样沉重如山的生活……成了婆娘的女人们最会用女人的眼光打量自己的汉，或婚前自由相识或父母一手包办或两家换亲而成，经过那暴风雨的激烈，动人心魄的销魂抑或令人心悸使人亢奋痛苦发狂的难忘之夜后，一切都平静得如黄土峁上无风无沙的小树林一般，抹去喜悦或酸楚的两滴莹莹泪珠，她们认认真真地掂量往后的

日月了。

在婆婆慈善而留意甚或锥子般目光的盯视下，她们开始了穿针引线缝纫织布蒸馍发糕晒酱淋醋，只有这会儿才发觉做姑娘时学的给情郎纳鞋垫儿给老爹擀面条儿的那点小玩意少得可怜少得苍白，愧疚地羞红着脸子学一点操持家务的真本领了。

随着肚皮的日日鼓起婆娘们的胆儿也日日大起，家族的希望之根和女人引以为傲的资本全膨胀在里面，便敢拣着花样吃偏食敢鸭子般摇摆着到邻家坐在炕塄边台阶上与另外的婆娘们一起，数落婆婆的不是，埋怨公公的毛病更不把小姑子放在眼里……在某日的黄昏或黎明，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把一个小农家的心都悬到房梁上，无须花钱无须上医院，横在自家炕头上有婆婆的土接生婆子就行，婆娘们披头散发，痛急了骂天骂地骂自家狠心的汉，全没有城里娘们儿那般娇贵那般做作。汗珠从额上淌下，毅力韧劲儿也从紧咬的牙缝里流出……哇——一声崭新的生命的呐喊，这一辈子的依托就在血光里迸出，迸出家族的未来迸出婆娘们的地位。从此，她们全没有了当姑娘时的羞涩，敢在街口掀开衣襟亮出白晃晃的奶子往娃娃口里塞；敢张开嘴巴放开嗓门无所顾忌地大笑；敢用粗俗的话语回敬同样粗俗的男人们……

婆娘们懂得来身子但不懂得什么是例假，她们的身上永远写着繁忙和动弹的字眼，即使骨头发软情绪烦躁时，也得照样走到田野里，走成男人的左右手，拣豆苗栽红薯点玉米插高粱摘棉花，把那六七天里的一朵朵血红染成傍晚最壮丽的残霞。汉们摇耧的时候，她们也驴一样地驾起耧杆，把腰肢弯曲成优美的象形文字，把滚圆结实的臀部高高撅起，撅成一块丰饶富庶的责任田一面由你耕耘任你播种的黄土高坡。

也挨汉子的暴打。常常是因顶了公公的嘴、和婆婆生了气



或是分家时为争那三个细碟两只蓝花碗与妯娌们红了脸。她们受不了男人们雨点般的拳头，裹了包袱红肿着眼窝返向那条只有逢年过节才走的小路，把一肚子委屈哭诉给娘家父母，这委屈便少了一半。另一半儿是在以后两天里消失的，第三天便倚在娘家门口，边给老爹纳鞋底边拿眼窝留意对面山上的小路儿。她们惦念那个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小家，鸡儿喂不好就会到别家吃食下蛋；猪儿不能按时喂年底肯定出不了槽；娃子们会时时念叨妈妈的，那个“狠心贼”又不会做饭就胡吃乱喝他原来就有胃病的哟……本来红肿的眼窝被焦虑折磨得下塌了……终于，对面山路上显出了三个小黑点，前面蹦蹦跳跳的是儿子，中间是披着条枣红被子脖子里挂着铃铛的小毛驴儿，最后那个最熟悉不过的影子正是她的汉……她们口里骂着那个“挨砍刀的”，心旌却飘摇起来，脸儿也笑成了一朵黑牡丹……

婆娘们懂得对土地的爱更懂得对自家男人的爱，这种爱建立在这个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家庭之上。她们有细腻温柔的另一个世界，在无数个夜晚里她们用粗糙的手指给男人挖痒，用和风细雨消除男人的疲劳，用宽阔的胸部做一面床，让男人在上面淋漓尽致地做一个甜蜜而疯狂的梦，然后共同去迎接又一个繁忙而艰辛的明天。

婆娘们又是乡间哀乐的制造者，左邻右舍过世了老人，婆娘们挂一脸忧伤义不容辞地来到灵柩前哀哀地哭唱出动听的音乐，常常走进角色宣泄出真情实感，涕与泪交织在一起流成一条条白色的小河。她们叹日月的艰难哭命运的不幸哭别人哭自己，哭出一片悲凄的氛围哭出了纯朴厚道的传统风俗，多少年便一直哭下来哭出一片深沉悲哀的殡葬文化。

婆娘们最有母亲的慈爱和儿媳的孝敬，她们宁可一年不吃一个鸡蛋从牙缝里紧巴出几个给儿子缴学费的钱，宁可自家衣

裤多补几个补丁也要让汉子穿着体面地走在人们前面。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推移的岁月在她们额上雕刻下纹路的延长而儿子也有了小婆娘的时候，婆娘们更透彻地懂得了如何对待自己的婆婆和媳妇，自个儿如何做婆婆的媳妇和媳妇的婆婆，这双重身份把婆娘推到一个家庭历史的交叉点上，便少了些许张狂多了几分庄重，和男人一起舵手般驾驭着这一叶家庭的小船更稳妥地驶进那波涛汹涌的岁月大海里……

没有男人的日子是没有太阳的阴暗日子，没有女人的日子是没有雨水的干旱日子。这方土地上的日子需要阳光需要明媚更需要雨水的滋润，黄土地和黄土地的男人们被没有雨水和没有女人的旱日子旱怕了，才诞生出一串串粗犷豪放或凄婉动人的山调情歌，泄出光棍心底那绵延生命的期盼。在这辉煌的期盼里，婆娘们来了，踩着山头踩着地平线踩着黄土的旋律来了，她们奏出锅碗瓢盆交响曲的和谐，她们播放鸡鸭猪鹅大合唱的动听，她们发挥黄道婆的技艺编织生活的漫长瀑布，她们肩扛儿子手拖女儿走向祖辈走过的那条遥远的土路，走向渴望已久的北回归线。

春风吹到黄土地上的时候，婆娘们那张张耐风吹耐日晒耐雨淋的黑红脸子如麦苗一样活泛泛有了生机有了明艳有了娇媚，她们哼蒲剧哼碗碗腔的时候也哼唱优美的流行歌曲。她们在多次的犹豫观望之后，终于大胆地褪下肥肥宽宽的布裤子，用牛仔裤用健美裤来勾勒身躯上的山川河流，她们穿着这身衣服去镇上赶集，买些儿子用的书本买些娘们儿用的小玩意和一瓶馨馨散香的花露水；她们会和男人们合计把卖了山羊的钱换回一台黑白电视机，让一家人看看外面的世界……夏季风呼唤的时候，风信子分解了婆娘们，婆娘群里的一部分婆娘们离开了或暂离了这片恨得要命爱得发狂的黄土地，到镇子上到城市



里，推一架卖冰棍的小车或依墙根竖一个小小餐馆，在拉拉面炸油条的时候拉出女性的自我价值炸出一片崭新的生活……

婆娘们站立在这片新生活的沃土上迎接四面八方雄性的风……

婆娘们，这方土地上的婆娘们。

如西女人

王嘉祥

勤劳、纯朴、善良的如西女人，是生长在高沙土中披着翡翠缨子的白萝卜，撩起清凌凌的河水洗一把，个个都鲜嫩、中看。不论是有太阳还是没有太阳的日子，如西女人总在头上扎一条印花毛巾，摘几束栀子花插在发际，在绿茵茵的原野上时隐时现，恰似漂浮在碧水池上的一朵朵荷花。

如西女人不搽永芳、夏士莲，她们从吹奏短笛的老货郎手里，用几枚鸡蛋换回一盒蛤蜊油、两根发卡，数九寒天，那味道淡淡的蛤蜊油，帮助她们奇迹般地抵御了手背上的冻疮和脚踝上的皲裂，滋润着她们的面颊富士苹果般的红艳。如西女人不喝减肥茶，吱吱叫的独轮车和三尺三的小扁担是他们的苗条霜。如西女人无需女宝、珍珠粉一类的滋补品，四季变化的风和不变的艰辛，留住了她们生命的根。

如西的男人们有的卷起铺盖下江南，做了打工仔，把



“窝”整个儿交给了如西女人掌管。她们种地、喂猪；养蚕、织布；孝老、育小，用一双双并不粗大的手，含辛茹苦地把“女”字一笔一笔写在屋檐下，构成一个稳稳实实的“安”，成为走四方的男人们梦中宁静的港湾。

如西的女人好客，每有贵宾临门，她们不会寒暄，也不会挡在门前，莫名其妙地嗔怪客人：“嘿哟！怎么就不在我家吃饭?”她们会唤儿子到自家池塘里提几尾桂花鱼，催女儿放下书包，到场头的暖房里采一筐猴头菇，她自己躲在屋后的竹园里，抓住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放血……她们不端炒肉丝上桌，那是小气的厨娘做的菜肴。将大海碗装满有瘦有肥有皮的红烧五花肉，客人用筷子夹一块，嗬！大得像钉耙楔子！她们不用小酒盅待客，那是舍不得给客人吃。提一瓶绘园大曲，一扬手统统倒进了蓝花碗，唤自家男人陪客人开怀畅饮。如西女子立在桌边，大着嗓门对客人打第一声招呼：“吃，吃呀！没果戾吃，哄你来耍耍的……”话没说完就咯咯地笑，笑出一脸灿烂。

如西的女人有欢乐，当她们留在高沙土上的一串串脚印中，长出沉甸甸的稻穗；当她们洒下的汗珠儿终于变成了砖瓦，垒成楼房；当孩子第一次穿上她们缝制的衣裳，招来左邻右舍羡慕的目光……她们总是站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抿着嘴儿笑，甜甜地笑。笑声只在她们的心里荡漾，并不笑出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如西的女人也有痛苦的日子，当她们的儿子（或是女儿）考不取大学，当她喂养的猪卖不出好价钱，当采桑东南，却逢蚕茧大跌价……她们会全然不顾场合，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有板有眼地诉说心中的失望与委屈，令听者人人鼻酸眼湿。可这个时候万万不能劝她们，越劝会哭得越雄壮有势。得让她们自己劝自

己。她们气得数日饭菜无味，折腾得四肢疲乏，腰也瘦细了一圈。想想终不是办法，才重打精神，背一蛇皮袋花生去求熟人找学校，追儿子（或女儿）上补习班；请有眼力的小叔子，从集镇上再领回几只猪娃；又起早贪黑给桑园整枝施肥……如西的女人撸起袖管，在阳光下，在风雨中，与沉重的生活再次扳手腕。

如西的女人爱管闲事，张家迎亲的花轿抬进村，被老老小小围在村头，她们必定会迎上去、挤进去，俨然工厂的质检员一样，用犀利的目光，对新媳妇审视了一眼又一眼。媒人替李家姑娘介绍个留八字胡子、穿花衬衣的毛脚女婿，如西的女人会瞄准那小胡子上门的那一天，用装满猪草的大竹篮，在村头的大路上筑成一堵墙，她们一字儿站在里边，将小胡子拒之“墙”外。如西的女人听说某家的儿子在建筑工地上出了事，殁了，她们无须请，无须邀，便丢下手里所有生活，风风火火地奔到这一家，不用主人吩咐，人人都找到自己能做和该做的事。她们平日在钱眼里翻跟斗，这时却出奇的大方，把藏在床头许多年的私房钱，从裹了一层又一层的碎布片（或旧报纸）中，慷慨地取出来，什么好话也不会讲，只往老嫂子的青布围裙兜儿里轻轻一塞。

如西的女人爱听广播，爱听走南闯北的男人们坐在一起闲扯，爱听放学回家的孩子们讲追星族。渐渐地，她们知道了外国现在还有女人当皇帝、做首相，中国还有女人当部长、做省长，她们叫得出彭丽媛、关牧村、董文华……一串女歌星的名字。渐渐地，她们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安分了，在田里做活计，老抬头往村前的大路上瞟，朝远处张望。她们瞅住空儿就瞒着父亲、母亲或公公、婆婆，三五成伴去逛县城，与开饭馆、做裁缝的女老板套亲乎，尔后看手相，也看录像；喝大碗茶，也



喝咖啡。回到村里，小伙儿发现勇敢者的头上打了摩丝，身上散发出一阵一阵的花露水味。那一双过去只会打猪草、采桑叶的手，开始做她们不曾做过的事。白天悄悄地在田间栽红草莓，或者坐上木澡盆，浮在清水池里，试着河蚌育珍珠；晚上在灯下，小姊妹们聚在一起比赛钩针衣、绣花鞋……当这些吃的、穿的、戴的一件件、一箱箱、一车车流入大都市、流出国门、换回大把大把的钞票时，如西女人们仿佛第一次发现她们那一双双手的真正功能和价值。

成为女老板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如西女人依然拥抱着生她们养她们的那一片热土。她们不恋那个城，她们正用缀满茧花的双手，把自己的家园建成农村里的城市。

妇　女

梅绍静

她们是一些像山峁一样，有着浑圆的胸的女人。在初春的时候，你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气味，是能够出白毛汗，能够像雪一样融化在土里的女人。无声无息，脸颊上、鼻尖上常有亮光，叫男人见了，就会像喝过酒似的高兴。

她们是一些生过娃的年轻女人。而我，既为人妇，却没要孩子，我觉得现在的我还不能算是和她们一样。虽然我初和她们站到一起的那一天，就已二十岁，是个“老”女子了。

她们经常使用的，都是像她们的身体那样，又充实又丰硕，透出静默和平，能把一家老小安定在她周围的器物，像做饭时用的锅、碗，送饭时用的水罐、馍笼；过节用的酒盅虽小，小也有小的充实丰硕。这些妇女是男人们离不了的那类女人。她们的乳房确实像羊，育着一大群羔羔。她们的乳确实像米酒，甜润着老小辈爷们的喉咙。而她们自己，什么也舍不得



吃，当然，男人们喝剩的酒，她也要重新倒进瓶子里去，但是很奇怪，这些只抹锅边、盆边、碗边活的女人，个个起早贪晚，又麻利又勤快，脸好像会永远那么光润地活着。这些妇女活在她们一生的高峰期，也许你会这么说。是的，既然这个高峰期比较其他区域来说，早了不少，那么，也许应该庆幸，这是“天”赠予她们的“红包”。

这个“红包”，——有些像要把她们变成“哺乳动物”，不过，她们也是乡村的“花朵”，是那“万绿丛中”一点“红”，真正的植物，虽然也是母亲样的植物，她们硕果累累，体内满是新鲜的汁液，能新鲜空气和所有人的嘴唇。

羊群、麦穗，这些就是她们背后的风光。她们在精神上从不背井离乡，她们的门坎外，总是蹲着一条像要咬人，实际上很没脾气的狗。

她们是一片正在灌浆的麦地。手因为提得太重在发抖。但她们是最结实的葛蔓，搭出绿荫围绕的那种门。你是一年四季的衣裳，妇女就是一年四季衣裳里的汗渍。直到你老，叫你乳名的都是她们。她们为你预备的永远是像盐那样不起眼的东西，但你要知道，只有盐才是你最坚定的信仰，你靠着它才不同于露水，你就是干了，也还会保存它，滋生平凡的微笑。

妇女是一些被高大屋梁遮盖的人，她们为那些屋梁压白面条，把最后一撮黑面捏成窝头，留给像自己一样不是屋梁的“屋影子”享用。我不知道为什么认为她们才是屋梁里的年轮，深深地，深深地嵌进男人们的骨子里。不管是不是在盖新屋的时候。

烟是男人，火是女人。因为男人总是抽烟，女人总是生火。烟比起火，不吵不闹的时候多，它们懂得温柔时，就袅袅地顺着高处升上去，使小屋的温暖不留一丝灰尘和暗影。

男人会像树叶飘落在地，而女人的身体可是树根，还会生出无数片叶子青青。

男人们在唱歌，他们以为可以离开妇女，可是一出得门来，却满口里都是他们的“妹妹”，酸曲儿听得妇女们失笑，到了，他们还是在妇女们中间流浪。

妇女们的手掌没有缝，什么财宝也不会漏。当然最大的宝贝她们还会缝一只红兜肚把他保护得好好的。虽然会过日子，可从不勒索男人。离去那一天，只祈愿雪人似的化一杯清凉的水，叫干渴时的孩子、男人喝个干净。

也许在大地方猝死的病妇只是像时间差，给男人们造成短短的不适应。但是在这些妇女们生活的地方，她们的突然离去，就会像雁阵飞离的冰天雪地，男子汉也会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这个冬天。

生人的脚步一听就能听出来的是这些妇女。

嫁的那一天，哭得天像下雨的是这些妇女。

她汉子去的那一天，哭得水也想向高处流的也是这些妇女。

她汉子打她，她也不爬出门坎，是这些妇女。

为这些妇女挑水的男人，做儿子是福顺。做汉子也是福顺。

这些妇女给他们描绘每一个早晨的模样，她是那么质朴，到她离去后的第一个早晨，一点点地挨近他们，直到他们突然醒来，才发现她是已经回到身体像一团火的太阳那里去了。

棉花和羊毛、苹果和米酒，这些暖和的东西、这些好吃的东西，都沾着妇女的气味。你冷得牙得得打战的时候，会想起妇女。你陶醉一颗青杏的时候，会想起她们。天黑了，你会想起她们，哪怕她在你身边哭，你觉得她还在唱能使黑夜安详的



催眠曲。没有妇女，你会害怕自己的心跳。你身边的火堆很快就又会变成乌云。山谷里只有狼，因为山谷里没有妇女。没有奶头的人世，没有胸脯的人世，人们干什么都会慌慌张张，好像永远站在山坡上、道路上。

身为妇女，而不是这样的妇女，我有什么值得骄傲？假如我是眼泪，她们才是眼泪的咸味，我有什么值得骄傲？

米脂婆姨记

贾平凹

走头头的骡子三盏盏的灯，
挂上那铃儿哇哇的声。
白脖子的哈巴朝南咬，
赶牲灵的人儿过来了；
你是我的哥哥你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的哥哥你走你的路。

在米脂县南的杏子村里，黎明的时候，我去河里洗脸，听到有人唱这支小调。一时间，山谷空洞起来，什么声音也不再响动；河水柔柔的更可爱了，如何不能掬得在手；山也不见了分明，生了烟雾，淡淡的化去了，只留下那一抛山脊的弧线。我仄在石头上，醉眼朦胧，看残星在水里点点，明灭长短的光波。我不知这是谁唱的。三年前，我听过这首小调的唱片，但



那是说京腔的人唱的，毕竟是太洋了，后来又在西安大剧院听人唱过，又觉得舒扬有余，神韵不足。如今在这么一个边远的山村，一个欲明未明的清晨，唱起来了，在它适应的空间里，味儿有了，韵儿有了。

唱歌的，是一位村姑。在上岸的柳树根下，她背向而坐；伸手去折一枝柳梢，一片柳叶落在水里，打个旋儿，悠悠地漂下去了。

这是极俏的人，一头淡黄的头发披着，风动便飘忽起来，浮动得似水中的云影，轻而细腻，倏忽要离头而去。耳朵一半埋在发里，一半白得像出了乌云的月亮。她微微地斜着身子，微微地低了头，肩削削的，后背浑圆，一件蓝布衫子，窕窕地显着腰段。她神态温柔、甜美，我不敢弄出一点响动，一任儿让小曲摄了魂去。

这是一首古老的小调，描绘的是一个迷人的童话。可以想像到，有那么一个村子，是陕北极普通的村子。村后是山，没有一块石头，浑圆得像一个馒头，山上有一二株柳，也是浑圆的，是一个绿绒球。山坡下是一孔一孔窑洞，窑里放着油得光亮的门箱，窑窗上贴着花鸟剪纸，窑门上吊着印花布帘，羊儿在岸畔上啃草，鸡儿在场埝上觅食。从门前小路上下去，一拐一拐，到了河里，河水很清，里边有印着丝纹的石子，有银鳞的小鱼，还有蝌蚪，黑得像眼珠子。少女们来洗衣，一块石板，是她们一席福地。衣服艳极了，晾在草地上，于是，这条河沟就全照亮了。

有那么一个姑娘，该叫什么名字呢？她是村里佼佼者。父母守她一个，村里人爱她，见过她的人都爱她。她家在大路口开了饭店，生意兴旺，进店的，为了吃饭，也为看见她。她却最是端庄，清高得很，对谁也不肯一笑。

姑娘有姑娘的意中人，眼波只属于清风，只属于他。他是后山的后生，十八或者二十岁，每天要从这里路过去县上赶脚。进得店来，看见她，粗茶淡饭也香，喝口凉水也甜，常常饥着而来，呆会便走，不吃不喝也就饱了。她给他擀面。擀得白纸一张，切面，刀案齐响，下到锅里莲花转，捞到碗里一窝丝。她一回头，他正看她，给她一笑，她想回他个笑，但她却变了脸。他低了头，连脖子都红了，却看见了桌布下她露出的两只鞋尖。她看出他的意思了，却更冷了脸儿，饭端上来，偏不拿筷子。他问；她说：“在筷笼，你没长手?”他凉了心，吃得没味，出去了。她得意地笑，终又恨他，骂他“孱头”。

他几天竟不来了。她坐在家里等。等得久了，头也懒得梳，她说：“不来了，好!”但却哭了。

天天却听见门外树上的喜鹊叫。她走出来，却是他在用石子打那鸟儿。她愣了，眼泪都流了出来。他瞧着她喜欢，向她走来，她却又上了气：“为什么打鸟?”“我恨!”“恨鸟儿?”“它住在这里。”“那碍你什么了?”“也恨我。”“恨你?”“恨我不是鸟儿!”她想了想，突然笑了。他一看她，她立即面壁不语。他向她走近来，她却又走了，一直走到窑里。只想他会一挑帘儿进来，回头一看，他没有进来，走出窑看时，他却走了，边走边抹着眼泪。

她盼他再来。再盼他来。他却再也没来。每天赶脚人从门口来往：三头五头的骡子，头上缠着红绸，绸上系着铜铃，铜铃一响，她出门就看，骡子身上架着竹筐，一边是小米、南瓜、土豆、一边是土布、羊皮、麻线，他领头前边走，乜她一眼，鞭儿甩得“叭叭”地响，走过去了。

一次，两次，眼睁睁看他过去了，她恨自己委屈了他，又更恨那个他！夜里拿被子堆一个他，指着又骂又捶又咬，末了



抱住流眼泪。等着他又路过了，她看着他的身影，又急切切盼着他能回过头来，向她招一招手……

小调停了，我却叹息起来，千般万般儿猜想，那后生是招了招手呢，还是在走他的路？一抬头，却见岸那边走来一个年轻人，白生生赶了一群羊，正向那唱小调的村姑摇手。村姑走了过去，双双走到了岸那边的洼地，坐在深深的茅草丛中去了。茅草在动着，羊鞭插在那里，是他们的卫兵。

我悄悄退走了，明白这边远的米脂，这贫瘠的山沟，仍然是纯朴爱情的乐土，是农家自有其乐的地方。

米脂婆姨

刘成章

我兴致勃勃地来找张茹儿，不巧得很，她下地去了。

她家的院墙是用规整的青石片砌成的，墙头上站着几只鸡，那鸡白的雪白，红的艳红，背衬着蓝色的天空，就像是用白云和红霞剪出来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柴禾也垛得很整齐；而拱形的窑洞窗户，高大而敞亮，每一根窗棂上都流淌着颤悠悠的阳光。

从乱糟糟的地方走来，我恍若步入一方一尘不染的净土。

这院子的主人不愧是个米脂婆姨。陕北有句家喻户晓的赞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所谓婆姨，有时当妻子讲，有时当已婚女子讲，有时则泛指一切妇女。米脂婆姨的美，是出了名的。相传貂蝉就是米脂人。不过，我的来到，却不是为了欣赏谁的容貌；我是为采风而来的。听许多人说，三十出头的张茹儿，是个出色的信天游歌



手。

正在院门外徘徊，忽见那边过来一个面容恬淡的老人。老人说：

“她家包的地远，不好给你往回叫，晌午才能见上。你要是愿意，跟我先看看苹果园去。”

我想，也好。

爬了几道山梁，才到苹果园。那苹果树一坡一坡的，都已挂上了青蛋蛋，总有好几千株吧！老人顺手捞了一把锄头，一边弯腰松土，一边给我数说着责任制带来的巨大变化。过了会，我恍惚间觉得，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凉嗞嗞的山风，渐渐，那山风竟是清亮亮的歌声了：

军号吹开一圪瘩瘩云，
三哥哥当上了八路军。
对对沙燕飞过梁，
你把妹妹也引上。
八路军营里人马多，
哪一个马尻子上捎不下我！

这是一个女高音的悠扬、深情的独唱。我惊喜地问老人：

“是张茹儿唱吗？”

“是倒是哩，”老人拄着锄头说，“可这歌儿是她大姐编的，唱的也是她大姐的事情。”

据老人讲，歌儿产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歌词中的“八路军”，实际指的是解放军，那时候乡亲们都这么叫。当时，茹儿的大姐刚刚17岁，正像歌儿里唱的，一片真情，要跟心爱的人儿一起上前线去。后来，这歌儿就传开了，茹儿也跟着学

会了。茹儿从小受了她大姐极深的影响，现在，比她大姐当年唱得还好。

老人还要说什么，我突然听见一片啾啾啾的叫声，几乎在同时就看见，不远的果树下，一只老山鸡领着一群欢叫觅食的山鸡娃儿。老山鸡羽毛淡雅，嘴巴是红的，脖子还有几道红圈儿，非常美丽。山鸡娃儿都是毛茸茸的土黄色，欢蹦乱叫，可爱极了。我知道那小生命现在还不会飞，心血来潮，想逮一只来。我蹑手蹑脚地溜了过去。看看就到跟前了，老山鸡扑棱一下飞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再一看，山鸡娃儿一个也不见了。它们会藏到哪儿去呢？我正纳闷，耳畔传来一阵滴泉般清脆的声音：

“没跑远，都在你脚跟前呢！”

我转脸看看，眼前一亮，那是一个农家妇女，身材却近乎一个舞蹈演员，揩着汗，站在老人身旁。

我照她说的，低头看身前身后，眼睛仔细地搜索着，但除了杂草和土坷瘩，什么也没有。片刻，那婆姨轻盈地走上前来，嗖地弯下腰去，双手捧起一块土坷瘩，待我定睛看时，她手里的土坷瘩竟然扇起了小翅膀，变成了一只山鸡娃儿！周围的许多土坷瘩，一霎间也都有了动作和声音，它们惊慌而飞快地向远处跑去了。

我终于反应过来，那些小家伙实在会保护自己。它们刚才一定都躺在地上，缩成一团，眼睛紧闭，爪子不动，加上羽毛的保护色，一个个都扮成了惟妙惟肖的土坷瘩。它们多机灵哟！

那婆姨把她逮到的那只山鸡娃儿递到我手中，这新鲜活泼的小生命，又扇起了花瓣一样的翅膀，真叫人看不够，爱不够。待了会，她道：



“听前山的人说你寻我，锄一撂，我就赶来啦！”

原来，她就是张茹儿。她水润润的脸，眼珠儿黑亮，嘴唇小巧，穿了一件花格子布衫，上面别了一支水笔。

我们一起向老人那里走去。我说：

“我来，想听你唱一唱。”

“我可唱得不好！”她笑着，斜眼瞟瞟老人，那眼睛里漾出一缕光波。

“人家老远的来了，”老人喘口气说，“你就好好价唱唱吧！”

当启程下山的时候，张茹儿要求我把山鸡娃儿放了。她说，老山鸡丢了它，会急得心锤锤儿都打颤哩；拿回去，养又养不活，山上却要少了一个会唱歌儿的。我本来也是随便玩玩，就很痛快地满足了她的心愿。这时，她却歉意地笑笑：

“你看我这人！”

她发现我的肩膀下蹭了些土，伸出手来，帮我拍了拍。

看得出来，她的感情极细腻，极丰富。

山路弯弯，路旁青草不时碰撞着我们的脚。走到一处极陡峭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蹲下来，手抓着两旁的草根，朝下溜；张茹儿却一点也不犯难，竟轻巧地走了下去。她的身子柔美得就像一片波浪。

又往前走，鸟雀鸣唱声中，满坡是野花：红、黄、紫、蓝、绛……开得一嘟噜一串；到处溅着春光，把人看得眼花缭乱。张茹儿情思绵绵，一边漫步走着，一边唱起歌儿：

这一串紫来那一串红，
还有一串蓝格英英爱死人。
看不完的好花唱不完的曲儿，

摘上一朵拿手里。
上坡坡葫芦下坡坡瓜，
我引上同志回我家。
红艳艳辣子挂窑前，
如今的生活不熬煎。
长长的豆面软软的糕，
想吃什么由你挑！

多么美妙的歌声！我似乎看见，眼前的绿叶、花串，全都落上一层透明的音符，闪闪的，颤颤的，变得更加鲜嫩，更加艳丽了。我似乎感到，我的头发上也沾上了音符，衣袖上也沾上了音符，闪闪的，颤颤的，仿佛我的动作只要大一些，就会滑落下去似的。

我们又交谈起来。谈到诗人李季同志，张茹儿说，虽然没见过面，可她尊敬他，爱戴他。她能从头到尾地背得下《王贵与李香香》，她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长辈亲人的形象。她说，李季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她心里很难过，还专门和她大姐一起，走到一架最高的山上，给他烧了几张纸。

到了她的整洁清爽的窑洞里，她一家五口人都已回来，饭已做好，我们一起吃了杂面“抿江儿”，之后，她丈夫等人，该干什么的又都走了。张茹儿给我端来一碗瓜子，让我嗑着，她自己唱起来。

信天游就像山涧的溪水，一股又一股，从她心坎里往外涌流。有的清秀婉转，有的诙谐风趣，有的如泣如诉，还有的，则如急水碰上石头，激溅起浪花，奔放高亢。这溪流的每一滴水珠儿，都带着浓郁的泥土芬芳。

张茹儿嗓音的绚丽光彩，简直把窑里的盆盆罐罐都照亮



了。

她的嗓音，高音区明亮清脆，中音区圆润甜美，真假声应用巧妙自如。她的从胸腔共鸣突转头腔共鸣，她的膈膜弹跳技巧，也是让人惊异的。

正唱着，门里进来两个后生，其中一个穿红背心的指着他的同伴，笑着对张茹儿说：

“嫂子！他是后山的。请你给他剪一条裤子！”

我这才看见，他手里拿一块豆沙色的新布。

“要个啥式样？”张茹儿问。

后山的见问他，笑笑，望着红背心。红背心说：

“我做主，剪筒裤！”

张茹儿本来想改天剪，可是后生们着急，她只得立即动手。红背心夸赞地告诉我，这一带剪裁衣裳的事情，几乎都叫他这个嫂子包了。她嫂子是有名的巧手手。张茹儿歌腔笑韵地骂他两句，又低头只是剪裁。

剪好，张茹儿唱起了《回水湾湾里种白菜》，那两个后生不肯离开，守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唱完后，我问这歌儿是怎么产生的，歌中叙述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当张茹儿回答的时候，红背心故意戏谑打岔，老说他嫂子讲的不对。张茹儿急了，含笑把后生推了一把：

“快去！你婆姨等你碾米哩！”

“早着哩。”红背心故意把双臂抱起来，做出稳坐不走的架势。

后山的只是憨笑。

“还早？小心你婆姨拧你的耳朵！”张茹儿说。

“我这耳朵正痒痒哩。”红背心真有股赖劲儿。

张茹儿终于来了点硬的：“把你碎鬼倒没法子了！”她说着

溜下炕沿，推红背心出门。

“哎呀！哎呀！”红背心退着，笑着，“你大概是怕我吃你那几颗瓜子吧？”

张茹儿转身端起瓜子碗，给两个后生每人抓了一把，笑道：

“滚！滚得远远的！”

后生们走后，张茹儿从从容容地给我说完，又唱起来。她好像装了满肚子的歌儿，永远唱不完似的，不论我让她唱哪一时期的，哪一类的，她都能随随便便地唱出好儿首来。她的歌与陕北的革命风物、文化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

看她太累了，我让她歇口气。过了会，我忽然看见她家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问她：

“你常听广播里的歌吗？”

“听！李谷一的，苏小明的，我都听！”

我感兴趣了：

“你觉得她们唱得怎样？”

“好！比我这乡疙瘩婆姨好多了！”接下去，她又唱开了：

李谷一姐姐你是听，
你好比花儿隔沟红。
苏小明妹妹你是听，
你好比春燕展翅翎。
好姐姐，好妹妹，
听我茹儿说分明：
你把信天游唱一唱，
我给你编歌扬名声。



听得出来，张茹儿希望歌手们不要只唱流行歌曲，也唱一唱民歌。她的意见合理不合理，我说不上来；我只如实录下，供音乐界的同志们作点参考。

我想起，在米脂，成百成千的婆姨都喜欢唱歌。这好像是传统，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米脂不但在革命战争时期，而且在现在，源源不断地给各地输送着女演员。我就问张茹儿：

“你们为啥那么爱唱呢?”

她捋了一把头发，黑眼珠儿一转，眼里散射出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喜气：

“头一样，光景好嘛!”

“第二样呢?”

“你猜!”

我怎么能猜得出呢？也好，她给我留下了余地，正好展开我的思考。

人类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美的花朵。在这花朵中，米脂婆姨，完全可以和其他地区、民族、国家的一些俊美男女一样，列入更其佼佼的一部分。米脂婆姨肢体出众，情操出众。在生活的明镜前，她们常常有意无意地照照自己，喜悦之情溢于胸间，于是，就发而为歌。她们在歌声中展现自己的美，肯定自己的美，发展自己的美，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也许，这是她们之所以爱唱的原因之一吧。

米脂女子

祝　勇

米脂的水，美得就像米脂的女人一样。

陕北的水，有着一个动听的名字——桃花水。桃花水清冽而细柔，滋养出陕北女子一个个桃花般粉嫩的脸庞。行得匆忙，我没见过米脂的水，也无从知晓米脂的水是否有着这样一个悦耳的名字。但是我猜测得出，米脂的水，一定是一条灌溉美丽的河流。

米脂把女人唤作女子，重音在“女”，“子”只是轻轻一捎——nǚzi，就像米脂的流水一样轻盈好听。

米脂女子自是天下第一。不必说什么“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也不必计较是否真的“惑阳城，迷下蔡”，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却是不假。“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个美人，就是一位米脂女子，她叫貂蝉。

貂蝉早就飘然而去，给爱美的人们留下无尽的回味与遐



想。她的美貌却没有带走，而今在巷陌、在街衢、在山间飘然而行的米脂女子，个个粘染着她的气息。

没见过貂蝉的人们，怕是永远想像不出她的容貌，到了米脂，她的芳姿，就会自动叠印在你的心里。

米脂女子与你所见到的都市小姐自是不同。她们没有名牌化妆品，最多只是抹点儿雪花膏，任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在清晨的空气里荡漾；“当头理红妆，对镜贴花黄”是她们岁月中最美好的时刻，可是她们对自身的日常打扮也仅限于穿戴的整洁，女孩子也许会拥有一根好看的红头绳，但是任何“时髦”都将破坏独属于她们的那份意境。她们的美感来自于她们天生的气质，她们是遥远荒僻的西部山地生长出的灿烂之花。她们被山风吹得酡红的面庞时常绽成一朵缤纷的微笑，如夜晚的红蜡烛一般明媚。那样的微笑透露了她们健康的身体与健康的心境，她们不似都市小姐那般难经风雨，她们的美中掺合着一种“阳刚气”，她们细嫩的肩膀可以挑起水担走过几个山坳，呼吸却丝毫不乱，气息依旧如兰。健康的身心使她们能够坦然面对命运的苦难，她们的美是一种人格之美。

米脂女子确是命苦。苦命的米脂女子，天生一副能唱信天游的好嗓子。

你听——

豌豆豆开花麦穗穗长，
奴妈妈卖奴没商量。
一卖卖在高山上，
深沟里担水泪汪汪……

这样的信天游，从一个山坳传到另一个山坳，流传了千年

万年，未尝有过一丝一毫的走音。可现在听来，味道却全然变了，唱词里的苦涩味道踪影全无，反倒添了几许轻快和流畅。细想，她们唱的原已不再是自身，而是先前的祖辈了。米脂女子生下来，不是像西安城里的孩子那样听妈妈讲述小人书里五彩的童话，而是学来一口悠扬的信天游。还没等她们弄懂唱词的意思，她们高亢的歌声便飞过道道沟坎道道山梁了。那苍凉的唱词与她们无忧的面容比起来，恍惚迷离间仿佛已隔了几个世道……

米脂女子从不认命。米脂女子能闯。米脂的沟壑山梁，挡不住她们飞翔的翅膀。米脂县中的女娃们，好多上了北京的大学堂。

米脂是个好地方。米脂的水，美得就像米脂女子一样。



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

刘成章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爱见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这首深情悠婉的民歌，多年来，使绥德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亮点。

但是，你到过绥德吗？你不想领略一下绥德当今的风采吗？

汽车沿着咸榆公路飞驰，飞驰，一路是看不尽的山、原、树、村庄、城镇，羊群和车辆，农妇和窑洞；途经宝塔高耸的革命圣地延安，然后车窗外又闪过一个又一个像磕头一样的抽油机，一堆一堆的煤炭，一层一层的石板；眼前群山之中，二

水汇流，三桥飞架，出现一座虽然只有一名交通警察却欣欣向荣的山城：这就是绥德了。

绥德人是自豪的。不知是在什么年代，他们就在自己城边的青石崖上，凿下了四个瓦房似的大字——天下名州。这四个大字，新近涂了红漆，热烈得像燃烧一般，更突出了他们的自豪感。

看看街上匆匆往来的行人，看看行人的衣着，你便会惊异地发现：尽管地处黄土高原的山旮旯，这座山城却一点儿也不土气。只要凝视片刻，你又会发现：这“不土气”的印象，全是从妇女们身上生出来的，特别是年轻女子。她们一个个穿着入时，就是走在北京街上也毫无逊色。而男人们，则全都穿得普普通通。

这时候，你不由不想起一句赞语来：“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绥德向来出美男子。举目四望，果真如斯：市民是美的，干部是美的，交通警察是美的；那边走来个掏粪工人，他也是美的。你于是想到，也许为了这个原因，为了能够匹配，绥德的女子们，才特别注重穿着打扮。

但你立即又发现：不对。绥德的女子们，绝不亚于男子汉，甚至比男子汉长得更美。瞧那脸蛋，瞧那腰肢，哪个不能上画图？她们不愧是压倒“一十三省”的蓝花花的后裔。难怪她们刚刚看过一部反映陕北生活的影片，没走出影院，就叹息起来了：

“唉！咋选了那么个演员？”

“那女子一满不俊。”

“可不是！叫人家看了说，咱陕北女子又丑又胖，满没个样样儿！”

她们理当抱怨。因为她们看见，演员反而不如自己。



绥德的女子是美。

看来，把“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理解做泛指绥、米一带的人，不论男女，都长得很好看，是更恰当一些的。

天生丽质，加上漂亮的衣着，使绥德街上的女子们，飘然若天仙一般。这飘然的举止，是和步态分不开的。绥德的女子们很注重步态。

当地人看一个女子美不美，也很注意这一点。这里有一首古老的民歌：

干妹子好来实在是好，
走起来好像水上漂。

再次说说，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唱的是往昔的事情。这反映了绥德人传统的审美观念。现在，绥德街上的女子们，“漂”得更风流了，更有韵味了。那是因为，她们不独衣衫漂亮时新，而且穿上了高跟鞋。

的确，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们的高跟鞋。她们几乎每人都穿一双。如此普遍的高跟鞋，如此密集的高跟鞋，即使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也很难见到。那些高跟鞋，大多是枣红色的，又大多请街上的摆摊儿的江浙小师傅钉了鞋钉，走在蓝天朗日之下。走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要光有光，要声有声；红艳艳闪着，笃笃笃响着；如灯笼一般，如鼓点儿一般，嘿，多么迷人！

女子们多喜欢两人结伴来去，有时还厮跟得三五成串，一群一伙。那时候，高跟鞋闪着——你的灯点燃我的灯；高跟鞋响着——我的鼓震响你的鼓。这灯光和鼓点儿交融在一起，更叫人动情，更叫人生出许多联想。

一日，雨后。一双红火蛋似的高跟鞋，带着清新的风，从碧绿的萝卜缨缨边走过，从金黄的老南瓜边走过，那五彩斑斓的色彩，辉映着绥德城四周的山崖沟洼，竟使一位远道而来的老画家，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

哦，你踩响了大地琴弦的高跟鞋，你展示了生活含义的高跟鞋！

据当地人讲，绥德女子们的爱美、爱穿戴，不自今日始。这好像是个传统，辈辈都是这样。她们总是在追求时新的东西。边区时代，延安的女同志怎么妆扮，她们就怎么妆扮；现在，北京风行什么，她们就穿戴什么。她们经常乐得就像鸟儿一样。

但你也会听说，她们也有心苦情涩的年月。那时候，姑娘都姓“铁”，敢想穿和戴？即使敢想，也没有敢干的，因为整年连肚子也填不饱。这里流传着一个辛辣的故事，说是有一天，一只老鼠来到县城，转了一圈，寻不下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仰天长叹一声，头一扭便走了。编故事的就是本城人，他因此招来横祸，几乎被迫害致死。这个故事，活画出绥德人民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

而此刻，绥德街头，你听到的是两个本地人乐哈哈的对话：

“拜识（朋友）！今年光景咋个？”

“真米化谷，白面好肉，可吃美啦！哎，还要咋哩？他日本家首相能吃些甚？”

“那……为甚不给你买上块表？”

“嗨！不是买不起，是嫌戴上累事呢！”

你可以听得出来，答话人的满足感溢于言表。他四十多岁，穿件白衫子，衣领非常干净。



说话间，耳畔传来高跟鞋的声响。这两个人看看穿得硬格铮铮的女子，又啦起话来：

“这些女子，都跌进福窝窝里了！”

“谁说不是？哪个身上的穿戴不值百十块钱？”

“可她们心里的意见还多哩！”

女子听见了，不满地转过穿着浅蓝色坎肩的身子，隆着丰满的胸脯：

“意见多咋啦？人心不是北冰洋喀！”

高跟鞋撑起的，是一个燃烧的灵魂。你只要走几步打听一下就会知道，她是前年才招收下的一名工人。她使那个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厂长很感头痛。她整天喊叫着要改革。

她不是逆来顺受、眼神灰暗的“铁姑娘”，她也不是手提着羊肉往哥哥家里跑的蓝花花。她肚子里消化的，不再是糠菜豆渣，而是细米白面，有时还有罐头、啤酒。正像高跟鞋把她的躯体撑高了一样，她的精神升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她喜欢谈论一本已经揉皱了的书，那书名叫《第三次浪潮》。

她向前方走去，高跟鞋笃笃地响着。

一双又一双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

高跟鞋，使女子们身段的各部位像山河一样，隆起的隆起，凹下的凹下，有了美丽而鲜明的曲线。

高跟鞋，使山河像女子们一样，妩媚多姿，永葆青春和憧憬。

哦，红宝石似的高跟鞋，红玛瑙似的高跟鞋，红珊瑚似的高跟鞋！

哦，如此新鲜如此生动的高原小城！

不待你想下去，那边山湾湾里，传来一曲风趣诙谐的歌儿：

骑青马，过青台，
走在路上掉了高跟鞋；
哥哥给我拾起来，
羞得妹子头难抬。

那歌声，惊乱一树花翅膀雀儿，雀儿扑棱棱飞起来了……



西府倩女

汪润林

西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周之始祖在此兴起，秦之先圣在此立邦，自古人杰地灵，故尔素出倩女。而西府倩女又以岐地为冠中之冠。且听民谣：南山松柏北山宝，俏女子就数岐阳好。岐阳是当年周之国都。据史载，那时歌女成千，脂粉流河。大概是古之遗风吧，此地倩女有五大特点：俏、白、红、香、秀。那身段一个个高挑挑儿，那腰肢一个个细条条儿，那脸蛋一个个鹅卵形儿，那俊眼一个个丹凤样儿，她们不施脂粉，脸庞儿却似十五银月皙白莹晶。她们不抹胭脂，面颊儿恰像三月桃花艳艳盛开。她们若是一个人在街上或路上行走，定是一棵嫩绿的青竹；若是排成串儿上街赶集或去田里干活，定是一行迎风婆娑的垂柳。她们的穿戴或红，或绿，或蓝，或紫，或艳，或素，一律地紧紧束着姣好的腰身儿，走起路，似小舟轻荡水面，又似戏台上的小旦一般柔媚动人。岐阳女子还

有一个特点，无论老幼，一律最爱清洁。头发儿经常梳得油光闪亮，连蚊子站上去也会闪坏腿儿。逢年过节，跟集赶会，她们总要用长长的细线儿，把眉毛绞得极细极弯，把脸上的汗毛儿绞得一丝不剩，把额前的留海修剪得又齐整又平溜。她们的衣服无论新旧，一律洁净得纤尘不染。晴日，你若是漫步在银带小河或池塘岸边，远远就会听见棒槌叮当，笑语飘飞。那是她们在洗衣。蓝天如洗，水面如镜，她们迷人的倩影倒映于清澈的水中，洗衣之罢，净净的湿衣服红红绿绿像万国旗似地挂满了四周的绿枝儿等着晒干，她们此时往往浴秀发于清水之中，长发垂于水面，湿漉漉黑色瀑布一般。岐阳倩女还最善整治屋舍。庭院无论大小，一经她们的巧手整治，便别具特色。院里院外，四季干净得没有片叶微尘；屋前多栽桑树，屋后多是青槐，厅前一丛青竹，檐下一棵石榴树，井然干净有序。她们又最善烹调之技，那又薄又韧的五香凉皮儿，那风味独特的芝麻锅盔，那闻名遐迩薄、劲、光、煎、稀、汪、酸、辣、香的岐山臊子面，无一不是出自她们之手。“西凤酒，东湖柳，女人手”称为凤翔三宝，每当初夏新麦登场，秀女们便几乎一齐出动，潜藏于麦场上密扎扎竖立的麦簇之中，沙沙沙，如蚕吃桑叶，掐起了金黄金黄的麦秸秆儿，那秆儿只要上端顶细顶长之处。一到农闲，她们便一群群倚门而立，或围坐于谁家小院青石之上，一边眼瞧蓝天白云，嘻嘻拉闲谈笑心事，一边怀抱麦秆编草辫儿。奇妙之处，在于他们编时，那眼从不看手，似乎十个指头倒像长上了眼睛似的，取麦秆儿，接茬口儿，织花纹儿，蝴蝶戏花般上下飞动，不多时，怀中的麦秆捆儿便魔幻般变成了一大盘有细密花纹的长长的草辫儿，像一盘长长的小金龙盘在她们柔软的臂弯里。等家里的草辫儿积得多了，她们又银针细线，细细地缝制。不多久，一顶顶式样别致的



草帽儿便见于市井。平顶的，尖顶儿的，银白的，金黄的，带花边的，镶花朵儿的，圆形的，扇形的，各式各样，让你目不暇接。这时，那些外地草帽客商便一齐涌来云集县城街头或乡村小镇上。“嘻嘻，小妹子，你这一顶多钱?”“你给多钱?”“若是别人编的，一顶一块。你编的这，一块二。”说着又说那草帽顶儿软啦硬啦，还要捏住那俏妹子的白手儿商讨价儿。卖草帽的俏妹子听出话里有话，立时斜瞪起一双好看的媚眼儿：“一块二，买你小娘儿编的去!”客商挨了骂，并不发怒，反笑嘻嘻依旧缠着要商讨价钱。生意终于在笑骂声中慢慢达成了协议。“小妹子，下次到你家里取货，可得给我喝一碗凉水!”“嘻，行，吃奶水都行啊!”这便是临别的赠言。还有那更有心计的倩女，边卖成品边现场编制。她们往往不光缝制草帽儿，还用草辫儿编花篮，坐垫，草辫屏风，中堂条幅，小牛小狗之类工艺品。那屏风、中堂、条幅上的花鸟虫鱼，蓝天溪流，那小牛小狗、小虎小猫一个个活脱脱如真的一般动人。“这小娘子手巧啊!”四面围观的客商一齐赞美。于是她的草帽儿与工艺品一霎时便被抢光。凤翔倩女编的草帽不仅能遮阳挡雨，而且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艺术享受。戴上它，青春少年会俊增三分，童稚幼伢会更加活泼，淑女俏媳会更加俊美，年迈之人也会年轻。传说有一年一个老头刮了胡子，领着他的儿子去相媳妇。去时老头戴着一顶凤翔草帽儿，儿子光着脑袋，结果那女子反将老头误认成了未来的新郎官，弄了一场大笑话。还有另外两家财主，为争买一顶凤翔草帽儿，整整打了 40 年官司。更有一人，买了顶凤翔草帽，行路间忽然大雨倾盆。他急了，忙脱下衣服将草帽儿包住，自己反淋着大雨光着身子回家。由于突遭雨淋，回去后不几天病得气息奄奄，临终时还直呼：

"草帽！我的凤翔草帽！"叮咛儿子他死之后，一定要将这草帽儿放于他的棺木之中。



汉中女子

王　蓬

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汉中这片青绿如梦的土地养出些卓然不群的女子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我看来：汉中女子，却并非一个完全轻松、甜美的话题。

不止一次，陪同外地客人漫步汉中街头，常听其感叹：汉中女子生得柔媚、生得艳丽、让人著足回眸的频率远胜它处。竟然连首都一家权威刊物的资深女编辑都如此认为。

的确，汉中女子天生丽质，玲珑的身姿、白皙的肤色、安静恬淡、柔媚可人；但不定一个手势，一句话语，又分明显出一句“野”来，先让人一愣，随后又感到这种真情与气韵的随意流露，恰又自然地证明着她们自己。

在西安街头，汉中女子往往被人一眼认出。不完全是由于身姿、服装和语音；而是一种印象、一种尚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生气息，就像一群刚出山林的小牡鹿，怯生生的娇羞中又带着野性的胆大，无所顾忌的走动谈笑，完全无视都市女子的体面、冷静与矜持，只管鲜活生动地表现自己。

只要是三个以上的汉中女子，不管去多么显赫的地方参加体育比赛、文艺会演，或是学习假期归来，等不及放下行李，就又叽叽喳喳，用竹筷敲着饭盒，牵群结伙去吃凉皮，辣子要多、红油要旺，直吃得额头香汗津津，直吃得脸庞艳若桃花。因而人愈加称赞汉中女子的美丽与娇媚。

女子的姿色实在犹如男子的禀赋是与生俱来的一笔财富。于是，主人和客人都经常地、不厌其烦地称赞汉中女子是古城汉中的宠物与精灵，是名地名城一道不朽的风景！

只是，这种称赞过于热烈，过于随意，总让人感到很不踏实，很不可靠；总觉得汉中女子这个题目好大，一时间总难以把握准确、叙说清楚。倒是有许多有关她们的思绪萦绕不去，汇聚拢来，苦涩沉重多于甜美轻松。

二

要认识汉中女子，首先得认识养育她们的这方水土。

人不一定知道汉中，却注定知道与兵马俑相关的西安，知道区划我国南方与北方、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界线秦岭。秦岭正好把西安与汉中隔开。

坐了汽车，离开西安，仅几个小时，翻越了秦岭主脊，便算进入陕南，进入了汉中盆地边沿，于是就能看见险峻的山崖、幽深的涧谷、滴翠的山林与鸣溅着的溪水，还有漫坡的野



花、野草与拖着长尾的美丽的野鸡；绿云般的树丛有炊烟飘起，隐匿着一个村落或仅是一户人家。

再往前时，溪流汇聚成河谷，山坡上出现修长的翠竹与浓绿的棕榈，有些南方景象了。汽车猛地一颠，长出口气似的，一下驶进平地，惊醒的旅客隔窗看时：无垠的绿野涌向天边，两岸水渠纵横、田禾竞长、桔林火红、白鹭翻飞，密布的烟村不时有穿红着绿的村姑出没，一派安详。

“啧啧，这就是汉中么！”陌生旅客赞叹。

这就是汉中，但不完全是汉中。除了秦岭南麓怀抱以及眼前这片宽约 20 公里，长达百公里的中心平原，还需再往南去，跨越汉水，进入秀丽的大巴山，同样以巴山主脊为界，翻越过去就进入四川，而这边还有属于汉中的广袤的山地与密密的丛林。

这样我们才明白，汉中是秦岭与大巴山环围之中，由汉水滋润积淀的一块狭长盆地。包容着 11 个县市及 360 多万人口，可与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相比。

我们还清楚了：汉中虽属陕西，被划进大西北的版图，其实已在秦岭以南，水流皆归汇长江，进入了南方，但又不是地道的南方。因而气候、植被、物产、民居、风俗、人情都由于南北交汇而显得独特，颇似湖南的湘西。汉中在历史上曾属于一个独立的古褒国，也就是美女褒姒的故乡。至今尚有一条褒水蜿蜒于陕南的青山秀峰之间。那么，在这样一片灵山秀水，柔风嫩雨中生长起来的女子，就注定不会有北方平原女子的开朗、奔放、张扬又稍稍带来的粗砺；也不同于真正南方江浙吴越女子的纤丽、闺秀以及难免的矫情；汉中女子更多的是与家乡山水共具的一种自然与和谐，一种极为可贵的原生之美；毛竹一般婀娜的身材，明月一般清丽的脸庞，最绝的是清泉一样

的眸子，黑白分明、水汪汪的、无一丝尘埃、无一丝杂染，与青青的山峦，绿绿的丛林保持着一种和谐，一种大自然赋予的清纯与洁净。在这样的女孩身上，看不见任何矫揉造作的东西，也没有丝毫轻佻卖弄的意味，有的只是天造地化的清纯、柔和与甜美，一个真正由大自然塑造出来的精灵！

三

应该相信，当初使周幽王乱了方寸的褒姒正是这样一位汉中女子。登上历史舞台便出手不凡，几乎改变了一个王朝的命运，改写了中国行进的历史。

有说法认为褒姒"一笑倾国"是为报亡国亡家之恨，我却宁可相信是性格使然。因为陕南清纯的环境养育不出都市女子的狡黠和强悍，也绝无宫廷女子的种种城府。在褒姒眼中，周幽王的皇宫再辉煌也无法与雄伟的秦岭相比，有什么好笑呢？宁可缄默。只有烽火引来的车马鲜亮，刀戈并举的诸侯乱糟糟地跑来跑去，她觉得好玩，才发出天真的笑声！

我们得承认：汉中封闭的地域使汉中女子不能接触更广阔的天地，由于长久孤独而易痴情、易轻信、易执著、易对外部世界加倍向往，但有机会便如出山之溪水，一往无前，极少考虑目的及后果，这样又往往易受伤害。

比如戚姬，继褒姒之后又一位天姿国色的汉中女子。当年，刘邦从汉中出发与项羽争夺天下，明知项羽兵势浩大，凶吉难料。戚姬仍义无反顾跟定刘邦。大战 70 次，小战 40 次，刘邦屡败屡战，几乎丧命。戚姬毫不动摇，一直在军中陪同刘邦出生入死。直到垓下一战取胜，深得刘邦宠爱。但刘邦死后，这位只知相夫教子的汉中女子根本不是刘邦大老婆吕后的



对手，不但儿子被害死，她也被砍掉手脚，割掉耳朵，剜去眼睛，弄成哑巴，残害为非人非兽的“人彘”置于厕所，供人侮辱，命运相当悲惨。汉中洋县至今有戚氏村、戚氏墓、戚氏中学，表达着故乡人对戚姬的怀念与同情。

当然，也有外出后建功立业的汉中女子。比如本世纪30年代，出生于汉中西乡的女子刘力邦，随父亲去天津求学，接触马列，投身革命，数次入狱而坚贞不屈。建国初期即任北京三区团委书记，是著名作家王蒙的顶头上司，王蒙所写第一篇通讯即交刘力邦审阅。1993年刘力邦以7旬高龄离世，国务委员彭佩云等亲往吊唁，倍极哀荣。

再如汉中师范女学生刘彩凤，抗战时期，奔赴延安，在抗大学习后，曾在林伯渠手下任秘书，后被派回故乡从事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宁死不屈，竟被残忍地活埋，年仅21岁。

21岁的女子，正是美丽动人收获爱情的季节。遍读与刘彩凤有关史料，却只发现一处与情感有关。是在延安，一伙年轻人去首长家玩，后来写过《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也在座。谈笑间，首长夫人问刘彩凤：“打不打游击？”

当年延安男女都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于是把男女之间临时性跟谁好一下，戏称“打游击”。刘彩凤当时羞红脸面，连连摇头。

另一则史料提到，一次延安集会，毛泽东同志乘当时惟一的小轿车到场。江青也从轿车出来，大模大样，东张西望。刘彩凤竟忿然说：“也不怕难为情！”足见这汉中女子的率真！

从后来刘彩凤接受派遣，只身回乡的经历看，确还没有涉足爱情。她被捕后，遭受严刑，曾有一次生还机会：即答应做县长姨太太便可出狱。这被理想信仰燃烧的女子断然拒绝，宁可让美丽的肉体被活活埋葬于冰冷的泥土，为汉中女子塑造了

一尊刚烈的雕像！

四

在漫长的岁月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参加改朝换代，辅国封疆等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尤其宋、元之后，政权北移，古都西安尚被冷落，何况汉中！

少了许多战乱流离，大起大落；同时也就缺了一茬茬钟鸣鼎食，将相王公之家带给女性那种富贵之气与大家风范。汉中人尤其女性对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由于陌生而畏怯，宁可去过风平浪静的平淡日子。

幸而早年汉水航运畅通，夏秋水大时汉口的机帆船常结队而来；加之穿越秦巴大山沟通中原与大西南的几条古道，给沿线不少人家以开馆设店，投身商业的锻炼。尽管由于货物临时聚散，商客的暮宿朝行，没有形成鸿商巨贾，但很多人家由于女性的介入，由于她们的天生好客和对商品的敏感，少羞怯，多明快，当然也不乏精明与小狡猾，加之灵巧与轻盈，柔媚与和气，投入本钱不大，很少失算，收入稳妥，不但使自己能过殷实安稳的日子，也给水运与古道经历的城镇带来相当繁荣。前几年拍摄《栈道》见到过不少延绵几华里的镇街，几乎无家不商，灯火彻夜不熄。

拍摄那些古道镇街，常有当年的女老板、女掌柜争相叙述当年情景，从她们犹存的风韵不难窥其年轻的风采。

不过，秦岭与大巴山还是过于广袤了，因而绝大部分人家仍远离尘嚣。贫瘠的山地，孤寂的岁月熄灭了多少年轻女子的多情与热烈。命运对她们太不公正，仿佛来到这个世界便注定要承受打击与厄运！



大山深处，生计艰辛，男人出山伐木、割竹、狩猎、采漆，常有遇险致残事情发生。男人瘫在床上，顶梁柱顿时倒塌。女人注定也落泪悲伤，也呼天嚎地抱怨命运，完了撩起衣襟擦干眼泪，胸脯仍抽泣着赶紧为男人治伤，为一家生计奔波，实在过不下去，也只有牺牲自己，再招个强壮男人上门，来支撑这个行将倒塌的家庭。

此谓“招夫养夫”。人虽不见笑，但在两个男人间周旋，把老人送终，把孩子养大，其间全凭妇人聪明，忍辱负重，把一生的义务与责任进行到底。

这让人叹息的事情并非遥远，阶级斗争年月，邻村一位青年蒙冤入狱，他的妻子，一个腼腆秀丽的山区女子，平日见人低头一笑，如此纤弱，如何承受沉重的一击？岂料，竟突然变得坚强，别人收工后在烈日下再拔一筐猪菜，夜间才打米磨面，缝补一家衣衫；甚尔，为了一双儿女两位老人，春荒粮不受刁难，工分不被克扣，默默承受了恶棍式的队长长期霸占，就连开一张看望丈夫的介绍信，也得忍受会计的调戏！茹苦忍辱，整整8年，直到把一个完整的家庭交给丈夫。

再是运动当中，亲眼目睹那些识字不多的乡村女子在森严的批斗会上奋不顾身扑上去保护自己挨打的丈夫，不惜引来如林的拳头和震耳呐喊，坦然和丈夫站立一起共同挨斗，共同被罚干脏活苦活……

这些往事，不仅当时使人震撼，至今想起仍不平静。因为我怀疑自己有这样的勇气，会为脸面、后果顾虑重重，也许这样于事稳妥，但注定丢失的是一种骨气，一种精神，一种对亲人的直接支撑。所以，至今回到村里，看见当年那些刚烈的妇女，看着她们横添的皱纹，飞霜的双鬓，内心仍深含敬意。

的确，不少汉中女子，外表纤弱，内心刚毅，遇惊不乱，

遇事果敢，也尊人伦，也守古训，甚尔目光比男子更显长远。

乡间许多妇女，并无多少文化，讲不出深刻道理，生活经验却告诉她们：认真做人，清白做事，荣华富贵皆过眼烟云。如遇丈夫升迁，儿女远行，一家人欢天喜地，唯她仍在灶间忙碌，不定突跳的眼神掠过一丝预感，于是委婉提醒丈夫，告诫儿女，无形堵塞多少隐患！

仅小学毕业的村姑，把左邻右舍，公婆姑嫂关系处理得滴水不漏，恰到好处。并非没有矛盾，关键善良聪慧，掂得出轻重，顾得全大局，凡事宁可委屈自己。这类乡村女子的器局，见识及气度真正如《红楼梦》中所言："世事洞察为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

五

逆反心理，人皆有之。汉中盆地相对封闭，使得汉中女子易生梦幻，富于联想，最具性灵，恰恰合乎她们日常从事的生计。

每年清明，桃花水漫溢，灌得层层梯田晃若明镜，早有一排村姑在田边站定。田块若大，便要事先栽一趟标秧割方，常是两个年头最小的女孩，高挽裤脚，一派伶俐，各站大田一角，互看一眼，再不抬头，手握一拳高的嫩绿秧苗，宛如飞针走线，转瞬相接，竟如墨线弹出一般笔直，赢得满田喝彩。

再是采茶，也一律由女子承担。一场春雨，茶树绽开雀舌般嫩芽，憋闷一冬的村姑喜笑颜开如临喜日，个个穿红着绿，手提竹筐，进入一碧如洗的茶园，灵巧双手宛如蝴蝶在枝头翻飞。任凭科技如何发达，愈是名茶，愈讲究手工采摘。汉中近年名茶辈出，其中秦巴雾毫，公斤千元，远销日本，实有采茶



村姑一份功劳。

凡来汉中的外地客人，无不去棕藤竹编市场徜徉，那儿产品之多、之齐全、之灵巧、之精细，让人眼花缭乱。

举凡桌、椅、床、席、帘、枕、垫、书架、茶几、沙发还有名闻遐迩的汉中棕箱藤椅，即便一只小小竹筐也极考究。青篾织边，黑色斑竹正好做盖，玲珑小巧，色彩谐调简直是艺术品。

岁月悠悠，几乎每个村寨都拥有一批编织能手，暗中较量，一比高低，不时推出新的品种、新的花样，在一种古老的谋生手段上做尽了文章，用尽了心计，把汉中女性的尺长寸短发挥得淋漓尽致。

汉中曾举办过民间美术展览，印象至深是类似刺绣的架花。即在日常用的门帘、窗帘、枕套、枕巾等日用品上绘绣的简单图案：摇头晃脑的水牛、盯着飞鸟的花猫、一边飞翔一边回眸关注小雁的大雁，无不朴拙天真，气韵生动，这些架花的作者都是不知姓名的农家女子。

六

社会前进，时代发展，必然给汉中女性至深的影响。毕竟不在京都省府、通行要塞，汉中女性每前进一步也就伴随着加倍的否定与摆脱，步履也就格外艰辛沉重。

一位女教师的经历极典型，极说明问题。十多年前，在一个山镇书店偶然遇着她：修长的身材，秀丽的脸庞，真正一汪清泉般的眼睛，一个足以让人驻足回眸的汉中女子。

由于书店营业员与她同学，我与她有简短的交谈。她很局促，清澈的眼睛不时掠过忧郁的阴影，接着就匆匆离去，让人

深感惊诧。

书店的营业员看着她走远的背影感叹着告诉我说，这位女教师从小各门功课都好得让人嫉恨，就是出身不好。前些年高中毕业在山区就不得了，别人都由乡里村里安排了，就把她搁下，整日出坡干活，山里活苦，照样往山顶背粪，照样夜间守号（夜里在山坡看守庄稼，以防野兽），还经常受气。

后来村里一位出身过硬当民办教师的青年同情她，做通各方面工作，让她当了民办教师，自己甘愿当农民。出于感激，出于环境，她成了那位农民的妻子。

但这女子从小心性就强，民办教师啥都低人一等，她不甘心，几十名民办教师，就她考取了教师进修学院。

丈夫不答应，因为他还在当农民。她硬着头皮上了大学。每次回家都要无缘无故地挨打，打得极歹毒，用山区倒勾牛刺条，抽得浑身都是伤痕，无论怎么热的天，她从不穿裙子，老穿长裤，免得人耻笑，但人都知道。她出来一会就得赶紧回去，要不又是一顿打……

“为啥不离婚?”

“她觉得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再说这地方，离婚的女人还想活么!”

带着无尽惆怅离开山镇，女教师的遭际与眼睛中的忧郁让人难忘!

去年，偶然在报上见着省教委在一处游览胜地举办夏令营，并表彰全省一批先进教师，我在名单中发现了她，地址姓名均相符，注定是她。让人深感欣慰，这位女教师的缄默与忍耐，努力和奋斗，总算获得社会承认。也许还有别的价值标准，但如果不是社会进步凭考试升学转正，如果继续向无知的学生灌输阶级斗争而不是举办夏令营，女教师还有出头之日



么?

另外一位山区姑娘就比较幸运。她生活的地方荒凉得像与世隔绝，离本来就在大山中的县城还有 170 公里。惟一能让人想像的是 1200 年前给杨贵妃送荔枝的古道曾从这儿擦边而过；她惟一能够也爱好的事就是读书；幸而父亲是当年支援山区的知青，支持她读完小学、初中，又去县城读完高中；成为全县考取的三个大学生之一，大学毕业，又读研究生；最后石破天惊，竟然考取了留英博士生。从专业考虑，这位从大山沟走出的汉中女子定居英国，成为皇家科研机构的一员。

汉中女子确有极大的可塑性。封闭倍促开放，据说仅深圳便有汉中女子四千余人。一位乡村同学的黄毛丫头，去了几年，竟然进入白领阶层，管理百名工人。

汉中有名的夜市一条街，千家店铺，非女莫属，刚在京沪穗蓉上市新装隔日定在汉中街头出现，今日汉中女子服装之新颖、消费之新潮，常让省城客人惊讶不已。

面对这繁复现象，尤其对女性——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去新作评价，会显得匆忙、显得力不从心、宁可缄默、宁可拭目以待。因为，社会与时代发生的变革对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与民族来说都不过刚刚开始。

陇乡闺情

白恒玺

陇乡的闺情是从黄土里长出来的。就像八月麦收地里的新韭一样，忽然生出在一场夜雨之后，让你欲掐不能，欲走不忍，有一种醉入黄土朝天打滚的感觉。陇乡的憨后生们，常常有这种幸运。当他们偶然地路过杏树下的路旁，忽然有几颗黄杏掉下敲打了他的头。他向上望去，绿荫里的树杈上扔下一串粉红色的笑声；当他路过泉边要上山去，忽然一副沉重的水挑压上了肩，却有脆脆的一声“不许回头”；当他送完了公粮骑着自行车带着架子车空了粮口袋鼓了钱口袋乘着凉爽的月夜回家的时候，他忽然觉着车座上沉了，这时候有一个水津津的绿萝卜随着一股雪花膏味送到他的口边，他咬过一口就觉得车子一下子轻了；还有胆大的后生在瓜棚玉米棚过夜的时候，那枕头底下会突然冒出一双做工精细的绣了并蒂莲的工艺品鞋垫。

这时候，闺情就从杏树上掉下来，就从水挑上压下来，就



从水津津的绿头萝卜里渗出来，就从鞋垫上的并蒂莲里开出来。

可这时候闺情还像包得严严的饺子，你不知道里边是啥馅。这饺子在姑娘们的心里煮着，没有煮烂的闺情是揭不得锅的。

小伙子要是接了鞋垫就猜。猜准了，这闺情就落地了；若猜不准，这闺情就可能要飞。并蒂莲开出的闺情注定要经受一番风险。

凡明示的闺情，接受了的人是要吃阵子"辣椒"的。因为小伙子往往受宠若惊，前去缠那拿杏儿打的、拿水担压的、拿绿萝卜润的人儿。那人却会忽然不认识你，处处找茬骂你猪三狗不是，集市上碰着了，躲若仇家；上家拜访，藏若猫匿。你会十天半月照不着女子的面，更甭想说几句早已想好的话了。你若坚持不住，心凉了，退缩了，那你就全完了。因为这时候，姑娘最注意你的一举一动。路人倒了你不扶，陡坡上车你不帮，路见长辈你不拜，脚踩牛粪你不捡，姑娘就哭说瞎了眼，那你就真正成了废材。

陇东俗谚：黄花菜干了才香汤哩。

女子躲你，那是喜你。

女子骂你，那是挂着你。

女子哭你，那是疼你或者恨你。

恨了从头开始也会变疼哩。陇乡女子瞅人眼里有水水哩。好汤一口味长哩。

当你终于捱过了晾，捱过了骂，那姑娘就不跟你说话了，那眼睛跟你说哩。

当你明知了姑娘的闺情向着你，你可别乱动哩，新韭最怕踩蔫哩，锅里的饺子还没有煮烂哩，馅儿你不能尝哩。姑娘的

闺情向着你了，你得赶紧托人提亲。姑娘的父亲有着准备好的难题，你得有最完美的答卷。那彩礼钱是姑娘尊贵的身份，你不能被吓倒吓退。当着岳父母的面，你得说："我认，我有力气。"当你心里沉沉地刚出门，你就听姑娘说：

"爹，妈，你就不心疼你闺女，彩礼钱等你外孙再孝敬二老吧！"这时候，你会听姑娘的爹大着声嚷：

"他妈的，没过门胳膊肘就往外拐！早点滚到你男人家里去！"

姑娘和爹妈都笑了。这彩礼钱是说在嘴上的，更主要的是爹妈为女儿的心要落到实处的。

爹妈的心落到实处的时候，姑娘就要出嫁过门去了。过门的那天，姑娘嚎啕大哭，爹妈却偷偷地泣。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姑娘却会甜蜜地笑。



花 儿

——关于青海湖的日记

吴景娅

去青海湖之前，我给一位久未谋面的女友写信，在信中我以少女的情怀和稠浓的油彩向她描述了自己关于那座中国第一大咸水湖的许多想象：我让辉煌在南方乡村三月的油菜花弥漫在八月的湖畔；让成群结队的水鸟滑过水面时掀起琥珀色的幻影，像惊鸿一瞥后的袅袅余音；而湖心是凝重又矜持的藏蓝，然后是石蓝、孔雀蓝、灰蓝、到湖心只剩下被娇宠得顽皮的浪花，一簇一簇，雪白雪白的，如果能从高处去鸟瞰，它定会像一只悲戚的眼睛溢出的泪水，那是一只走失了的孤儿的眼睛，终日在高原上落寞地凝望着天空，广袤的湖泊就变成一支有名的圆舞曲——忧郁是蓝色的。

我到西宁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说：来晚了，已错过看鸟的最好季节。告诉我的人是旅馆年轻的女服务员，她的脸盘满月般地舒展和宁静，一对豆荚眼实在好看，微笑起来下颏就出

现一弯生动的美人沟，整个神情像浴过水的月牙儿，单纯而亲切。这是这几天我流连在青藏高原常常能见到的女子形象……我就告诉她，我来西宁不单为看鸟，也是来看像她那样的美女的。的确，对我而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除了为一些湖光山色、名胜古迹所吸引，独具风情的女子更是一道令我折腰的风景线。美丽的女人对于一座城市如同清溪于山岳，明眸于龙蛇。想象不出一个充满丑陋、粗俗的女人的城市将是如何的晦暗无光、平庸而死寂。一位多年前去过重庆的男士，在抱怨重庆山高坡陡行路艰难的同时却以更加明媚的语调赞美重庆女人的漂亮，并无意中道出了重庆人口众多的某种秘史。他说，重庆之所以在那样恶劣的地理环境中挣扎成千万人口的泱泱大城，或许就是美女如云能让男人能坚持下来并且情难自禁吧。

其实，重庆的女人不仅漂亮而已，漂亮里更有一种妖媚，注意观察便可发现，重庆女人多相狐——玲珑的瓜子脸，细而长的秀眉下，眸子小而灵活。眼角是临着风的飞檐，勾人心魄地翘起，斜着瞄人时便有不可名状的风流感和挑逗性，所以，重庆女人的漂亮如同灼灼的罂粟花，这或许是近山又近水的缘故，这种人对环境的双重适应往往会使人水性杨花；与重庆反差极大的西宁，日照的强烈，土质的干燥以及湟水的浑浊都不具备盛产美女的条件，走在西宁的东西大街繁华处，也难碰见一位沉鱼落雁之貌的女子令你屏住呼吸，驻足良久。

也许就是没有这样夺人的大美，西宁女子是沉静的——端庄质朴的圆脸上，笑容恬淡又善良。那种自然之态，淡泊之态如一些个高贵的天鹅微微扬起自己美丽的脖子在湖泊里悄无声息地起起落落……我不知道这种神情的形成是否与同样沉静的西宁有关，这座远离国家权力、经济文化中心，又不像拉萨和乌鲁木齐那样撞出风头的边陲省城，自有自己的节律和修养，



如佛悟于菩提树下，丘醒于逝水之前，所有的风都散发着清凉的、散漫的、平和的气息。当这种气息传递给人们，尤其传递给女人，便似所罗门为耶路撒冷带去了雅歌，那些女人啊，那些驿动的百合，不就成为至善的美丽，能不让你怦然心动？……

有着美人沟的女服务员显然为我的赞美打动而变得神采飞扬，因为女人看女人往往更有不带功利性的真实和准确。她替我仔细画了张旅游青海湖的线路图，用蓝笔勾勒湖泊，红笔勾勒周围的山峦、草原和鸟岛，那蓝红线条之间的关系，怎么就有些像花和花瓣，握着图，手里仿佛就藏了朵正绽放的花儿。她还告诉我，鸟岛有她爸爸开的旅舍，“是我男人的爸爸”，突然又红着脸补充一句。

八月，对于敏感的鸟儿来说，已嗅到来自北方的寒流，急冲冲地扶老携幼开始了向南的迁徙，……而我们却又逆着鸟儿迁徙的方向，由南至北去寻鸟儿曾经的居住地——鸟岛。

从地图上去看鸟岛仿佛是被青海湖拽在身后的愣小子，又如一枚拖着长尾巴的彗星深深插入湖的一隅。而这一隅，遥远得让所有从西宁来寻它的人要花上整整的一天时间。这就是美丽所在，总是令人为之奔波劳顿。

由灰色的市区向褐色裸露的田野，再向青翠的高原，色彩在风中悄然交替着，愈变愈轻。雾挟裹着山峦而来，全是女人般柔和蜿蜒的曲线，流畅在湿漉漉的迷蒙中，如梦，从这头滑向那头。整个人也随着山势在滑行，也如梦，从白昼滑向黑夜……有蜜蜂出没的山谷，种植着青稞的阔地，还有溪流和浅坡都指引着不可遏止地向上……向上，向高声部急驶——日月山，仰头去望，正如两具硕大而威严的祭台从最端处訇然坠落下来……

真正爬上日月山，又发觉它无奇得可亲，无非是人工摆弄出的石堆，上有斧凿出的亭台，而仅仅残存的意味是它们被山口的狂风离间成两堆——彼此多情又愁怨地张望着的日山和月山。在栖惶的阳光下，生长在它们头顶上的乱石和经幡都有一些奔腾的动感，高山流水般的。山下有土疙瘩垒起的围子，围子里有帐篷，帐篷里有婴儿的哭泣在寂静的空间放肆地喧嚷着。

就这样草原来了。从日月山俯冲下去，广袤的草原正温顺地蹲在路边等我。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骤然的相见——与自己期候和神交多少年的爱人，我应该古老得骑一匹白马来看它。可惜我只能把手伸出窗外，即使这样，即使迷离的天光、斑斓的风全在为我搭桥，可是，可是，我离它们依旧很远……那些在无边无际的空间和时间里无拘无束荣枯的绿色，那些固执地在绿色家园中点亮自己紫色蓝色红色或黄色的花儿们，那些在丰草和鲜花的簇拥间心满意足生存着的绵羊和牦牛……我只得眼睁睁瞧着它们潮水般地涌来，步履优雅而欢欣，却又在我无法握住的一瞬纷纷离去……我只得撒手，知道无法占据所有的美丽和心爱便只得往前走，不管再碰见什么……撒手时我又要感谢上帝没让我成为浮士德，那位终于没抵挡住美丽的诱惑，让其永远的静止，结果也永远失去美丽的撒旦的俘虏，因为我们来到了倒淌河，一条不可思议的河。

准确地说，我见到的它已不能称为河而是几尺宽的河沟。在辽阔的草原上，它的存在已是一个惊喜，况且还以那样奇异的形式——清澈透亮的水蹑手蹑脚向高处流淌，遇上卵石了，便急湍起来，生出薄薄的水雾，有了几分缥缈，倒像一缕婀娜的炊烟多情着要上天去似的。而倒淌河边却是安静的，连只汲水喝的狗也没有，河里的鱼就丰盛，一群群趴在草影下不动、



伸手擒它仍然不动。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听见“花儿”。我不知它从哪里飘来的，就像我不知道倒淌河哪头算它的开始哪算它的结束。我站起身来，听到“花儿”在头顶上盘旋，温柔而矫健又掠过我的脸颊和河两旁灿若繁星的野花，充满了凉意和惆怅，宛如某些故事刚鸣奏起了序曲，就听见司机在喊：上车了。

我无法离开“花儿”营造出的氛围，那细若游丝的歌声始终追逐着我，很经心地触及我，再细腻地抚摸、缠绕，我的口已不能言，手和脚同沉浸于水，凉意和惆怅由下至上。

带着对“花儿”的怀想，我见到了青海湖——那座多次用幻梦的异彩为自己和别人描绘过的湖泊。奇怪的是我并不狂喜和情不自禁地尖叫，不像我第一次见到九寨沟和张家界一样……我只是轻车熟路地走到它身边，用手掬一捧微咸的湖水，喝下去，呛出苦涩的泪水出来，再掷出一枚石子，看它在那冰冷的蓝色上舞蹈……直到我在湖边见着它们——海洋般宽广的、狂放的油菜花，我才晕眩起来难以自持。那是怎样聪慧而富有审美情调的造物主的杰作啊！蓝色的湖作了恢宏的背景，沉静的一环一环紫色、粉色的花们在前面做朦胧的帷幕，主角轰天动地地登场了，全是容貌平淡的油菜花，一枝、两枝、千枝、万枝地拥挤在一起，便是气势磅礴的美丽；以粗犷得有些蛮不讲理的方式冲击着所有的矫揉造作，合成了高原最明媚的阳光……

我在这片阳光中被一只烦躁的蜜蜂狠狠地叮了一口，刹那，整个头似乎是整个地球都刻骨铭心的晕眩和疼痛。其实蜂儿勿须妒我，强烈的色彩已刺激得我的眼睛色盲起来，世界再次在我的视野里变成清纯的黑和白……好心的司机在找去我眉下的蜂刺儿时，竟不可怜我渐渐隆起的青疤而叹息起那只丧失

理性的家伙：又是一条生命。这就是草原的原则——任何生命至高无上，包括“花儿”歌唱着的野花和歌着“花儿”的芸芸众生。

“花儿”就这样过来了。骑马的少年郎十一二岁，黄军帽蓝衣衫顽皮又腼腆。说唱“花儿”，斜下身，左手托耳呀呀就吼开了。我知道“花儿”是流行于青海、宁夏一带的一种民歌形式，像陕北的信天游和广西的采茶调，然而却文静于前者粗犷于后者。它常用于述说男女之情，其词其谱其调都是随心由境而造，汩汩流自最寂寞最淡泊最宁静也最炽热和激烈的人儿心底，惟其是情感的交待和灵魂的哭诉，是穷困的生活与丰腴的想象不可言传的结合，才只能生长在空寂、荒僻却辽远的地方，像那些花……

从鸟岛回来，天已擦黑，车抛锚在一个叫黑马河的小镇上。小镇为汉、藏、回杂居地，除了呼啸而过的车辆，人的确很少，且都喜欢蹲在屋檐下，黑乎乎的一团凝固着，只有成群结队的狗欢快地在街上跑来跑去。我在这里最后一次听到“花儿”，或许说“花儿”选择了这里来与我告别……如果不是她那双灵活、明亮的眸子在暮色中熠熠闪烁，我是不会注意到她正在唱“花儿”。她的衣衫褴褛，色彩芜杂的袍子满是沙土，枯黄的两条辫子上顶着一破朽的毡帽。她的“花儿”没有最初听到的那种粗犷和苍凉感，更没有少年的俏皮……而是激愤，激愤得有些歇斯底里，像地下喷出的岩浆滚烫滚烫向你碾过来；又像森森大火，呼丝丝疯狂了的火，有着邪恶发泄的力度。她回过头看我，竟肆无忌惮地嘻嘻笑起来，眼泪还噙在眼窝里的那种笑……又是狂笑，嘴里似乎在叫骂着什么，骂到得意之处又愤世嫉俗地高喊起“花儿”……再回头看我，眼睛是黑夜里的星子，寒寒的放着光……她所有的叫骂和“花儿”我



都听不懂，对这个疯疯傻傻的异族女子来说我只是过客，倏忽间便在她视野里消失，就像今生我无法与她再相逢一样。只是我不明白在如此明丽宽阔的蓝天下草原上，在如此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方式中，人怎么会疯狂，哪怕为了爱情……

其实，我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踏进鸟的家园，我不过在鸟岛有花和礁石的地方远远瞧着它们，依旧在飞翔，哪怕寥寥几只。后来我听到真正接近它们栖身之地的游客讲：那儿死鸟比活鸟多。一片片白色的尸骸，炫目的银光全似被扼杀了的月色，失落在蓝色的湖畔边、橙黄的沙滩上，全是死亡的狼藉。他们还讲：所有倒毙的鸟儿都呈现出一种奇怪却动人的情景，成双成对，或是雌鸟在上雄鸟在下，或是双双并息，不知谁为谁死……

说这些话题时，时近午夜，汽车仍气喘吁吁地爬行在回西宁的路上。黑夜抹去了周围的色彩，那一切让你惊叹的、狂喜的、痛苦的思念，都变成酣醉的梦呓——有着美人沟的女人，女人勾勒出的草原和花，还有无法勾勒出来的“花儿”。在高原上，究竟什么最重要？是水、草、牛羊和代表力量的男人，还是宗教、鲜花、歌声和女人？宗教在路上走，一步一磕头走向拉萨；鲜花在湖边开，代表生命的女人孕育着“花儿”，“花儿”也孕育着女人。……而这一切只摇曳出布满春色的马灯，照着半个世纪以前的某个晚上，照着年轻的王洛宾和那个多情的马店老板娘五朵梅……“玫瑰花儿谢了，东捞西捞，它还是漂走了。”不走的是王洛宾，“花儿”留住了他。

然而什么留得住我们呢，一个个浮躁而世俗的灵魂，靠那些优美的女人、草原、花和“花儿”么？靠这些把平凡的人生升华进天堂的东西？我再次不能言语了，仰望高原夜空里无比

硕大明亮的星子，向我飞驰而来的星子、忽然想提把猎枪把它们击落下来，看看滴在地上的是鸟还是泪……



西北女人

李玉真

不知有多少次从青藏高原的柴达木大戈壁回重庆，都是我的中学同学玉华去火车站接我，因为她不想让我的父母看见我“一副西北女人的模样”而心酸。她的女性审美很不错，有一双将色彩、形状搭配得天衣无缝的美丽的眼睛，有一双裁剪制作的巧手。多少次我都是先在她家洗去一路风尘，再由她打扮还原成川女，然后才回家见父母。想来，这情景倒有些像农村的儿媳妇第一次到城里见公婆。

我知道什么是“一副西北女人的模样”，我并不在乎。柴达木的日照时间长，脸上被太阳老人画了一副黑中透红、红中呈紫的“高原风景”；柴达木的风沙大，风鞭沙绳在脸上抽下了一片粗糙的“戈壁滩”。如此而已。曾经家乡人还很羡慕地说我“比在家时血色好，健康多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乐意接受柴达木养育的“一副西北女人的模样”。

那一年婚姻破裂，我才有了回归故里的想法，并且接受了家乡重庆对我的接纳。可是，上海《文学报》首次命题文学征文时从全国26000多篇作品中选出5篇一等奖，其中有我的一篇，青海省电视台邀我改成电视剧，接着要在青海拍摄。这是我对柴达木付出的心血所致，我自然要放弃内调的机会。

很快跨入苦战柴达木的第20个年头，经重庆市人才交流中心审查后介绍到一个报社，我又放弃了这个机会，考入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就读。毕业后我又义无反顾地回到柴达木。

后来，玉华见了我再不劝调动的事，其他中学的同学却摇着头说：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

也许，不可思议。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人各有志，人各有爱。30多年来，有多少南方的、北方的女人在这里生儿育女，开拓进取，同样撒下了欢歌笑语，同样收获了春华秋实。尽管，有许许多多南方的、北方的姑娘变成了西北女人而默默无闻，但她们依然像骆驼草一样用根须紧紧地抓住这片戈壁，眷恋这片戈壁。

青海油田有一位女教师叫王韵琴。山东青岛人。1955年12月，17岁上高中的她，响应祖国“到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与50多位同学（其中有17个姑娘）一起随青海同田招工人员乘火车到西宁，住在南山寺破庙里参加测量培训班学习。后来分到110地质队。次年5月，乘着绿色的尕斯车到柴达木。在西宁学习时只是想家，一个女同学掉泪，全体女同学都会哭。但是，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西北人的感觉。启程前，当她穿上羊皮大衣、狗皮靴子，沉重得走不动路时，她才感到自己是十足的西北人了。一群青年像羊羔一样挤在车上，开进柴达



木。看见茫茫戈壁荒无人烟，有了苍凉的感觉，但不悲凉，她认为最艰苦的地方有她崇高的理想。一周后到一里平，狂风沙暴第一次袭击他们，戈壁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什么也看不见，无法开车，更无法在外面支行军锅煮饭。每人发了一个面包，与沙子一起咽下。他们被困在车上，整整一天。这一天，就像在大海里翻了船，睁不开眼，连呼吸都困难。风沙过后，姑娘们像戈壁一样粗糙了。就这样，一天太阳一天风，近一个月才到柴达木中部的南八仙。从此，扎下了帐篷，安下了"家"。

进了柴达木，姑娘小伙都一样，每人发一部仪器，每天背一壶水、两个馒头，走戈壁，爬荒山，搞测量。水很宝贵，靠骆驼运来。有时找不到水源，二十几天不洗脸不刷牙。慢慢地，她们习惯了那种生活，一天测量归来，倒下就可睡着。有一天晚上刮大风，帐篷刮倒了，王韵琴和同住的一个湖南姑娘都不知道。天亮了，把队里的小伙子吓了一跳，以为她们憋死在帐篷下了。她俩醒来之后，却很高兴，说昨晚真暖和呀！王韵琴一边收拾帐篷，一边编顺口溜：吃的是黄花木耳加沙子，顶的是小风大风和狂风；柴达木的姑娘像小子，帐篷塌了还在做美梦！

王韵琴是吃鱼虾长大的，在野外只能常常念想着，作精神会餐。可她有时也忍不住问管理员：什么时候能吃上鱼呀？那一天，管理员说真的带来了干鱼，过节吃。国庆节终于到来了。为了节日，也为了能吃上干鱼，那天从野外回来，姑娘、小伙围在一起又是唱又是跳。没有乐器，就敲洗脸盆伴奏。那天，王韵琴跳得最欢。

柴达木的地质普查，是姑娘和小伙子一起完成的；柴达木神秘的面纱，是男人和女人一起揭开的。而青海油田在柴达木办起的第一所学校，共 4 个教师，全是女性，连校长也是女

性。1961年，学校在冷湖成立了，一个活动板房里分隔成四间教室。从此，荒凉的戈壁上有了女教师讲课的声音和朗朗的读书声。王韵琴教四年级的语文、美术、音乐，全班只有5个学生。

后来，王韵琴去大庆4年，又返回柴达木，安了家，直到退休。她认为，西北条件差些，柴达木十分艰苦，但能牵住人的情。许许多多的女性也都是为了这份真情，一辈子在柴达木，在西北。现在，柴达木的油田已有了三代女性。石油女性在西北辽阔的土地上是一群心香与油香飘然不绝的女神。

或许，因为西北女人的存在，西北女人与大自然交融而呈现人类原初的审美提示，使女性美总是那样地炫烨在上。50年代，著名诗人李季走进柴达木，就对女性予以赞美：

> 四川姑娘上昆仑，
> 身背标杆脚登云。
> ……
> 山顶摘星当花戴，
> 云雾纱巾缠满身。
> 若问人间谁最美，
> 姑娘应是第一人！

想来，西北女人这个群体是很神秘的。女人是水，天下千万条河流都是从西向东，从高到低，一日千里不回头，西北女人却是从东到西倒淌的溪，是在地球上寻找高点的江。她们用生命滋润着那片干裂的土地。女人是花。有的花喜爱和风细雨，有的花喜欢雪凝大地，西北女人却在风沙里常开不败。西北色彩单调，有了西北女人，才变得五彩缤纷。



西北女人不只是水和花。

在柴达木找油找气的女科研工作者孙子华还有一双穿过地层的神奇的眼睛。1987年，她在前人三次解释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穿透”柴达木东部台面构造，发现了前人勘探、研究十几年未曾发现的地下天然，建议钻井，果真获得高产气田，使柴达木成为当时我国石油天然气勘探战区十个重大突破区之一。1997年，经过油田的开发，台南的天然气已由地下管道输送到了柴达木东南部的格尔木市等地区。

西北在发展。西北的发展离不开西北女人。

西北还有许多地方很荒凉。有条件，西北女人可以很现代；没有条件，西北女人可以很原始。1996年6月，一位叫黄海霞的柴达木油田女性写了一篇文章叫《水源女工》。在柴达木，有一片戈壁叫冷湖，离冷湖四号构造30公里的戈壁荒滩上，有一个水源泵站，6名工人全是女性。她们远离人的世界，孤独、寂寞，耐不住时，就想宣泄。有一天，她们终于想出宣泄的方法来。一个说：来，我们大声喊，看谁的声音大。其余几个马上同意，喊了起来，啊－啊－啊－。声音像喷水一样很快就被空旷的戈壁、长空吸了去。她们再喊，喊得热血激荡，脸红如醉。黄海霞写道：“喊着喊着，她们笑了，说，这真好，无拘无束。我们这样喊，没人把我们当成疯子！”

西北女人，在被人遗忘的原始洪荒之地，保留了原始古朴与粗犷的性格。在那些人头攒动的大城市，挤来挤去挤走的是人的纯真，那许许多多水源女性式的西北女人正头顶圣洁的天，脚踩圣洁的地，胸中拥有一颗圣洁的心啊。

青藏高原在西北，世界屋脊在西北，西北顶起了中华民族的蓝天，其中，有西北女人之力。

我心中涌动着一支歌，它叫《西北女人》，我唱给祖国的

高山、低谷、江河、荒漠、唱给女人们和男人们：

我说着地道的家乡话
甩开男人走西口
我说着家乡味儿的普通话
拉着姐妹走西口
我牵着会唱花儿的娃
在黄土坡上大步地走啊

狂风吹裂了我光润的脸啊
春水皱皱
黄沙磨粗了我纤细的手啊
干河沟沟
寒风包裹了我婀娜的身啊
烈日晒白了我乌黑的头啊
发丝悠悠

水还是水啊
女人干不透
花还是花啊
春去又争秋
我有男人的刚强
也有女人的温柔
我有少女的童贞
也有母亲的宽厚
我把婀娜的身留给夏啊
我把乌黑的发留给娃



我把泪水送给天上的云啊
我把热情送给高坡和低沟

男人流汗我流汗
要流得河水滚滚裹着风沙走
男人不唱我还唱
要唱得河水倒流黄沙塞满口

黄土高坡　戈壁荒漠
雪山草地　森林江河
离不开女人离不开我啊
西北男人　西北开拓、西北历史　西北辉煌
离不开女人离不开女人我啊

寂寞柴达木（节选）

刘元举

打　扮

有句古语，叫做"女为悦己者容"。说的是女人的打扮都是为了喜欢她的男人看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女性，她们不惜重金购买新派时装，如果没有自己喜欢的男人夸奖她们，大概她们不会有这份着装的雅兴。越时髦的女人就越是渴望她们的打扮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但是，在柴达木的女孩子中，其着装打扮却有着另外的意义。

花土沟位于柴达木盆地的最深处，地图上标记的是茫崖。花土沟是石油工人取的名字，顾名思义，此地油沙山多有沟纹，那沟纹呈蛇状盘绕层层又叠叠，盘绕出一些奇形怪状的花纹图案。这些图案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美丽生动可言，我愿把它



们喻作老人的皱褶，每一道所呈示的都是沧桑，都是衰迈，都是悲凉。因此，我觉得这种环境很不适应人的生存，特别不适应女孩子的生存。因为女孩子一般都很看重自己的皮肤，而这里的干燥缺氧的气候是最易损伤皮肤的，怎么可以想像一个嫩藕似的女孩子成年累月在这里接受高温的烘烤、接受大风沙的冲刷呢？我在这里只不过呆了一周，而当我照着镜子一瞅，我发觉我的皮肤粗糙了，口唇干裂渗出血丝，显得苍老了好几岁。所以，我对朋友们说柴达木是一个能够使人迅速衰老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没有老年人。我曾经觉得奇怪，满街找不见一位老人，40来岁的我到了别的地方，我一直被视作年轻人，可是，到了柴达木，我就一下子成了个实实在在的老大爷了。每到一个场合，彼此介绍一番，我明明觉得对方比我年纪大，却不曾想，一问年龄，才三十几岁。他们的面部皱纹已经很深了。于是，我意识到了，花土沟是一个苍老的地方，再年轻的人到了这里也是极容易苍老的。所以，我理解了为什么这里没有老年人，为什么这里很少能见到女孩子，尤其很少能见到漂亮的女孩子。

这里毕竟还是有女孩子的，而且，也有长相很不错的女孩子。或许这种长相很不错的女孩子在别的地方显不出来漂亮，但在这里却能够显出来。当我将目光投向她们时，我发现她们极其爱美，极其爱穿戴打扮，她们也有文眉文眼线的，也有用雅黛摩丝、皂角洗发剂、营养霜、粉底霜、洗面奶什么的，她们也涂抹口红，身上也有洒过香水的味道。

我到花土沟来的那一天，正巧是“三八”妇女节，所以，我与这里的女孩子们有了一个天然的机缘。我有幸参加了她们的妇女宴会。和我在一个桌喝酒的女性大都年轻，她们不似我想像的那般泼辣，那般豪爽，她们倒显得有些矜持。她们喝酒

时也和城市里的小姐差不多，轻轻地将酒杯贴在涂得挺红的唇线处，只是抿一抿，就很快放下了，好像怕弄坏了唇间的口红。她们的发型也各有讲究，齐耳短发，也有长长的披肩发，还有那种羊毛卷的大波浪。在这种闭塞的天涯之地居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生活的消费热。我在酒桌上，曾不失时机的夸奖她们的穿戴与打扮，所得到的回应并不像我想像的那般强烈，甚至可以说她们有些木然，似乎并不大在意别人的评价。这一点与城市里的女孩子倒是有天壤之别。或许她们不像城市女孩子那么开放，与我不熟悉的缘故？

在以后几天的接触中，我注意观察她们，确实她们很有自己的特点。她们每天早晨起来，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洗梳打扮，我们在桌上坐了半天了，只等着她们上桌，而她们总是那么慢腾腾的。她们如此肯在打扮上花这么多的功夫，确实很让我惊讶。我问桌上的一位男同胞，她们是不是总是这样？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新闻单位，总共算起来，也不过五人，还包括司机。司机和站长都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不大会欣赏女性如此打扮。在这三位女士中，有一位身材最好的，她穿着大红的连衣裙，每天清晨都是站在院子里梳那一头长长的黑发。她的头发齐到腰间，她梳理得十分精细和耐心，一根一根，蓬蓬松松，把它形容成一道生动的跳跃的小瀑布什么的都不为过。我们坐在饭厅里正好可以从窗户处望见她的背影，望见那一道挺动人的小瀑布。我们的话题就围绕着她的头发说开了。我们怕她听见，声音都压得很低，她进来时，我们谁都不敢吱声了。她很不爱说话，眼睛中有种深深忧郁。据说，她不久前才离婚的，显然她的情绪还没有从中解脱出来。可是，她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耐心打扮自己呢？为了再度寻找伴侣？可是，这里哪有可供选择的呢？这更让我感到迷惑。我问站长，



站长也说挺怪的。我很想找个机会跟她聊聊，站长说安排一下，初步定在翌日的下午。可是，没有想到，当天夜里刮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风沙，使得房间里一片烟尘，床上床下全都是一层层的浮沙。那层浮沙踩上去都能陷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我那双旅游鞋的纹络布满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饭店都不能开火，没有办法出门，所有安排只能取消。沙子从封堵得极严实的缝里还是在一个劲儿地往屋子里灌，呛得嗓子说不出一句话。只能沮丧地躺下来，眼巴巴等着大风沙过去。风沙几乎刮了一天一夜，我也饿了一天一夜。傍晚时总算停下了，我们这才聚到一起开饭。这种劫后逃生般的感觉使我们的饭桌充满了一种热烈和谐的气氛。可是，那位长发女士没有来。我们吃完饭了，她还是没有来。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来，站长告诉我，她在梳洗头发。可想而知，风沙把一切都刮乱了，也把她的头发刮乱了。她要一根一根地梳洗，她要把散落的那么多的细沙都清洗出来，这是一项工程，是一项需要花费好多时间的工程。这里刮风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刮一次她就得那么精心梳洗一次，她就不嫌麻烦？

在我离开花土沟的那天早晨，我在院子里见到她了。那时候，天边还是黄乎乎的浑浊，风扬起沙子起码得需要三天才能沉落下去，沉落下去以后，天边才能放晴，才能放眼望出去，望见昆仑山的皑皑雪峰。我在花土沟这几天就没遇到天空彻底晴朗的时候。因此，就没有看到昆仑雪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我们走时，她笑着奔过来为我们送行。她的长发随着轻盈步态而飘飘洒洒，映出一层油亮的光晕，着实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令人惊叹。我与她握别时，我真想说，你的头发真好！话都到了嘴边，我又咽回去了。我意识到，她是不需要别人夸

奖的，她如此精心打扮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是为了她自己的需要，为了消磨时光，还是为了解除寂寞，或者是从中寻找一点寄托？反正这是她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议程。

柴达木的女人是寂寞的，在寂寞中热心于打扮，是别有一番意味的。



庄稼人的感觉（节选）

谷运龙

忙完农活的羌家妇女又忙起了家事，这其间除了很多琐碎之事外，最大的一桩便是煮酸菜。她们先是把圆根连根拔出，整背整背地背去寨房的小河边，三五日内所有的羌家妇女均集中在这条小河边，把捂在心中一年的俏皮话说个够，把心中闷了一年的私房话向相好的吐个尽，把自己珍藏的好消息发布出去，小河湾里笑语喧哗，欢声不绝，打情骂俏也是一种赏心的乐事。在一座座绿白相间的小山前，或坐或蹲的村妇手里一边做着分离圆根叶和圆根萝卜的活路，一边东看看西瞧瞧，或者高声武嗓地吆喝一声，或者心有乐事地低吟浅唱，或者跑过去与相好耳语几声，或者叫人来悄然几句。这时的河滩泾渭分明，冤亲相分，偶尔也有红了脸骂几声鸣不平的，但刚刚萌芽的祸端又被更多的劝了去。这时的河滩亦把羌人乐于助人的德性体现得尽致淋漓。因为做酸菜从扯圆根分离到洗、到切、到

装入大木桶内，整套工序均得在一天完成。圆根叶不切洗净后做成的酸菜叫长酸菜，切后做成的叫短酸菜。圆根萝卜要用擦子擦成丝，盛入筐内在水里不断淘洗，边冲洗边抖动，直到筬筐里流出的水汁变得透明而无任何颜色为止。

不安分的男人或者去山尖砍柴，或者到山渊放狗猎物，或者去帮人修房造屋。无论做什么，也无论是本村的还是路过的，一经看见这种妇人相聚，嘻哈打闹的场面均禁不住那份山里的野性，喉头爬满了笋壳毛，其痒难忍，不得不情不自禁地吼起故乡的花山歌：

三根白杨哟一样高哟，
老鸦站在半中腰嘛。
老鸦下地哟捡荞子哟，
麻布洗脸哟喔初相交哟。

起初河滩上是哑然，继而是不安地躁动，再后就是愤慨，于是乎便有胆大的妇人横刀立马似地威风了八面，站在河滩，一手叉腰，一手平搭嘴前，对着吼山歌的地方叫劲似地还击道：

青杠叶子白对白，
过了一帮嫖嫖客。
九朵红花你都采到，
嫖到老娘是角色。

如果是过路人挑起的，就有山腰上的本村男人劝慰似地吼道：



笋子出林哟哟节节高嘛，
枯桶离不得老哟篾条呀。
相交还是哟老哟朋友，
腊肉骨头哟喔经得熬嘛。

河滩上马上就有相知的逆合，其声柔美，其情似水：

阿哥砍柴哟上山头，
阿妹的话要记心头。
砍柴你莫走阴山上哟，
拐爬子莫柱在滑石头哟哟。

大家一窝蜂似地笑呀骂呀，那个乐哟是言语难以尽述的。其间也有年岁大的骂一些骚头乌龟的话，讥一些不很顺耳的语，但正在兴头上就有不安分的少妇不服输地唱一首山歌反唇相讥：

老人婆婆哟我的娘，
哪个年轻不好哟玩。
你是高山古庙子哟，
才断香火哟有几年哟哟。

众人又捧腹大笑，笑得在河滩上打滚，笑得搂着肚皮骂人，笑得满眼的花，笑成满树柿子红透了脸。

就这样在又唱又笑中把一筐筐切得细细的圆根叶漂洗得干干净净，无一丝杂色，就这样把萝卜丝漂洗得白白生生。漂去

了羌人辛劳中的苦涩，洗尽了羌人一年茹苦中的愁烦。

酸菜煮好了，是在柿子绯红的深秋季节，是在羌家少男少女爱情成熟的季节，是在男人们女人们都围了咂酒坛子跳起欢快的沙朗、喝起醉人的酒歌过羌历年的季节。太甜的季节里，酸菜煮好了，甜甜蜜蜜的日子被储存在大大的木桶里，是农人的向往，羌人的调剂，余缺的补偿。酸酸的味道调味着甜蜜的日子。

羌人把酸菜熬成汤，蘸着稠稠的玉米搅团，把生活做成自己独特的风味食品；羌人把酸菜倾入面块内，面块成了酸菜面块，从从属的地位跃上主要的地位，把淡而不恋的饭食升华为一种百吃不厌时时留恋的日子；羌人在酩酊大醉时，舀一碗酸水喝，醉步摇曳的羌寨顿时神清气爽；枇杷黄成夏日的热烈，苹果绿成酷暑的荫凉，樱桃红成姑娘的羞涩，水蜜桃熟成秋天的向往，柿子亮成小伙子透明的心，核桃香成老年人嘴角向上翘起的月亮。

一桶酸菜可以稀释醉人的佳酿；可以粘稠寡人的清淡。即使是三月里苦苦菜做成的酸菜也有一种杀菌的功能，苦得纯正，苦得清香。

圆根撒向土地的时候，羌人就把一个等待留在地边的一竿绿竹上；酸菜煮成后，羌人就把等待的绿竹插在心中。



面纱随笔

张承志

以前，我从未留心过女人的头巾。更不用说面纱——使我注意穆斯林女人头上面纱的，是一次无聊的中伤。有人说我主张女人全要戴头巾，抓革命促生产，禁止娱乐活动。我很吃惊，因为我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言论，而且正兴致十足地研究苏菲主义思想，企图探寻挣脱教条束缚的思想和传统的源流。

波澜又沉降下去，中伤因为仅仅是谣言，也并没有造成伤害。然而我开始注意面纱了；从南疆八月的骄阳中走过，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觉得每个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都与自己有关。那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当你正对着歧视的时候，你胸中突然涌起了为你并不赞成的事物，挺身辩护的冲动。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夏天，我穿过四溢的明晃晃的银色阳光，钻进高插晴空的杨树林。浓荫下幽暗凉爽，心猛然静了下

来。再推开漆蓝的小门，土坯花墙里面，葡萄架挡开的一方空间更加幽暗。阿富汗式的雕花廊下，摆着粗糙的宽敞凉床。再进屋，酷热完全被隔绝，凉快地坐在满地优雅的波斯连理枝花纹上，心情因为凉爽，莫名地变得愉悦。

然后就看见了她，蒙面的维吾尔女人。

那天她谈得拘谨。问到一些较深的知识，她便说，还是问阿吉吧。她穿着一袭宽大的黑绸袍，棕色的头巾垂在胸前，随着她的话语不住抖动。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气流，被显然是高高的鼻子挑起的褐色面纱，在轻微的抖动中把一个个词句分开连起。

四壁和地上都是浓郁的地毯图案。汗珠在皮肤上凝住了，我不顾擦汗，怕扰乱那和谐的维吾尔气息。面纱隔开了我们两个民族；我想最好的做法就是平常地对着它的遮挡，若无其事地寻找我们两族人都喜欢的话题。

只有当我请求和她一块留影纪念时，我才提到了她的头巾。若戴着头巾，能允许我和您照一张相么？

这张照片如今被我珍藏着。画面上我戴着她的阿吉丈夫的有四瓣绿叶的小白帽，怯生生像一个进了叶尔羌汗王宫的青年。而她黑袍褐巾，胸前紧紧搂着一册巨大的红皮书。我的神情，她的蒙面，都小心地注视着镜头，认真地望着临近的瞬间。

离开后很久，我几乎失明了，视而不见地穿行在多姿的杨树巷子、以及蜿蜒的土坯花墙街区里，我的视野里只有满溢的波斯图案，还有那神秘的蒙面巾。

一年后，我选的是稍稍凉爽的秋天，那漆蓝的小门又出现在我面前。推开门时，我听见一个女声惊叫了一个词——仍是



蒙面的她，身边有一个高高身材的女儿。

她急促地说着，飞快地给我们端来茶和馕，麻利地收拾着地毯上的东西。我看出她真地高兴了；因为我感到她要表达的，恰恰是无从表达的懊恼。

我是随着她的阿吉丈夫一块来的。不过这并非主要原因。要紧的是主人和客人中间窜进来一只叫做信赖的兔子，它弄得我们都莫名地兴奋了。

可以大开照相戒。这回不再是谨慎的两张了。在廊下，在静谧的小院，在真正的天方夜谭的风景中，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她快乐地换了鲜艳的裙子和西服上装，褐色头巾在胸前一摇一晃。

阿吉激动了。是不耐烦转译的费时，还是他相信更直截的交流？他粗声地独自吟唱起赞主辞："俩依俩海——印兰拉！俩依俩海——印兰拉！……"吟到尾音时重重地把头摇向左胸。他们的高身腰的女儿皮肤微黑，她不蒙面，发髻上束一条红花手绢，与银须飘飘的虬髯父亲，与褐巾遮盖的母亲各各不同。

当然吃了她俩亲手拉出来的拌面。这地道的喀什噶尔女人手制的面条，当然白细韧长，嚼着色浓味重。但是我觉察出他们生活的窘迫，拉条子端上以后，我在细嚼慢咽之间，发觉他们只是注视着。那么就是说，这精致的面食依然只供待客。

饭后，阿吉送女儿回婆家，戴面纱的女人急急倾诉起来。我们已经是亲戚，以后希望你们全家都来。这里你们已经熟悉了，你已经了解我们。这块衣料不好，但是请你一定带回北京，代我送给你的妻子。啊，若是我能够朝觐，那我也许会在北京看到你们……黄昏在那一天降临得那么迅疾，映在地毯上的庭院杨树的婆娑疏影，已然是渲染的黑色。她显然意识着时

光的短暂，想尽量多表达一些。而我则只能点头。我不会给她讲述关于面纱的闲话，那会玷污这难得的一刻。对于我，如此一刻贵重无比，与一个民族的相遇，与一种传说的接触，眼看就要结束了。

回到北京已是岁末，我小心地包好了洗印好的照片，又包上了一本精致的经典，用摹仿的维吾尔文和汉文写好地址，给他们一家寄去。

同时寄出的还有几包，都是那一年在南疆结识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人们。仔细核对了邮政编码，亲眼看着邮局人员收下以后，我就不再操心。礼貌已经顾全，更多的也再难做到。曾经想找民族学院的朋友帮忙，给他们写一封维文信，想想又觉得未必妥当。接着世事工作，人渐渐忙乱起来，心思便引向别处了。

如同默契，他们也都不再写信。

两个月之后，有一封信寄来。它夹杂在许多信刊中间，我不经心地撕开封口，习惯地向外一抽——

一帧她们母女的全身照片，拿在我的手中。她没有蒙上面纱，穿着一件新大衣，静静地站着，一双苍凉的深目注视着我。这是一位中年的维吾尔妇女，平凡而端庄，正如常常见到的一样。一瞬间我感到强烈的震动，心里一下涨起难以形容的感受。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的表达出人意料，她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耐人寻味。她用摘下面纱的方式，传达了严肃的信赖。我凝视着照片上那典型的维吾尔脸庞，却觉得看见的是他们的心情。受到信任的惊喜很快变成沉思，我回忆着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回忆着我在她们面前的举动。一幅面纱掀起，那



时的一言一语突然闪光，有了含意。

是的，对于可以信任的人，面纱头巾可以除去。纱巾只是女人的传统，只是文明的传统，当你懂得尊重这传统的时候，纱巾就为你掀起来了。

我把三帧照片并排放在一块，久久地端详着。我不禁笑了：确实，我不知道在露面与蒙面之间，究竟哪一种更美。

我只知道，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始终，能够让照片编成这样的奇遇，是我个人履历上的一件大事。它远比那些出名得奖之类，更具备成功的性质。

难的是，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呢?

达坂城的姑娘

华明玥

从乌鲁木齐出发，东去吐鲁番探看那一片被传说中的天火炙烤成炭焰色的山岩，必要经过达坂城。达坂城是我心仪已久的市镇，少年时，我曾在母亲臂弯里不止一次地听到那首《达坂城的姑娘》。在没有暖气的冬夜里，母亲以低柔的中音唱起达坂城的姑娘缔结的一段爱情传奇，达坂城的姑娘，以其黑亮的眼眸，生动的笑容，柔韧曼妙的舞姿，以及那满头飞旋的小辫子，鞭打着我们为美而疼痛着的心，且行且舞，在冬夜的歌声中远去了。唱完这支歌时母亲总是泪光盈盈，二十年前的母亲与她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女子一样，穿着工作服补丁裤，梳"铁姑娘"式的短发，像个男人一样在学农现场挑着河泥，压抑着对美的向往之情。达坂城的姑娘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悄然吟诵的诗篇，是母亲那代人深藏在心底的一粒火种。在深夜里唱起她，青春与美丽的渴望即如一团温柔的火焰被蓬蓬勃勃地吹



燃了。

达坂城快到的时候我已控制不住心慌意乱的感觉，达坂城的姑娘真如传说中的那样长袖善舞，温柔当鞭？追寻“达坂城的姑娘”，不仅是我童年的心愿，更是贯穿母亲青年时代的隐秘的梦想。现在，我一步一步走近它，能不心跳如鼓？

达坂城却在刮着八级以上的大风，我们吉普车颠簸如风暴中的小舟。当地向导老胡告诉我们，从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来的风尘，一年有7个月时间强劲地鞭打着达坂城的房屋、树木和行人，在这里留下了它蛮横的印迹。达坂城附近，秋草瘦劲如铁丝，白杨树上的叶片干枯如白亮的金属片，天空混沌一片，城里所有的住家门前都有一垛挡风的“影壁”。即使如此，进得有影壁有门帘的小饭铺，仍有坐在沙地上的感觉，板凳上条案上人们的鼻孔里，处处是土腥气的细沙。

这样的环境里找不出美丽的姑娘也在情理之中。据我们所见，本地女子多半体格粗犷，肤色黑紫，发质黄枯，据说是吐鲁番地区漫长强烈的日照和达坂风口一年吹到头的狂风所致。此地少雨，没有多少刺织纺绣之类纯女性化的活计，丝绸之路虽曾从此地通过，但繁华是过去的事了，气候条件的变化迫使芸芸众女在田间村头风吹日晒地劳作，她们普遍知道自己的容貌不尽人意。达坂城的女子，望着成群结队来寻访她们的江南女子露出迷茫的微笑，她们用土话议论说这些来访的女客才是“又白又嫩，水豆腐做的”，“我们有什么好看”。达坂城的女子羞惭地在镜头面前蒙住了眼睛，拥有粗糙的皮肤粗糙的手的当地姑娘，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几十年前就成了王洛宾老人歌词中美的女神，成了遥远、健朗、神秘与美丽的象征。

回来跟母亲说起达坂城里寻寻觅觅的失望和偶遇，母亲淡然一笑说，我的孩子，人生真正的向往之地永远是在遥远的地

方的，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生活在别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达坂城是我们灵魂的高台，上面安放着我们的爱情、缘分，还有渴望浪迹的情怀，你真不应该揭开它的面纱，用放大镜去挑剔它的瑕疵。真正完美无缺的爱和缘长存在我们内心深处，正如达坂城的姑娘曾作为一种美与自由的象征滋润了你我一样。



闲话南京女人

叶兆言

1

好像是为了故意挑我的毛病，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谈到南京男人娶媳妇，相对而言，娶外地人少。文章刚写好，本地的一家晚报就以“万名外来妹嫁给南京郎”为题，登出一条消息：

本报讯 在南京的外来人口大军中，外来妹通过婚姻关系落户南京的人数日益增多，据统计，1993 年至 1995 年三年里，已有一万名外来妹与南京人喜接连理，比三年前增加了 1.4 倍，并且还有继续增多的趋势。

这条消息似乎是对我的一个观点的有力回击，因为它证明婚姻市场行情不好的南京男人，在择偶时的魅力，正在令人乐观地增加。其实，南京的男人何尝不想娶外地的女子，问题是许多外地的女子，人是到了南京了，已经注定要成为南京的女人，她们对嫁给南京男人还是犹豫。到南京来的江南女人和外来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外来妹肯嫁给南京的男人，和一些江南的女子在南京落户以后，仍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南京男人，正好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说明了南京男人的尴尬。

不过南京男人根本不用急，俗话说，皇帝是假的，福气是真的，南京的男人有足够的南京女人可以成双配对。而且南京男人最好还是去娶南京女人，南京的女人从来就不比别处的女人逊色。和南京的男人相比，南京的女人更值得很好地说一说。

南京的小伙子，在谈起身边的女孩子时，从来不觉得南京的女性如何特别漂亮。这当然也是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是熟视无睹。南京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这一方水土盛产美人。在大街上的感觉也是如此，南京女人扑面而来，说南京女人丑不对，说南京女人如何漂亮，也不能算实事求是。其实，无论在什么城市，都能见到漂亮的和不漂亮的女人。可是，我却经常从一些外地人的嘴里，从一些外地作家的文章里，听到或看到他们对南京女性的美色，由衷地大唱赞歌。

我想这首先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事实是，一些具有历史能量的话语，可以先入为主地左右人们的思想，混淆人们的视听。譬如说“秦淮八艳”，又譬如说“金陵十二钗”，别处也有佳人美女，像西施，像王昭君，像杨贵妃，但是这些历史上的美女佳人，时间上隔得太遥远，都是上千年前的事迹，空间上也显得孤零零的，东一个，西一个，都是空前绝后，独此一



家，别无分店，不像南京这地方，要出美女，不仅是离今天挨得最近的大明朝大清朝，而且就跟搞批发似的，一掰手指就是八个，一张嘴就是十二个。当然有凑数字的嫌疑，可是别的地方的人未必就不想凑，像南京这样能凑出来的，也不容易。

2

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漂亮，永远是一个扯不清的话题。漂亮不应该仅仅是一张脸，是一双勾魂的眼睛，是一只挺俏的鼻子，是一张樱桃小口，是三围的尺寸，是身高，是体重。美要是有了苛刻的标准，也就不成其为美。美永远不是选美大赛上的名次。附带说一句，南京姑娘在选美比赛中的成绩并不坏，本市仅有的一次选美大赛中的第三名，去参加深圳的全国比赛，不当回事地就捧了一个冠军回来。选美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美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

说美人和说英雄不一样。英雄容易说，英雄通常都有铁板钉钉的事迹，说起英雄，惊天动地泣鬼神，总有什么是英雄的大致标准，总有一番什么样的作为。英雄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是英雄就是英雄，不是英雄就不是英雄。说美人就很难说清楚，美人一笑一颦，一盼一睐，倾城倾国，说是这么说了，其实玄得很，说了也跟没说一样。没人说得清秦淮八艳究竟如何美丽，也没人说得清金陵十二钗怎样绝色。形容一个女子如何漂亮，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俗透了的老套子，无非国色天香，沉鱼落雁。所谓秦淮八艳，不就是明末清初秦淮河边的八位卖笑的风尘女子吗。多少年来，享有六朝金粉之誉的南京，说到名妓，不计其数，可是人们偏偏只记住了这几位。

秦淮八艳有别于历史上的其他美人，也许在于她们不像中

国历史上其他的美人那样，专门是为帝王准备的。她们不承担亡国祸水的罪名，在爱情方面，她们享有较别人更多的自由。她们有选择的权力，换句话说，一般的男人可以爱她们，她们也可以爱上一个普通的男人。秦淮八艳和西施相比，和赵飞燕相比，和武则天相比，更多一些平民百姓的人情味。当然，秦淮八艳的真正意义，关键在于她们有不做亡国奴的骨气，在于她们很好的文化素养和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识。外在的美可遇，内容的美难求，时穷节乃现，只有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才能看得出一个人的节操。

秦淮八艳是一面镜子，桃花扇底看前朝，通过这八位不同凡响的风尘女子，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颓败，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虚伪和装腔作势。像钱牧斋和侯方域，都是名重一时的大才子，这些才子都是先唱高调，最终却失节投机，走到他们平日所鼓吹的理想的反面去了，爬得太高，跌得就重。倒是秦淮河边的八位小女子，轰轰烈烈地唱了一曲正气歌，活活羞煞男子汉大丈夫。

3

我不知道林立果当年为什么要到南京来选妃子。帝王到南京来选美女，历史上就有传统。明嘉靖皇帝选妃，仅南京一地就选了六个美女，其中著名的有方氏和王氏。林立果现代选妃，这件事一度闹得南京人家喻户晓，或许最初并不是林立果的意思，只是手底下的人瞎起劲，但是他最终还是在南京将就着挑选了一位。

和历史上的许多美女一样，南京的女人常常无意中，便被卷入政治的漩涡，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林立果随着他的父亲林



副主席一起摔死在蒙古以后，南京人狠狠地谈论过一番选妃子的遗事。我曾亲耳听一位参加初选的女子谈起当时的情景，有一个小细节至今不忘，这就是要求被选的人得瘦，既要瘦，又不能有骨头。瘦而无骨，这就是美了，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刚上中学，尚未发育的男孩子，丝毫也不明白何为瘦而无骨。只记得那位参加初选的女子，伸出自己雪白的胳膊，说要这样那样，究竟应该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不太明白。

林立果没有当上太子，而且妃虽然是选了，据说连成婚大典，都没来得及进行。南京终于少了一位第一夫人，少了一位唱《玉树后庭花》的宠妃张丽华，少了一位伴随李后主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小周后。南京的美人注定不适合成为武则天和慈禧那样的女强人，南京的美人能成为秦淮八艳已经很了不得。

美人和将军一样，是不应该见到白头的，美人迟暮与将军老矣，说到底便有感伤的意味。美人若活了一大把年纪，人们记住的，往往已不是她们的美丽。

4

南京著名的美人，说到了都有些感伤，秦淮八艳，金陵十二钗，共同的特点是都没有好结局。

譬如张丽华和小周后吧，这两位不幸的美丽女子，历来都承担着祸水的罪名，仿佛陈后主和李后主所以不长进，所以会在南京当亡国皇帝，过错都在这两位能歌善舞的美人身上。张丽华从胭脂井里被扯了出来，被晋王杨广下令斩首，地点就在今天的朱雀路上的四象桥，美人头落，这够惨的，可小周后的遭遇，却更惨，她随着亡国皇帝李后主被宋军带到了北方，在

大宋皇帝的监视下，过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苦日子，还要被胜利者宋太宗“强幸”。元朝人曾有诗记载此事：

> 江南剩得李花开，
> 也被帝王强折来。
> 怪底金风冲地起，
> 御园红紫满龙堆。

这诗题在一张民间私下里广为流传的春宫画上。《宋人轶事汇编》上赫然写着：

> 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着，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

皇帝强奸妇女，说“强幸”已经是岂有此理，还有画成春宫画让人欣赏，可怜小周后何罪之有，竟然受这份羞辱。既是春宫画，自然会有根据想象力画成的各种不同版本，譬如有一幅的记载更为传神，具体描述肥胖的太宗如何强幸。小周后头戴花冠，两足穿红袜，裸身由五位侍女把持着，两位侍女的手插在她腋下，两位侍女托着股，另一位侍女拧着一条手臂，小周后人已经悬空了，闭目转头，以手拒太宗欲凑过去的脸颊。

按照民间的说法，宋太宗作了如此的孽，临了便报在他后代身上，也就是后来的靖康之耻了。女人代男人受过，为国家捐躯，长久以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南京这种屡经战乱的城池，妇女遭受过的污辱，远远超过别的城市。被称之为祸水的女人，不仅要承担亡国之因，还要接受亡国之果。中国



历史上，南京经受的每一次战乱，同时也是南京女人的灾难。远的不说，1937年日本人打进南京城，就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历史材料记载，在1937年的12月，日本兵攻进南京城，在这场噩梦一般的浩劫中，遇难者达35万人，发生了两万左右的强奸事件。

5

南京有个莫愁湖，莫愁湖因美女莫愁得名。关于这个莫愁的来路，起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河南人，梁武帝有诗为证，“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第二种说法是南京土生土长，唐书乐志记载，“石城有女子莫愁，善歌谣石城乐”。第三种说法是洪迈的《容斋随笔》，认为第二种说法中的石城，不是南京，而是竟陵之石城，所谓此竟陵非彼金陵。

莫愁究竟是什么地方的女人，本来并不重要，但是有人十分当真，一本正经地写出了《金陵莫愁考》和《莫愁非妓辩》，不仅力证莫愁是南京女子，而且强调她绝非烟花贱质。仿佛唯金陵才出好女子，好女子又必定贞洁。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顶真，莫愁既然能有多种传说，恰恰说明她是许多女子的化身，并不一定要特指某一个人。莫愁就算是个歌妓，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多少年来，为了这么一个莫愁，真不知打了多少无聊的笔墨官司。湘人王湘绮来南京，逛莫愁湖，为传说中的莫愁写了一副对子：

莫轻他北地燕支，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

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芳菲

王湘绮是湖南的大名士。他在南京写了这副对子，本来只是骨头轻，想拍拍莫愁姑娘的马屁。不料却拍到了南京人的疼处。因为此时正是湘军最得意的时候，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他的弟弟曾国荃率兵冲进，在南京城十分潇洒地杀了一通，不知趁机糟踢了多少金陵女子。这一来，南京人算是和湖南人结了仇了，敢怒不敢言，于是便在王湘绮的这副对子上大作文章，鸡蛋里挑骨头，不在莫愁姑娘的籍贯上理论，也不在如何消受六朝金粉上讨公道，一定要就“江南儿女无颜色”说说清楚。

这种移情的愤怒，并得王湘绮下不了台，只好将就着改字，将上句的江南儿女“无颜色”，改成“生颜色”，至于如何可以“生”，也不管他。下句“只青山依旧”也改了，改成“只青山无恙”，这“无恙”两字，仿佛承认湘军的烧杀掠夺，除了青山没事，其它一概蒙难，难怪黄裳先生戏称这种改动，是“越改越反动”。

6

不管莫愁姑娘的籍贯究竟在何处，无论她是哪朝哪代的人物，反正和历史上的秦淮八艳，和小说上的金陵十二钗一样，都应该算作是南京的女人。

我不喜欢将美丽动人的莫愁姑娘，改编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南京市越剧团上演的《莫愁女》中的莫愁，可怜兮兮的样子让人难过，而且影响极大，让许多人都误以为真有过这样一段历史。历史上的莫愁实在不应该是那副模样，我一直认为莫



愁可以作为南京女性的代表，所以能够代表，就是因为莫愁这两个字。莫愁莫愁，不知忧愁。古代美女取名莫愁，望文生义，便知道一定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历史上的南京女人的确经历过许多不幸，但是不幸本身并不能改变南京女人天真活泼的天性。

还是从历史回到现实中来，谈一谈现实中南京的女人。仅仅美丽是不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女人在前面走，其中必有一个，一看上去姿色尚可。因为外表的美，通常是比较出来的，况且只要是有女人的地方，就有美。说到南京女人的美，应该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应该有一些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素质。

譬如说莫愁，也就是说不知忧愁这一点，便可以大说特说。南京的女人心坎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历史沧桑感，这种感伤似乎注定是男人们的事情。南京女人常常是大大咧咧的，南京人有一形容叫“木古”，是不是这两个字说不清，反正意思就是什么都不在乎，就是没感觉，放得开。

南京的女人，骨子里比南京的男人更潇洒。

7

南京最漂亮的女孩子，她们的魅力，有时候也就体现在“木古”这两个字上面。

过去常用“清水出芙蓉”来形容女孩子的自然。美似乎是不用刻意打扮的，而刻意修饰动辄走向反面。不能说南京的女人不爱打扮，恰恰相反，南京的女人若打扮，常常以大胆取胜，我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起过，说南京的女人真敢打扮，一个“敢”字，把南京女人的神态活脱脱地给说出来了。南京的女

人应该是金陵十二钗中的史湘云。

敢就是大胆，就是傻大胆。没有什么地方的女人，比南京的女人更敢乱穿衣服的。南京最动人的女人，取胜的法宝也就是敢乱穿。大胆得让别人眼花缭乱，大胆得让人目瞪口呆。有关服饰清规戒律的教科书，对许多女孩子，根本不起作用。她们的引人注目，不是因为穿了高档的名牌，也不是因为奇装异服，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敢乱穿，敢乱搭配。不要小看了一个乱字，在武术中，乱棍可以打死师傅。乱穿衣服是无招胜有招，无章法胜有章法。

南京女人没有不敢穿的衣服，对于她们来说，敢字当头，仿佛永远没有什么禁忌，而且越是不适合穿的，越是要穿着试一试。姑娘长得俏，有模有样，有美的本钱，一试就试出绝妙的打扮来。当然也可能绝不妙的，美的本钱弱了一些，瘦的人偏要穿深颜色的衣服，肥胖的偏要穿浅色的衣服，在健美裤风行的日子里，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极肥极短的腿，像裹粽子似的硬塞在裤腿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南京女人的美与不美，都是因为太大胆，太敢。

南京女人衣着的大大咧咧，真可以称之为一绝。许多外地的女人到南京来定居，说起土生土长的南京女人的打扮，常感叹得都不知说什么好。南京女人似乎天生就准备惊世骇俗，天生就喜欢花枝招展，长的裙可以在地上拖，短的裙近乎有伤风化，天热了还穿着皮夹克，天冷了偏把脖子放在外面冻。趿着彩色的塑料拖鞋，堂而皇之地便上了大街。大红大绿全凭自己的兴趣，就是要刻意地打扮，就是要涂脂抹粉，嘴唇涂红了，手指甲涂红了，甚至脚指甲也涂红了，大大咧咧地在街上走，根本不管别人会怎么想。坐在街头的馄饨担旁边，跷起了二郎腿，用调羹慢吞吞地吃着，到旺鸡蛋上市的日子，就蹲在热气



腾腾的锅边上，纤细的手指在锅里翻来翻去，一口气吃它十个八个。

这就是南京的女人。南京女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这种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对她们来说并不重要。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南京女人有时候却只顾让自己高兴，想怎么就怎么，老娘天下第一。凭心而论，随心所欲的做派，屡屡会有一种出奇制胜的特殊效果。随心所欲，常常会达到一特殊的境界。不像别处的姑娘，条条框框太多，为了表示自己的白领身份，为了表示自己不甘落后，从头到脚穿的都是差不多的行头，说的都是差不多的话。南京女人才不会这么委屈自己。

8

我在台湾一家酒店的厕所里，曾看见一条忠告男士的小标语，这就是提醒那些准备和女人打交道的男土们注意，女人的心理年龄永远不会超过 40 岁。

对于南京女人来说，这种提醒还是略显保守。因为说老实话，南京女人的心理年龄，常常不会超过 18 岁。往好里说，南京女人永远有一种青春活泼的健康心态，往坏里说，南京女人老是长不大。

经常可以在大街上看见南京的女人和男士吵架。这是南京街头的一绝。南京女人不省事，不像南京男人那么怕事，吃了些亏，一定要把是非说清楚。南京女人不喜欢掩盖自己的感情。和南京女人在大街上吵架的，都是一些非常二百五的男人，因为南京人的心目中，在大街上咿里哇啦地吵架，已经很不像话，何况又是和女人。南京女人尤其喜欢和那些与女人斤斤计较的男人抬杠。

南京女人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习惯直截了当。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决不掩饰。外在的工作环境，往往决定了她们的工作态度，决定了她们的心情，譬如说，在宾馆里的小姐大都和蔼可亲，又譬如航空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招空姐，据说选择的结果，最满意的就是南京姑娘，理由是南京姑娘既勤快又温柔。在南京，你见到的女人，往往会给你留下不同的印象。银行里的小姐常常笑容满面，学校里的女大学生总是生机勃勃，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生活压力。而在菜场上卖肉的女摊主，弄不好就成了孙二娘，说话嗓门大，一言不合，粗话脏话脱口而出。南京国营小商店里的女服务员，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还有急诊室的值班护士，都是惹不起躲得起的人物，这些女人的心情总是不好，一开口，就是准备和别人吵架的样子。

不同的环境，造成了南京女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许多外地人都是错误地用这两种性格中的某一种来代表南京女人。结果是，有的外地人觉得南京姑娘特别温柔，有的外地人却觉得南京姑娘特别凶。

大大咧咧的南京女人，不仅可以成为好妻子，成为好母亲，而且可以成为好朋友。南京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心眼儿，想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南京女人随心所欲，年龄越大，对自己越没克制，越不在乎，越“木古”。年龄不断地长，她们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便不断地放大和发展。南京女人从总体上来说，缺少的就是含蓄，也没什么太多的幽默。南京女人不会因为丈夫不能挣大钱，就看不起他，也不会逼着自己的丈夫去做官。南京女人就是成了女大款或官太太，本性也未必就改了多少。



江南女子

金　圣

江南，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如说更是一个人文概念。

天堂胜景，世外桃源，鱼米乡，佳丽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遍地绮罗，盈耳丝竹。这一切，当然都是迷倒文人的境界，但其实这往往不过是江南的背景。千百年来，使中国文人神驰梦想，甚至使一个北方的皇帝也不惜放弃朝政而三下江南的真正缘由，我以为是在江南那一道道迷人背景之中，更有一位真正的“江南主角”：那就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江南女子。

女人是江南的灵魂。这种说法虽然会让人觉出一丝色情的味道，但也没办法。男人就是如此没出息，文人则更甚。

其实，色情并非是个不干净的字眼，由色生情，自古皆然，只要这情是真的，是善的。更何况“色”也是一种美。但

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说法，因此，如果我说江南二字中隐含了一种“色情文化”的意蕴，恐怕会引起无数江南女子要与我打官司，告我“污人清白”。

鄙人有幸，也曾三下江南，下榻江南春饭店，设宴“春藏娇”餐厅。问及当地人，为何江南的宾馆饭店都喜欢以“春”字为招牌，男士答曰：靠自己去悟；女士皆以纤纤细指掩住猩红小口，窃笑不答。这种暧昧或者说是暗示，更引得我往“形而下”的思路上去找答案了。

女人是江南的主角，从这一个“春”字上，其实已暗泄天机。

再翻翻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们游江南的那些诗文墨稿，你会更觉得此说不谬。那些冶游、艳遇式的歌咏，虽然大都是无聊文人们排遣惆怅的方式，但其中也确有令人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如果发生在大漠朔方，那情调肯定要差多了。但只要一搬到江南，在这些故事中蒙上一层江南细雨、伴上几声箫管丝竹、滴上几滴江南女子的清泪，立刻会显出一种楚楚动人的清婉和幽深。

作为一名男人，坦率地说，我喜欢江南女子。这种喜欢，并非是一种欲望，而是一种精神情调。因为在江南女子身上，天然地带有一种江南文化的韵致。我相信在心理上与我有同感的男人绝不在少数，但敢说出来的人恐怕不多，大概是因为家中有“河东狮吼”，因此都有“贼”心而无“贼”胆。

但把江南女子当成一种江南文化来欣赏，说到底还是一种贼心而已。

江南女子的美是不必说的。但容貌毕竟还是一种物质形态，人们欣赏美的核心是追求一种精神质量。美人天下皆有，但江南气质和江南神韵的美，则为江南女子独擅。这种“独



擅”，一是别种女子学不来，二是学了，也有一种“变味儿”的感觉，有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神韵与情致是最难描摹的。这里只好举一个具体例子：

朋友中有位男士，在热恋着一位江南女子。不巧这位女子要去美国一段时间。别后多日，音信杳然。忽一天，海外飞鸿至，打开时，只有两片连在一起的落叶。一行小字写道：“这是我在参观美国白宫时捡到的，白宫前枫树落叶纷纷，但只有这两叶是连在一起的，一起长在树上，又一起随风而落。捡来寄给你，以慰相思。”

我亲眼见到这位男士当时是两行清泪，簌簌而下。他发誓要把这两片树叶带进棺材。

这就是江南女子的情致，这就是江南文化的精髓。深情、含蓄、细腻、温婉、迷蒙而又明明带有一丝伤感的情调。这比那种北方的“生要同床死要同穴”的爱情誓言，不知要艺术多少倍。

都说男人的心肠硬，其实如果碰到世间的至柔至弱之物，比如这一片树叶，男人的心是最软的。

江南女子的韵致，是攻克男人心肠的利器。

明山秀水孕育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又滋养了江南女子的灵心与慧性。看看那些千针万缕织就出的锦缎与丝绸，听听那一句句温软缠绵的吴侬软语，哪一样不沁出一股浓浓的女人味儿？

如诗如梦的江南，多少男人为你而意乱神迷？

吴地女人

徐卓人

一位外国朋友乘游轮沿着古运河从苏州至杭州，船过苏州城外绵延的宝带桥，被一处景观吸引：纤道接官亭旁，数十个女人鸟雀似的喳喳在一起，她们一律是一种装束：蓝底碎花大襟衫，腰间束一幅绣花围兜，或青或黑的裤下，蹬着挑花的布鞋，她们头巾上的花儿开得灿烂，腰后的穗子燕儿一样迎风飞得欢跃。外国朋友看得出神，高喊“Beautiful! Beautiful!”(妙极了！妙极了！）泊下船，打着手势问过来，哪儿人？干什么去？女人们听不懂洋话，却看得懂意思，她们快活地回答，就像回答一个老熟人：“喏，这儿的人，等船，回愿去！”

女人们说着“这儿的人”，手指着自己的脚下。是的，这片地，是她们自己的！

春到洞庭东西山，淅淅的雨儿已把满坡的树儿、花儿滋润得欲绽难罢。这期间，女人们的眼最留意的，是遍山的茶树。



看着茶树一圈一圈地绽芽，一圈一圈地碧绿，女人们的心尖每日里痒痒的。不等谷雨到来，女人们便扑进了如绒如海的茶林。她们穿戴得很素，很干净，每人腰前搁着一个篾编的篓子，篓子蹭着茶枝，指尖便雨点一样落到茶树上。这时候，女人们一句话都不说，只有指尖下“扑扑扑扑”十分轻巧的声音。她们一门心思采，采，采。采茶是女人的事；炒茶是男人的事；品茶呢？说不大清。但女人们最得意的是，她们手下有碧螺春，叶绿如碧，卷曲如螺，这“吓煞人香”，清朝时就列为贡品呢！

最热烈的季节，这里最繁闹。东山的杨梅紫了，西山的枇杷黄了，湖中的菱儿红了，藕儿胖了。这是女人们大出风头的时候。男人们树上采杨梅，湖底挖泥藕，装了筐，女人便乱开了。你挑着紫的，我担着黄的；你箩里是艳凛凛的红，我筐里是水嫩嫩的白，一连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奔苏州城去了。“杨梅甜得来——”“新鲜水红菱唉——”苏州城的大街小巷一时被这颤灵灵的叫卖声充斥了……

有人说，这儿的秋天比春天更妙。你看，满山遍野星星点点都是金黄。绿荫密布里，金黄沉甸甸挂在枝头：料红，洞庭红，黄岩……女人已成了桔林守护神。一批又一批游客光顾这东吴福地，桔儿碰撞额头，探出手去欲摘未摘，桔林里便荡漾起悠长的喊声：“尽吃不动气唉——”游客得到怂恿，纷纷出手，甜了个痛快，但只敢装肚，不敢装兜，这悠扬的喊声其实还有下半句：“若带别想走唉——”约定俗成，女人们不说，游客也心里明白。

北风吹，雪花飘，女人们不用外出了，静静地在家赶做女红。这是暗暗较劲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想露一手，都想将自己打扮得最漂亮。围兜上要绣花，穗子上要绣花，鞋面上要绣

花，绣的什么花？用的什么线？拼的什么色？少不得一番苦心。一个好女人，“田地活儿要好，针尖功夫要深”。

难怪，那位陌路的外国朋友会喊出 Beautiful!

我却说，吴地女人，不寻常。



清水芙蓉苏州女

孙国宾

到苏州的旅客，总想证实这里出美人的古老说法。好在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如今都不再被关在高墙大院或小街深巷了，上下班时间一到，从事各种职业的女人们必定和男人们一起出动。

女人们姿态优雅地骑着轻巧的彩车，和男人们说笑着翩然而过。苏州女人骑车还别有一功，她们上车时必先将裙子小心撩起来罩住坐垫，然后从容骑上，以免裙子被坐皱了。骑行之后，裙子迎风鼓荡，煞是好看！

那么苏州女究竟怎样漂亮？征询结果，比较多的说法是：这儿的女人满清秀、娇滴滴。清秀与漂亮不无关系，却又不能简单地说等于漂亮。娇滴滴则与性格、气质相关。

它们的注脚是否就可以说：比较瘦小、比较玲珑、比较聪明，也比较温柔、比较细腻、比较敏感。那种宜嗔宜喜的神

情，尤其那种略显惊讶的娇羞神情，会给人很深的印象，并觉得非古城苏州的女子不会有之。

苏州女人不容易发胖，固然与其体质特点、饮食习惯有关，也应该看到与审美观念有缘。芭蕾舞演员为了维持体型，不也是在拼命节食吗！我们虽然承认"环肥燕瘦"都是大美人，但从总体上讲中国古代美人的楷模却是杨柳细腰、弱不禁风。如果说这种古典审美观念总会在中国某地有较大影响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苏州啰。

这儿小桥流水最多，诗情画意最浓，书香门第和才子佳人最多，历来所享赞誉也最多。既然瘦括括、娇滴滴的佳人从来被人称颂，那么这种审美意识一定会钻到苏州女子的骨子里去。传统观念的熏染是方方面面、随时随地、自然而然、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进行着。例如，一个小小女孩在妈妈怀中，看见外国人穿得光怪陆离，帽子上缀满徽章，就用小手指着嚷起来。那年轻母亲便不无惊慌地很快在那小手上轻打一下，然后唧唧咕咕地告诉宝贝："怎么可以用手指？怎么可以叫得那么响？"可以想象，这女孩的这位妈妈，多少年前在美育上也受到过类似的教诲。

以至于，如果一个苏州女人和男人争吵时，男的就有一句算得厉害的话，叫："这种女人真少的！"可以看出，在这里何其强调对于女人的特殊教养和特殊道德的要求。毫无疑问，对此，我们是不能无条件都同意啦。

但传统中有没有一些确实还值得珍视的东西呢？或者至少可以说无伤大雅、无碍大局呢？比如说，女性总应该温柔细腻些嘛——马克思似乎都这样认为，他在笔答女儿的问题"你最欣赏女子的什么优点"时，写的是"柔弱"，他认为男子的"力量"正应与女子的"温柔"相济，这样世界才和谐啊。



而对于那种歧视女人的大男子主义者，现在的苏州女又何尝会服气。她们不是很聪明吗！所以往往回击得简单有力："这种男人也少的！"这里固然也似有"好男不与女斗"的远非先进的观念，但如果堂而皇之，用它来自卫反击，则又不能不说是带着"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了。

不至于作此皮相观察的诸君，当会感到：和男人们一起为社会作着贡献的瘦括括、娇滴滴的苏州女，确实算得古城苏州的一种美！

上海的女性

王安忆

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不知道的人都说上海话柔软可人，其实那指的是吴语，上海话几乎专挑吴语中硬的来的。用上海话来说爱几乎不可能，“喜欢”比“爱”这个字还温存些，可见上海的“爱”是实在的“爱”。上海话用来说侠义倒是很好，都是斩钉截铁，一锤子定音的，有着一股江湖气。因此，说上海话的女人就总有着些侠士的意思，是和男人说得上话来，说的不是你我衷肠，而是天下道理。不知道的人还说上海女性婉约，那也是指的吴越风气，上海女性是挑吴越中最硬的来的。她们的硬不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你决不能将她们的眼泪视作软弱，就是这道理。

切莫以为有那几行悬铃木，上海这城市就是罗曼蒂克的



了，这里面都是硬功夫，一砖一瓦堆砌起来。你使劲地嗅嗅这风，便可嗅出风里的沥青味，还有海水的咸湿味，别看它拂你的脸时，很柔媚。爬上哪一座房子的楼顶平台，看这城市，城市的粗砺便尽收你眼，那水泥的密密匝匝的匣子，蜂巢蚁穴似的，竟是有些狰狞的表情。你也莫对那 20 年、30 年的旧梦有什么怀想，那只是前台的灯火，幕后也是这密密匝匝的蜂巢蚁穴，里头藏着的，也是咬牙切齿，摩拳擦掌的决心。这地方真是没多少诗意的，歌也是那种打夯的歌。你只有看见工地上彻夜通明的灯，这里不响那里响的打桩机声，你或许还会感动一下，有一些激越的情感涌上心头。这就是这城市创世纪的篇章，是要从宏观着眼的。而在那水泥夹缝般的楼底街道上蠕动的、如蚁的人生，你要他们有什么样的诗情？

这里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气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们当女人。奋斗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由于目标一致，他们有时候可做同志，携手并肩地一起去争取；有时候可就成了敌人，你死我活的，不达目的誓不休。这种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因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却是不能败的。这地方的男人也是用不上男子气的，什么都得伏小曲就，踡着地来，也难怪不把女人当女人。双方势均力敌，一样地无倚无赖，白手起家，谁也让不得谁。要说男女平等，这才是，同一地平线上，一人半边天。嚷着“寻找男子汉”的，大多是那些女学生，读饱了书撑的。凡是浴血浴泪过来的，找的不是男子汉，是那体己和知心，你搀我，我搀你的。要说都是弱者，两条心扭成一股劲，就是这地方的最温存和最浪漫。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

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她们在社会身份的积累方面，是赤贫的无产者，因此也是革命者。上海女性中，中年的女性更为代表，她们的幻想已经消失，缅怀的日子还未来临，更加富于行动，而上海是一个行动的巨人。正是在命运决定的当口，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说她们中年，她们也不过是30岁上下的年纪，正是经验和精力都趋饱满的时候，她们没有少女的羞怯和孤芳自赏，也没有老年人那般看得开，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她们都是好样的。

可是，她们却满足不了你浪漫主义的内心追求，她们太务实了。这地方的生存太结实了，什么都是铿锵有声，没有升华的空间。也许你只有从大处着眼，去俯瞰那昼夜工作的工地，那里有一种聚集起来的激情。可你掌握那还有待时日，现在你则是伏手捡拾的日子。将那些零散在局部的热和力收集起来，准备着下一次的超越。



上海女人

艾　云

你大概会有这样的经验，每走进一个城市，这城市的女人将以其独特风貌使你在短暂时间对这个城市有了差不多明晰的了解与判断。如果说，女人的进步与解放是衡量社会进步与解放的标尺；由此推论，女人的概貌则是这城市的内涵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表征。

女人是氛围、背景，是具有深刻意味的文化景观。

上海女人以其婉约清丽装点着这座具有特殊韵味的城市。当你见过东北女人的豪放爽快，西北女人的隐忍坚毅，边陲女人的剽悍英武，中原女人的酣畅明朗……那么，你走到江南，走到上海，你会感到这里女人那种特别的娴雅端丽。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也许是江南的水土养人，江南的女子便胜娇娥。养出了她女儿的冰清玉洁，天生丽质难自弃。

自古传说江南便是出美女的地方。

虽然陕北曾经有过“米脂的婆姨”一说，那深川大山米脂的小米曾滋润出面如凝脂的米脂婆姨，但那种藏匿之美却让人不可时时窥见妍嫣。而江南的美人则是在开放的环境长成，不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有待发现。江南女性之美是历历在目，任你饱餐秀色。

上海女性就那样娉娉婷婷地向你走来。那一口温存软语，如吟诗般莺莺呢喃，那柔婉自如的气质像画一样如慕如诉。她们占有了一份得天独厚的良好温润的环境和生活氛围，这使她们更多蒙受了上帝的偏爱，获得了更多的自然美质。

她们总把自己装点得洁净清爽宜人。也许是温馨、润泽的气候所致，她们安宁恬淡，活出了女人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岁月。其实，生活的难题给予上海女人的并不少，她们负荷极重，每天远途上下班的操劳不说，单那里里外外的家务就使她们很少闲暇，她们很少有两手空垂静下心来专意看电视的悠然自得，她们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时间，看电视的当口手中一定要织些什么或拿抹布擦来揩去。她们双手时刻不闲，一片毛巾即使用到破旧也是本色透亮清爽干净，不藏一点污垢和汗渍；那狭窄低矮的阁楼楼梯也被抹得见出木纹。她们永远在匆匆忙忙之中，那急急的小



碎步里节奏极快地走着，每每迎来晨曦踏破昏阴。她们不推诿任何生活的责任，以自己的劳作和艰辛创造着生活又同时创造着美。她们沉浸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在女人应承担的职责中感到熨贴与安详。外围的风雨很少能侵袭到她们的内心，她们稳下心来，不急不躁在自我创造的审美氛围中找到自娱与欢快，借以冲洗和补偿那劳作的辛苦和单调岁月的耗损。

有言道："吃肉不如养肉，美容不如养心。"

静谧而安详，每每能从琐屑生活中找到美的意味的女人是可以维持一种良好的生活态度和情绪的。上海女人的确会生活，会装饰自己会布置房间会安排家务，她们把生活作为一种艺术去追求和消受，绝无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惰性和懈怠。她们勤劳自勉，一丝不苟，对生活不作非分之想。而热爱生活这本身已经赋予了女人一种高尚的情操，那向上的心气和艺术的审美是会带给人以生活的力量，热爱生活的女人会在同各种生活的磨难考验中多几分勇气少几分怯懦绝望，并会由此带动感染鼓舞周围的人。

女人实在是一种意境，她的美好风貌与个性将把你带进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上海女人的优雅娴静标明了一种文化与文明。虽然沿海开放城市如广州深圳及港台的风格使女性显得潇洒随意无拘无束流畅清新，具有一种冲击力颇强的现代风格，但上海女性在长久的文化积淀中滋养出的一份独特气质，则是那种深层的美，这是很难短期学来的。

如果仅以生活论女人，上海女人是把生活作为艺术去发挥的。就说吃，她们深知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之理。

每到冬季来临，上海各医药店的滋补品专柜前就挤满了她们。阿胶、红枣、桂元、核桃、人参、木耳等等成为她们争相购置的冬季时令补品。她们在生活条件尚欠允许的情况下，力求买一些补品养养身子，补补元气，垫垫功底。你还别说，气血两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滋补调养是会见出明效来。她们脸色明显比以前红润了。女人操劳归操劳，如果只出不进，有再好的身板也会被损伤。女人该自己爱惜珍视自己，这一方面是为了美容，一方面有了好身板才能精神饱满地投人到每天能摔能打的日常生活。南方女人奇怪就奇怪在外观似乎弱不禁风，可作起事来则是柔韧勤劳肯干，极耐折腾。

在厨房饭桌上，上海女人自有拿手好戏。烹调炊煮样样出色，几条红萝卜也能变幻出几样小菜。而且饭食安排总是味香色美令人胃口大开。难怪有些男同胞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娶妻最好是南方女，既中看又里里外外一把手。只是，上海女人太会过了些，并不宽裕的进项总得精打细算，那个筹谋计划的精明劲儿有时也让人受不了。但是，比较北方粗粗犷犷大手大脚的女人，利弊各半，好像人总难十全十美似的。

南方女人是格外蒙承上帝恩宠，细雨弱风修剪出她们的别一段风情。你在街上走一遭，一般而言，上海女人总比别的地方的女人显得更为年轻一些。润泽丰沛的气候使她们脸上很少长皱纹，而皱纹则是女人青春的第一天敌。上海女人除了秉其自然的日精月华，而她们自然也很注意克服无情的自然磨砺，葆有一份不凋的青春便多一份生活的毅力。饮食考究在江南是古已有之，合理的饮食结构帮助上海女人更多地护持了自己久长的青春。



有一份调查讲，山西大学女生比上海大学女生的“三围”标准普遍要高，调查指出，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这与两地长期形成的饮食结构有关。山西人面食为主，佐配单调，并且爱喝汤；而上海人则以米类为主，鱼肉菜蔬花样翻新，浅酌慢饮。这样两地女生的体型就见出明显差异来。后来山西女生适当地改变了饮食结构，半年下来，体型就有所变化。

说起女人来不免是啰里啰嗦琐琐屑屑，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桩桩。但是，女人们无法摆脱这衣食住行的具体。男人可以大而无当，面对辽阔的世界放逐和升腾自我，女人却得在对自我的光顾中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实在天地。一个高层次事业心极强的女人，恰恰是最知通女人命运与欲望的女人，是生活情趣丰富而又广泛的女人。如果一个智慧的女人是面容憔悴衣冠不洁，那智慧是该打折扣的。你没有足够的魅力去影响和鼓舞他人，过得可怜兮兮，怎么能使他人奉为楷模呢？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实在不该忘掉自己，忘掉自己是女人的最大不幸。其实，你应该学习上海女人，当你心情沮丧神情黯淡时，你不妨试一试，穿上一件漂亮的服装到理发店理个自己满意的头发，你可能就会马上一扫阴郁变得明亮开朗起来。

懂生活的上海女人就这样把同样是单调乏味的时光过出色彩来，她们擅长在生活中寻找排遣宣泄和疏导的法子，这就使她们非常实际地面对一切，那些长长短短的空虚与无聊她们都很少有过。而同时，那叛逆生活的大渴望在她们连想也不愿去想。

是的，上海女人注重实际，鲜有虚无，她们还不爱聚群往往各自为战。仿佛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区域，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也越是多松散少凝聚。这里的个中意味需要社会学家去认真研究。总之，上海女人不像北方女人那样热衷闲聚闲聊云来雾罩，她们也很少社交活动，她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用在女红或是别的什么，逛街逛商店也每每能从别人的服饰发型中找到启迪自己的灵感。许多外地女人是不像上海女人把装饰自己当做一件要紧的事来作的，她们常找借口聊以自慰：瞧，我多忙啊，要做家务，要带孩子，要读书要写作，衣服外貌哪有心思去琢磨？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是自我迁就。任何女人，别管你有多么强烈的事业心，总该有整理自己的时间。其实每天抽出一二分钟时间就够了。那种手忙脚乱、杂冗无章的女人比起井井有条、秩序不紊的女人其实已经耗费掉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她们的工作效率也已无形中降低了。

不过，话还得反过来说。女人是得注重自己的内涵修养。一味装扮整饰，而一肚子糟糠，女人的魅力便会随岁月流逝而荡然无存。具有打动心扉的永恒魅力在于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上海女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实在不该忘掉还有比外在美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灵魂的、精神的追求，它将冶炼出一种全新的持久弥新的动人气质来。

江南的朝雨浥清尘，是宜人做梦的。上海女人并不是总在梦幻中生活，她们恰恰是实际的，而这就是她们渴望一种温馨安定。她们不愿生活发生过多的变故颠簸与不幸的故事，而愿在和乐融融中度过此生。在婚姻问题上她们多取慎重态度，她们如若建立了一个家庭是不愿轻易将它拆毁的，因为她们为筹建一个家庭如燕子衔泥垒巢般耗费



了大量心血，如今只想凭藉它舒展自己的身心。而一旦后院起火她们可吃不消，她们不像北方女人那样可以大刀阔斧敢作敢为地承受生活的一切考验与熬煎，她们小心翼翼经营着自己的园地，在这暖烘烘的地方在这温柔的小窠静谧而安然地过一个女人淡然安稳的一生。

上海女人，小鸟依人般温存而柔顺。走到街上，即使在白天，你也会看到上海的姑娘常常紧扣男友的胳膊依偎走着，那样的难舍难分，如胶似漆。华灯初上，黄浦江边的栏杆前总站满对对甜蜜温存不尽的情侣。上海女人用自己的柔情蜜意把生活调剂得如此醉人。

细腻婉约柔情似水的上海女人哟！

如果说南方女人是和平之域美丽的天使，而北方女人则更像不计环境优劣携你打江山的勇士；如果说南方女人的甜蜜温柔让人记起生活的美妙，而北方女人则以坚毅果绝去鼓舞人上路；南方女人以安谧缠绵的爱抚给男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北方女人则以如火如荼的热情煽动和撩拨男人的心；南方女人在家中，北方女人在路上……

这个世界确实需要多彩多姿个性鲜明的女人去装扮它烘托它。

上海美女

陈 村

一个城市太大了，很难没有美女，何况这个城市还是个移民城市。上海有 1300 多万常住人口，400 多万流动人口，因此，站在大街上守株待兔是天方夜谭，等待美女经过却是可以指望的。譬如晴朗的秋日，坐在淮海路“巴黎春天”前的露天咖啡馆，搅动着黑苦的咖啡茫然四顾，一二十顾之内必定会有一到数名美女及时出现，以慰痴想。倘若愿意稍稍破费，毅然出席高雅的音乐会，比如帕尔曼或梅纽因来了，听众中美女的概率将大大上升。剧场休息的时候，大厅里美女是要如云的。

以外在的美说，衣裳光鲜入时，首饰点缀巧妙，发型独特，拎包新颖，此外的装饰物是陪在一旁的先生，或洋人或国人，一律体面，相得益彰，美的力量无可比拟，仅仅一个外在的美就令我等自惭形秽了。在女性美的问题



上，向来见仁见智见痴见蠢，很难统一。相马有经，相人无术，何况人有人权是不能随便相的。凡不能用质来把握的，我们就用量来分析。这时起作用的就是目光了。要是人们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投向并注视某位女性，那位千夫所视的女性就应该列人美的候选了。当然，这目光必须是温和的，或者含有色素的。议论一个人，最没有把握的是内在的美。为此，应该走出音乐厅，回到日常的生活里，回到阳光下。

一般而论，上海的美女比较谦虚。大概因为这个城市好久好久没举办选美活动了，连校花也没选过一枝，被埋没的皇后和太妃无由证明自己的地位，各位的态度难免低平一点。另外的原因是我猜测的，1949 年之后，公主不再是公主，平民依旧是平民，社会对家庭的切人日益深重，大家的意识也雷同起来了。从财富来说，民间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栽培公主的土壤比较贫瘠，虽有雨露的滋润禾苗也不壮了，这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目前的情形好多了，贫富分明，朝野有别，可以想见，日后谦虚的美女会慢慢少下去。

也基于以上的理由，上海的美女比较务实，等待一个红帆白马王子的女性基本的梦想几乎成为笑柄，听着黛安娜的故事，和听安徒生童话是一样的。所以她的死，也不令此地的美女特别伤心。只要比较过得去，或者小小的优胜，她们中的大部分愿意相信眼前的机会是最好或最后的机会。她们很爱自己的父母，她们看见父母的每一点获得是那么不容易。在这个城市，历史上怀有最多梦想的是外来的小知识分子，比如江青那样的。她们的父母不在身边，不会妨碍梦想，能走出家乡的人总是更能干些，这个

城市激励了她们，也更适合她们，因为她们经常愿意走得更远，于是得到的往往更多。

这么说下去就说到了很关键的一点，上海的女性总体而言比较保守。自然这保守是相对而言。比起她们的父辈，也许她们已经很开放了。她们容易感到岁月的流逝，看见暴发的不得善终，珍惜自己有限的资本。面对诱惑，难免要动心，但是，脚步却是迟疑的。为了平衡自己的内心，她们有自己一套独特的哲学。她们相信命运，相信好心得好报，相信日常生活中的幸福与安宁。我想，不是她们的信仰特别坚定，有时是因为不肯付出代价吧。不肯输的人是永远不会赢的。幸亏老天还是仁慈的，派了上海的小男人们与她们匹配，一道勇敢地坚忍地把日常的生活过下去。所以，她们顺理成章地通常要有自己的孩子，一个孩子。一提到孩子，上海的母亲们都是伟大的母亲，为了已经出生的孩子，她们是什么也能牺牲的。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说到了母亲，离美女的话题越来越远了，但是，美女总是暂时的，而母亲要长久得多。一朵再鲜艳的花，开到后来也是要开败的。上海的美丽的女性们天然地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她们在春天及时结果，或者在秋天的最后的关头抢救了果实。她们怀着自己的果实羡慕地看着依然开花的同类，自豪地看着同类。还有人，疑惑地看着自己。她们中的一些人，将自己重新装扮起来，走进音乐厅咖啡馆或外国的什么地方，点缀这个城市的繁华和虚荣。

我以感恩的心情看着一代代的美女在我的面前走过。我的叙述要结束了。我希望没有给人们一种错觉，这个城市的美女业已被我写尽了。不是这样的。她们和所有城市



的美丽女性一样，永远会有出人意料的动作，愿天上的神保佑她们吧。

江浙水美人

王　干

《红楼梦》里贾宝玉有句话几乎家喻户晓，叫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他的这段话并不深沉，也不轻浮。只是一个成天泡在女孩子堆中尚未丧失真性情男子的感觉。

如果说女人是水做的，那江浙的女子更应是水做的。北方人称赞江浙的女人往往用不约而同的一句话，水色好。不说皮肤好，而说水色好，与“水做的”有异曲之妙。南京的秦淮人家离不开水，杭州的西子浣沙更离不开水，水的性情，水的境界，水的本质，是江浙女子的象征。

我曾看过一个资料，还是某项科研成果，说人的皮肤好有四大要素，一是气候的温差要大，就是要四季分明，春像春、冬像冬，秋像秋，夏像夏，因为巨大的反差，让



皮肤经受了锻炼，变得富有弹性。而如果在一定的恒温下，皮肤受不到冷热的刺激，容易“平面化”，像昆明和广州的大多数女子就因为没有寒冬的关怀，使皮肤少了一个参与天然健美运动的机会。二是空气要有足够的水分，北方的女子因为气候干燥，因而皮肤干燥乃至于粗糙。三是营养，也就是能补充皮肤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比如新鲜的水果蔬菜。四是充分而适度的睡眠。

根据这四大要素，我进行了一番测试，发现江浙人的分数名列前茅。也就难怪人们一直称赞江浙女子的水色好，虽然是从直观出发的，但其中竟藏着这么多的科学内容。江浙女子肤色和性格都是与“水”分不开的，遍布江南城乡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那些有名无名的泉溪池塘，在滋润江南人的身体时，也同时在滋润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灵秀，聪慧，机敏，狡黠，这些形容词多可以用在形容江南人的特点。如果说这些词有时候用到男人身上难免嫌秀气一点的话，而这些偏向阴性化的词用到女子身上，就可以当作赞美诗来听了。

密密绵绵的江南雨不仅柔化了江浙的女子身材和性格，还柔化了她们的声音和语言。在人们的印象中，江浙女子总是柔弱和纤细的，如果光从外形来看，江浙女子的确算不上是柔弱和纤细的，川湘的很多的女子甚至比江浙女子更显纤小，那为什么江浙女子会给人这种柔情似水的感觉呢?

是声音。所谓吴侬软语这样的语言专利，便只有江浙女子能够独家享用。关于对江浙女子的种种赞美都可以移用到其他地方的女子身上，人们对女子的审美标准还是有很多共性存在的，但你不能将吴侬软语用到非江浙女子的

身上，你可以说她的声音很嗲，像天使一样，甚至很勾魂，很性感，但不“侬”也不“软”。而江浙女子的“侬软”则显然带着浓郁的江南水意和苏杭韵味。

千万不要误以为江浙的女子只是婉约柔细的水美人，只知羞羞答答，只知温良恭让，她们还有冷若冰霜的一面。她们虽然多情，但缺少浪漫，她们的原则性和目的性都非常强，她们虽然温柔，但并不软弱，她们的坚决和顽固很难改变。小到流传甚广的江浙男人“妻管严”，大到无锡邓冰的贪污巨案，都说明她们不只是他人的花瓶和“宠物”。再远一点的，那个被写进《桃花扇》列秦淮八艳之首的李香君，谁会想到这么一个柔弱的红颜，她的信念和信仰要比那些夸夸其谈的男人要坚定得多，在国家民族这些大问题上也比他们清醒而勇敢。烟花之地，何处没有，而秦淮不仅是脂粉之地，在脂粉之外还涂满了政治、历史、文化，这恐怕正是它能名传至今的一个原因。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我到一家商店去买传真机，接待我的两个人一个来自苏南，一个来自淮北，由于想价廉物美，我反复挑选，到后来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而那个苏南女子不厌其烦，满面笑容，主动热情，待我选好后，发现送货的又送来了新的品种，那个苏南女子从我的神态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要不要再看一看，我说想看，她说就看吧。而那个淮北女子有些不悦，说你都挑好了，再打开烦不烦？这苏南女子说，人家诚心想买，让他看吧。她笑着一个人打开，又笑着一个人封好，并没有一句怨言。可待到付款时，我看她客气，就跟她砍价，谁知她刚才的谦和忽然消失，可谓寸土必争。而起初嫌烦的淮北女子倒同意下浮一点，又遭了她的白眼，说老板不在，我们只能按标



的价卖出去。我从她坚定的口气里，感到了一股凛冽的寒气。

举这两个不搭界的事例是想说明她们外柔内刚的性格特点，说明她们在柔情似水以外还有另外的一面。冰与水的两面性不仅在江浙女子身上有，其他地方的女人身上亦有，在一些男人身上也时常见到，只不过江浙女子因她们的水色让人感受更强烈罢了。

在一个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里，特别在人口流动不断的城市里，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逐渐式微。我今年五月份陪几个作家朋友到苏州、无锡去游玩时，发现那儿的导游和解说员都用模仿港台的明星的语调说话，昔日的吴侬不"侬"，软语不"软"。我再一次感到电子时代"地球村文化"对地域文化巨大的吞噬力。

闽中妇女的装束

郭 风

1911年，冰心老人还是一位小姑娘时，曾回到故乡福州。她在《故乡的风采》中，有一段文字记述当年福州农村妇女的服饰和她的印象以及感受。不妨引录一段：

……“天下之最”的福州的健美的农妇，我在从闽江桥上坐轿子进城的途中，向外看时惊喜地发现满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些健美的农妇。她们的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上插着左右三条刀刃般雪亮的银簪子，穿着青色的衣裤，赤着脚，袖口和裤腿都挽了起来，肩上挑的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种各色可以用肩膀挑起来的东西，健步如飞，充分挥洒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气派！……



冰心老人这里所称“解放了”大概有这样的意思：福州农村妇女能赤着脚劳动，十分健美；与那里还缠着小足的某些妇女相比，是“解放了”。冰心老人歌颂福州农村妇女还在于她们善于劳动，能自主！此外，我要说的是，冰心老人把当年福州农村妇女的装饰，描绘得生动入微。我是30年代才第一次到福州的，那时，我在福州街上看到冰心老人所称健美的福州农村妇女，她们的装饰、神采一如冰心老人所描绘的。她们发髻上插的三支银簪子，十分夺目；我记得，她们的腰间还扎着绣花的青色腰带，也十分别致。冰心老人乡情极重，她于不久前，还托福建友人，能否为她拍下头上插着“三条簪”的农村妇女的照片。据云，她的祖籍长乐乡间，至今还有这样打扮的妇女，而在福州已不多见了。

福建的惠安农村妇女的服饰，已经闻名遐迩。惠安农村妇女一般被称为“惠安女”，她们以善于劳动著称。50年代，我曾到惠安的崇武半岛及其附近的大岞、小岞等渔村。这一带渔村的妇女的装束，的确很富地方色彩。她们戴着小小的尖顶竹笠，笠下的花布头巾把发髻和双颊包得紧紧的，在下巴处有一银簪把头巾的下垂部分别起来；她们的上衣很短，把腰部和肚脐露出来；她们的下裤管很宽，有如海鸟的双翼张开来；她们的腰间系着银腰带，手上足上戴着银手镯、银足镯。她们的身材娇小，两肩上却能挑上所有能用肩膀挑起来的东西，这中间主要是挑建筑房屋的石头，石头挑起来，健步如飞。惠安是出打石名匠的地方。80年代初叶，我到北戴河，庐山等风景区去，这些地方正在建筑旅游宾馆，我都见到惠安女完全一套家乡装束，和由惠安来的石匠一起在工地上打工。80年代中叶，深圳特区兴起了，那里如火如荼地进行建设，我到深圳参观时，也见到惠安女全身家乡装束，戴着手镯，系着银腰带，围

着花头布和由惠安来的石匠一起在工地上打工。除了一直敬慕惠安女的劳动才智和身体矫健外，我有一个想法，即使在像北戴河、庐山那样的，穿着形形色色服饰的中外宾客如流的地方，特别是像深圳那样到处是夹克衫、牛仔裤之类的外来服装流行的开放城市，惠安妇女不改家乡的传统装束，她们的心灵中，必定有一种对于某种审美意识的执著意志和顽强信仰；当然，也许还存在某种难以打破的习惯力量？

我想趁此机会，略谈一下泉州一些妇女的发髻的装饰和家乡莆田湄洲岛上妇女的服饰和发饰。泉州为文化名城，早在宋元时，是我国对外最大的贸易口岸；有人云，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点。这里的文化遗迹，说不完。那么，泉州某些妇女的发髻上最引注目的是，发髻的四周，插上一圈又一圈的花环，这大体是茉莉、含笑以及小黄菊组成的花环，加上一些金银首饰，给人一种格外强烈的、浓重的华丽的装饰趣味。这些发髻上插上花环的妇女，大半在小巷小街摆着卖花的摊子，也可能是花农，由于长年田野劳动的关系，体质壮健。湄洲岛位于湄洲湾的入口处，是女神妈祖的祖庙和她升天处。近些年来，海外（包括五大洲）信奉妈祖和研究妈祖的华侨、台胞、华人和海外学者，到湄洲岛朝圣、访问者不绝于途。岛上的一些妇女，头上梳的是船形的妈祖发髻，她们的裤管用大红大黑的布分段相接，色彩形成强烈对比，为他处所罕见。这些妇女多是渔民的妻子，打着天足，在田间劳动。她们由于长年劳动，体态也显得格外健美。



泉州女子

梅 洁

北方人在石板路小街上痴痴地看那泉州女子。

那泉州女子大热天把头深深地埋在花头巾里，红底白花的方头巾围着侨乡神秘的妩媚。犹有那惠安女子，个个穿着紧衣宽裤、露着肚脐、顶着竹笠在石板路小街上姗姗地走。北方人惊得一塌糊涂。惠安女子笑眯眯地把蔗林、荔枝林的惬意带到石板路小街，把棕榈树下细细柔柔的向往和爱带到石板路小街。北方人忽然觉着这块土地温柔得深刻，秀美得深刻。

50岁、60岁、70岁的泉州阿婆个个挽着发髻，个个发髻上插一圈花，红黄紫白，浓浓艳艳。泉州阿婆的发髻妖妖娆娆，石板路小街妖妖娆娆。

泉州阿婆光着脚板在小街上走，趿着拖鞋在街上走。阿婆的脚很大，脚皮很黑，脚跟有裂纹，脚丫距离很宽，脚脖很粗，脚面有青筋突着，蚯蚓一般。泉州阿婆的脚是男人的脚。

望清远晚月，阿林说泉州女子的故事——

分明是航标，却都建成了石塔。航海人的苦难，望海人的辛酸都砌成了悲壮的传说。那熠熠妩媚的银簪和铁箸都曾英勇地刺向入侵的倭寇；那宽大厚实的双脚在蔗林里稻田里海滩上走出了世世代代；那宽大厚实的双脚在海边上站成椰林站成海岸线依然站着，站成“望夫石”站成梦境依然站着……

北方人悲壮地流泪了。

北方人觉着泉州阿婆的脚是男人船舶上的锚，男人从海上归来了，就在她们的浓爱里停泊；北方人忽然凭借风涛听到了历史的解说……

北方人痴痴地在石板路小街上看泉州女子。

那泉州女子在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小街上窈窕。

北方人忽然觉着这方土地这方风情永远不会苍老。一大段美丽一大段风流永远属于这方风景。



惠安女

楼奕林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人类学家还没考证出惠安女究竟是否属少数民族。可从她们的长相、服饰和生活习惯，婚姻习俗来看，实在该算少数民族。

说来也真怪，惠安女竟然没一个长得丑的，个个标致，个个婀娜，特别是那深黑的眼睛里饱含着的一种渴望，会让人禁不住赞叹："尤物啊尤物！"

福建惠安县大岞是惠安女集聚的地方，面临东海，是一个渔村。这里的房子都由青石块垒成，比水泥房结实美观。这里的男人大多是石匠和渔民，长年出外挣钱，因而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的大多是头戴黄色竹编凉帽和碎花披巾，上着蓝碎花露出肚脐眼的小褂，下穿黑绸大腿灯笼裤，打一双赤脚的惠安女。她们走起路来的姿势真叫优美，腰部纤细如柳枝摆动，即使在抬大石块时也像在轻盈地舞蹈，毫无沉重痛苦感。

关于惠安女的传说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她们的婚姻习俗。惠安女一般从小就订婚，25 岁左右才完婚。结婚后却不能住到夫家，每年只得去几天，怀上了孩子，才能正式搬过去。如在那几天里不能怀上孩子，就仍住在娘家，年年照旧，直到有了孩子为止。这样，不会生育的女人，就只得一辈子住在娘家了。关于这方面的事，我没细打听，但只要一想到那些常住娘家的惠安女，心里总不是滋味。人生本来就不易，为什么还要制造人为的痛苦呢？

我和素子到大岞的那天，刚巧碰上了出殡队伍，这是一次盛大的送葬仪式。前面洋锣洋鼓开道，后面是几百个惠安女队列，她们不带一点孝，依旧花头帕、花衣衫、银首饰，简直像在过节。特别奇怪的是，出殡队列到一块空地上后就停了下来，洋锣洋鼓换成了迪斯科音乐。人们自动围成一个大圈，几个穿着时髦衣衫的青年男女在迪斯科音乐中跳起了太空舞，人们好像忘却了还有死人的事，津津有味地看着，毫无悲伤感。我在旁边真觉得有点啼笑皆非、不可思议。前面路上，棺木停着，是一位享年六十多岁的母亲死了。

难道她们的心已经被自身的痛苦所麻木，对死也就看得极其轻淡了？或者她们天生就是乐观的？



今日惠安女

陈瑞统

在闽南侨乡这一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最引人瞩目、最富有浓郁民俗风情特色的，也许要算生活在惠东半岛的惠安女了。

当我们《中国闽南》系列电视片摄制组踏上依山临海的崇武古镇，看到身着奇特服饰成群结队迎面走来的惠安女时，仿佛发现了一道迷人的风景，一部独特的传奇。这种感觉，恍如走进了西双版纳，走进了阿诗玛的故乡……

惠安女，多么纯真质朴的形象，分明是大海的风浪孕育出来的无数顽强挺立的花朵。在充满诗情画意的闽南，在如梦如幻的海边，她们不仅以色彩鲜艳的服饰和奇异的风俗独具魅力，更以纯洁善良、勤劳朴实的性格和惊人的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闻名中外，成为中华民族劳动妇女的典型象征。惠安女，作为大地母亲的崇高形象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惠安女多数聚居在泉州市惠安县东部的净峰、小岞、大岞、崇武一带沿海地区。这里山水秀丽，海天空阔。近代高僧弘一大师曾赞美此地“山石玲珑，世所罕见，民风古朴，犹存千年来之装饰，有如世外桃源”。

有些喜欢猎奇的游客和摄影家，见到惠安女的奇异装束，把她们当作是边陲海疆的少数民族。也有人从她们保留至今的各种风土习俗，窥探着从远古时代遗传下来的历史痕迹。据一位学问渊博的华侨学者积数十年心血研究考证，惠安女可能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佐证是：惠安女头上的蝴蝶型头饰物，类似古百越族的族徽或图腾。这个偏僻的角落还保留着史前时期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痕迹。惠安女手臂上所戴的银镯和腰间佩带的银链，相传是母系社会解体时女人被男子所锁铐的象征。

是的，惠安女确实有过一页沉重而苦难的历史。就像女诗人舒婷笔下写的：“少女的梦，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唤醒普遍的忧伤，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把贫穷、愚昧、落后带给这一片浸透血泪的土地。封建专制思想的长期禁锢束缚，尤其是蛇蝎般吃人的封建礼教的严酷摧残，酿成了惠安女充满悲剧色彩的不幸命运。这里一度出现过“童婚”的陋习，男女孩三五岁就订婚，十来岁就成亲，这种“娃娃夫妻”怎么可能有甜蜜幸福的爱情?!有个“未婚新郎”刚七岁，竟已死了两个“未婚妻”，简直荒唐得令人瞠目惊叹。有的村落有“女子出嫁三天就得长住娘家”的风俗，直到怀孕生子才能返回夫家，否则就要长年累月守活寡，“独宿空房泪如雨”。这里也一度发生过女子轻生、结伴跳海的现象，那惊心动魄的“海葬”惨不忍



睹：月残夜，海风呜咽，苦命的渔家女三五成群，怀着对生的绝望和对死的盲从，用手帕或绳索拴绑在一起，幽幽唱着如泣如诉的谣曲，含恨从断崖峭壁上跳进大海里，滚滚波涛，吞噬了多少惠安女子美丽的青春……

值得庆幸的是，噩梦醒来是黎明，阳光驱散了阴霾。惠安女赤裸的双足终于踩碎了沉重的岁月，令人心酸的历史悲剧已成陈迹。她们头上那迎风飘拂的花头巾，犹如一面面追求自由和春天的旗帜。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万缕阳光编织崭新的生活时，惠安女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封建的奴隶，而是新时代的主人。破除童婚、父母包办、封建买卖婚姻等畸形的邪风陋习，已经成为她们的自觉愿望和迫切要求。

她们憧憬幸福的未来、美好的爱情，热切追求充实而有价值的人生。谁说惠安女只懂得扛石头、织鱼网、种番薯呢?不，她们以一生心血塑造三尊圣洁的雕像：纯情的少女、忠贞的妻子、善良的母亲。她们的一生，对丈夫忠诚不渝，对儿女关怀备至，对长辈尊敬孝顺，对邻里温厚热忱。她们的勤劳坚忍深为世人所赞叹。可以说，在惠安女身上，保留着许多中华民族真金美玉般熠熠生辉的传统美德。有些外地的后生家羡慕地说：“要是能娶上个惠安女当贤内助，这辈子不愁事业不能成功。”

新一代的惠安女，不仅敢于以新思想、新风尚冲击古老陈旧的陋俗，而且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为祖国和故乡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默默无闻地从事着平凡的劳动，而侨乡大地上崛起的无数奇迹，却又与惠安女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如在60年代，一群惠东姑娘不畏艰难险阻，驾舟跨海登上蛇虫出没的大竹岛垦荒种植，一时名扬全国，传为佳话；又如当年数万名惠安妇女胼手胝足，披荆斩棘，以非凡

的毅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兴建起一座后来被命名为“惠女水库”的宏伟水利工程，更是显示出惠安女的创造伟力和无私奉献的襟怀。在惠安，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劳力是妇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惠安女是征服穷山恶水、改变家乡面貌的主力军。她们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肩负种种极为艰辛繁重的劳动，拉起大锯左右开弓，扛起巨石步履如风。她们把劳动变成力与美的结合，热爱生活与创造生活的结合；她们那无与伦比的承受力，是男人远远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那么，在惠安女身上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你们看，闪亮的黄斗笠，彩色的花头巾，头上的装饰物绚丽多姿；文静而又腼腆的神态，瓜子脸，柳叶眉，凌厉的海风也无法改变的光洁娇嫩的肌肤。虽然还不习惯用口红、珍珠霜化妆美容，却总爱对着明镜窥视自己心灵的秘密。她们随身携带着小圆镜和角梳子，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总爱对镜梳理一番，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纤尘不染。她们的服饰样式奇特，色彩缤纷：多数用素洁细花布裁制的短上衣，露出柔软如玉的腰肢和腹部；银质或塑料做的腰带花纹繁多，犹如彩虹一般；海风吹动蓝色或黑色的宽裤筒，宛若仙女飘展欲飞……据说，在世界时装博览会上，仿照惠安女衣裳设计的服装，竟成为富于魅力的时装款式令人倾倒。现在舞台上流行的窄袖紧身“露脐装”，使翩然起舞的女演员平添婀娜风韵，看来也是从惠安女的服饰获取艺术灵感的。

过去这里偏僻闭塞，恍如与世隔绝，可以说是一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如今，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实，惠安女并非天生封建、愚昧的“活化石”，她们也有女人真挚而强烈的爱情，只不过她们表达爱情的方式显得更为含蓄微妙罢了。她们也许缺乏勇气像现代女性那样与恋人月下谈心、公园幽



会，也不敢在公开的场合和丈夫手拉手并肩同行。可是，她们那热烈而纯真的爱情，却常常从那一对顾盼含情的眼睛里流露出来。许多惠安女进了中小学读书，或结伴到夜校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再也不用托人代写书信了。谁说她们的情书不是情切切、意绵绵呢？她们的爱情与婚姻，比起其他许多地方来，似乎更显得天长地久、牢不可破呢。

正是有了这些纯朴能干的惠安女在家乡挑起生产和生活的重担，数十万名扬天下的惠安石匠才能安心地走遍天涯海角，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一处处宏伟壮观的建筑杰作。

现代文明和科学文化已经不断地进入惠安女的家庭。她们的房间里，有了彩电，冰箱、摩托车和书橱，她们的视野已投向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夫妻互相尊重，家庭和睦美满，健康合理的新型家庭关系正在形成。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惠安女毅然投身经济建设的热潮，许多人成为优秀的女厂长、女企业家，展示了侨乡巾帼的气魄和才干。在惠安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县，惠安女在农业、工业、渔业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成绩和贡献有口皆碑。

她们就像闽南故乡土地上质朴的泥土和砂石，砌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她们的心灵就像晶莹的红宝石，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彩。她们是吐丝的春蚕，默默奉献出心中的万缕深情，编织着如花似锦的未来，为祖国和故乡创造着宝贵的财富。

兴化婶娘

林　娜

兴化女子结婚后便通称“婶娘”，一改“小娘仔”的清纯叫法。她们少见施粉黛，淳朴得像是一杯白开水，“马尾巴”一拢脑后或是板直的“运动剪”，简洁得几乎没有女人味儿。然而穿衣却不离红，红外套红毛衣红头饰，连袜子也爱红色的。尤其乡村婶娘们，那艳红，让人刺眼和惊诧。初一、十五，婚喜节庆，便红装素裹，髻插柏草，簇拥着三五成群地走在乡间土路上。就是这样一群实在不起眼儿的妇道人家，却实实在在地顶着每个家庭的檩梁，在她们那丰满羽翼的呵护下，男人和儿孙们得以在天外翱翔。

兴化人自古就守着人生几件大事：起厝，养仔，讨媳妇，做墓（现时已不提倡了）。单是那建房热就年年被折腾得直爆火。这些年旧城旧村改造，新楼叠起，城里乡下都铆足了劲儿去“起厝”。主妇们更是喜在心头，转眼又愁煞了钞票紧巴。

于是乎便爹娘朋友换门告贷。钱等不得凑足，气未歇一口，房子就忙不迭地破土动了工，只好顺着“菜头吃一截扒一截”，先干了再说。然后从设计师到厨娘，从会计到小工，一路流水线地由着她们做下来。采购时才叫见得真功夫呐，指手画脚地嫌了人家好阵子货，狠杀了半天的价，还伸着脖梗等“包圆”。一篮子菜终于满下来，已是转了市场好几圈儿，总算富余了那么块把钱，便有欣足的惬意挂在脸上，脚步踏在地上都咚咚作响。匆匆地赶回家门儿，一头便钻进灶间，紧着手烧火煮点心，不消片刻，便有肴香扑鼻而来。这时，便见主妇一边抹着汗，一边殷勤周到地招呼泥水匠们歇下吃着，自己又悄悄地挑起畚箕往工地去了。

房子终于落成了，圆了人生第一梦。再瞧婶娘已呼呼地瘦了几圈儿。只见纤腰精儿细，脸儿黢黑，根本勿需什么减肥，已苗条过了味儿。楼建完了，扎扎实实地夯筑了家庭工程中的祖基大业。下一步该讨媳妇进门了。从没戴过金戒指的婆婆心里明白要给儿媳妇张罗点黄金。于是，农忙时田里荼地滚一身泥，掰着手指头数着芹菜豌豆上市的日子；农闲了又风风火火地走城关收购酒瓶鸭毛旧报纸，一路赶风尘。好不容易赚得点儿钱，便紧捏着兴冲冲赶去城里“黄金屋”，老眼昏花不知选哪一种更实惠。咳，这兴化的婶娘哟。难怪人说媳妇要讨莆仙女。婶娘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真心实意地紧攥着过下来。赶着一世的春秋更迭，紧做那人生几件大事。

婶娘们也有轻松的时候，乡下女人读书不多，最大的娱乐就是看戏。那满身的欢喜劲儿和轻松感真是难得见。拖儿拽女地赶到了戏场，便陷进了嘈杂的女人堆中。戏未开幕，场下早翻滚着咋咋呼呼的各腔念白了。精灵女子更是瞅准了这热闹劲儿，在场边树荫下，摆开了阵脚，炸起了酥脆焦黄鼓肚冒油的

春卷和葱饼。孩子们尽围着那锅转，眼巴巴的直咽口水，忽儿便见飞奔着找阿妈讨钱去了。一晚上好卖，这日子又宽裕了几天。

城里的婶娘闲来则结伴着逛大街溜商场，沿街时装精品屋的诱惑真格儿是抵挡不住。不露声色地上前细看，手感挺好，试着问一声价，便惊得暗里直咂舌，斜瞄了几眼，发发牢骚，心下早记准了那样式，发着狠道：买布自己做，怎么也不能给宰了。

偶尔不得意时，这些吃工薪的"翩翩"婶娘们也会呼拥着说去学跳舞，那势不可挡的气派不知是在给自己打气，还是给同伴鼓劲儿。呼啸过后，竟不见了一丝儿浪起。夜幕一落，个个都乖乖地缩在家里，不围着老公也围着小儿转，那颗刚才还激情浪漫大有不羁人生的浪心一下子灰飞烟灭，明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诱人，这会儿却无心理会，更不想白扔冤枉钱。那一脸的恬静怡然，那一份心安理得，那与夫君相依为命的心态表露，都像是浑然天成，没半点儿娇饰。

待到星沉月落东方微明时，婶娘又是最早迎接黎明的人。匆匆梳洗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忙活儿。你看满街上摆摊挑担走街串巷的，声声都是婶娘们酣畅的风流韵白。一顶斗笠遮阳，一双脚板儿走雨，担儿悠悠伴着日升月落。于是那纤小的身影便在朝晖夕照的沐浴下，掮着沉甸甸的希望，勇敢地穿行在生活的路上。履痕过处留下了人们熟悉的微笑，点缀着小城别致的一景。

兴化婶娘早早的都熬成了婆婆。她们常把古训挂在嘴边儿，时不时的给刚过门儿的新媳妇敲敲边鼓，摆摆"德高谱"：婶娘三回拼，老公儿子孙。告诉她们，不管家道如何，一靠老公二望儿子三待孙子。而不能这山望了那山高，凭颜色寻枝择



巢。小娘子们大都乖觉，甚领其意，立马拨转自己“小娘仔”的人生罗盘，一切以夫家为中心，自己做边线，捧出炽灼的真心去圆一个繁琐的梦，一个忙碌的梦，一个循环往复涂涂抹抹晃着希望光环的梦。

养仔是婶娘一生的头等大事。从第一次羞赧笨拙地怀抱着自己的幼儿吃奶开始，母亲的血管里便涌流着天使般神圣的职责。也许，那是圣母玛丽亚的点化，升华了女子凡界的俗心。眼看着孩子一天天春笋般地向上窜个儿，婶娘那心里的甜啊源源化做了劳动的快乐。

孩子齐腰高了，该上学了。为了孩子能念上书，婶娘们起五更睡半夜，豁了命地操劳着。日里养猪喂鸡，做蘑菇，栽甘蔗。七月的蔗海深处溽热难当，繁茂的蔗叶密密匝匝地封遮了头顶的天，婶娘们弯腰躬背蜗行在蔗垅中，锄把儿和着汗水翻飞起舞，脊背上汗涔涔的衣裳紧贴着皮肉，渍痕一片……夜里，手工活儿又揽了一大堆，有钉鞋帮纳鞋底儿的，有打毛线钩花边儿的。各显其能，大展身手。她们把所有的梦注入绵绵爱心中，把所有的承诺担在双肩，把所有的信心融为力量。钱，一角一角地淌着汗挣，一元一元地抠着手攒。孩子啊，金银都是身外物，父母的“财”就做在你身上，你要念好书成大器啊。

由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兴化历史上有“文献名邦”之誉。使生长此间的孩子们从小就背负着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希望，他们在咀嚼着父辈穷困痛苦的同时，常常凝望着远方的天空，思量着如何改变祖传的命运。地少人多环境拥劣的外在因素激发和促使了兴化人读书走天下的人生取向。莆籍宋代进士陈俊卿就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名句。同时，兴化女性的深明理义和坚忍耐劳又在一定意义上催化和孕育了这种精神走

向的实现和发展。她们尽其生命的甘泉哺乳着摇篮中的学子们。遂使兴化成为历代人才辈出的“海滨邹鲁”。

当会读书的和为着读书的都飞到外面的天地去寻找新价值的时候，家里竟突然空落的剩下了一群妇孺和老人。婶娘们的魂和梦载着儿子和丈夫飞远了。这时，她们会小心翼翼地揣藏起一颗流泪的心，把远方的牵挂留给自己。硬是在众人面前撑起门面，令僵直的脸上绽出盈盈的笑意。心底里牢牢紧系着夫君的嘱托，侍老抚幼，应酬乡里。在日月流梭中，拉扯着经风历雨的艰难樯帆。

类似这种放空的家庭结构，在闽中南沿海一带很多。女人们不仅在生活上体力上超支着最大限度的能量，在精神上更是家中栋梁，是老人和孩子可以随意攀缘附荫的参天大树。

婶娘们就是这样，以殷殷亲情孜孜勤勉浇注着未来的希望，打理着温馨可人的家，熔铸着她们男人的心，——直到地老天荒。人们总爱说女人如水，兴化女们何止是如水，她们简直是如溪如潮如江如海。她们有水的温柔惠质，溪的恬适淡泊，潮之神韵的律动，更有大海一般的胸怀。在看似琐碎庸碌渺小的外表里，却深隐着一颗并不浅薄并不苍白的心。她们对家的情怀，对人生的理解是质朴而美丽的。那是生命深处的自然流露，有如抬头见月，或临涧听泉，日日新远而清冽。在庸常的日子里流注着她们洗炼动人的魅力。

其实人就像鸟一样，真正飞翔的是天空，家，只是栖息的巢罢了。然而婶娘们大都没有飞翔。她们实在是有心把机会让给了男人。在兴化这古老的土地上，古时曾出过像林默娘、江采苹这等豪杰女子，气贯华夏，千百年来为世上华人朝顶膜拜；现代的林兰英郑培峰亦都是顶天立地的国家精英，其丰功伟绩，着实令七尺须眉汗颜。婶娘们又何曾不想振翮高飞呢？



然而她们那健硕的羽翼在生活本原的制约下仅仅用来垒巢护仔。尽管她们留恋天空，但造物主却遗漏了太多的缧绁。她们似从远古的东方走来，带着原野古朴的厚重和清新，俯首孺牛，行色匆匆。从她们身上，可以溯源女娲补天的强悍神采，可以窥视孟母教子的贤达慧心，可以寻迹妈祖仁泽千年的精魂所在。哦，婶娘，我如朝圣神灵般瞻仰着你的精神世界，却找不到你忏悔的道场。远处传来梵音袅袅，婶娘的近乎殉道者的坚忍豁达和贤德，在兴化府里，永远都是最美丽的故事。

番客婶

颜纯钩

在我们乡下，番客婶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群落，闽南地区地少土瘠，谋生不易，长久以来都有男人出洋的风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更远一点的琉球，都有他们的足迹。男人出了洋，妻子留在家乡，上奉公婆，下养子女，默默等待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乡的夫婿，这些不幸女子，家乡人称她们为“番客婶”。

男人出洋后，回家乡娶一个妻子，生下一男半女，算是对祖宗和长辈有了交代，任务完成，便又抛下家人远渡重洋去了。一去十年八年，有的二三十年，好的每月寄点家费回来，不好的只有寥寥数语报平安的家书，有的连家书也没有，男人一去无踪，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不知是死是活，而家乡这个可怜妻子，还得守着他留下的家，天长日久，青春销磨，白发在盼望中滋长，猛一回头，一辈子就那样没声没息地过去。



穷人们提起番客婶，多少还带点羡慕，因为她们多数生活无忧。住的地方宽敞有气派，远方寄来的钱，多少不论，日子总能应付过去，至于孤单生活中种种难处，却又不足为外人道了。

男人们下南洋也有他们的难处，异乡岁月长，蛮荒地谈不上家庭温暖生活情趣，挣一点钱就得寄回唐山养家小，要积攒十年八年，才够一趟回家探亲的路费。就因为这样，在南洋娶一个二奶是很普遍的事。养了女人，也免不了养一群孩子，妻小成群的，也免不了生出真感情，这男人如果慢慢将千里之外的发妻淡忘了，也属人之常情。

有点良心又有能力的，还记得故乡有老小等着开饭，每月仍寄点钱聊补无米之炊，没有良心的又没有能力的，也就当从来没有在老家成过什么亲了。

而这边厢的番客婶，还眼巴巴地等候，有邮差上门都要空欢喜一场。钱不来，家书倒按时送到，问长问短的，只不问这些年来可有饿了肚子？那些连信都没有的，直将妻儿都丢到“爪哇国”里去了。

我祖父和父亲都是下南洋的，他们都算是有责任感的男人，我祖母对我们说起父亲，总是带着骄傲的口吻说：“他15岁出洋掌柜匙了。”意思是15岁的孩子，未经世事，已经掌管米店里的银钱了，很了不起。祖父不单养家，还盖了新房，父亲直到他生意失败，还向乡亲借钱寄家费，因此算起来，我们兄弟三个算是幸运，没捱过什么苦日子。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的钱寄不回来，番客婶们过了七八年没有外援的日子，我祖母颠着小脚，每天要走十几里路到乡村去卖故衣，赚一点钱来帮补家用。家中值钱的东西一样样卖出去，看看卖得差不多了，抗战却胜利了，南洋又寄钱回来，但

在战争中祖父去世的消息，却一直瞒着太祖母和祖母，怕她们受不了刺激，真是无定河边骨，春闺梦里人。

我姑婆和她丈夫结婚一个月，丈夫就离家出洋。我们家里还留有她结婚时的照片，在家乡那种土地方，五十多年前的姑婆居然穿婚纱，姑妈作她的伴娘，两个颜家女子都娇滴滴的，想起未来的日子甜在心头。我姑婆那个男人样子也还端正，穿西装礼服，毕竟从南洋回来，没有一点土气。姑婆今年七十多岁，抱养的儿子都年过半百，孙子都打工赚钱了，她从此没再见过自己的夫婿一面。五十几年没有一分钱到手，也没有一封平安家书，在我姑婆印象中，她的丈夫永远是结婚照里那个英姿勃发的男人。

我姑婆从来没有在她婆家生活过，奇怪的是，从来也没有听过我姑婆咒她的丈夫，甚至我大祖母、母亲，也很少提及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在我们家中，那是一个带点禁忌意味的话题。我姑婆和她丈夫娘家的人却来往得很好，逢年过节红白二事仍当自己人一样。他们住在离我们小镇七八里路的一个村子，村前有一条清溪，白沙绿水，微风习习。我们有时去摸沙蚬，冰凉的水浸到膝盖，脚背上有细沙痒痒地掠过，只觉满心清凉，亲近了土地风水。夏天我们吃普渡，村里村外都是果实累累的龙眼树，绿树丛里一幢很气派的红砖屋，一个青石板铺成的院子大得能打篮球。他们是大家族，男女老少都有憨厚的笑容，我姑婆和他们闲话家常，从不提起那个负心汉子，好像生命中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男人。

更大方一点的是我姑父的母亲，她也是番客婶。我们叫她亲家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太太，从我们懂事起她就那样老，直到她去世，好像也没有更加老过。姑父的父亲在南洋也娶了妻子，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挤站在他家里挂得一墙



的照片里。姑父那个二妈长得有点像秦怡，简直称得上风华绝代，亲家姆将她丈夫二奶的照片挂在自己房里，每天进进出出看着，一个异地的绝色女子占据了自己的丈夫，和他风流快活，而自己在老家独守空帏，她竟然不当作一回事，每次有南洋的照片寄到，她还很自豪地拿给左邻右舍的人看，与别人分享她的快乐。

自然，也有很看不开的。一个番客婶守了几十年，守到丈夫回来，她却不肯见他，将自己反锁在房里，一日三餐要孩子端到房里来吃。她丈夫不敢冒犯，往往只站在房门口问候一两句话，她也不搭理，只当他透明。丈夫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只道夫妻团聚，长别胜新婚，谁知从头到尾都灰溜溜的，在自己家里抬不起头来做人。

一个负义的人，心中有愧，只求得到妻子的谅解。辗转千里，带了五花八门的物品来讨她欢心，谁知她看都不看一眼。这男人，终于还是怏怏地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

另一个被辜负的番客婶，捱了一辈子，儿孙成群，家中虽不富有，却乐也融融。丈夫回来，低声下气说："你不要生气了，功劳都是你的。"这老太太拒不接受丈夫的忏悔，与他分房而居，丈夫住前落，她住后落，老死不相往来。两个老人一前一后病着，都知道不久于人世，番客婶临终前交代子女，说自己只有一个要求，死后不与丈夫葬在一起。几十年积下来的怨恨，能恨到死也不愿同穴的地步。

像我们家这种四代同堂、有两代香客婶的家庭并不多，有的只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经济上没有来源，母亲要给人洗衣服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不知道父亲是谁，因为自卑，总觉得低人一等，更加避开人群。一个小学同学，与番客婶母亲住在一间仿佛终年不见阳光的房间里，家里有异味，脸色苍白，瘦

骨嶙峋。他母亲小小个子，也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脸上长年是那种委委屈屈的神色，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灾祸会降临到她和儿子身上。母亲疼他，因为是家中独苗，照顾得不好就断香火，对不起南洋那个男人。至于男人是否对不起她，那却又无从提起了。

这同学是恶棍学生欺侮的对象，一动气就满脸挣得通红，青筋暴起，同学便又笑他，他终于要狼狈地跑回家去。后来他长大了，有时在路上碰见，想与他寒暄几句，他总是逃避，低头不认人，贴墙根走路，直教人觉得很对他不起。

为家族传香火，是番客婶们共同的志愿。男人远走南洋，留下的孩子要小心呵护，没病没灾，于是常年礼佛念经，吃斋祈福，孩子养大了，好像有出洋的宿命等着他，又巴巴地送他出去，再巴巴地盼他回来。

我父亲抗战胜利后回乡，"大字"（即护照）给家里的妇人们扣起来，硬逼着他娶了妻再出国。父亲在南洋原来和一个心仪的女子恋爱，互订终身，结果仍不得不在老家娶了我母亲，为了等母亲生养，还在故乡的中学兼课教英文，直到我们两兄弟出生，他才获准再离开家乡。父亲后来说，那个与他相恋的女子，直等了他九年，后来才嫁到美国去了。这种事，不论对父亲或母亲，都是不公平的，但谁叫我们的家族是这样一种家族呢?

时代不同了，现在也有离乡背井到外国读书谋生的人，他们的妻子留在国内，再没有人叫她们为"番客婶"。早几年一套电影，称这类人为"留守女士"，真是雅得可以。有的小家庭男人出去留学，还要把妻子带上，美其名为"陪读"，更雅了，连读书都有人陪着，照顾饮食，安慰精神，双宿双栖，真是福气不小。想起我祖母她们那一代，雨夜孤灯，梦里唤不回



久去难归的亲人，骨肉割舍的苦楚，衣食无靠的担忧，几十年熬下来，居然也没有被生活压倒。我祖母到晚年天性仍是那样善良而忧愁，喜欢帮助穷人，从不与人计较长短，每日把自己收拾得整齐清洁，与左邻右舍玩牌取乐，还能煮饭带小曾孙，看电视耳聪目明，羡煞多少老太太。

或许真是宿命，文革后我又离乡背井来到香港，妻子在老家也做了几年新时代番客婶，到底不用捱那么长时间，终于也带了孩子前来团聚了。但在我们省里，更多没有条件出国的男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日本美国，九死一生到了异邦，赚了钱回去娶一个妻子，他们又不断地在制造新一代的番客婶。如此一代复一代，番客婶的苦命何时是个了结呢？

湘女多情

肖建国

湘女的出名，多半借助了那首《桃花江美人窝》的歌曲，还有那则湘夫人的传说。歌曲把湘女的漂亮渲染了一个够，传说则把湘女对感情的忠贞强化到一种极致。漂亮又多情，这样的女人谁能不向往呢？神仙都会动心的。

湘女多情的名声于是就传得很远。

桃花江当然是泛指，指的是整一个湖南。到过了湖南的人，都觉得不冤枉，觉得《桃花江美人窝》那首歌很实在。湘女的漂亮是自然的、朴素的。她们都生得娇小玲珑，高乳，蜂腰，双腿修长。她们跟别处的女人最大的区别是皮肤都很好……我们那里形容女人的皮肤好不是说白皙，也不是娇嫩，而是说：水色子好。看一个女人漂亮不漂亮，眼睛不是最重要的，脸蛋不是最重要的，身段不是最重要的，水色子才是最重要的。水色子好了就把整个人都带活了。带出了一种光泽，带



出了一种韵味。

经过了桃花江浸润的湘女，水色子都好。

二十岁上下的湘女，水色子尤其好。水色子最好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了。

湘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不像广东人一样讲究实惠，也不像上海人一样追求英俊潇洒，她们更看重的是要有本事，要人好。她们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男朋友能有钱，能长得高高大大，周周正正，风流倜傥，但是如果这些跟她们理想中的人不能和谐统一的时候，便宁可求其后者，而决不以外部的、物质的条件为最重要。她们在这件事上表现的是一种很清醒的理想主义者的态度。她们都很有眼光。

她们一旦爱上了一个人，便会一往直前义无返顾地倾心相爱。她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往往很婉转，很别致，一般不会太直露。常用的套路是跟男朋友借书，两天一本，一天一本，有时甚至一天两本。她们借书当然不是为了读，而是一种借口，一种仪式。到了一定的时候，还书时就会在书本上夹上一张粉红色的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或是自己构思的，如："真愿自己化作一朵白云，去点缀蓝蓝的天空"，或是直接抄一首爱情诗："夜久无眠秋气清，烛花频剪欲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字很娟秀，语意缠绵，令人感动。除了借书还有很多传达爱情的信息的方式，比如织个"心"型香袋，或是织件毛衣，压在心上人的枕头底下，或是在火候上买了票邀了一起去听一场梁祝音乐会。在乡下，则还有唱情歌、抛绣球、送绣花鞋垫等等形式。我有一个朋友，从工厂上了大学以后，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封信，信里永远是一张洁白的、带暗影花纹的、精美的信笺，不着一字。读了三年书，接了36封信，集成了一小札。36页空白的信笺让他费了三年的心思，也没

有猜出这位暗恋他的妹子是谁。直到学成归厂，一位女工邀他到工厂后面的松树林里散步，从提袋里拿出一札洁白带暗影花纹的信笺，才使他惊喜地明白过来，立即成就了一桩好事。

湘女似乎天生地具有一种素质，能把从暗恋到初恋的这段过程处理得很有情趣，很有色彩，能给你的后半辈子带来无穷回味。这种素质的形成，大约跟湖南的地理环境是很有关系的。湖南多青山，多绿水。每条溪水都要流经无数座山头，曲曲折折，逶迤蜿蜒，情意千徊，柔肠百转，说不尽的缠绵悱恻。

湘女多情，却十分地要面子。她们主动追求了男人，可是男人不能说。说了绝对会跟你翻脸。她们一旦恋上了一个男人，就会心甘情愿地把一切都交付给他。她们会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下的钱都拿出来，买好东西给男的吃，买好衣服给男的穿。男的买了一条50块钱的镀金项链送给她，她会报称500块的价值到处跟女友去炫耀，然后以价值10倍20倍的东西去回报男的。她们也常常会在男的面前抱怨，自己的衣服不如人，自己的鞋袜不如人，自己口红不如人，然而如果男的一咬牙把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只挎包送给她，她又会心痛地用双拳捶打男人的前胸，恼他花这样的冤枉钱做什么。男友谈定，隔三差五地带了回去见父母，是必不可免的礼数。每次动身的前一两天，妹子就把大包小包的礼物准备好了。回到家，进门叫一声“爸”，叫一声“妈”，抢先说明礼物是男朋友买了来看望双亲的。如果父母亲夸一声未来的女婿，她就很满足了。再如果隔壁邻居赞几句女婿懂礼性，那就更是喜得要哼歌了。她们的一切付出，为的就是得到这种回报。

生活对她们的回报却常有不公平。说不定什么时候，男人的心起了变化，不再爱自己的女人了。男人提出离婚的要求让



女人大吃一惊。震怒中的女人，却表现得无比的平静。她们并不问什么原因……事情到了这一步，还用得着问原因么？她们只是冷冷地吐出两个字："不离！"……"为什么不离？"……"不为什么！反正是不离！"……把话说得这么绝，男人没有办法了，事情只好拖下来。然而女人却留了心，明察暗访，访到了男人在外面的相好。一天，做好满桌饭菜，把那另一个女人请到了家里，一夜长谈，半哭半诉，情理相攻，用一颗女人的心融化了另一颗女人的心。反过来两个女人联手劝说男人，让他回心转意，保全名节。当然也有另外的例子。面对男人的离婚要求，女人横心不理。这时候变得愚蠢了的男人以为用钱可以打动女人的心，标出了很高的价格作为交换条件。10 万、20 万、30 万，甚至有 50 万块钱再搭一套房子的。他们不知道，价钱出得越高，越伤女人的心。女人心里想的是，我一辈子的感情，你就是这样对待的么！一横心，反正还是两个字：不离！她们心里想的是：我就是不离婚，看你有什么办法！更绝的就还会想：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拖也要拖死你！

一些人家真的就这样拖下来了。

哦，湘女多情。是不是爱得至深，恨得也至深呢？

不知道。

戏说“湘女多情”

王一方

中年背井，客居齐邑，朋友们常侃起湘俗。于“湘女多情”一说多有诘难。“多情”本是女性生命力外显的标志，从医学上看，它与体内的女性荷尔蒙水准有关，若凭实验室指标而论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地域差异，大凡天底下的健康女子都是多情坯子，不惟只是湘女呀！莫非辣椒是催情之物？果如此，川妹子也应有“多情”之誉呀！直问得我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湘女多情”不过是一则民谚，口口相传至今，既非正式的社会学结论，亦未见诸妇联红头文件、女权主义纲领之类的文本，故而没有人太认真地去证实或证伪。既然齐邑的朋友有兴趣打破沙锅，要讨个说法，我也只好认真起来，不然他们总以为湘女们白拣了一个便宜。

认真了一番之后，不觉有些气馁，虽然《楚辞》中有《九歌》，《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之名篇，但读了半天只



读出祭祀过程中人神之间的单恋，继而于《芥子园画传》上一睹单色线描的湘君、湘夫人芳容，相信她们根本撩不起少年心头的兴奋，不由得暗自嗟叹，名士骚客们意淫了几千年实在可怜得很。相形之下，传说中的二妃千里寻夫，泪洒湘竹倒更贴近民间私情，关于这个美丽的神话在楚湘之地可谓深入人心，娥皇、女英对爱情的执著与忠贞构成“湘女多情”的精神源头。不过，较真地讲，舜帝南巡途中崩于苍梧之野，二妃寻夫而驻足湘水之滨，本算不得土著湘妹，然而，君山北渚的二妃墓、湘妃祠还有那丛丛斑竹可以作证，这段哀婉动情的神话已经羽化成湘人的情感偶像，追究乡籍反倒显得多余了。

说起来湘人性朴，故而“湘女多情”的传统一直在乡野匍行，未曾炫耀于庙堂、街肆，不为正史、高典所青睐，无论是信史、还是文学作品之中，名妃、名媛、名妓、才女的形象均鲜有湘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李清照、林黛玉，即使名唤“李湘君”，也是秦淮河上某商女。这也难怪，正统文人眼里只有才与貌，纵然体内荷尔蒙高涨，也必须发乎情，止乎礼，高谈什么节呀、烈呀去吓唬小女子，这类风头湘女们不出也罢，免得犯了礼教大防。譬如那清河县城里的潘金莲，本可以其风骚为山东人挣个“鲁妇多情”的民间美誉，无奈清河离孔圣人的曲阜太近，这份纵情越矩不被乡党理解与宽容，金莲最终成了她意中情郎武二的刀下之鬼，身后还要遭千年唾骂，真冤！其实，三千年情史，不惟只有一个礼教吃人，孔方兄、青楼气都是噬情之虎，别看它“二十四桥明月夜”，美人一笑掷千金，殊不知，灯红酒绿不过财与欲，逢场作戏原本假风流，与湘妃遗风相去甚远。

若把眼光过分停留在故纸堆里会令人昏聩，“湘女多情”本是一个经验的命题，应该让感官来说话，由体验来作答，虚

拟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设一个赛情的擂台，召各地情商高、情窦壮硕的女子来比试，二是辟一密室，由各地的情郎诉说感受，秘密投票或打分……择吉日发布，说不定能证实或证伪“湘女多情”的结论，但这两个馊主意现实中断不可行，理由是“情”由心生，个人评判未免太主观了，“公分母”永远也推求不出，即使决出结果，也不具备普遍意义，容易流于片面，只不过是说笑一场而已。但在电视高度普及的今天，屏幕上几位湘籍女歌手的媚眼与甜歌着实令不少外省的男歌迷们心旌摇曳，还真将“湘女多情”当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来认同。此外，几位曾在京沪高校求学的朋友还举出个人的一点点遭遇，说是令人诧异的莫过于大学一年级下来，班上的几位才俊男生全被同窗或同桌的湘女挎上胳膊领回家由爹娘甄别去了。于是又引出一个新命题，“湘女仅仅只是多情吗”？因为“多情”这个词的内涵颇丰富，含情是一端，用情是另一端，前者是本钱，后者是手段。在我看来，“湘女多情”更侧重于后者，因为论多情的“本钱”，湘女们似乎并不占优势，譬如个头并不是最高，脸蛋不是最白、最靓，腰肢不是最细，但她们与情郎相视，媚眼可能最勾魂；与情郎相伴，情话可能最摄魂；与情郎相依，良宵可能最销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湘女是行动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湘女多情的特征是用情浓烈。绝非病态的多愁善感，亦非傲派的纤秀婉约，所以就更贴近世俗生活，更凸现生命本色。殊不知，长沙方言中，对“多情”女的俚语评价是“蛮骚”，口语中，“蛮”字乃“很”、“非常”之意。湘方言中，还有“霸蛮”一说，此处有“强人所难”、“固执”等意，但“蛮”字的意境很难以用一个相对应的词来表达。虽然“蛮骚”的“蛮”非彼“蛮”，但我个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一“蛮骚”的“蛮”赋予“执著”、“坚守”的含义，



“蛮骚”除了“很骚”，实在还有另一番韵致。人常说“女人是水做的”，媚人之处全仗一个“柔”字，尤其是南国女子，更是“人比黄花瘦”，“柳色看犹浅”，林语堂嘲讽为“苗条但神经衰弱”，一种病态的美，而湘女的“蛮骚”却一扫这份纤弱，南人有北人相，女子有男人气，既是一种反叛，也是一种逃逸，于区域社会学特质而言还真具有几分类型意义。这大概也算得上“湘女多情”民谚的一点点理性注脚吧。

将“蛮骚”的湘女形象活鲜地呈现给文学大众的人当首推沈从文，在他笔下，无论是《边城》中的翠翠及翠翠她妈，还是沅水两岸排工、水手们的相好，媚金、巧秀、九妹……都是那么用情浓烈，掷情专一、执著，她们幽会不失约，夜里有主张，相恋主动，有野性，从不遮掩情欲之渴，豁达、浪而不淫。同时又多梦、善良，这些湘女一半是情人，一半是母亲，她们的性格中，一半是暴风骤雨般的激情，一半是桃花潭水的宁谧，这些不朽的故事里流淌着浪漫与肃穆，交织着美丽与残忍。尤其是关于女子落洞的描述，似乎超出了文学，可以当作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报告来读。

“落洞”是一种青春期精神病，多发生于“未出嫁的女子，尤其是一个爱美好洁、知书识字、富于情感的聪明女子，或因早熟，或因晚婚，这方面情绪上所受的压抑自然更大，容易转成病态”。“凡属落洞的女子，必眼睛光亮，性情纯和，聪明而美丽……平时贞静自处，情感热烈不外露，转多幻想，间或出门，即自以为某一时无意中从某处洞穴旁经过，为洞神一瞥见到，喜欢了她。因此更加爱独处，爱静坐，爱清洁，有时且会自言自语，常以为那个洞神已驾云乘虹前来看她。……必然感到热烈而兴奋。”这类女子“在人间可无爱悦，却爱上了神，在人神恋与自我恋情形中消耗其如花生命，终于衰弱死去”。

这大概可以算得上“湘女多情”的走火入魔，也是《楚辞·九歌》湘君与湘夫人的那段人神相恋的现身转世。无怪乎从文先生只记湘女的爱与怨，却最终娶了姑苏城里的“黑凤”，做了张家府上的姑爷。

说起研读沈从文的作品，最有心得的人应数凌宇先生了。几年前与他相遇，便由沈从文笔下的湘女谈及湘湖之区的民风与性格，凌先生有一个“连环套”理论颇令我开点心窍。在他看来湘人挣不脱三张“网”，一曰“屈骚忧患”，二曰“桃源梦”，三曰“湘女多情”，忧患是现实的关切，梦幻是理想的憧憬，“湘女多情”则关涉文化性格与行为的塑造，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到行动主义构成第一个连环；第二个环是女人、男人，上辈、下辈的承传，说“湘女多情”，消受的是男人，湘女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她们用情浓烈的秉性必然影响到儿子、丈夫、父亲的心智与行为，有蛮骚的女人，就会相匹蛮犟的汉子，扎硬寨，打恶仗，认死理，屡败屡战，愤而蹈海，杀身成仁……风流被男人占了，而精神乳汁却连着“湘女多情”，一部近代史可以为证。

说来说去，“湘女多情”终归是一个悬案，一个一时无法推翻也无法澄明的区域文化性格假说。转念一想，悬案、假说不也是可以吸引人们去深究吗？



湖南婆子

梁 琴

湖南婆子是我的三外婆。

确切地说，她还不能算我真正的三外婆。她是三外公的小婆子。

三外公明媒正娶的三外婆我是见过的，驼驼背，盘个巴巴头，人蛮和善。父亲中过举人，她自己也看古书入了迷。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三外婆总喜欢坐在门角落里的红漆马桶上，架副老花眼镜看线装书，一坐半日。任凭隔壁三外公把板壁打得嗵嗵响，她也装聋。等到板壁不响了，她才慢悠悠摘下老花镜来，露一口白牙朝我笑笑。

三外婆虽说是名门闺秀，且知书识礼，但三外婆不会生细伢子。于是，三外公便娶了湖南婆子做小。

湖南婆子刚进门时，据我母亲说，剪个童花头，圆摆滚边的大襟褂，黑绸裙，一身“五四”时代的学生装束。蛮“摩

登”。

三外公自己没有房产。他和他的长兄，我的外公住一起。

外公经年的老屋有两层，分前、后两进。

前一进到后一进屋，穿过一个天井，进入一个光线幽暗的中堂。中堂神龛上，立着个财神，龛前点四根红蜡烛，一年四季，贡着新上市的时鲜瓜果。中堂弥散着氤氲的香火气息。久而久之，神龛便被岁月涂抹得黑不溜秋，那面善的财神爷，也被抹了把黑脸，倒成了个张飞。

中堂两旁有四间偏房。偏房里好黑。湖南婆子就住在一间阴气森森的黑房子里。她成天躲在自己房里，不晓得做些什哩，一点声息都不出。湖南婆子走路蹑手蹑脚，会突然出现在身边，骇人一跳。着一身的黑衣黑裙，一会子飘出来，飞快穿过中堂又闪了进去……

在这个大家族里，湖南婆子无声无息，连个正式的称谓都没有。只因为她讲一口的湖南话，就叫她“湖南婆子”。

像一个飘然的影子，一个幽灵。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也没有人关心过她的存在。

湖南婆子神秘的举止，引起我母亲的好奇。当时她还是个女娃子。她从她二婶有意无意漏出的话里，拼凑起一些零星的印象。

湖南婆子会打枪！

湖南婆子有双天足。是个女游击队。

湖南婆子用她那双天足，从湖南走到江西，参加攻打永新。那一仗打得惨呐，死的人算不清。湖南婆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漏夜化妆逃出永新城，一路东躲西藏，日里睏，夜里行，逃到吉安，恰巧碰见在吉安做木材生意的三外公。圆圆团团的三外公，一副土地老儿的相，让死里逃生的湖南婆子蛮宽



心，当即跟了三外公来南昌，做了我的三外婆。

湖南婆子在外公的黑屋里，不为人知地跪了十几年，直到解放。

解放以后，湖南婆子回过一趟家乡。家乡的人以为她早已死了，还特地为她修了一座墓，立了一块好大的碑。等弄清了湖南婆子并没在永新战役中牺牲，居然逃出去嫁了个地主的胞弟，于是极愤怒地铲平了那座墓，将那碑也打掉了。

从此，辞根飘蓬。湖南婆子有家归不得，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从我记事起，湖南婆子对人一向很僵冷。好像从来不会笑。有哪个见过她的笑呢？她住得不远，买菜必得经过我家门口。她用那只打枪的手挽着一只菜篮子匆匆而过。我母亲总想请她家里坐坐，她大都摆摆手，拒绝得很干脆。偶尔难得来家，也缄口无言，只是斜倚着门框，默默听我母亲絮叨，闷头抽烟。烟抽得好凶，一根接一根。那些一角二分钱一包的“红太平”“蓝太平”熏得她的牙齿墨黑。

湖南婆子向来不跟细伢子亲热。我们都蛮怕她。怕她一口稀稀疏疏的黑牙齿。

湖南婆子终没辜负三外公，为他传下一个儿子。

只是湖南婆子的儿子（我该喊他舅）五十挂零了，还是一条光棍。

湘西女人

彭学明

走进湘西，湘西女人是最让人牵挂的。湘西的女人朴实、土气，一如山里的一颗石头或山花，没有丝毫人为的雕琢和装饰，不管风怎么吹日怎么晒雨怎么淋活计怎么磨，湘西女人就是水淋淋的、绰约约的，洋溢着最为引动人心的生命气息。尽管你有时会看到一个或两个不怎么引动人心的，一打听，保证不是湘西的，那是外地来这里办事的女人和娘子。湘西女人是纯粹的、丑也能美的精灵。

在湘西长满绿草绿树和鲜花的背景里，湘西女人总是行走着的最好的风景。脸尖尖的，唇薄薄的，皮嫩嫩的，腰纤纤的，胸挺挺的，柔而不弱，媚而不俗，穿着自己刺绣的花衣，戴着父兄铸造的银圈，在你的心尖尖上摇曳穿行。蝴蝶斑斑斓斓地跟在身后。蜻蜓斑斑斓斓地跟在身后。南来的紫燕一声呢喃，跟在身后。她们是质地优良的一种花木，大朵大朵地开



放，大片大片地生长。

这独个的、行色匆匆的，是上了年纪的婆姨。她要到坡上去，她会隐没在庄稼地里好长一段时间不会出来。手上的那把锄头镰刀，会在她汗水溽溽的滴淌里薅出一大片诗句，割出一大片文章。女人，文章与诗句里的一张犁，弯着腰弓着背，驮着辣热的日光和人生的企望，匍匐前行。庄稼的叶掌越肥越厚，叶掌的果实越壮越甜，女人额上的皱纹却像犁下的沟沟又深又黑。可女人依然站在庄稼地里，让山风吹拂，与白云为伴，然后把星星和月光带回家里做成一盏油灯，照亮全家人的生活。

那些结婚不久的嫂子和没结婚的妹子，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山麻雀，整日整夜，飞来飘去。银亮的声音在山谷里抖动飘逸，涨一河春水，催一树花蕾，把一片片慵绻的黄叶心事泡得伸直了腰身，游溶杯底。她们要翻越这一座座绿色，到山的那边去走亲，看热闹，会情人，或者仅仅是买一点自己喜爱的东西。她们不描眉化妆。她们不烫发整容。她们只穿戴一身好衣服。她们跟自己的情人一样，根那些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妖女人。那些情人，常常在河边或林地的一块岩板上等着，守望这些即将翻山越岭而来的爱情。脚下的水，水底的鱼都像女人曾经的手掌抚摸着他的心。当女人的铃香摇近时，情人站起来，对着她们打一声响亮的吆喝，“喔——喔！”亮丽的湘西女人们就都竖了耳朵，亮了眼睛。笑笑地，一齐响应，“喔——喔！”，如果男人又“喔”，女人又“喔”，整个河谷一片“喔”声。不是山誓海盟，没有花言巧语，湘西的女人跟男人，就这样面对我们宣传爱情。那个穿红格衣的、早已归属了情人的湘西女人，羞羞的，却勇敢的，走出队列，迎住男人。可是不成！那帮子柔起来比谁都柔，野起来比谁都野的好女人一下子嘻嘻哈

哈地扯住了她的衣角，不准上前，咦！就等不及了？还未过门就不要我们了？那亲乖乖就那么好？我们不信！我们就要看看你这亲乖乖是傻蛋蛋还是俊馍馍！我们要整整那后生！说了说了就蜂拥上去，团团抱住男人又扯又撕，提男人的耳朵、拧男人的脸蛋，剐男人的衣裤，然后四脚朝天抬了，往红衣女人身上撞。直到男女双双拱手告饶才肯罢休。那么，好吧，接个吻，做做示范动作！那各怀“鬼胎”的二人就半推半就地，做了一个示范动作。哎！湘西女人的一滴水，该会淹死多少男人？

湘西的女人心灵手巧，会绣花做鞋。

湘西的女人壮实漂亮，会生儿育女。

湘西的女人美丽多情，会酿造爱情。

湘西的女人唱歌时，歌里的子弹能击倒一颗铁打的心。

湘西的女人跳舞时，舞里的情钩子能钩住一尊远去的背影。

湘西的女人是世上最纯最真最善最美最举世聪颖的人。

可是她们命苦，她们似乎注定了是深埋地下的一条药根。自小，她们就没有儿童乐园，只有蓝天草地，她们固然也跟自己的哥哥弟弟一样在父母的背篓里长大，可她们永远没有哥哥弟弟的优越尊贵。当哥兄老弟穿戴一新地去上学时，她们往往留在家里扫地、哄弟妹或做其它什么。穷，盘不起，爹娘的天平只能倾向哥哥弟弟，委屈她们。因为她们是迟早要泼出去的水、收不回的人，她们迟早会成为别家的媳妇做别家的事情。她们常常站在自家的阶檐或坪场，看样高样大的少年在校园的操场里跳呀闹呀，无忧无虑，她们常常静听那棵枝繁叶茂的古枫下钟的声音，当她们爬在教室外的门缝里失声随着伙伴读出“1+1等于2，2+2等于4”时，老师惊异地发现了那双乌溜



溜的眼睛："妹子，进来，我教你!"可妹子一脸绯红，跑了，以后再也不来。湘西女人，一串未甜先熟的葡萄，酸透了世人的心。

长大了，湘西女人就是桃子熟透可吃了。在湘西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与环境里，湘西女人是一台生育的机器。她们要生育跟她们不同的男性，而不能生育跟她们一样的女性。女子是稀泥糊不上自个的壁，儿子才是一统江山、整个家业。儿子是烟火，能传宗接代，儿子不会让自己背一个绝代鬼的骂名。当家族与家族械斗、冤家与冤家决战时，儿子更会是一挺机枪扫死一朝敌人。因此，男人不论白天黑夜，都要与女人艰苦奋斗一番，倘若收获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子，男人会一直奋斗下去，女人会一直生育下去，直到长出带把儿的小宝贝。要不，女人就要遭罪：公婆会给她们颜色看，男人会给她们拳头吃，邻居会给她们白眼使，她们这时不再是女人，而是牲口，是不会下蛋的鸡，她们会被人指着脊梁抬不起头。所以，计划生育时，她们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藏在山上、洞里抑或亲戚家里，若有计划生育队伍追来，即便前面是刀山火海，她们也得闭着眼睛跳下去。她们知道国策重要，知道计划生育是为她们好，可她们更知道农村没有儿子的苦楚，知道女人家生不出儿子所遭受的罪，知道没有儿子的女人晚年无依无靠的落寞凄凉。所以，她们会流着泪告诉您，她们逃避的不是什么生育，而是一些实在的现实和世俗，她们甚至会亮出被男人打得青是青绿是绿的伤痕，"嗵"一声跪下去，求您放她一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她再生养一个，拆屋下瓦不管，只要不断了她念头。此时此景，您也许会热肠翻转酸泪淋淋，真的闭了一只眼睛由着她去，即便您坚决地把她扎了，您也许会心痛不安地喃喃自语：她们无辜！她们太苦！

可是，她们还得把青青紫紫的伤痕严严实实地在人前遮了，扛着锄头下地，背着背篓上山，她们还得挑着担子不能喊疼，不然，她们又会无形中矮人三分。她们挨男人打，却不恨男人，她们体谅男人，知道男人也苦。这些男人不要当官不要权势，只想要个儿子没什么过错；他们不抢银行不偷女人不做城里某些人表面冠冕堂皇实际见不得人的缺德事，喂女人几个拳脚包子馒头没有什么错。何况，她们也抓了他几爪，咬了他几口，踢了他下身几脚呢？由此，她们对男人的恨就烟消云散了。男人对她们的种种好处又像眼前的花或树，在酸甜的心里次第灿烂。

她和他是在一个山沟沟里长大的。玩家家，捉迷藏，捡稻穗，刷螺陀，青梅竹马。过不了河，他背她。背不起柴，他接她。那一对虎虎生风的眼睛，总是标标致致地从头至尾护卫着她。当她把自己用心做的花鞋送与他时，他欢喜得一下子把她按倒了，舌尖狗似的把她舔得散了骨架。稻草垛下，晒熟的草香散发出来，温柔的月光做成镰刀，收割了两人的夜晚和爱情。她一生一世都记得他在她身上横刀跃马的骑士身影。他永远都是她的亲乖乖、傻蛋蛋、憨馍馍。

背着柴或水，湘西的女人在山道上走。山上的树叶绿了又青，青了又黄，湘西的女人却始终在这黄肠道上走不到头。山上的路踩弯了，路上的岩踏碎了，湘西女人的腿肚子粗了身板骨硬了，肩胛与脚板都跟男人一样，是一块铮铮硬硬的铁打营盘。春天的水伸出河臂吊在脖上靠在怀里，听她喃喃切切的歌唱；田畴里走动的层层绿色，一茬茬长高，一片片变黄。苞谷秆刀枪林立、挺拔壮实，谷线子摇摇晃晃、饱满肥硕，葡萄，一架一架的串满黑色的眼睛，色迷迷，诱惑着秋天和路人。当她们把苞谷一山一山地背下山时，当她们把谷子一坡一坡地背



进屋时，当她们用甩棒头打落一地金黄的黄豆、豌豆时，她们真的如喝了一大罐蜂糖，再苦的东西都透心的甜。赶场的时候，她们把山里的秋天和劳动背下山去，卖给城里，买回自己和儿女所爱的光景。

白天，她们侍候庄稼土地，晚上就侍候家庭和爱情。男人回到家里，呼噜一躺就做梦了，她们却还得煮饭炒菜、洗衣喂猪，甚至得忙到鸡叫时分。有时男人心情不好，即便女人端着一盆洗脚水或一碗饭菜递到跟前，男人也会把盆碗一摔，大发雷霆，女人就只能默默捡起破碗烂碴、关紧房门，落泪哭泣。女人若先早死，男人还会再娶。男人若先早死，女人决不再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她们对爱情朴素的忠诚。她们会留在这个家里养活男人留下的一群孩子，千辛万苦地送他们上学识字，扯好衣服买新鞋子，而她们，年年添置的是贫困缝制的百衲补丁。倘若男人的弟妹还未成年成家，她们还得打盐汤吃稀饭，给弟妹们攒钱打家具备嫁妆，轰轰烈烈的，铺排一次光荣。有时，她们还会摊上一个一年四季都背着药罐子的病公公病婆婆，那么，她们绝不会计较公婆从前的不是，她们会拿出暖和和的女儿心来，给他们求医、喂药、熬汤、洗澡、端屎接尿，替死去的丈夫尽一份孝道。湘西的女人，柔弱的脊梁，背着家庭走，推着社会进，拉着历史行。

劳累了一天，又辛苦了半夜，湘西的女人才倒下床来，对男人柔声一叹："哥，好痛！"男人转过身来，久久地，看着女人来不及梳理的散发和憔悴的面容，看着女人染白的青丝和细细的皱纹，不免生出一种歉意和敬意，柔柔地用手在女人的痛处摸，用脸在女人的痛处蹭，用唇在女人的痛处吻，女人就不痛了，枕着男人的情爱甜甜睡去。梦里，她还在为男人和孩子，匆匆赶路。

凤凰女子

彭荆风

山峦、树林、村庄全被白茫茫的浓雾遮没了，我们的汽车穿行于雾中，只隐约听见鸡的啼声、河水搅动水车的吱嘎响声，还有洗衣少妇时缓时急的捣衣声和轻柔的笑语声，她们笑得那样甜而开朗，我仿佛见到了一群“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赤着脚站在清澈冰凉的溪水中……

“山高水急，地苦雾多”，这是沈从文先生对凤凰的描述，他还告诉我们，这地处湘、黔、川三省边境的小城，人民一向崇尚武侠，好勇善斗，从前“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士兵却有七千”，再加上“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也就终年鼓角烽烟、战乱频仍了。

那样多的男子从军、修碉堡、守营汛去了，家事农作只能依靠妇女来撑持，这山高水急的地方，怎能不“地苦雾多”！凤凰女子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过多年，那历史的创伤还在么？凤凰人是怎样在男丁减少、土地贫瘠的条件下奋发劳作的？浓雾逐渐稀薄，我却怕大雾消散后，看到的是一个贫穷颓败的小城，那是多么不愉快！

小城很安静。不是假日又不是四乡群集的赶街天，街上的人也就不怎么拥挤，像许多既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又进入了新的时代的边远小县城一样，城区也是由老街和新街组成，宽敞的新街表达了这地方的发展，老街弯曲的小巷、古旧的房屋、光滑的石板路，则纪念着那过往的辛酸岁月。听说，凤凰人很珍惜这些老屋，舍不得拆去，特别是那些妇女对旧居更是充满依恋，一砖一柱令她们回味的事太多了。我住了几天，穿城走巷几次之后，也觉得为了扩建，拆去了有过多少神秘故事的天王庙、充满商业竞争意味的万寿宫，以及那诞生了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宅院，非常可惜，那还有什么特色呢？

凤凰女人的怀旧，实际是深含对历史和美的审视。凤凰人珍惜旧城，还珍惜那傍城而过、河水清澈、多鳜鱼、鲫鱼、鲤鱼的沱江。春季水浅，江底大石块凹凸可见，浮游的小鱼也清晰可数，江上有小船，渔人在默默撒网，矫健又从容；听说，沈从文先生在1982年以八十高龄最后一次返回凤凰时，就是乘着一只小木船漂游于沱江，深情眺望他眷恋着的故乡山水，对江水的洁净深感欣慰；他去世后，凤凰人远去北京把他的骨灰迁回葬在沱江边上，他们知道沈先生爱水，他生前说过："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

但我却觉得明丽的沱江给凤凰女子的影响更多，她们的温柔、柔弱中的强韧，与这长河是多么相似。

凤凰的朋友们同意我这看法，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万千苦难都能承受的凤凰女子，还有什么不能包容呢！人们还记得

在日寇人侵、国家危难的时刻，这个当时的人家不过六千户、人口不到两万的凤凰城，却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仅在1937年的“八·一三”松沪战役，凤凰籍士兵就付出了伤亡两千八百人的代价。八年抗战，几乎家家有寡妇，户户有哀声、那艰难的年月，小城的劳作大多由这些美丽、善良、温柔的妇女来承担！

因为小城的军伍人家多（解放前，凤凰出了七名中将、二十七名少将，团、营、连、排长更是不计其数），既有荣光，也有灾难，特别是“文革”时期，不少家庭都再次受到冲击，温柔的凤凰女子又陷入了忧伤、恐惧之中……

尽管这小城有过花翎闪动、冠盖如云的辉煌时代，似乎那时候的男子不可一世，我敬仰的还是那些温柔、贤良的凤凰女子，她们才是小城的基石！

我想找几个老少妇人谈谈过去和现在，她们只是温柔地甜笑，似乎那些事，只是如同她们平日的描花绣朵的手工艺一样，虽然精巧艳丽，在她们看来却已习以为常了！

如今苦难的时代已经结束，凤凰也冲出了浓雾展翅飞翔，年轻一代的凤凰女子也早已走出家门，投身到各项建设事业中去，无论是雄踞苗岭大山中，高四十二米、宽八米、长二百四十一米、被誉为全国石肋拱桥中的首位的乌巢河大桥，还是坝高八十一点六米、发电量一万多千瓦的长潭岗电站、那年税利亿元以上的凤凰烟厂，甚至遍布苗乡的学校里都有她们的身影。

离开凤凰时，一位苗族姑娘赶来送我，她家的庭院里种满了黄的迎春、红的玫瑰、白的山茶，她却把一盆虎耳草珍重地赠给我。虎耳草是湘西特产，生命力很强，这也是凤凰女子的个性吧！



安徽女子

陈源斌

家乡人看到漂亮女子，就收住脚步琢磨一会，在心里感叹说：这个女子水色好！这个女子长得格式！

安徽女子水色好。一条江（长江），一条河（淮河），横贯流过安徽，水网密布，滋润了江淮的沃土，也浸润到女人的肌肤血肉中去。说女子水色好。是说她的肤色白皙，肌肤柔嫩如膏如脂如乳，轻轻一抚，便滑出汁水来。

说女子长得格式，是说她的模样。安徽北淮南江，从这里活脱出来的好女子，占尽了南方和北方的好处。安徽美女外形上得了北方人的少许便宜，一张脸略有棱角，鼻子有些讲究：直而坚挺。还有眼睛，多数是双眼皮。身材则匀和了南方和北方，一米七上下，不高不矮。也是细腰隆胸高臀。只是将北方的尺寸削去一点点，将南方的标准增添一点点，只求个恰到好处。安徽美女神韵上借来南方人的几分味道，温柔而不尖刻，

随和而有定力。

有人说安徽美女的源头来自江苏的扬州。自古扬州出美女。扬州是历代商埠云集之处，各路人马，各种流派，各色男女，在这里会合，血肉交融，风云际会，衍生出惊世脱俗的尤物来。可是清兵入关，嘉定只有三屠，扬州竟被烧杀了十日，说扬州人留下未走的都被斩尽杀绝了，另有一些扬州人逃到安徽地界上。现在的扬州人都是后来去的，正宗扬州人流落在安徽。安徽地界上好多地方都取名“扬州坊”，可见一斑。这些说法是真是假，暂且存疑。因为即使美女的源头在扬州，这么多年在安徽的土地上流淌，一方水土一方人，早就自成流派了。

安徽长得好的女子多数是明白人。相夫教子，侍舅事姑，有收有放，该进该退，分寸把握得很好。遇到特别大的事情，她就要出头，当仁不让。这关系到她一生的祸福，不敢大意。有一个女子，少年就很出众。父母为她后半生着想，挑来拣去选定一个家道富实的，为她说了一门亲。男孩子看上去也差不到哪里。她到底不放心，瞅着机会亲眼看了一看，亲口试了一试，不满意。她自己看上了一个，就对父母说了。父母比较了两家的门第财力，觉得她自己没有选好，她的想法有些飘。因为说服不了女儿，父母就来了硬的，把对方的聘礼收了，正式订了亲。女儿也来了硬的，干脆跟自己看中的那个男人住在了一起，生米煮成了熟饭。父母也只能随她去了。

安徽长得好的女子，有时候还敢拿自己的一生来赌一赌。有一个美女子，年轻时容貌惊动了方圆百里地盘，多少男人梦中无数次也想她到手。可是，有一天有一个生了重病的外来客撞到了她的门外。她朝他望望，总觉得他身上有些不寻常，总觉得自己与他之间，前生今世有些什么。于是就收留了他，两



个人一起凑合着过了，多少人惋惜！这是四十年代后期的事了。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没有见到一点儿动静。两个人都老了，到了七十年代末，有一辆军车在她家门前公路上受阻，她的男人恰好路过，车上下来一个军人，看看他，问了几句，请他上车，军车开走了。过几天回来，原来当年生病的外来客是队伍上的人，1946 年“北撤”时因病滞留在了此地，只是他丢了所有的身份证件，悄悄跟外面联系过无数次，杳无音信，一颗心断了指望，所以几十年缄口不言。1949 年以后，他没有工作，全靠自己的女人养活。中间遇到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他说不明白自己的来历，说了别人也不相信，就时不时被当作靶子，拖出去示众。现在才算弄清楚了，其实这个人当年就不是一般角色，还救过一个目前职位很高的军队要人的命，就是那天坐军车路过此地的人。她的男人恢复了身份，不但有干部级别，还成了老红军。这个女子本人，还有她跟他生的儿女，从此都有了光彩，都跟着享福，都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过上了好日子。人们赞叹说，这个女子眼力好，也有人说，这个女子熬这许多年，确实不容易。这不是编出来的故事，而是真人真事，有名有姓。这个当年水色好、长得格式的女子，也真敢赌，赌得也真有点悬乎，她算不算是个明白人呢？

安徽长得好的女子，温柔随和，却有一副犟骨头。千万别戗着她。她一般总要让你三回，第一口气忍了，第二口气吞了，第三口气咽了。第四口气，她就要明明白白向你讨个“说法”。她一旦骑上马，这匹马就脱了缰，再也收不拢笼头，哪怕前面有三层墙两坂砖，也拦不住，也要直把墙壁撞穿，耗多少光阴，费多少钱财，也在所不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实，“说法”是我家乡的习惯用语，《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

就是以我家乡长得好的女子为原型的，只可惜当时安徽遭受百年洪涝，拍摄地点临时改在了陕西，要不然的话，巩俐扮演的秋菊，也许是另一种滋味的外柔内刚的安徽美女了。

安徽美女可遇而不可求。有缘者遇之，千万不要错过。她水色好，生得格式，人更好，关键时刻还能替你把握大局。如果错过机会，失之交臂，也不必惋叹——看看她的背影，领略她的温柔，体会她的倔强和定力，也是一种享受，一种缘分——你可以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藏在心里，伴你终生，尽情品味。



西关靓女

符启文

写下这个题目，读者也许会问，你说的是解放前的事吗？

的确，解放前的西关，豪商富贾，云集于斯，殷实人家，比比皆是，他们娶的妻室，纳的小妾，养的情人，或珠圆玉润，性感有加；或小家碧玉，玲珑剔透；或妩媚娇艳，风情万种。而他们生下的女儿，长大后也是一个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故旧时有“西关少奶”、“西关小姐”之美称。

可如今，西关还有靓女吗？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百闻不如一见，还是让我们到西关去走一走吧。

西关的横街窄巷在广州是颇有名气的，它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如同一条条岁月编织的藤蔓串起一间间古老的民宅，也串起一个个古旧与新潮的故事。在这些由麻石铺成的小巷行走，你既感到古拙的雅致，也体味到现代都市文明的风韵，而

更叫你快意的是，有时走着走着，突然，一阵香气伴着“格格”的皮鞋声从身后袭来，待回头一看，原来是几个如花似玉的靓女正从你身边飘然而过，明眸皓齿，流光盼顾，风姿绰绰，很快又消失在前方的深巷里了。而像这样的镜头，在小巷里是不难看到的。特别是早晨上班或傍晚下班时间，你常常可以看到她们多姿的身影，那么洒脱，又那么矜持。

可以肯定，这些小巷里的靓女，多是土生土长的，尽管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老一辈美的遗传基因竟然还在她们身上起作用，怎不令人叹服！

如果说，本地靓女是西关的一大传统特色的话，那么，那些“加盟”西关靓女的外来妹则为西关靓女行列平添更为坚强的实力了。

西关作为广州一个文化品味比较浓郁的区域，其主要特点是集商贸、饮食、旅游于一体，这里除了有广州老字号的食肆、餐厅、酒家外，还有玉器街，古玩街以及像陈家祠那样声名显赫的旅游景点。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些行业也一扫过去那种陈旧和封闭的观念，把店门店铺装修得美轮美奂，让人进去先获得一种超常的享受和满足。此外，他们还把招聘年轻漂亮的服务员、售货员、文员，作为一种远视投资。于是，无数的“美凤凰”就纷纷到这里寻找栖身之地了。

不过，西关的外来打工靓女，多是来自广东各地如清远、肇庆、湛江、河源、阳江等地的，甚少北方妹子，她们分布在百货、家电、鞋、服装、影楼、美容美发等行业。论相貌，她们虽然没有“沉鱼落雁之容”，但个个端庄秀丽；论气质，她们自然比不上那些文化层次较高的“白领丽人”，但她们朴质单纯；论身段，她们也缺乏“魔鬼身材”，但她们健美活泼。她们穿着各种色彩不同、式样不同的合身的工装，再加上脸上



常常挂着笑容，更显得精神饱满和充满青春活力。有时在西关一些酒楼就餐，这些靓女们不时在你身边来往穿梭，斟茶倒酒，确是令你食欲大增，古人有“秀色可餐”之说，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些靓女们从事的职业一般工资都比较低，所以她们没有更多的机会和本钱来包装打扮自己。她们的美，属于那种天生丽质的美，是带着一种泥土的芳香和田野气息的美。她们靠自己辛勤的双手去实现各自的人生和青春价值。她们不像一些女子，凭着自己娇好的容貌去从事皮肉生涯。单是这一点，就很高尚和值得人们尊重了。

我认识了一位在西关一家酒楼当部长的来自清远石灰岩地区的靓女，她身材高挑，双腿修长，皮肤白皙。秀美的脸上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笑起来特别甜。我真有些怀疑，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怎么会生出一个如此水灵灵的靓女呢？但她告诉我，她是地地道道的清远人。看来，厚实的泥土，也是哺育靓女的温床。问她为何不到星级酒店而要到西关来，她坦诚地说，西关人气旺，我喜欢西关。看来，她是下决心当西关靓女了。

西关还有一种靓女是“流动性”的。人称“活动着的鲜花”。情因西关有一条商业步行街，每逢节假日，这里人头涌涌，来自四面八方的靓女们，把这条商业街泼染得更加五彩缤纷了：穿超短裙的、连衣裙的、套裙的；长发披肩的、扎马尾辫的、剪男仔头的；浓装的、淡妆的；清纯的、妖艳的……令你目不暇接。她们说着笑着，推着搂着，刚从这家百货店出来，转眼又淹没在人潮拥挤的时装商场了。她们不就像一朵朵鲜花在人海里盛开着、飘荡着吗。

有位朋友曾对我说，碰上双休日，他极喜欢到西关步行街

去溜达溜达，买东西固然是一方面，但去那里看靓女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和赏心悦目的事。朋友的这种想法，可能会受到某些人的非议，但其实，一个男人对漂亮的女人毫无反应，可能是精神障碍或身体某些部位出了问题了。可不可以这样说，一个对靓女有兴趣的人，对生活也充满情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吗？当一位漂亮的女性迎着一位男性擦身而过时，那男的总会情不自禁地要回头张望几眼，这种情景你说是好奇也好，好色也好，总之是一种对美的渴望和追寻吧。当然，把男人都说成是“好色之徒”，未免太偏激和过分了。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男人喜欢漂亮的女人都是极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既不讳忌“好色”，但要做到“好色而不淫”，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否则，世界就大乱了。

西关多靓女。这是古老西关的骄傲和荣耀。这说明改革开放对西关的冲击，同时也给它带来生机和动力，使它变得更加宽容和善于接纳了。试想想，没有西关商肆的繁华和发达，就不可能有这么多靓女纷沓而来，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迷人亮丽的这一道风景线了。

您想看靓女吗？请到西关来！



西关宝地多靓女

冼联广

广州有句流行了成百年的口头禅，叫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确实，西关是一块素有盛名、藏龙卧虎的文化圣地，这里聚集了文人骚客、买办、商人、艺术家、戏曲家、戏剧家以及海外华侨。西关的昌华街，是海外华侨回来修建的、其房屋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既带有东南亚、西欧风情，又有清代民居风格；耀华街，是商人聚会的集中地，由于这些商人手中有钱，加之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见多识广，所以较为开明。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别有风格的“金屋”，金屋必然藏娇，金屋藏娇结果必然生下小家碧玉，如珠如宝地爱惜，无论在文化、修养方面，家长必然下大功夫培养她们。由于她们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所在在广州往往与众不同。

五十年代，西关曾有七姐妹花，是结拜的姐妹，她们的名字依稀记得，叫露茜，荷蓉，美兰，诗诗，影梅，红红，植

开。她们七姐妹，都是生在大富大贵的家庭，其父母均在海外，均受过高等教育，钢琴、绘画、诗词、歌赋、演唱，样样精通，更兼懂英、日等外语。当时，凡省市有外宾来访等外事活动，都是邀请她们接待外宾的。由于她们仪表秀美，楚楚动人，穿着、谈吐、举止十分得体，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广州影相馆如林朗、三红、艳芳等，差不多每期都有她们的玉照作为广告在橱窗亮出来，而且每年挂历中的画像，都有她们的芳容。那时，她们是青年一代心中的偶像，无论她们的发型、服饰、穿戴，还是她们足下之履（皮鞋），均是青年人热心模仿的对象，她们一上街，就会引人注目，招来无数双羡慕的目光，犹如现时港台歌星一般，她们，就是当时被追逐之星。

其实，她们的装扮，并非现时青年人那般浓妆艳抹，她们的衣着，往往很朴素。当时女青年推崇备至的服装是列宁装、建设装，若是服饰奇特，则往往当作奇装异服而受到批判。但少女天生有爱好打扮的习惯，所以便对当时的标准装略加改头换面，使之带上洋味，中西结合，十分得体，不落俗套，当时下九路有三间服装店铺，叫纶章、锦华、信孚，光顾服装店的，多是西关小姐，她们被视为“牛女”、“飞女”，但“牛”得大方，“飞”得脱俗，别有一番风韵。

七姐妹也没有富家小姐那种弱不禁风的娇气，她们喜欢看中外名著，听世界名歌，跳交谊舞，亦喜欢听当时名噪一时的广州岭南轻音乐队的演奏；她们不入茶楼，喜欢去太平馆、太平冰室、大公餐厅、沙面经济餐厅。三五少女知己，围成一圈，边品尝广州美食，边欣赏美妙动人的轻音乐。

西关靓女确实很多，这同这块风水宝地的气候关系很大，青石板铺成的大街，树木成荫，一年四季，鸟语花香、清幽宜人的环境，必然保养得皮肤白白嫩嫩，造就成幽雅的气质和心



态。西关不但靓女多，而且名女人也多，像蝴蝶、阮玲玉，祖居均在西关。

西关这一块宝地，我从小十分向往，无论小说、电影，都少不了她，《香飘四季》，《羊城暗哨》，《跟踪追击》等，都是以西关为题材的。

姿　娘

林宋瑜

有一个称谓据说是全世界皆同，那就是“妈妈”。作为“妈妈”的过去、现在、未来或放弃此种身份的身份者，涵盖全部最具普遍意义的指称叫做“妇女”。这个名词如此缺乏感情色彩缺乏想象余地缺乏质感，以致我至今仍一味固执地偏爱着迷恋着来之我家乡方言与“妇女”相对应的代名词“姿娘”。

在开始听懂人类语言时，我知道大人叫我“姿娘仔”，外婆可称为“老姿娘”，妈妈则是“姿娘”或者“姿娘人”。家乡在海边，家乡的语言属于闽南语系。那种话语鼻音很重，“姿娘”二字哆声哆气随着海风飞扬，真可谓如影随形婀娜多姿千娇百媚起来。

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一条小街上，靠近城边，多走几步就见到郊外的池塘，小伙伴们常常去那里玩水。姐姐比我野得多，她是我的偶像，她敢爬树。但她常常挨到这样的责骂：“姿娘



仔人，小鬼动戏（像男孩子一样乱蹦乱跳）。”

夏天的夜晚，街上很热闹。我至今依然对那昏黄的路灯一往情深。姿娘们围坐在路灯底下勾通花、做刺绣，总会有一两个像对门的锦婶或者内婆之类的老姿娘自得其乐念歌册。听得最多的是“陈三五娘”、“苏六娘”、“蓝翠英”。像“蓝翠英，心中事，欲写分明……”这样起头，故事就说开了。无非就是些高楼小姐爱上白衣书生，阴云密布愁肠百结终于金榜题名花好月圆才子佳人。但那种起伏有致如秋水微澜的韵律却是至死也无法忘掉。歌册历经多次破四旧，现在已很难找到。去年舅妈帮我在乡下觅到半套“英台子”。打开来，却只能像读英文小说般看个大概。源自方言的许多字是我真正的母语而我一个也看不出来。家乡那些没有上过学的老姿娘，她们又是如何念唱那七八本、十来本一套的歌册的呢？

广东有位与我同籍的画家，颇有名气。他的画可谓满纸胭脂，尽是些古今中外袅袅娜娜的姿娘。六七年前他写过一篇散文，叫“姿娘是潮州的”。那真是个莺歌燕舞杨柳依依的世界。我想画家面对那些女模特时，头脑里反应的肯定不是“妇女”而是“姿娘”二字。潮汕平原上的姿娘们，生长在海边，沐浴着海风，腰肢水样柔软，眼波雾般飘忽，笑起来无声且不露齿，正可谓应了“蕴藉含蓄”一词。像我辈一高兴就张牙咧嘴肆无忌惮呵呵大笑者，确是已有粗陋之嫌了。

时下大江南北流行潮州菜，“潮州佳肴甲天下”，南由东南亚、香港、广州，北至关外、北京、各大城市中，最昂贵、最“贵族化”的，莫过于潮菜馆。殊不知以精美考究著称于世的潮州菜，正是那些向来主内不主外的潮汕姿娘恪守祖训、代代相传、切磋交流的结果。她们确实离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很遥远。尽管从物化的角度看，现在许多潮汕姿娘完全有

足够的条件拥有洋房甚至别墅，但那依然不是自己的，或者她们也许就不愿意是自己的。有位中学好友，成为当地贵妇。日驰“奥迪”上下班，儿子送进贵族学校，家中有保姆。但每年我回家探亲，她总要找个机会亲手整数样潮州点心款待老同学，无非是要博得几声夸奖。这种夸奖很重要，相当于评三好学生、评英模，是社会对你的鉴定。在潮汕，至今仍有约定俗成的观念：越是深宅大院里的姿娘，越要有几样拿手菜在手，真正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世妇会是开到中国来了，潮汕姿娘却是无法接上世界轨道，被女权所遗忘。

潮汕姿娘爱洁净，可能也是“甲中国”的。我们经常嘲笑日本妇女成日跪在地上擦擦擦，一副奴才相。然而我幼受庭训，明确的评判即挺腰直背，赖仗拖把，就是偷懒的表现。潮汕的城里乡下、街巷院落遍布形状各异的水井，时光无数，不论晨昏，它们缄默着忠实地映照着姿娘们习以为然的辛劳。外婆那一辈“鸡鸣入机织，夜夜不我息”的景象是见不到了，但滴滴嗒嗒的水声、洗洗涮涮的忙碌，浸透生活的空气，经久不散。有一幕潮剧，名字我已忘了。而里面的私塾老先生吟诗作对的诗句我还记得一句，“一双银箸插落溪。”暑期到乡下走亲戚，见溪边石阶或蹲或站，是一群群挽着裤筒，露出一小截白皙而细长的小腿的老姿娘姿娘仔。阳光映照着腿肚子上的水珠银光闪闪，确实比鲁迅先生的“圆规”出场，也不知要生气勃勃多少。水面漂荡着五颜六色的衣物、掉漆的木制家具、竹篮、草席……姿娘们劳动着、嬉闹着，也东家长西家短着。记得还有用白麻叶洗头的，用竹篮搓揉出来的液汁，碧绿晶莹如同翡翠。姿娘们的一头乱蓬蓬脏兮兮的发丝，经过白麻汁一浸洗，湿漉漉一甩，乌黑亮丽且服服帖帖让你想起飘扬的绸巾流动的海藻。我一直纳闷，潮汕男子以精明而擅经商著称中华，



就是假冒伪劣产品也制造了不少，为什么就没有人去发掘白麻叶这种生产资源呢？

有姿娘的家庭，窗明几净是理所当然的。漫长的夏天，地板不仅可以赤脚踩，还可以供小孩躺着纳凉，所以每天起码要抹两三遍。有条件的话，庭院栽满花草，最多的是茉莉、荷花、月季、米兰。香气是必要的，浓艳却避讳，包括姿娘们的衣着打扮，也以素雅为标准。大红大绿被斥为“臭酸”。若有若无的口红、初三新月般的眉形，表现出一派精神饱满保养良好的样子，这就足够了。你如果见到哪位头面五彩斑斓而家居乱七八糟的摩登女郎，肯定不是潮汕姿娘。

这块土地上，摇曳绰约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怯拘谨的姿娘，大约也是几千年孔夫子文化留下的最后一道风景。追根溯源，绝大多数潮汕人，从魏晋开始，由山东、山西、河南沿海南移，且是家族的大迁徙。中原历经改朝换代、外族入侵，文化已裂变而多元。隐居南蛮而不知秦汉的中原移民，却是古音依旧，平仄分明。明以前的伦理，儒道的教诲，所谓邹鲁遗风，与祖宗神位一道高奉在上，就是日常中最细微的习惯也体现着传统的重量，没有半点游移。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潮人已算得上神州大地上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了，资产过亿、国籍双重的不乏其人，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的古训却侵筋蚀骨，成为隐性的细胞。

商风盛行的潮汕平原，同时也崇尚温文尔雅。见面拱个手，敬客一泡功夫茶。不做生意的读书人，被尊为“儒家”，或曰“儒家的”。潮州音乐中的一大派系便称为“儒家乐”。可想而知，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姿娘，就是娜拉的梦她也做不了。

姿娘确是个奇特的词语，创造这个词的人一定风雅且擅丹

青，视女性为诗为景，为器皿为珍玩，譬如唐伯虎之流。音形义，皆流溢出檀香扇般暗郁古远但贴肌附肤的气息。沿着这股气息寻找，就像追寻你当年撒下的无名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辨别它的历史、它的身份、它的渊源与现状，好像你正聆听它风雨之中的挣扎，触摸它隐匿于叶脉之中的吟叹。它的根柢写着籍贯，写着造就它的祖先。我家乡的姿娘们，她们的音容笑貌像清晨雀儿飞出大林莽，叽叽喳喳向我扑面而来。我辨认那惊扰我梦乡的啼叫，那浸淫在空气中陈年的尘埃。

对世界我们大约无法进行选择，我们被动地出生、衰老直至离开这个人间。我们凝视着流动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也在流动中涂抹斑驳与沧桑。姿娘，又是谁创造？她们心灵的春夏秋冬，她们血液的遗传、交融，在历史泛黄的碎片中隐藏着真实的面影。

我在姿娘的历史中走来，披着命定的先人的裙袍，踏过锦绣的闺帷，穿过炊烟升起的小屋，寻找泥地上若隐若现的辙迹。这个美丽、古旧、一头轻盈一头沉甸的汉语词组，是我的记忆我的背影我的故园。岁月拖拽着星星月亮和太阳，却淘洗不净隐秘的沉积与分离。

家乡的儒家乐依然在悠扬，姿娘从干干净净的庭院中探出脸来，幽幽地笑了，宛如潮人钟爱的百年壁兰，淡雅、安静而缠绵。门又无声地合上，眸子里有一丝光的跳跃遗落空中。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时间像缓缓转动的风车，宇宙就是你自足的世界。男人们出门去，姿娘的童话写在门的后面。



特区女人

黄晓萍

特区是个不安分的早产儿，初胚便敏于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一种使命，不耐烦等到母体十月孕育瓜熟蒂落，吃了催产素一般纷纷勇敢。踹生死门那霎间险象环生，死亡率倒不高。小精灵们拳打脚踢的忙乱有充分思想准备，接生的长辈们早备下温床氧气保健药物和什么，生得出来就养得下来。先天不足不要紧，后天喂养的科学化现代化，恰好弥补先天缺陷，10年长成少年，15年长成汉子，风雨兼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特区初看似无根基，粉墨登场于八荒渔村废弃小港。亮相就有满堂彩，很多人去总结学习研究发展个中情由，人们说深圳、说珠海、说汕头……美国的发达经百载二百载，常被大小帝国们耻笑为无沉淀。他们买来或者抢来些世界级祖宗博物，无血缘相承，人家不买账，穷兮兮地富。特区无这份尴尬。中国特区长在江河尽头海岸之滨，九州洪水都往那儿去，寡瘦了

源头五脏，肥水全流了金三角、人海口，那地方的土地捏一把会滴油。古国5000年文化唐诗宋词元曲，古国5000年历史前察后汉五代十国，各种版本长成特区大背景，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有这份家产可以比个高下。特区出自名门又是老来得子，传宗接代被捧为掌上珠，很可能纨绔恶少败家子，可贵的是无宛结旧病，一股子光宗耀祖热血筑成精锐大堤，长势良好。10年打出一面旗帜与世界接轨，成了人们追踪热点，仿佛不言特区大有落伍之势。有本事的去开拓，有勇气的去闯荡，有权势的去考察，最不成器的也克制着积攒着取一张议价车票去走上一遭。

于是又说珠海又说深圳……

逐浪的水鸟前赴后继，占尽特区风流吃够特区苦头，恐怕要数特区的女人。

大凡特区，给人看的一面都相当豪华。林立高楼脸对脸背靠背，浓妆艳抹一塌糊涂地俏。建筑的超前意识与借鉴智慧集四海精品采古州灵气，新的古了去，古的洋了去，软件硬件一起上，尽开人间富贵花。建筑未收水一律犹抱琵琶，草帘子遮个严严实实。特区速度最通俗解释是盖房子的速度，敲敲打打几个月，到脱下披挂那一天，一身珠光宝气灼得人眼睛生疼。大厦如伸出地表伸自地心的玉手，珠联璧合排出十里长街，清爽而洁静。才有了路就有了树，树又无苗期，移来就会开花，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只管娇。街又不大挤，疏疏朗朗布出一派宜于牵只狗抱只猫散步，宜于燕语莺歌手挽手废话连篇那份情致，宜于拖地长裙红过去绿过来地飘逸。到这份上的人脚力都不佳，布局雅致得体善解人意，一亭一个街心花园四季春常在，靠背椅或坐或靠两个人都宽宽松松。喷泉细丝如甘露，滋润的风吹皱半点心思，满地均是幸福家庭状，这特区似乎男人



在欣赏女人在享受。一派歌舞升平，诱惑着内地女子不要命地往那儿跑，去挣钱去嫁人去逍遥自在。

不去白不去，其实去了也白去。

特区的繁荣昌盛陈述着男人和女人的共同奋斗，付出等同在表现形式上又大不同。男人轨迹连续女人步子跳跃，男人手段传统女人心态传统。尽管无人讳言女子在特区的贡献，事实是手挽手到一定程度，女人便败下阵来。对手有时是男人，有时是自己。

我的一位在特区做了教授的学兄给我一句总结特区的话：特区是女人天下，不笨不傻的女人特区一律恩宠有加。

我说此话不妥，做个特区女人很辛苦。不信你去深入深人，没准一个女人一段辛酸。红粉佳人的天使之吻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情态，假象后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不怕羞。

特区多是移民城，女人来自全国各地，一律年轻，一律漂亮，二者是闯特区女人的通关度牒。走进特区像走进春之御苑，六宫粉黛初看很鲜，再看平常。美女如云看多了分不出好丑，湮没秀色恰恰是秀色。要保住秀色就得拼命装扮，包装外表还要包装内在，从严从快去修炼妇德妇言妇工妇容，文化的礼仪的心态的。各种夜校和培训班几进几出，有的为求生存，有的为求发展，有的什么也不为，如侯门千金十八般武艺皆同仅仅为了陶冶一样，无用也要学。气质、风度，便是在这些百无聊赖中学出来的。昂贵的学费打工那点钱显然不够，开发财源的苦衷不说也罢。到全方位都学得脱胎换骨，才发现韶光流逝红颜有假。美容有术，那是用各种化妆品和魔技打埋伏。年龄是个讳言，你问不出年龄，实在需要回答：今年 20 明年 18，永远翻不上去 30 岁。怪不得她们虚伪，用人单位喜少不喜老，年龄要求限制在 25 岁之内，人有几度少年？

特区女子多习普通话，不大正规，说得流利的像北京郊区来的，蹩脚者常露乡土风水。夹些日本口语广味单词，发音有台港韵律，我一律称之为“马普”。她们满脸微笑非常涵养，笑在她们有创造价值功能。物欲横流市场经济，女人在特区求职不难，难是难在既要混得好又要混得巧，掌握分寸这门学问弄得人心力交瘁。人累可以休整，心累难以整休。一腔空落落无法填补，出路是作冯妇。多数女人在骂男人，终了还得找男人，矛盾中失却个性，吃亏多是女人。家园永远是漂泊者的港湾，从何处来回何处去你就归去。离家久了，世面见得多又不大情愿回到乡居，少了村姑的纯朴，不可能对刻板农耕对清贫安之若素。

蓝领找蓝领，不穿帮不破相把婚事办了，过不了一年半载又把那婚事废了。结婚时朝露迷茫离婚时暮霭浑浊，明朗那段时光实际得只剩下男人和女人自然属性，才猛然醒悟婚姻最基本阶段也就是恋爱过程。自觉地跟着特区节奏走，温存体贴让位于生存竞争，这婚姻消费不起。

白领女人境遇也好不到哪去。白领丽人出人的地方对女人的要求近于苛刻，把女人弄得很僵，分分钟讲礼义廉耻又分分钟在败坏礼义廉耻。进出款爷风度翩翩，饭桌上侃生意歌舞厅说人情，滴水不漏！他们是些多面人，殷情处绅士，细心处丈夫，弄得仙姑也想下凡。白领女人识人能耐专业水平，分明知道款爷文化素质欠佳，暴发富贵使他们迫不及待走向文明，玩感情像吃快餐，一曲慢四步足够表达一份意思，口气与语气皆来自台港水带；更有直接从通俗歌曲中舶来品，偷换一下概念都不会，换个主语恰如其分奉献，外加一束红玫瑰或紫罗兰。你是贞节女，贞节女怕厚脸皮。就范了，你用情专一人家那边还在有些剩余，如法炮制，自然有人上钩。车里常多点什么又



少点什么，身上落些香水味或风流痕迹，你吵不得闹不得哭不得。人家还从明处开导：心中只有你，那是生意场上一种需要。我很乖，喜新又不厌旧，你要吃醋就别怕酸！

被人称为金丝鸟的女人既不属于白领也不属于蓝领，是涉足娱乐圈不长的雏子。这种女人天然姿色称得上俊，一双眼睛清澈无垢，让人跳下去就不想起来，身段无可挑剔肌肤又具弹性，一动一静皆可把人的烦恼抛去九霄云外。洋鬼子假洋鬼子们迷瞪眼，金屋藏娇，很快住进小城堡式的花园别墅，立即称“太太”。物质上要什么有什么，丰富得太太们光彩照人。先生们满世界乱飞，时间是他们的金钱，满世界抓钱满世界消遣。他们把怜香惜玉也交给了金钱，狡兔三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谁个真正是太太。来一阵雷，去一阵风。美娇娥交给狗陪着，佣人陪着，清规戒律早有约法，寂寞开无主的困倦无聊，神经脆弱者会疯。别墅常有夜歌，有时还闹鬼。她们！她们剪不断人世间恩恩怨怨，苦海无边，回头无岸，而别墅又实在很雅典。

女强人的说法是近几年来自特区的时髦，能当此称谓的女人在特区寥若晨星，别名“大姐大”。这种人独立性强心理结构复杂，历尽坎坷处变不惊，各方面都优秀只是在奋斗中把青春辜负了。他们的婚姻状态更不妙。男人需要女人味很足的女人，需要表现大男人气概的女人，需要扑进怀里立即甜甜睡去的女人，不需要女人是竞争对手。他们尊重女能人但不会发展成爱，一山难容二虎，一个屋檐下两个干才家无宁日。这种女人的悲哀是她们太有发展太成功，波涛滚滚3000里，无人敢俯视，尝试过各种对手终是对手。于是在无意识中形成一种意识来填补空白：吃名牌穿名牌身边带个小男孩。男孩不是丈夫，错位的乖巧初级阶段是个会学人话的宠物，会撒娇的小弟

弟或者儿子，安慰得空洞。高级阶段，他们已在女人怀里长大成熟，有良心的叫声大姐我去了你保重，没良心的吃着女人饭又去养女人。特区悄然出现的单身女子俱乐部，以一种挑战的姿态夜夜灯火：掌声响起来，我心中明白……她们不会哭，无人为其拂泪，自己的舌头再长也舔不干自己的眼泪。

女人，如果你无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道行，你就不要去闯特区。



瑶山女

筱　敏

少时赤足在山野里戏耍，风是青苍而且湿润的。从踮起足尖可以照看灶锅里的红薯，她们就开始刺绣了。

山是生命之母。生命的原色是如此素朴，如此深浓。晨起看山，雾霭茫茫，山的奇丽一如扑朔迷离的盘王故事。瑶家女子倚山而生，山是秀的，山是绣的，她们就把生养了瑶家世世代代的山，注入她们的针尖里了。

把牛放到坡上，把柴草担子歇在石上，把细瘦的脚踝盘在树桩上，她就绣了。世界很远，而山很近。圆形是山，方形是山，波浪形也是山。她还没有长到走出山寨的年龄，甚至她的祖母，也还没有长到走出山寨的年龄。她晶莹如露珠的梦想，都是关于山的。山很清纯。

竹笕的流水缱绻绵长，月光之下，仿佛有一声唿哨是专门为她而响。收罢粳谷，采罢野荞，去寨后的积雨塘边悄悄照过

自己。她就绣了。在背人的夕照里，在长夜的火膛边。把野薏米串珠缠上发髻，头帕上就该是双蝶恋花的图案了。绣出来的山花才是长开不败的，绣出来的青山才是春色不衰的。金黄的云霞是山的，银白的月芽是山的，绛红的雉鸡翎更是山的。仿佛从来不曾见过山是这般矫勇而起，柔媚而落，一如要歌堂时那支令人心中怦然的歌，那支传唱了一世再世，却一世再世同样鲜活诱人的歌。她细心藏起的绣件渐渐多了，她细心藏起的憧憬也渐渐多了。静夜里独自摩挲着数去，所有的色彩和图案都是关于山的。花袋是山的，披肩是山的，荷包当然也是山的。难道山之外还会有缠绵如许的恋歌么?

她是嫁给山的。寄予了一生的一次婚嫁，如母亲或祖母或曾祖母的婚嫁，曾使整个山寨喧腾。她盛放了一次，而后静默，成为山寨人家一名静默的母亲。把太阳伞插在地头，把孩儿留在伞下，去耕山劈砍荆棘，去锄穴点种玉米，而后解开衣襟，哺予她的孩儿以山的乳汁。她又绣了。围裙上凸起的是山禾的长穗，脚绑上延伸的是山涧的水纹，背带上展开的是山鹰翱翔的雄姿。如同山一样，她觉得她就是生命之母了。山峦绵延不绝，绵延不绝。她便静默着生根于绵延不绝之中。她粗砺的手上和丰满的乳上，全都负荷着山的沉重。

而冬日的黄昏，山寨就飘散着霜雪了。天空是暗暗的紫蓝，紫蓝的后面是浓重的乌黑。她仍在绣着。除了那支世代不老的情歌，她的一生都是在绣件上表达的。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山是归宿。现在，她一边在孙儿的花帽上绣着海涛一般起伏的青山，一边用苍老的声音，给孙儿们讲着山的传说。



云南女子

于 坚

云南在中国南方以西，西部以南；永恒的春天、阳光，花朵，总是在开放的省；在云南，花朵在每一日开放。舒缓的红色高原、河流、湖泊、巍峨的蓝色群山，它的西部向世界的高处攀援，南方则进入亚热带丛林，长满世界上最美丽的植物。这是中国最柔软的省份，就像云南这个词一样，给人一种永远是蓝蓝的天，飘着些懒洋洋的白云的印象。云南女子，就像这种天空和白云一样，柔软、多情，清新而单纯，总是附着在大地上，并不飘走，一些修长美丽的植物。云南女子的生命中总是更多一些诗意的东西，来自生命、来自自然而不是智慧和文化的东西，我把这种特点叫做柔软。

在云南"块母"很少。块，就是魁梧、块头大，还有硬的意思。块母，就是较魁梧、块头较大的女子的意思。在云南话里"块母"是一句骂人的话。但柔软并不仅仅指的是形体上

的。云南女子很少有那种女权主义者，女子们的光彩来自自然的灵性，而不是智慧，靠的不是文化。有智慧的女人少，有心灵的人多。在云南，女人像云或植物、织物一样飘着，你永远见不着那种穿着蓝袜子，侃侃而谈波伏瓦、女权主义的人。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改造似乎对云南女子的影响很小，“不爱红妆爱武装”和思想解放在云南并不流行。即使在革命时期，各民族的女子也坚定不移地穿着她们的传统的花衣裳。今天依然如此，女子就是女子，她们自有她们关于生命的道理和方式。并不会像男人们，总是跟着时代走，现在从服装上看，云南的男人早已“汉”成一堆，已经很难区别他原本是哪个民族的了。在经历了“文革”时代的硬化、最近二十年的现代化之后，云南女子依然是娇滴滴的、软绵绵的。情深意长的、害羞怕生的和快乐而美丽地肤浅着的。nia的，汉语里没有nia（平声）这个字，只有云南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撒娇的、娇气的，搔首弄姿、亲密的等等。如果一个女子对你nia的话，那就可能是一段韵事的前兆。在公共汽车里或公园里听云南女子用云南话聊天，就像是在听恋人絮语。云南的女子热爱日常生活，她们的日常生活总是与某种轻松肤浅的方式有关，在酒吧、咖啡馆、严肃认真的关于女权问题的讨论会之类的地方你很难见到云南女子，她们总是像蝴蝶一样，环绕着那些散发着日常生活之芳香的场合，公园啦、电话亭啦、大街啦、商店啦、车站啦……环绕着那些有着古老配方的小吃摊，小嚼小撕着那些酸的、辣的、凉的、甜腻腻的……之类令上帝也馋涎欲滴的东西。三八节前后的春游，是云南女性的最重要的传统活动。妇女们在怒放着、爆炸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的日子成群结队的出游，在青山碧水之间，在永恒的蓝天之下……如果这时候你在云南，你才会知道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



丽人”是什么意思。

在昆明的大街上，陌生女人和男子们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你发现一个美少女走过来，你看她一眼，她也看你一眼，或者害着羞，不自然地低下头去。或者她竟然先瞟你一眼，你不好意思看她，面红耳赤。她在微笑，露出了一点牙，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也不太清楚。这种情况与北京不同，在那里，少女们在大街上都是一座座冰雕，令人内心发冷。

云南女子普遍身材好。这是一个四季如春的省，女子们很难依靠时装来包装自己，在最南方的傣族地区，人们甚至永远不会有穿毛呢大衣的机会，女子们永远是穿裙子，在国王面前也是如此，革命也不能强迫她们换上长裤。在历史上，一些部落的民族更像希腊一样以裸体为荣，六十年代，在云南南方的山区，你还可以遇见那些裸露着她们波罗蜜一样丰满的乳房的女子，纯洁，健康，不知何谓羞耻，但今天都汉化了，在南方炎热的天空下痛苦地穿着衣服，一身的汗。云南最流行的时装是裙子，冬天也是。而裙子是衣饰中最少文化、等级、贵贱区别的一类，裙子要突出的只是女子们的身材，那直接来自生命的东西，而不是通过服装显示的社会地位，贵贱尊卑。一条价值连城的裙子在云南省毫无意义，如果它体现的不是一个婀娜多姿的身段。

但所谓柔软，也是程度不同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话在云南最为贴切。很难用某种简单划一的概念来概括云南的女子。云南是个多种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省。西部的女子与南方的女子不同，女子们的肤色由北向南逐步加深，文化中心的女子与边地的女子也不同。不仅仅是文化习俗的不同，更是生命质量的不同。在云南，爱情像往日的神话那样，来自心灵和肉体，而不是来自经

济基础、文化、道德和社会地位。在南方，景颇女子们呈现为古铜色，眼窝深陷，像深不可测的母狼，有着火焰一样的情欲和单纯如山泉的心。傣族女子却含蓄一些，但心地同样单纯。但柔软是普遍的，总的来说，越靠近边缘、越靠近亚热带，女人们越柔软，在那边女人的概念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与当代的传统尤其不同。女人，就是女人，柔软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生命的本质和真理的一部分。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歌德此话的意思，在云南可以直接地体会到，女性总是用生命来感动和引领那些在智慧、理性、权力的迷宫里迷途的男性们。

但云南的女子普遍有某种自卑感，这是文化造成的。文化的势利眼老是把云南描述成一个落后封闭没有文化的蛮地，把这个伊甸园般的大地和她朴素的民族生活说成是落后并有待解放的。从教育中和从大地上获得的结论不同，文化给女子们的影响是"生活在别处"。所以云南女子尤其是文化中心的知识女性普遍有一种"天边外"情结，许多女子对外面的文化中心，以及由此构成的"远方"怀着一种反常的憧憬，以为世界的天堂在山那边。许多云南女子跟着操一口标准普通话或英语的平庸家伙远走高飞了，后来，才发现她其实一开始就是被投生在世界的天堂里的，后悔莫及。

但有无数女子并不在乎天边外，她们在世界的黄昏，依然像古代那样，赤着脚穿过故乡的大地，走到一条河流边上去汲水，像梦中的女神那样，唱着神曲般的歌。



女人的狂欢

张爱华

人山人海中，很难找到一个当地男人，很难找到老头。这是女人的节日，老女人的狂欢节。老女人都成了小女孩儿，头上插花胸前别花，玫瑰和缅桂，一绝艳一绝香。

这还不够。铺天盖地的小摊床上摆满了纸花，剪纸娃娃。彩葫芦、棉花小狗、风铃、金鱼荷包，这些在汉族人看来是儿童喜欢的小物件，此刻，在白族传统节绕山灵聚会上，受到老女人的特别钟爱。

绕山灵，是白族老女人由人生极致的年龄返回人生极致的境界——童年境界的庆典。

浩浩荡荡的队伍前列，两个七旬左右的女人开道。在笙管直笛的悠扬中，她们绊腿绕身，搭背侧面，舞臂跺脚，如醉如痴。动听的是她们的歌唱，比童声还嫩的“对调子”，喊活了苍山洱海的十九峰十八溪。

从喜洲到下关的通天大道，满是这种浩荡的歌舞之队。山下，墙角，街头，随便什么地方，两个，三五个，十几个，即兴便是舞台。那皱纹纵横之处，就是心的所在。心在那儿歌儿也就在那儿了。你上句，我下句，是山也是海。“花儿四季开，不等蜂来花已败……”我下句，你上句，女人在唱一生，是你也是我。她们抱在一起，舞成一人，这相融相知，令人忘记世界上还有男人。

这一天，一年里惟一的一天，白族老女人尽兴到血，放达至心。绕山灵是民族宗教仪式，是对信仰的抒情，同时也是女人心的表达。成千上万的老女人青春勃发，把对生活的爱好当成一种自然，养成一种习性，正是这种习性使她们目光有神，面部光润，对周围山山水水人人事事都有动于衷。

最吸引人的是霸王鞭舞。女人们手持霸王鞭，就像挥舞弹挪任何一件得心应手的炊具，从厨房延伸至此。霸王鞭快活地响着珠子跳动，好像它比谁都更高兴，有千言万语要表达。那古往今来的爱情和生活，那古往今来的忧郁优美，在上达天庭的烟雾之中，街头响起街尾回应。节奏，霸王鞭的节奏，填满了喜洲古城的每一方寸。到底是欢乐的表示还是痛苦的表示抑或在此刻融会了一辈子的喜怒哀乐？

问一问跳荡的霸王鞭。

神都古庙里，香火鼎盛，贡品如山，人神共娱。

白族人信奉的东西较杂。佛道合一是地方宗教的一大特色。这正表达了白族开放豁达的民族意识。比如佛教中的观音，原本是位威严可畏的胁侍，但这儿的男性观音已成了豪爽善良的白族老汉，女性观音则是头上裹帕，身系围腰，乐于助人，朝夕与民相处的农村妇女。阿育王在印度历史上是杀人如麻的魔王，但在洱海区域却是慈悲心肠的先人。《大黑天神》



中的大黑天神，原为道教面目可憎的护法神，但经过白族人的改造，变成了让人称颂的本祖之神。大理白族人，在李密战死几百年后还为他塑像造庙。对白族人来说，他是入侵者，这也是胸怀。开放、健康、包容之心，是白族多年以来的心理。

虽然这一天一年只有一次，但这一天的黄昏如期而至。

古庙里，缭绕的烟火云一样覆盖了虔诚的人们。木鱼声声，陪伴诵经角落的老女人心事通佛。另一边，盆碗齐备，陶罐打开，颤动的白米饭上躺着心甘情愿的洱海鱼，豌豆粉上是瘦肉末，晚饭开始了，古庙沐浴着浓香。香案上，供奉的铜孩儿光可鉴人，似乎由于兴奋面孔扩张放光，眼睛透彻而又好奇地观看着匍匐的人们。庙里的老女人与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和谐有缘，她们为结缘而来。而那些扛摄像机背着照相机的，则像一片片树叶子，不知从何处飘落于此。眼见大观之景，也迷惑也感叹，香烟在侧，却好像与一切绝缘，孤立着，在庙里庙外东张西望，走来走去。

这是属于白族老女人的神圣一日。虽然这一日也有日升月落，那艳极的晚霞散发着最后的魅力。但这一天又是多么不同啊，庙里街上，随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寓所，而平日起居操劳的那些房屋，此时却是躯壳，白族老女人被圣洁空灵的呼唤召走，似精灵脱颖而出，狂欢去，过心中的节日。从肉体到精神地做人，鲜花为她们盛开。这天里，可以把一年甚至一生的精力发泄净尽，把所有人生大望都寄托于此，有此一日，不枉一生。许许多多的不快乐都能被这一天冲走，就像河流卷走垃圾。娱神的同时也娱自己，白族女人一代一代的心灵就是这样被滋养被宽慰。天上的姐妹在这天警示地上的姐妹，活着，就该尽情欢乐。

绕山灵，不是单纯的歌舞活动，其实它包含有祭祀祖宗民

族英雄的广大内容。不是绕山灵上没有男人，而是女人太多了，老女人太多了。男人这一天多数干些服务性工作。好男人是喜欢看到女人尽兴的，也愿意为此尽心尽力。他们等待着女人疲惫而惬意地回家，灶烟照常升起，日子依旧过下去。久而久之，这一天就成了意义的爆炸，好多不解之谜都可以在这一天破译。但意义深刻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最简单。绕山灵的所有仪式是多么简单啊——一根香炷点燃，子孙与先祖，人和神灵，互报平安，倾述衷肠，祈愿保佑，于是心理得到平衡，精神得到净化，才创造出人鬼相融、人神共娱、古今共息、绵绵长长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灵肉和谐的中和之美，有好的民族心态——以老女人的狂欢为标志。



女神与女人

汤世杰

在丽江，我可以躲开风，躲开雨，但不管我走在城镇还是村寨，却无法躲开对纳西女性地位的思考：她们到底是神，还是人？

纳西族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母系社会时期，一直有着重母系和尊女性的古风。“在众多比较古老的东巴经和历史记载以及语言、民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纳西妇女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她们在宗教、战争和社会生产生活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常常近乎神明。在纳西族最为重大的节日“祭天”中，祭的正好就是神话中的纳西女始祖衬红褒白的女系远祖——天神遮劳阿普和地神衬恒阿仔夫妇。在纳西族的创世神话《崇般图》中，纳西男始祖崇仁利恩在从天上下凡的衬红褒白的帮助下，才战胜了天神的种种刁难。同样是衬红褒白，从天上为人间带来了谷种、牲

畜和衣饰。纳西族所崇拜的，很多都是女神，因为传说中，发明各种生产工具的是女神，带来五谷六畜的是女神，教人种庄稼、养牲畜、取火种的是女神，当人类被九个太阳十个月亮折磨得在大地上无法生存，降下神水为人类解除危难的是女神，为人类带来 360 种卜书的还是女神。纳西族有很多歌颂女英雄的神话传说，这些女英雄大多是纳西人的远祖，也是古代战争中的英雄。即便是在宗教中，纳西妇女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纳西族最早的巫师“帕”是女性，纳西远祖、白部落王美利董主的巫师叫“美帕科路”，是个女巫；黑部落王美利术主也有一个叫“美帕丁那”的女巫；在部落战争中，她们都起着参谋和军师的作用。在纳西族的远祖古羌的历史中，还有如《唐书》记载的“女国”和“东女国”，那甚至就是世代以女子为王的女性中心社会。

纳西族妇女地位后来的一落千丈，由“女神”坠落成“女奴”，是在“改土归流”后纳西族渐渐进入封建社会，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后的事。但在实际生活中，纳西妇女扮演的仍然是极为重要的角色。她们不仅主持家务，不少人甚至直接从事生产，并到集市上经商，成为支撑整个家庭经济的台柱。如今，只在属于丽江地区宁蒗县永宁的纳西族摩梭人中，还仍然保留着某些母系制社会的形态，女性不仅在婚恋上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在家庭、社会中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最近一次到泸沽湖畔去拜访摩梭人的家庭是在 1995 年 7 月。那次我就住在泸沽湖边的一家名叫“摩梭园”的家庭旅馆。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临湖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外表完全照摩梭人的“木楞屋”形式建造，里面至少有三十余个房间，提供给游人相当当舒适的休息。而这个颇具规模也生意兴



旺的家庭式旅馆，主人却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摩梭女郎，不久前，她才刚刚从她的六十多岁的祖母手里接过了旅馆的经营权。那位老祖母一直主持着那个大家庭的所有家务，直到两年前，在她的身体实在不能支撑时，才把“权力”移交给她的女儿，但精神好时，她照样帮她女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那样的家庭里，男人似乎永远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们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影子或游魂。那两天，我常常看见院子里的屋檐下坐着个老年男人，不管“摩梭园”来了多少客人，也不管年轻的女主人和她的女帮手们（那也是一群姑娘）如何忙得不可开交，他都四平八稳地坐在院子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抽烟是他唯一的“工作”。他身材瘦小，神情漠然，目光痴呆，似乎不管天塌地陷，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作为一个男人，他的那副“委琐”模样让我非常吃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那个年轻女主人的“舅舅”。

我甚至感到，纳西男人的儒雅风流，纳西文化的丰富深厚，都建立在纳西妇女的勤劳智慧和忍辱负重之上。

顾彼得在谈到纳西妇女的这种作用时曾说：“她们学会各种复杂的商业事务，成为经商者，土地和交换的经纪人，店主和商贩。她们纵容她们的丈夫变得懒散，闲逛游荡，看护小孩。是妇女们控制着做生意所得的利润。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必须向她们乞求钱物，即使是买香烟的一点点钱也要经过主妇的手。妇女们诱惑男人，用她们所控制的钱把男子牢牢握住，姑娘们给她们的爱侣衣服、香烟等礼物，花钱为他们买吃的和喝的。在丽江，如果没有妇女的参与和协助，那是不会买到什么东西的。男人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家所开的店里货物的详情，不知道应该卖什么价，如果有人想租房或买田地，那他必须去找那些知道行情的妇女经纪人。房屋和土地的主人如果没有这

些妇女以内行人的身份给他提建议，他们是不会直接与买主和房客谈生意的。如果你想换钱，你必须去找那些有着玫瑰红面颊的姑娘——'潘金妹'。"

洛克也对纳西妇女赞不绝口："纳西妇女双颊红润，健壮而有男子气，有像骡马一样的力气。她们的平均身高和穿着都比纳西男子强。家庭的一切事务都由她们办理。当男人们看顾小孩，抽着长烟袋时，她们买货、卖货、酿酒、织布、缝衣服，她们比男人更敢作敢为，更活泼。会在路上拦截男人，拦住他们的路。她们同男子一样，富于幽默感。"

纳西女作家赵银棠写道："……就在这样变动极大的形势之下（指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妇女中涌现出一大批神通广大，发财致富的女商贩。她们虽然只字不识，但敢闯敢干，左右逢源。有的简直成为丽江金融界的操纵者。发放贷款，重利盘剥的人找她们；买空卖空，投机取巧的人找她们；特色经营，寻找门径的大商贩也找她们。"

然而，进入近代以后，如此能干、如此聪慧也如此美丽的纳西女性，实际上却生活在苦难的深渊，一如女奴，命运悲惨。对于情死，她们往往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杜尔凯姆在其所著《自杀论》中，用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统计数字说明，女性的自杀率远远低于男性。他指出。"自杀主要是男性现象。""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女人的自杀比男人少。""人们知道，女性自杀是十分罕见的，与男性相比数目很少。"这位法国先生多少有些孤陋寡闻了，殊不知纳西族的情形与他的论断正好相反：女子情死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男子。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在我所听说的那些殉情故事中，从传说中的《鲁般鲁饶》到现实生活中的情死实例，不仅女性的情死人数远比男性要多，女方比男方往往显得更为主动、更为坚定也



更为勇敢。她们比男性似乎更热衷于情死，也对那据说就在玉龙雪山中的“玉龙第三国”更为深信不疑。

洛克也指出过这一点：“未婚女子殉情的意向比男子更强，因为女子的生活是非常苦的。她结婚后，就成了一个干苦役的人，她必须生养孩子，像奴隶一样地干活。因此，年轻的姑娘们乐意在她们的生活还处于甜蜜时期就结束青春的生命。在她们尚未结婚时，她们还有着人生的欢乐，她们相信，在欢乐的人生时期死掉，这种欢乐便将永远地伴随着她们和她们的情侣。”

而在纳西族民间流传的第一个情死者，是那个叫做达拉瓦索米的女人，东巴经《鲁般鲁饶》记载的第一个情死者开美久命金同样也是女人。在东巴经中，不仅作为情死者之王的爱神尤祖阿主是女性，就连东西南北中这五方的情死鬼首领和与情死密切相关的七个风鬼（风流鬼），也都是女性。

杨福泉在《神秘的殉情》中，更是列举了现实生活中许多有关纳西女子在情死中更为坚定的事例：“据一些目击殉情者的人讲，从死者自杀的方式看，有不少是男子先死，然后女子再自杀。因为女子担心男子临死动摇而放弃一起死的念头，因此设法先叫男子死，然后自己再死。如白沙乡有一对殉情男女，当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时，见男子高吊在树上，女子则靠在树上，面有笑容。男子脸上有火燎起的泡，明显可以看出是男子先死，女子用烟火试探他是否已死，然后才自己从容满意地自杀而去。”“拉市美泉村有一对青年男女约好一起殉情，但这消息被男方的姐姐事先知道了，于是，她慌忙叫家里人看守着弟弟，她则跑到女方家去告诉她父母，嘱他们好好看好女儿。但这姑娘却想法逃走了。她在野外悄然等到两人约好的时间，见情人未到，心知他被看住了，于是，她自己便投湖而

死，单独殉情。”“大东乡某村一对情侣相好数年，但两人从小就已被父母作主与别人订了婚。那男子的婚期早于女子，于是，两人约定在男子娶亲之前一起去殉情。但他俩的计划被家里人察觉，那男子在临近婚期时被家里人严密看守，无法脱身。女子在约定的会面地点久等不至后，来到恋人家房屋后，在屋后一棵树上自缢而死。”“鲁甸乡有五个不满于包办婚姻的未婚年轻女子一起用绳索拴在一起投金沙江自尽。”“大具乡有三个不甘屈从于包办婚姻的青年女子一起自杀。这三个女子都是姨表姐妹，一个从小就被许给舅舅之子，一个被许给一富有而年龄比她大得多的丧偶男子。”“大东乡辽科村有四个女子一起殉情。大东乡竹林村有一男三女一起殉情，其中两个女子属于随自己的知己女友一起自尽。”“在拉市、泰安、龙山等乡，也多次发生过这种数名女子单独或同一名男子一起自尽的事。其中很多属于上述殉友情式的自杀。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极左政策和自然灾害并行的困难时期，拉市、泰安等地还发生过几起两个女子与一个男子一起殉情的悲剧。”

即便是那些没有情死的女子，命运也不会好多少。一对夫妻，女人如果与别的男人情死了，男人可以再娶；而当男人与别的女人情死后，那个男人的妻子常常会受到或明或暗的指责，不管这个遭到遗弃的女人在与她男人的情感生活中是不是真有过错，她都得承担由于男人情死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样，不管她最后选择的是继续活下去还是同样一死了之，她后半生的日子都会变得相当艰难。也就是说，真正要承担情死后的严重后果的，还是女人。

我的纳西朋友和强曾对我讲过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六十年代，就在拉市海西边的打渔村，他的姨父和邻村的一个女子就在自家院子背后的菜园子里上吊情死。那时，他刚刚出



嫁不久的姨妈梁益女已身怀有孕；毫无疑问，梁益女在那场“情死”事件中完全是无辜的，是“受害”者。别说丈夫的移情别恋另图它欢对她是一个沉重打击，即便按照她当时的经济状况，她也完全可以重新嫁人，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她没有必要为那个已经“背叛”她的男人继续承担家庭的重负。就连她的公公、婆婆，都劝她离开那个家另寻活路。可为了腹中那可怜的孩子，她一直没有再嫁，她坚持以一个女人柔弱的肩头支撑着那个家，守护着那个家，把孩子养大，也养了公公、婆婆几十年。她的品性后来自然得到了邻里乡亲的夸赞，但作为一个女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独自支撑一个家庭，除了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是她完全牺牲了一个女人正常的情感需要。想一想，这简直近乎于残忍！

更多的女人，在丈夫与别的女人情死之后，会陷入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之中；在别人甚或她们自己看来，男人之所以会与别的女人一起去情死，或多或少都与自己有关。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眼里，男人的情死很可能是由于作为妻子的她造成的，那可能是她的不贞，也可能是她的不体贴，甚至还可能是因为她的不能干。

在我采访到的另一起发生于解放初期的情死个例中，由于夫妻感情不和，有相当地位的丈夫与他所爱的另一个女人一起到玉龙雪山“情死”之后，他的原配妻子因为想不通男人为什么弃她而去，在四处寻找男人的尸体不见后也上吊身亡——有人说她觉得自己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已毫无意义，也有人说她是为了他已经“情死”的丈夫才去“情死”的，她依然对他怀有感情。事实上，她也是个受害者，包办婚姻造成的夫妻感情不和并不是她的责任。在如何对待这个已经感情破裂的家庭方面，那个做丈夫的男人似乎要容易得多，他可以撒手人寰一走

了之，他的死却使她陷入了比他更为艰难的处境：既要承担丈夫死后的舆论压力，又要面对供养老人和几个尚未成年孩子的生活重担。她最终选择了以“死”表明心迹这样一条路。

至于那些相约与人情死却最终没能死成的女人，遭遇就更惨。

纳西民间故事《情死未遂的女人》说：“纳西有俗：情死未遂的女人，被人们追了回来，人们都当她是爱神不收留的女人，是她渎神造下的恶果。村上人拿了细麻绳，套着情死女人的脖颈，吆喝着把她牵回村。路上，凡是遇到了桥梁，情死未遂的女人不能从桥上走过来，她得涉水钻桥洞，以示除秽气。沿途遇到了男人，就得呼喊：‘老虎见你怕三分的汉子，这个女人嫁给你做媳妇吧。’若是对方是个光棍汉，答应要娶这个情死未遂的女人，人们就把绳索交给对方，把她领走。”故事中那个情死未遂的女人，在和一个男人去情死时，男方很快就吊死了，她勒在脖子上的绳子却断了。她发现男的死了自己没死就慌了，拎起泡着草乌的毒酒瓶子，一咕噜把毒药酒全都喝了下去，但刚落肚的毒药酒又吐了出来，她还是没死成。她知道，男方变了野鬼，自己却厚着脸皮活在人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活着也徒有一具躯壳，比煎熬在油锅里还要难过痛苦。她慌慌忙忙地走到大江边跳水求死，却被追赶她的人们从江水里捞了上来，又没死成。她在被押回村子的路上，碰到了一个瘸腿的光棍汉子，便哭着求他让她给他做媳妇。“情死未遂的女人，自认为是自己命该如此，一切不顺心的事情，一摞地挂到爱神的身上去了。从此，她也收回了野性狂荡的心，变成了瘸脚汉的贤妻良母，再苦再累她都把债挂到命运上去了。”

现实生活中那些情死未遂的女人，比起故事中的那个女人来，命运还要悲惨得多。我在拉市一带就听到过好几个情死未



遂的女人被迫远走他乡，以躲避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惨祸。她们往往痴情地牵挂着那已经死去的情人，在她们看来，死去的情人的灵魂是孤独的，一定在惦记着他的情人，因为他独自一人，是无法进入爱神尤祖阿主掌管的天国的，他的灵魂将在荒谷野山孤独地游荡，变成人们诅咒和吐口水的野鬼。她必须想法去死。实在不能去死，又不愿意嫁给一个陌路相逢的男人，她就只有远走他乡，到一个没有亲人、没有爱情的地方去，过那种隐姓埋名、没有情爱的孤苦生活。与四周的山区相比，拉市一带的土地好，气候也不错，但那些情死未遂的女人，无论如何也要想法逃离自己的家乡。

有时我想，以前的纳西女人到底是什么？是神？还是人？社会在把她们当做劳动力时，她们好像是“神”，她们被要求像传说中的女神一样具有超人的力量，有无穷无尽的智慧，甚至不需要人间世俗的情爱、怜爱和温柔；而在她们真正希望得到“神”的礼遇和尊重时，她们又回落成了普普通通的、比男人还要低下的“人”。说到底，那时她们既不是“神”也不是“人”，只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女奴。

家乡的娘儿们

杨学文

我的家乡剑川，闻名遐迩。可家乡的美名，只与男性有关，娘儿们是沾不着边的。就说以往的"文献名邦"或"七进八举"，都只因爷儿们而非娘儿们得的名。解放后，一部《五朵金花》提高了不少民家人的知名度，出自家乡的却不是金花，而是让爷儿们沾沾自喜风光得意的阿鹏。关于娘儿们的风物典故当然也有，声誉却不那么光彩。都知道剑川有名石宝山，就因为石宝山上有个石窟把剑川娘儿们生儿育女同床做爱的那个名叫"阿央白"的东西刻在石上，还给娘儿们每年定个歌会在石宝山疯狂，好端端的一个名胜就有了"好人不上石宝山，石宝山上无好人"的说法。东岭乐寿村南诏时出了个王后娘娘，那娘娘又是怎样一副德性呢？——能摆得下民家人一席"八大碗"的肥屁股坐在斗上，硕大的赤脚踩着"七星"，选进宫中后非但没有王后娘娘的素质修养，更是缺少做娘娘的天姿



国色。结果呢？一张享受娘娘俸禄的牛皮圣旨一下，就被发落回家。那张牛皮圣旨最后也被狗拉去啃了，只落了个不明不白其丑无比的空名分儿，被后人耻笑。其实，这是一种对家乡娘儿们的歪曲和丑化，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不幸和悲哀。

从前，家乡的娘儿们很少走出外面的世界，她们的美也便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其实，凡到过剑川的外地人，无不为家乡美女如云而惊叹。她们的美，不是美在三寸金莲四寸腰，更不美在弱柳拂风、娇喘微微的所谓“玲秀”，她们自有她们的美法：丰盈而不多余，饱满而不肥胖，绰约而不臃肿，腴实而不累赘，总之是一种健康的美，自然的美，美得深厚而有力度，美得生动而韵味无穷，石钟石窟的那座“甘露观音”，就是她们的典型和化身。她们的肤色和滇西北高原的颜色浑然一体，肌肉细腻而富有弹性，肌肤光润透明而不显得粗糙惨白。她们的身段该粗的地方粗，该细的地方细，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粗细胖瘦和谐自然，凸凹高低错落有致。曲线分明而又流畅，轮廓生动而又富有旋律，其中的蕴涵韵味和魅力，便是神仙领教了也无法清心寡欲、两眼空空。史书记载：中国美女，首推郑卫；有据可查，实属巴蜀。昭君、文君、蔡琰、清照之流均产天府四川。可我却只为家乡女人的美丽而动情、心醉。负笈成都时，同校的家乡女性有四朵金花，其中一朵首推校花，姿色胜过西施；其余三朵亦为系花，全校弟子如影追踪，争风吃醋者无计其数。可凭心而论，这四朵金花在我们家乡不过中姿而已。

家乡的娘儿们，年轻女孩谈情说爱，口中从未吐出过一个“爱”字。她们爱你时，不是莫名其妙地在你面前爱说爱笑表现自己，就是其妙莫名地总要朝你发点小 脾气找些小岔儿，总之是把你弄得懵懵懂懂后非让你对她留神，对她经意，把她

当一回事不可。可她们的一举一止一颦一笑又都让你感到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或卖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得体，那么恰如其分，那么无隙可击，真可谓含而不露，似有若无。她们的恋爱，表面上多为媒妁之言，可她们当中的多数人，不是爱到如胶似漆是不会让家人知道的。由此可见，表面上的媒妁之言，不过是给恋爱婚姻这一人生大事多添了几分矜持、庄重和趣味罢了。而她们一旦结了婚，男人便成了她们的天神，她们的偶像，成了她们的神圣职责，她们尽管可以在外面毫无顾忌地笑弄取乐，可一回到家里，她们在丈夫面前，喜笑怒骂全都变得有尺有寸、合理合度，使你随时感到她们的温柔体贴，可亲可爱。最难能可贵的是，家乡的娘儿们不管老少，都吃得了苦，耐得了劳，朴实善良，坚韧刚强，温柔贤慧。民家人家中的活儿，从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洗衣扫地到生儿育女、吃喝拉撒、饮食起居，没有一样是老少爷儿们插得上手的。爷儿们有时于心不忍了，对娘儿们说："这顿饭我来做吧。"娘儿们就会回答："别挡手挡脚，让到你的那边抽烟去！"爷儿们又端起自己才刚换下的衣服去洗，娘儿们就会奔过去把衣服抢来，朝爷儿们的额上一戳："你自己洗，把我的脸往哪儿搁！"爷儿们又拿起扫把想扫扫地或抱一抱松毛去垫垫猪圈，娘儿们仍会提一把锅铲朝爷儿们后面追，边追边恨铁不成钢地絮叨个不停："你个不中用的大男人，那些活儿是你干的吗？"到了晚上，有些爷儿出于在忙碌了一天的娘儿们身上讨点欢爱和便宜，很乖巧地给娘儿们倒洗脚水或去铺床被，结果只讨得娘儿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你怄气，和你上纲上线，没个完了地向你讨回公道："你要诚心羞辱我，心中还有我这个女人吗？"这样场景，不管你走进哪家，都能碰到。不仅家里的活儿是如此，外面的农活儿乎也被娘儿们全包了。上山去砍柴或去搂松毛，只能由



女人们去做而不许男人插手；下海去打鱼或去捞海肥，只能由女人们去做而不许男人插手；到田间劳作，从耕耘、下种、栽插、除草、放水、施肥、收割，直到把五谷装进坛柜归人仓中，都由女人们去做，男人们除了读书做官或出门卖艺，干脆是做不来的。就有这么一种说法："讨个剑川婆，当作驴子驮！"这当然是对家乡娘儿们的贬低和歪曲。因为一方面，她们把男人当成自己神圣职责的同时，对驾驭男人的技巧也是无与伦比的。她们在家中的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并非从属于男人，任何时候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原则问题上始终起着唯我独尊的主宰作用。另一方面，她们吃苦耐劳，她们对男人的关心敬重和体谅全都出于她们的自觉自愿，并非她们活得太窝囊，活得没血性，活得没骨气，没有自己的人格。只要你伤害了她们的自尊，只要你侵害了她们的原则，只要你违背她们的意愿，她们就会跟你不屈不挠没个完了，——你是皇帝，她敢把你从马上拉下来；你是太岁，她敢在你的头上动土；你是老虎，她不仅敢摸你的屁股还要拔你的门牙。你是她的男人，她尽管可以和你生儿育女，为你操持家务，在外人面前保全你的面子，替你争光，为你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但她同时能做到达不到把你彻底驯服的目的就一辈子不再看你一眼，和你说一句话，直到死时也不再理你，不再求你。她们以往的角色如果和家乡的爷儿们对换一下，文献名邦的美名说不定比现在还响当当呢！

家乡的娘儿们在她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心灵手巧和聪明睿智。比如食文化：做饭炒菜，本来就是家乡娘儿们的拿手好艺。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她们做的"八大碗"、"三滴水"和"拼盘"，不仅味美可口，那形状，那色彩，那图案，那香味，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技艺精湛的艺术作品

来享受。就是平时，她们做的猪干鲊，煎乳饼、炒地参、泥鳅钻豆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哪个外乡人品尝过，数年之内定不再知山珍海味为何物，大可不必思乡念旧，慨叹什么“日暮乡关知何处”了。又如服饰文化，家乡的娘儿们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若天仙自不必说，单说她们手中绣出的腰带，那可真是蜂蝶翩翩，鸟飞鱼游，鲜花艳丽，芳草萋萋。娘儿们所绣的鞋垫也是色彩分明，图样翻新，五花八门，构图奇特。谈情说爱或逢年过节，娘儿们所绣的荷包或吉祥物等，更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呼之欲出，那“十二生肖”，那“八仙过海”，那“西上取经”，那“鱼龙八卦”……无不令你心服口服，赞叹不已。前些年家乡有一位画家在北京举办个人民族画展，轰动京城，其作品不无受到家乡娘儿们手中绣出的图样和技法的影响。以往的木工手艺，那是爷儿们的专利和绝技。如今的娘儿们也不示弱，只要你步人家乡的民族木雕厂或木雕总公司，你就能欣赏到那如云美女的巧手下雕刻出来的工艺产品，件件都精巧细腻，玲珑剔透，既可以让你方寸之内领略大千世界，又可以让你巨作之前感叹鬼斧神工。人民大会堂在云南厅内的“孔雀开屏”，英国女王伊丽沙白的龙床，便是她们手下的作品，技艺精湛可见一斑。再说民家人的文学艺术，过去有过“七进八举”，出了不少文人骚士的爷儿们，他们的作品如今已很少有人问津或记忆。倒是那些娘儿们口中唱出的《黄氏女对金刚经》、《鸿雁带书》等大本曲，以及一些俯仰皆是，数不胜数的花柳曲等，成了人人传诵爱不绝口的情歌，她们当中的有些女性，如农家女陈顺花等，歌唱出了法国、西班牙的 44 个城镇，还被意大利、埃及、波多黎等国邀请到他们国家参加艺术节，并被许多国家元首所接见，成了中外艺术的明星。其实就是经商做生意，在家乡改革开放、商



品经济的滚滚大潮中，能够叱咤商场，独占家乡市场鳌头的，不也是被家乡人誉为“四大经刚”的四位平凡女性吗？

摩梭女子

张爱华

泸沽湖，与其说自然景观吸引人，不如说人文因素更具诱惑力。临近泸沽湖，我觉得山山水水都是女性的了。

这时出现的女子，虽不是真正的摩梭人，但也与她们有着不远的亲族关系了。一闪而过的女子像命运之谜，被布置在深山之中。手拿冬青叶，或吃或吹，发出欢叫。我们车子减速，她们拥上来扒窗子看，叫，笑，把妩媚的冬青叶递进来。对于山里女人的好奇外加上对摩梭女人的好奇，使我们开始不安，相比之下，视野之内的泸沽湖是一个静止，柔情默默的纯蓝经不起任何一句形容。

这是真正的摩梭女人了，披着兽皮，从女山下走来。骨架硬朗、颜色褚红的老女人，持鞭缓行，身后是与世无争的牛和羊。服饰鲜亮的年轻女子，笑容映进湖水，是比泸沽湖更美的



风景。泸沽湖是女山的珍品，保存了不知多少日月不失色不变质，而摩梭女人又是泸沽湖滋养的珍品。她们高大丰满，举手投足间洋溢的自信自如，像阳光准时降临土地。看得出生活的某些方面相当满足。大胆明丽的目光中找不到尘世女人的矫揉造作、层粉叠饰。她们旺盛的活力标明存在但不去制造什么情绪格调，可是我又觉得格调情绪的源头就是这片纯蓝的水。格调情绪翻山越岭走到平原，早已面目全非。泸沽湖一如既往，没有失败和疲劳的记忆，所以摩梭女子的脸上也没有自卑和苦相。

看到摩梭女子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摩梭男子。我想像着与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的男人，一定有着一米七五以上的个头，有着树干一样结实、宽阔的胸膛，长着强有力的腿，一双踩在坚硬的山路上不滑动的脚。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使女人变成女人。

度枝腊楚、嘎土尼吉、撒机永贞、卡都都玛，这几个漂亮的摩梭女子与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最兴奋的还是我们摄制组的小伙子，专门向人家学习“我爱你”的地方语说法，每天晚上和姑娘们唱歌跳舞，后半夜不止。那这一种从未受过约束的笑声，就像泸沽湖水走上岸来了，抖动身体。我们拍片需要一组摩梭人跳舞的镜头。她们大大方方地配合。舞毕，大家合影，小伙子随意将手搭在女子肩上，她却严肃地推掉那只手。快乐是她们的天性，但快乐的范围在她们眼里是宽泛的。对于快乐天性她们保存完好发挥淋漓，自然的情爱中包含着本质的合理，而这种合理远比一纸契约牢固。

从泸沽湖走出来的游客，多了一份赞美的同时也多了一份遗憾。

我走进一座玫瑰编织的篱笆墙院。院里有三个男人修理牛棚。我对摩梭男人的估计不全对可也没错。他们平和地沉默着，好像这山水间有女人说笑他们就已心满意足。

点头招呼过了并不停下手中活计。推刨钉卯，三张背脊呼呼生出风来，目光砸在木头上，和锤子一样有劲。不知是不是我太警觉敏感，我认为他们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好奇和不自然。他们是主场作战，我是外来者，他们很好的筋骨和坚强的禀性显出了我的可怜。能真正的居高临下者，永远是那些以自然为依托的人。我们这些人，带着脆弱的心，无所依托，像雨季湖边的霉苔，来打扰他们。几十年了，天天有陌生好奇的目光入侵，弄得摩梭人讨厌人们询问婚姻问题，取回避态度。

隔着火塘，我和女主人对坐着搓苞米棒。

一天四次，摩梭人的生活从火塘升起。火神在红色光焰中注视着它的臣民。火神是摩梭人心中重要的神。他们认为火是太阳和月亮的一部分。它来自天界，凡是经过火的东西就避邪了。

女主人认真地教我。由于语言障碍，我们常把很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对于我的问题，她笑笑，心领神会似的。头顶一孔小窗，风吹拂她的额发，旷大的木屋里，灰烟描着她的眉毛……这就是答案了。答案暧昧模糊，阻隔我走进泸沽湖世界。这里的人和生活有别于我以往经验，这里成不了我的避难所。

苞米粒啪啪迸落的声响，单纯而欢悦。女主人注视它们就如同注视着内心单纯的欢悦，白天和夜晚一样质量的欢悦，由火塘升起永远不熄灭的欢悦。这一族女人的欢悦不掺杂妒意。看着女主人水净的笑，天真的凝想，我想起我，白天装模作样，梦里恩怨是非弄歪了我的脸，骂骂咧咧成了妒鬼。



她打个手势，指指肚子，问我有没有孩子。听到明确的回答，她似乎遇到生平第一个难题了，眼睛不转，嘴微张着，苞米粒卡在指缝间。

“你喜欢男孩女孩?”我来岔开话题。“都喜欢。”

她说都喜欢的时候，流露出幸福感，让我确信生育是一种享受，不可推让。

水开了，她沏上酽茶，端来瓜子。

我有个毛病她当然不知道。我这人一嗑瓜子就进入胡思乱想。我猜道，五千年前，面前这女人有没有可能是我的姐姐。在不是东北也非西南的另一个地方，树上垂挂着艳黄的果子，我们从果子上一跃而过，田园风光里，只有女人和猴子才有的力与巧……

她始终笑容质朴可亲，我一次次冲动，想推心置腹地说些什么。具有绝伦之美的泸沽湖边生长的女人就是有所不同。似乎她不会去记恨谁，去蜚短流长为谁制造不快，她虽然现在坐于火塘边，一会儿将走在羊群后头，但她内心的眼睛只盯着天上的星斗，泸沽湖上抖动的斜阳。

从她身后的门，我看湖的一角。她抬起手臂时，湖就成弧状的了。泸沽湖与摩梭女人柔美地结合着。自然的山水时时保健着她们的情感。这种绿色的保健比所有“太阳神”，“人参蜂皇浆”更能强壮人生。在保健品翻新泛滥之地，人的情感却在可怕地萎缩。

摩梭女子身上开朗欢快的秉性看上去那么相似，以至于不好区分性格个性。其实，每一处自然山水都是富于个性的，泸沽湖的个性就更加鲜明。摩梭女子的个性，是群体特色突出的个性，她们像苹果长在一个园子里，秋天了，看上去红彤彤一片。而我们这些女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个园子，但却久已

荒芜，不可整修了。

篱笆墙上的红玫瑰，在这怡和的下午，特别像木屋天伦之乐的一丝泄露。记不得在哪里读到过一首诗："树林里有一块田地，田地里有一间房屋，房屋里有面包和爱情，耶稣啊，这多么幸福！"

夜色紧紧拥抱玫瑰的时候，以她们为中心的一家人围住火塘，烧烤菱角，煨炖腊肉，黑夜与白天密不可分。火苗欢蹦，传递着古往今来的信息。没有谁阻止年轻人站起来，走向湖边，把幸福的夜收揽于怀。

我在泸沽湖几天，太正规地总是回宾馆睡觉。我虽然后悔没能以地为床，但我也深知，即使到了山野之中，浪漫和轻松也不是每人一份的早餐。

所不同的是，我毕竟身临其境，把泸沽湖的一些芬芳吸进了身体。



佤族少女

贾平凹

十年前读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他喜欢写某族的少女是天神和魔鬼共同商量后的造物，我常惑不解，以为是作家的奇异之想。在昆明大观楼前的草坪地上，我见到了一位佤族的少女，才知道神妖二字了。

这天，我正在大观楼上读天下第一长联，忽闻一串笑声，尖锐清脆，音调异常，低头看时，窗外波光浩渺，画船往复，未见什么倩影。又读长联，旋即再有人语："唱一段吧！"随之"哎"地一声，如长空鹤鸣："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唱的正是长联上句。忙又凭窗探望，水上众舟一齐停棹，人皆向左岸注目，果然那小小一片芳草地上，一女子在清歌。她背向楼台，亭亭站立，一双白嫩小巧的赤脚半埋在浅草中，穿一件红黄间杂的短裙。裙刚及膝弯，双腿合并如两根立锥，而脚脖与脚背处呈现出一种曲线，美不可言。她的腰极细极细，紧勒着

一条彩带，似乎要勒断了去，那一大束红色白色的串珠就那么松松地系挂着，衬出上衣和短裙间的二指宽的腰际的肤肌。上衣是一件无袖小褂，作用完全在于隆起胸脯。头顶上扎一条白带，将蓬蓬勃勃的一片黑发披落在后背，沈先生曾说这是绞搓了黑夜而成的头发，比喻也只能如此了。待唱至联尾，红日在滇池欲坠，水鸟同彩云共飞，水上的画船全悠悠地在打转。正不知那女子还要唱出些什么，突然翩翩起舞，那动作如旋风扫过竹林，都急雨骤落到水面，乌发飘曳，将一团粉白小脸一闪即过，逮不住那眼光，也逮不住那白月牙间的一点红舌，欢动了一泓颜色，一窝线条。

我从未到过佤族的山寨子去，从未领略过西双版纳的棕林，从未品尝过竹楼上的菌子，但我知道了那里一定有着火中的凤凰。有着美丽的孔雀，有着诱人的沉渊潭水和浸着香汁的鲜花。

我伏在窗台上，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女子的背影，心里一遍一遍地说，一定得到西双版纳去，明日就去。

倏忽间，水面的画船都划动了，头尾相接的往滇池的前方去。芳草地上已经消失了那女子，她沿着岸走去，穿过了樱树，闪过了一簇美人蕉，她在奔跑着，风抛着头发如黑色火焰，四肢迅跑，真像一头林中的小兽。水上的画船全撵着她行，男的忘记了持重，女的失却了嫉妒，桨划着水，那一层一层的旋涡就悠悠地留满了地面，软软地停灭在楼下的水草丛里了。

大观楼上果然大观，它使我同所有游览的人皆同那神同那妖一起消耗了精力，又新生了精力。



转海的普米姑娘

郑海、殷海涛

来到秀丽的泸沽湖畔，正巧遇到一群盛装的普米姑娘在湖边嬉闹着，于是我们兴致勃勃地朝她们走去。

这里是一个僻静的沙滩，远离村庄却有几棵桉树高高耸立，树下便是天生的舒适凉亭，加之满湖蓝蓝的水倘佯在眼前，微波轻打湖岸，显得格外柔美、爽快。艳阳三月，能在这里休息片刻，将会心旷神怡，大开心悦。

她们看见有生人过来，顿时停住了嬉闹，一双双水灵灵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在说：是哪里的人，那种怪样，来这里干什么。我们靠近了她们，她们最初显得有些不太自然，刚才那种活泼劲不见了，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背着背箩，有的在收拾东西。我们留意数了数，共有 12 人。姑娘们个个眉清目秀，打扮得花枝招展，典型的传统服饰在她们苗条的身段上显得无比的艳丽，全像从一个模子里脱出来似的，让人看了心

醉。

“你们是来转海的吧?”虽然我们的穿着不像本地人，但姑娘们听我们用当地话打招呼，神秘的眼神中可以窥见几分亲近的感觉。她们从慌乱中逐渐轻松自如了，不多会又像出笼的小鸟恢复了原来的嬉闹。一位稍大点的姑娘大方地上前问：“你们来做什么?”看着她那迷人的脸蛋，我们心里美滋滋的。

说完她就靠向我们这边，用普米语小声地讲了一番话，我们装着听懂了她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边听边猜她讲的内容。她以为我们是本地人，听得懂她的话，说一阵笑开了，我们也被逗笑了，大概是很有意思的玩笑。

普米姑娘大多比较开朗活泼，据说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以来，在时代新潮流的冲击下，观念更新很快。再说泸沽湖畔来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各种肤色的人都向往着这里，当然她们接触的人也是五花八门，见得多了。像刚才这位姑娘可算是其中的一位开放者，她一点也不腼腆，老练极了，看她一个劲地笑呀、说呀的，根本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我们向她讲明来意，要求和她们一起过转海会时，她盎然一笑，转身朝她的伙伴走去。

我们就这样和一群美丽的普米姑娘度过了一次难忘的聚会。

“这些都是当地的普米人，是来转海的。”普米朋友介绍道。

“俗话说，十里不同天，这里的姑娘真是够意思啊。”我们风趣地夸赞着她们。是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普米姑娘确实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气质，她们像湖水一样纯洁，像大山一样丰腴，善良的心地像一颗颗宝石，照耀在女性王国里，以母亲无私的温情和甘甜的乳汁养育着她们的后代从远古到今天，



她们是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是真正的高原女子形象。

“转海是这里的传统习俗，是一种祈求‘格姆’女神保佑人间太平的祭拜活动。因为姑娘们是女神的忠实崇拜者，所以转海的人多为女性。”那位善良的姑娘介绍说：“在普米人心中，女神是太阳，他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女神赐给的。”

那位善良大胆的姑娘说完就放开了歌喉，唱起了山歌。

“太好啦！再唱一首，再唱一首。”我们兴奋得要跳起来。

“唱得不好。”她这时却有些羞涩地让开了，顺手从旁边一位伙伴的背箩里拿出一罐酥理玛酒和几块油炸粑粑递给我们：“尝尝吧！”

我们坐在柔软的湖滩上，和姑娘们边吃边聊天。一边是湖面盈盈流动的波纹，像一幅透明的画卷，一边是普米姑娘清甜悦耳的欢笑声，在这种开心的场合里，品尝普米人家的美酒佳肴，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我们正吃得香，不知哪位姑娘噗哧笑了一声，其他几位姑娘也跟着笑了起来。我们被搞得莫明其妙，幸亏还是那位大方姑娘提醒了我们：“这罐酒不能喝完，要留下一点带回去给家里人，这是规矩。”

“哎，他们是外人，不要紧，女神不会怪罪的。”另一位姑娘说完指着我们中一个朋友的鼻梁：“你们真是脸皮厚，一罐酥理玛喝下肚连脸都不红一点！”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故意捉弄，害得我们左右难看。此时此刻，姑娘们一窝蜂洋洋得意，交头接耳，被引得心花怒放。

普米姑娘的性情很特别，只要她们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时候不早了，姑娘们忙着收起东西，准备出发了。我们不好再挽留，内心有点舍不得让她们走。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山里人的热情和好客，这是一种朴实深沉的情感。

“到我们村子去吧，晚上还要打跳哩。”又是她，那位美丽善良的普米少女。推辞吧，太不够情意；去吧，又不可能。“嗯，这样吧，我们晚上一定来参加打跳。”她满意地笑了，我们也笑了。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姓名，但她那动人的容貌和甜美的歌声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夕阳西下，余辉洒在湖面上，像铺了一层珍珠，流光溢彩。

带着美好的祝愿，带着普米人的深情，远去了，一群转海的普米姑娘，惟有那首委婉的山歌还在山路上回响：

阿哈巴拉玛达米，
巴拉呀哈阿尼里。
远方的朋友好，
回头再望我两三眼吧，
让我的歌声永远牵住你的心……

她们都还只是一群纯洁的少女，而我们知道，在很多民族那里都有这种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结婚成家是女性人生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由此，我们愈发期待着亲身参加一场普米族的结婚庆典。



剃掉头发的女人

周鸣琦

常言道，女人的打扮一半是在头发上。大凡女人都珍爱自己的头发，都喜欢在头发的发式上花样翻新。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妇女部以发多为美，比如中国佤族妇女，如果头发少，总要想方设法用黑线来装饰，以显发多。她们最喜欢跳“抛发舞”，疯狂地抛散一头又黑又多又长的头发。但是，在“红德昂”、“花德昂”聚居的德昂族村寨里，我们却发现：妇女们，尤其是中老年妇女们不以发多发长为美，而是不留头发，时兴剃光头，缠包头。

我们每到一处，都询问她们为什么不留发，要剃光头，她们大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憨厚地笑着摇头。她们只知道，祖祖辈辈的女人们都是这样“剃”过来的，剃头对她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我们来到三台山乡邦外村。村寨四周满山遍野郁郁葱葱，

清爽明净；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种满了竹子、芭蕉和茶树；蓬发的大青树随处可见，像村寨的护佑者，洒下一片又一片浓荫。这里是南方丝路的必经之地，滇缅老公路从村前蜿蜒盘旋而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将公路路面剥蚀得坑坑洼洼，只残留着一块块隐约可见的柏油路。这条路早已被新公路所代替，如今车子已很少来往，村寨因此也显得偏远闭塞。邦外村的德昂族是“红德昂”，也许是环境的缘故吧，村里的长寿老人很多，而长寿老人中又以妇女为多。最长寿的一位老奶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大年纪了，据说她至少有120多岁了。

我们走访了村里一位80多岁的王奶奶。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剃过的头发又长出了2厘米左右的短桩。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大红色的尖顶帽，帽子上面又用黑头帕缠起来。王奶奶十分和善、开朗而健谈，汉话说得很流畅，说起来就滔滔不绝。我们的话题便从这里开始。

“王奶奶，德昂族妇女为什么要剃头?”

“留头发是姑娘的打扮，我们当姑娘的时候，头发也跟那大青树一样，一大蓬一大蓬的，又黑又长。但是，德昂族女人结婚以后就要把头发剃掉，缠上包头。这是我们的习俗和规矩。”

哦，原来如此。走访中，我们了解到德昂族妇女剃头的习俗与她们的原始崇拜和宗教信仰有关。一位德昂族知识分子告诉我们：在德昂族传统观念中，有一样东西是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就是“毛”。德昂族人死后，要将死人身上所有的毛都刮剃干净，然后才穿衣服。既然毛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人生在世自然也以不蓄留毛发为好。妇女剃头大约是与此有关的。另外，还与德昂族全民信仰佛教有关。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德昂族地区以后，逐渐成为德昂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和



尚都是要削发的，妇女们也许是为了表示其对佛的虔诚，因而也像和尚一样剃去头发。

德昂族妇女剃头后都要缠包头。包头是服饰的一个组成部分，包头式样与青龙崇拜有关。当地德昂族妇女告诉我们：德昂族妇女包头的形状都是仿照青龙的头型来包缠的。支系不同、年龄不同，包头的形状也不同。各种形状的包头都是根据不同时间看到青龙的不同角度、不同姿势来想象的。德昂族妇女包头多种多样。“花德昂”妇女中，有的是将头的四周的头发剃掉，留下头顶上的一束。然后辫成细细的一根长小辫，再与头帕混缠着盘于头顶；有的则是把头发剃光，然后用长长的黑头帕层层叠叠地缠在头上。黑头帕的两端饰着红、绿、紫、黄等各色绒线球，头帕缠于头上，垂下头帕两端的彩绒球为饰。这两种包头样式从某一侧面看，还真像青龙（青蛇）的头型呢。“红德昂”的包斗与“花德昂”近似，只是形式上比“花德昂”多。其中有一种中老年妇女的包头式样很有趣：头发剃光以后，头上戴一顶大红底色间织细白竖条的尖顶帽，然后在红色尖顶帽外面，用黑色头帕缠绕于头上，最后在后脑勺打结，垂下头帕的两端于后背。尖顶红帽的下部长长地披在后背，像披了一抹火红的阳光，远处看去，真像是中午时分太阳当顶时青龙的头型。“黑德昂”妇女的包头与“红德昂”、“花德昂”不太一样。她们是不剃头的，也不戴红色尖顶帽。她们要么把头发梳成发髻，然后缠上头帕，要么就把头发与头帕混缠，结结实实地盘缠在头上，盘好后再用少许彩线顺包头缠绕为饰。尽管她们不剃头，但头发却一丝不留地全盘上去，露出又光又亮的额头。这种包头尤其像青龙的头型，与“黑德昂”全身服饰相配，真是浑然一体。

德昂族妇女剃头的习俗固然被赋予动人的传说和神圣的信

仰，然而，走访中我们隐约感到，这还与民族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德昂族多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高山多缺水，过去，日常用水全靠妇女用竹筒到很远的山沟里去背，来回少则几十分钟，多则几个小时。她们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去背水，十分辛劳。水源缺乏，长发不便梳洗，想来应是剃头习俗的形成原因之一。

德昂族妇女剃头的习俗仍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虽然不大了解这一习俗的来源，但作为一种习俗却一直为人们所尊奉，它已在德昂族妇女的审美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悠悠女儿歌

王四代

当代文明以其强大的优势冲击着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录音机、电视、卡拉 OK 日益普及的现在，乡村生活节奏加快了，生活方式和情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那种充满田园情调的在月光下、篝火旁，唱情歌来娱乐、恋爱的方式已日趋减少。但是，阿昌族民歌至今仍然在女性生活中占有很重的地位。电视等进入到现代家庭以后，她们用民歌曲调去唱那些影视歌曲的词，或者用新歌的曲谱来唱传统的内容。更有趣的是，把山歌搬到了四合院的火塘边来唱，变过去用于恋爱的形式为现在具有广泛娱乐性的形式。女青年们用情歌写情书，更是蔚然成风。我想，这种情形与女性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一直想去实地考查一番。

1994 年 2 月，我来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的第三天，县民委主任景枝林对我说，他们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理

想的女性采访向导和写作合作者，她是县民政局的副局长，叫曹明坤，本人就是阿昌族，对民歌和阿昌妇女情况很熟悉。我见了曹明坤副局长，她很乐意协助我考察，并很爽快地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我们应该多出力。"第二天，我们就到县城附近的那峦、丙盖几个村子采访。

那峦离县城遮岛约有3公里。我们来到村子时，人们多数已经下地干活去了。我坐在一家院子里问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问到一个青年男子有关民居风俗时，他说他不太懂，他是汉族人来这里做女婿的。这事引起了我的兴趣，问他为什么喜欢找阿昌族女子作妻子？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看上阿昌族女子贤惠能干，重感情。结婚聘礼不重，在他的家乡找汉族女了聘礼重，他没有那么多钱，娶不起。再说，现在这里汉族、阿昌族和傣族互相通婚的多了，他不顾忌什么。他夸她的妻子天一亮就下地去了，让她闲着她不闲。他边说边修牛圈。我们正在谈着，曹明坤大姐带着五六个老妇人来了。

曹大姐介绍说我是来听她们唱歌的。她们叫起来："唉，我们以为你是来跟我们对歌的，所以我们来候承。""候承"是阿昌族唱歌的一种规矩，当外村小伙子或小姑娘来到本村时，晚上都要到客人住的那家去对歌，本村青年都得到，不然视为对客人的不礼貌。对歌通常一夜到天亮，主人家得提供凳子、茶水、零食和烧火塘的柴草。因为对歌是近距离围着火塘对，就有大家在一起互相守候着唱歌的意思，所以称"候承"。过去这种对歌主要是未婚青年社交恋爱的方式，现在许多已婚中老年都会约着对唱，实际是一种娱乐活动，自娱自乐一番。我们说着，老妇人们便唱起"候承调"来。

顺风听见贵客来，



约动群朋来候承。
看见贵客好开怀，
听歌来到阿昌寨。
屋檐滴水跌成窝，
我家酸甜唱成歌。

本来候承是要双方对唱的，但我不会唱，她们只好单方唱。她们都用汉语唱，只是声调变化大，不易听出来。这种曲谱同一个调可以唱各种不同的内容，唱的内容又根据不同场合即兴创作，生活中的各种体验都可以唱。年长者多唱人生体验、人际友情，年轻人多倾吐男女情爱。曹明坤说，刚才老妇人们唱的是欢迎、问候客人的。到年轻的小姑娘和妇女们回来时，她们匆匆吃了午饭，也加入到老妇人唱歌活动中，分成两队开始对唱起来。我见过许多对歌场合，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真诚，这种大方而深情的歌唱。我一边记录一边录音。看见我忙，她们说多少人都来录过她们唱的歌，旧的录去了新的又唱出来，怎么会录得完。说等我们下次来又有新歌了。不过，我还是录了她们的许多歌。因为在我看来，作歌（诗）的智慧和才能不是大多数人都有的。

接着，我们又到其他村寨去采访。我们所到之处，一说起唱民歌，人们都说这种事该找女人们。而女人们一听到谈唱歌的事，她们便会兴奋起来，健谈起来，热情起来，甚至还叫我们去唱歌。好多人把我当成阿昌族作家曹明强，总以为他来搜集情歌了（他搜集出版过《阿昌族情歌选》），声称要拉我去唱一夜。曹明坤告诉我，前几年上海一家电视台来芒掌拍阿昌族风情片，领教了阿昌族女子的歌才和口才，大为惊奇，赞叹不已。有个小伙子回去后还经常写信来，想和一个阿昌姑娘谈恋

爱，只是姑娘说得城乡差别太大，上海又太远，才写了封情歌书信婉言拒绝了他。

这次在梁河县的采访，不仅证实了阿昌族至今仍有大量民歌流传的事实，而且使我们了解到了阿昌族的传统民歌，多出自少女和妇人之口，而最善于保存和创作民歌的也是女性。梁河地区的阿昌族女性中40～70岁年龄段的人积累着大量的山歌，但过去她们只是靠记忆保存，即使识字的人也从来不将山歌诉诸笔端。近几年，一些读过书的女青年因很少有机会会唱情歌谈恋爱，就写起情书来，并且觉得用情歌表达爱情更有诗意，更接近于阿昌族恋爱的传统。这样，写情歌书信谈恋爱便蔚然成风了。四五十岁的一些歌手也有了用武之地，她们成了写情书的顾问，有的还经常代人写情歌书信。

听说，勐来村的曹明兰是当地有名的写情歌情书的顾问，许多男女青年还常请她代写情书。我们找到她时，她很乐意谈写情书的事，说找她的人很多，为人打动了不少的春心，结下了很多良缘。我们请她写些情歌来看看时，她略思索了片刻，就一口气写下了十几首。她还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们，写情歌书信还蛮有规矩，先不用诗写，只有到了难得用散文句子表达的地方，才用情歌。这就像平常谈恋爱那样，一会儿讲白话，一会儿唱歌，需要抒发感情时用情歌来唱，才显得婉转，美，也才能打动人心。唱情歌不一定只诉男女之情，实际上什么样的生活感受都可以用情歌来唱。内容要看双方关系而有所选择，有时自谦，有时夸人，有时又得婉言谢绝。写情书也是这样。

她的解释实际上已经告诉了我们，阿昌族为何有那么多优秀的情歌流传不衰，为何情歌仍能活在阿昌族女子现代生活中的答案。在今天，无论是在火塘边对唱还是用书信写，情歌仍



然是阿昌人，特别是女性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念的诗性表达。许多民族优美的民歌，随新生活方式的进程而急剧消亡，而阿昌族女性则能让传统民歌从容地走进了用文字歌唱的新天地，为它找到了存活和生长的土壤，使传统民歌在现代社会生活里发光争彩。

我们的考查表明，阿昌族女性群体和个体的性格气质、精神面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歌唱传统的影响。她们大多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性格开朗，语言朴实，生动幽默，感情丰富，有较好的文艺欣赏能力，而且社会活动参与欲较强。阿昌族把能讲会唱的人称作"梢干"，这些人善于从传统诗歌中学习，善于即兴创作，在歌场上当领唱，能用诗歌语言表达出人生的许多感受，语言才华超出常人。人们形象地把他们比作竹子或树干中长得最好最高的梢。"梢干"多为女性，她们除了能唱，能以歌代言，还常能用她们的好口才为人解除纠纷，谐调各种关系。她们因此能赢得较好的社会荣誉和地位。阿昌族的女强人，虽然不一定是"梢干"，但她们多数都有较好的口才。据说，50年代著名的阿昌族女灭鼠专家曹依秀，就是一个很会唱歌，口才极好的女子。她不仅积累了十分丰富而实用的灭鼠知识而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得到医学界的尊敬，而且，在传授灭鼠经验中，以生动形象的讲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68岁的王新英老人，是当地公认的老一辈阿昌族女能人。她曾经长期担任梁河县丙盖村女主任，曾担任过一届云南省政协委员。一直都在做那些"清官难断"的家常事和妇女工作。她识字不多，但语言诙谐生动，性格幽默，据说她调解社会纠纷、家庭关系的能力令人折服。现在她已经退休了，在家乡水和寨门口公路旁开了个小商店。我们找到她时，她正在

那翠荫荫的竹棚子下和一群青年人谈笑。老人告诉我们，过去她做妇女工作时，见个别子女对父母不够孝敬，她就评给她们个“好家庭”的称号，让她们去自惭自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旁边的人们说，她退休了，但现在人们还很信赖她，妇女们把她看成娘家，有什么烦恼和难解决的问题都要找她商议。问她过去是否爱唱民歌，她说从小就爱唱歌，“我们阿昌族妇女，不唱歌就难得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古规古理在歌里。只是现在想唱也牙不关风了，唱不成了”。在这竹棚树下，我找到了孔子所谓“不读诗，无以言”那句名言的注脚。也许这里也包含着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所称道的那种“诗性智慧”吧？

当我们向这位老人握手分别时，清晰地看到她脸上已折叠着数不清的皱纹，牙齿也没有几颗了，但她眼里还闪着熠熠的光亮，像是还有许多歌想唱出来似的。



傣家依少

薛尔康

向晚，我在澜沧江边散步。

落日隐藏在彼岸原始森林上方的浓云中，云罅中泻出一道道金红的瀑布，瀑布飞扬开来，染了半天的妃红。云山雾嶂宛若卸去了白沙笼包巾和蝉纱的依少（傣语：姑娘），袒露出奇绝秀丽的姿容。背光的森林和巉岩模模糊糊，色泽沉郁，在妃色的天幕上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而远在下游方向的勐买山却呈溟蒙的银灰。天野里是一幅明暗强烈的奇景。晚霞透过低矮的林梢，摇碎在宁静的江波上，在两岸苍山间曲折而去的澜沧江是愈加幽邃壮丽了。

陡斜的堤岸上霞朵浮动，身穿筒裙的橄榄坝的傣家姑娘下到江边来了。肩头晃动着一双水桶，手拎彩色的塑料网包，紧裹花裙的身子苗条绰约，眼前的风景画顿时变成一幅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滇边风俗画。

沙滩上，留下一片水桶。

依少们踏进江边浅水，拾起鹅卵石细心地擦拭脚跟上的泥巴，掬一捧水痛痛快快地洗满脸的汗垢，面容鲜亮起来，如一朵朵盛开的粉团花。纵使她们生相各异，却都有饱满明亮的额头，淡淡的弯弯的蛾眉，泉水般清澈的动人的大眸子；纤巧的鼻子和嘴唇，使清秀的瓜子脸生出几分妩媚。橄榄坝的依少是富有吸引力的，难怪有人喟叹她们是天下最美的姑娘！

一件件水红的、浅绿的、粉白的窄袖短衫零落在水边，浅绯色紧身小背心也从肩膀上卸落，露出白皙细腻的肌肤，依少们将长裙束起，一边翻卷裙边，一边朝水深处走去，裙子低低地压着水面，当筒裙像花头巾一样缠在头上时，便在江波里自由自在地游戏着了。

她们就是白天我瞥见的在田陇割稻打谷的姑娘，挑着两长挂香蕉向绿荫中的竹楼走去的姑娘，驾驶东方红拖拉机从路边扬尘而过的姑娘。傣家姑娘是沉静腼腆的，午后，我在曼春曼寨子的竹楼上做客，主人的女儿埋着头，为我端茶，之后，躲进里屋再也不露面。此刻，她们却那么潇洒大方，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获得了任情放性的自由。

顶在头上的花裙仿佛是波面上新开的荷莲，那么艳丽。有人解下裙子，当浴巾使唤起来，于是，澜沧江浮动起一泓彩色的波涛；长发顺着浪波起伏漂泻，常年用浓浓的糯米水梳洗的头发，柔美乌亮，是姑娘们的骄傲，难怪在漂洗着的时候也带着几分悠然自得。簪在孔雀髻上的缅桂花，粉团花，栀子花随波而去，是一首音韵优美的乡土小诗；花朵儿飞快流逝，看似宁静的澜沧江水势原是很湍急的。年轻的身子在激流中浮沉，为热带阳光蒸烤的肌体毕竟有太阳的那份美丽、强健，使人想起云冈石窟、敦煌壁画中表现人体美的杰作：那些翱翔碧空的



飞天、那些翩翩起舞的乐伎，那些东方艺术史上的辉煌作品……确实，自我从远处走来，便觉得面前的景象恍惚不是现实，而是神话，传说中的场面。

是的，面前的景象，使我瞥见一个从远古洪荒中走来的民族。

古老的民族有古老的习俗。在酷烈的热带气候下，也许，从傣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开始，便有沐浴的习惯。书籍上不乏有"白夷性好浴，每日必赴清流，赤身露体，洗浴身体"的记载。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每个民族总在不断地改革故俗；傣族是滇边诸多少数民族中最为文明开化的民族。如今，现代物质文明迅速地进人傣族社会，在录音机前听赞哈，从电视屏幕中了解外部世界，小伙子骑着"永久"、"飞鸽"串姑娘，姑娘撑着尼龙自动伞赴摆，在生活的剧烈演变中，他们却依然保持凌波沐浴的朴野风俗。我想，不止是解热冲凉的需要吧，与丢包、对歌、赠槟榔一样，恐怕还表达了本民族的美好情怀和审美情趣。看这幅风俗画，使野性和文明失落了界限，你不会去感伤原始初民的生活方式，却引起对美的憧憬。

一条窄长的木槽船从山深林密的上游乘流直下，船上是四五位赶街归来的依少，头上兜着崭新的花头巾，耳上挂着亮晶晶的钻石耳环，一条漂亮的筒裙更将她们点缀得花枝招展。船儿驶近的时候，她们站起身子，向沐浴的女伴投掷沿江采集的野芭蕉，还有集市上卖剩的柚子、木瓜；浪朵迸溅，也溅起了阵阵娇喧笑语。木槽船泊岸未稳，她们便迫不及待地和衣跃人江中。依少们像森林里的绿孔雀一样爱干净，每日要在水中沐浴两三次，她们是在澜沧江里泡大的呀！

自古来，傣族人懂得水，也离不开水。在西双版纳境内，他们世世代代聚居水滨，依仗水利之便，开垦出一片片逸满稻

香、果香的坝子（山间小盆地），因此曾被称为“水摆夷”。有些山上，旱地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认为水边有鬼，他们却将水视为幸福、吉祥的象征，不然，怎会有傣族特有的“泼水节”？每逢“泼水节”到来，男女追逐，水花满天，用泼水表达诚挚的爱情和新年的祝福。傣家人将澜沧江称为“难夕江”，意为母亲江，可见他们与水生死相依的特殊感情。他们的民族气质，也糅和着水的情味，虽少了些剽悍勇武，却不失优美温和，淳厚质朴，尤其是女子钟灵毓秀，给人以“娴雅如水”“柔曼如水”的感觉。她们平时像池水一样恬静，内向里却流水般的自由，放达，无拘无束，此刻悠游于清波，如鱼得水，与其说沐浴，且不如说饱享着欢愉。她们真不愧称澜沧江的女儿，她们怎舍得离开养育自己的母亲？

对岸的景色，消淡的妃红中已渗进许多靛蓝，使奇特的山峰、苍郁的森林显得十分安宁、明净。澜沧江泻开悠长的水波，是那么闲适。景物清晰起来，树林里伸张着苍古的藤葛，从树冠悬垂到江边；高大的野安息香在山岩上默立着，撑开一片紫气；美丽的白鹇拖着长尾巴，在凤尾竹林前飞来飞去。两位小伙子挥动长竹桨，从江心驾舟而过，用戏谑的调子唱着情歌，而浴女们只管在水中浮沉，斜卧着，或是仰坐着，无意应对。置身在如此宁谧的风景里，只能用宁谧才能领略到其中的妙处……不久，三二浴女朝向对岸立起身来，有一位昂着头，双手举到空中剔理拖垂于水面的长发，仿佛做着孔雀舞中袅娜的摆手动作。她面部、胸部、腰部的曲线映现在余霞隐约的浪花天里，这些山峰与波涛的曲线，形成一尊风格沉静、流畅、富有民族情调的雕塑。在自然界，没有比因劳动完善的人体构造，具有更谐美、更富有生机力量的线条了，人类的审美观照最初不是由人体的美培养起来的么？

晚霞洒落的光斑终于在江面上消失，依少们出浴了。顶在头上的筒裙滴水未沾，她们渐次将裙放下，踏出水面，又将裙子束起；有的则将筒裙散开当作围帘儿，更换衣裙。水面上响起棒槌的脆响，银手镯在腕子上叮叮当当地跳荡；有人哼着歌子，从鹅卵石上采集绿丝丝的青苔菜，也有人披着及臀的水淋淋的头发，迎风而立，让风鼓扬长裙，见上游漂来野花，便捞起簪到鬓边。快活得像小牡鹿一样的依囡（小姑娘），在人群中踏水穿行，搅碎了倩影；白的肌肤，绚烂的花裙，在水中晃动迷离。

江天间，岭峦林莽，影影幢幢，化成淡墨色的剪影。白雾从江上升起来了，从森林里逸出来了，依少们赤着双足，细竹扁担挑起一双水桶，娉娉婷婷的身影消失在晚暮的雾霭里。一轮月亮从江尽头浴波而出，也是水淋淋的，那么晶莹纯洁……

我们的藏北姐妹

马丽华

我们的车队刚刚到达区上时，这位牧女出身的区干部德庆群宗，一听说来客中只有我一位女同志，便盛情邀我去她家同住。

区公所的院子就是60年代初的县政府所在地，一横两竖三排房，现在看来很简陋。连日雨雪，院内遍地泥泞，遍地狗粪——由于没有打狗的习惯，嘉黎区和许多地方都是狗多成患。那些狗骨瘦如削，皮毛肮脏，品种又不好，看起来令人厌恶。院内还有一大片尚未收割的倒伏的青稞。德庆群宗的家就在青稞地边上，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又小又暗，又隔成小套间，里间一张大床，一排藏柜，柜上叠摞着五六床新被子。德庆群宗有收藏新被的习惯；外间有两张窄小的卡垫床，炉灶炊具，写字台。她和女儿住外面，把大床让给了我。随口问她，平时娘儿俩是怎样住的！德庆群宗的回答使我意外，说女



儿想吃奶的时候，就都睡大床，平时女儿就睡卡垫床上。

可是女儿益西卓玛已经9岁了。9岁了还在吃奶？那么牧区孩子最大能吃到多少岁？

德庆群宗想了想，说，大概15岁吧。不过女儿才9岁她现在奶水已很稀少了。

很快发现德庆群宗热情得近乎病态，她对于女儿的爱有些儿发狂了。同时她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几天里她一直在絮叨自己的生活遭际。

民主改革那年，人民政府送她去内地读书，那时她正年轻，像朝阳初升，灿烂前程召唤着她。但是后来的命运则阴云四起。结了婚，不幸又离异了——实际上是被抛弃了——她带着两个女儿返回故乡，回到父母亲身边。她的全部爱心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但噩耗传来，在远远的县中学读书的13岁的大女儿得急病死去了——德庆群宗从系着彩缎的小匣子里取出亡女的照片给我看，继续说着——县上派人来看望，顺便征询处理意见，是土葬、火葬、还是天葬，可以任选。“我想来想去，土葬可不行，地下的虫子会把她咬得不得安宁；火葬也不好，还是天葬吧，干干净净。”

只有9岁的益西卓玛与她相依为命。她不愿下嫁牧民，“太不卫生”。益西卓玛是她的惟一希望。她用最极端的母爱眼光百看不厌地瞧着女儿，对女儿随口说的每句话都要立即翻译给我听，对女儿无意间做的每个动作都立即示意我一同去欣赏。她没抱怨过什么，除了对前夫的诅咒；只是用更多的热情殷殷地生活着。小益西卓玛也争气，在班上学习是拔尖的。德庆群宗按照汉族女孩的发式，把女儿的茸茸细发高高地梳在脑后，用红绸扎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她打算让女儿将来考拉萨的或内地的大学，她的命运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改变。

德庆群宗把她采集制作的野花野草的标本让我挑选了一番。这是生长在桑穹山谷草地上最常见的饱经风雨又璀璀璨璨的那类花儿，朴素的蓝色花和黄色花。德庆群宗还把她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动员了来，录了一盘嘉黎山歌的磁带送给我们。老人是当年的歌手，年逾七旬，仍能高歌真叫人难以相信。而四十多岁的德庆群宗的花腔女高音中仍满含少女的清纯之音也叫人惊异不已。此地山歌如同高原牧场上的徐徐和风，淙淙小溪，任性随意地吹拂流淌。旋律有程式化的结构：低低的喉音脱口而出的时候，便迅即昂扬激越，加花的拖腔，一个跌宕沉落下去，又一个低低的喉音……周而复始的旋律似乎在重复那说不完、道不尽的世世代代的感慨，不知所求的迷茫。

从查桑的卓玛到老嘉黎的德庆群宗，我见过许多知名不知名的藏族妇女。我的那些藏北的姐妹们，坚强富有耐受力，是世界上少见的最独立最少依赖性的一群女人。许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藏族妇女在藏族社会中的特别地位和作用。所谓特别，是相对于西藏四周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儒教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而言。观察者们注意到了西藏妇女从未深藏于闺阁之中，她们活跃在家庭和社区中，形成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她们的作用奠定了她们的地位。牧区有句形象的俗话：小孩的脚磨起茧子（放牧），女人的手磨起茧子（做活），男人的屁股磨起茧子（坐着喝茶）。妇女支撑起牧区基本生活：挤奶、打茶、炒磨青稞，制作酥油奶渣，照看孩子……从清晨到夜晚，从岁首到岁尾。青春与生命被常年不息的牛粪火一点一点地舔尽了。最苦的是那些没有机会嫁出去的女人，拖着几个私生子，撑起一顶小帐篷，独自应付生活。虽说牧区乡下正统观念淡薄，虚伪的道德教条也少，但非婚生子女还是常被人瞧不起，被称作“脏孩子”。又虽说各地都规定了对不负责任的男人的惩戒条例，



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找到爸爸。一个过路人，就那么一两夜，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是罚来几头牛，几十只羊，也没能改变基本事实。我还听一位申扎人讲起婚姻方面的一个陋习：申扎县巴扎区三个偏僻乡里，习惯娶“姑姑老婆”，即认为姑侄配偶是最理想的婚姻——这种隔代婚，难说有什么爱情幸福。

另有一类妇女，处在那种虽为数不多但也常见的多夫多妻家庭中。以家庭为中心各有分工的生产单位，往往以此保证人力和生产资料不散失。山于观念的差异，牧民的私欲及由此而发的占有、妒忌等心理淡薄得多，所以一般认为多夫多妻之家各成员间的关系还和美，至少相安无事地打发着日子。我在藏北走访中，不少人坦率地赞美这种生活方式，后来我所接触过的藏学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至少客观上认可了复婚形式的合理性。他们大致从社会观念、经济观念、心理因素论证了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目前世界通行的一夫一妻制度虽不是最完善的婚姻形式，但多夫多妻制却不能推广，至少不宜传播到汉族地区，那还不闹个争宠泼醋，天翻地覆。

但如果具体到某个家庭，例如双湖查桑区的某位四十几岁的妇女，她的两位丈夫一个 80 岁，一个 18 岁，就可明白在许多这类家庭中远没有爱情可言。

在牧区妇女的诸多特征中，有一点我永远都不能够理解，那就是她们在生育时表现出的超常的耐力。牛粪堆上垫张牛羊皮做产床，夜间生了孩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抛头露面，背水，洗衣，做家务。上一年那曲县文工队为美籍华人作家们演出时，那位无伴奏牧歌的演唱者刚刚生了孩子才三天。演出前我就听说了，急忙劝阻，文工队的人都不以为然。演出时我悄悄告诉了来自美国的两位女士，她们吃惊得目瞪口呆。而汉族传

统习俗是足月方起。很多汉族男女议论过这个问题，一致认为是汉族退化了。我终于也没弄明白是由于藏族妇女体质太好，耐受力也强，还是意志坚强，强忍住不适呢？

也许她们对于苦难的感觉早已麻木。她们认为生活原本如此。不仅藏北的民间妇女，其实连女神也充满了苦难，成为藏北女性的象征。申扎那仓大部落的女保护神杰岗扎西拉姆雪山，是一架积雪覆盖的大山梁。从南方新归乡方向看，她是“骑在骡子上的仙女”模样。杰岗扎西拉姆是男神山雅邦的妻子，但她与玛钦波木热山相爱并生下私生子依布山——“猞猁的儿子”——担心雅邦山发现就把依布山藏在身后。但这种事情怎能瞒得过去！怒气冲天的雅邦山挥刀砍下扎西拉姆的双乳，扔一个在山前，扔一个在山后，至今扎西拉姆胸前留下的血痕还依稀可见。惩罚了扎西拉姆，雅邦山又跨上了坐骑莫如山追击逃命的玛钦波木热。莫如山之马累死于半路，雅邦山又换乘一匹巨大的托尔达出岩石马。走投无路的玛钦波木热只得投降，胜利了的雅邦山盛气凌人地把脚踏在俘虏的脖颈上——时至今日两山仍然相叠，雅邦山余脉压住了玛钦波木热一角。玛钦波木热沦为终身奴仆，做了雅邦山的裁缝。雅邦山断然遗弃了扎西拉姆，再娶达格江姆和琼姜二山为妻。

绝望了的杰岗扎西拉姆想离开这地方，投奔南方的雅巴部落，但她的女佣却挡住了她的去路，苦苦挽留她，因为那仓部落不能没有保护神。

作为女性，我有一种天然的“类”比。但现在想来，这种比较可能是带有太强烈的个人文化背景的色彩。我想，我的悲天悯人可能毫无价值且不论，说不定还是完全错误的。同理，倘若一位自视优越的中国女性或西方女性以怜悯的目光瞧着我，由衷地替我叹息，我一定大为反感，驳斥说，这是不对的



不公正的，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虽有许多不如人意处，但我的心理是满足的和平衡的。

人和人的一般沟通都难，更何况你如何去体会另一文化圈的女子，那些独身的和拥有几位丈夫或与几位姐妹被同一个丈夫所拥有的女子的心境？

牧歌之美中，实则包容了难以言喻的一切。这种艰难的美，充填了人类生活中最深邃的底层。它可能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异常生存环境中认命的达观，而这种达观也许只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一支唱给挤奶人的歌，
一支唱给打猎人的歌，
一支唱给牛羊的歌，
一支唱给亲人的歌，
这些歌儿最动听，
这些歌儿最长久……

在离开老嘉黎越来越远的路上，在雪花儿飘飘的秋季里的一天，我把德庆群宗唱的这支歌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穿过仍然碧绿的山谷牧场，路旁玛尼堆上湿透的经幡悬垂着，石刻佛像和经文饱受风雨；忽然一个全裸的孩童向我们的小车雀跃奔来；不远处有背柴的牧家妇女涉过浅浅水流回家，一只黑白小花狗尾随着她。俄尔雨止雪霁，太阳光彩夺目，云朵将巨大的身影投向路侧草山的世界——藏北高原闪烁着凄厉光泽的生活令我感动。

——一个多月之后，我在拉萨收到了德庆群宗母女二人的信，信中夹寄了一张从印刷低劣的画报上剪下的一张花花草草

的画片。9岁女孩用工整的喇嘛字体写了一页纸，德庆群宗翻成汉文一并寄上。信封背面殷殷写着：“种花人盼着花开，寄信人盼着回信”。



遥远的卓玛

刘馨忆

身居拥挤、喧哗、嘈杂都市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忆起曾留下我青春韶华的西藏。那一片辽阔，那一片片眩目的凄清，沉郁的平静，从遥而又遥的远处飘然而至，簇拥着我，挥之不去。

记得见第一面的拉萨已是满眼浓浓的秋色了，一切都显得古老而苍凉。天空又高又蓝，脚下的黄沙一直铺到天边，偶尔有一排树站在旷远的地方，在蓝天底下，显得十分渺小羸弱，灼热的阳光把它们照成朦胧的淡黄色，像一个忧伤的梦境。我不知道这个“忧伤的梦境”是我 20 岁时眼中的西藏呢，还是我此刻回忆中的西藏?

我常常独自一人到拉萨河边散步。枯草在脚下悲伤地嚓嚓响，河上都积着冰，只在河心，能透过薄冰隐隐地看见蓝色的水在淌。眨眼间，风卷着黄沙狂奔而来，天空顿时混沌一片，

风过，沙便唰唰落向我的发丝，我的脊背和脚下的草地。

拉萨的冬天很不好过，不敢开窗户，终日都得龟缩在密不透风的寝室里。终于忍受不住了，便用刀划开窗户上糊得厚厚实实的纸。一推开窗户，屋子便一下子装满了从拉萨河上吹来的清爽爽的风，风里夹着淡淡的草腥气和风干的牛粪味，还有窗棱上腾起的一丝丝呛人的尘雾。有一枝柳树丫正好伸到我的窗口，那如丝的柳枝儿上，已经抽出一串一串嫩绿的小叶片了。

已是春天了。

这些嫩绿的个叶片安慰着我，我的心变得有些快活起来。

从我的窗户望出去，拉萨河就在不远的地方悠然地躺着，潺潺西流。阳光灿烂，河水蓝湛湛的，透着冷气。河边还有一些未融的冰凌，在太阳里闪着光。较远的河滩上搁着一只破旧的小木船，像一个远古的寓言。河的对岸是一片广阔的草场，草地上有一大群牛，有古铜色的，有黑白相间的，悠闲地甩着尾巴，啃吃着草地上刚刚吐出的新绿……

我就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看着窗外的风景出神。倏然间，牛群中出现一位藏族姑娘，她穿着深色的藏袍，牵着一匹马，正要跨上马背。我看不清她的脸，只感觉出那是位姑娘，或者说我希望那是位姑娘。她扬着鞭，把牛群赶到较远的草地上去。她在牛群里转来转去，轻轻地抚摸每一头牛粗壮的脖子，或是圆鼓鼓的肚子。她在草场上走动的姿势看起来轻快，活泼，充满幸福的气息……

太阳已经落下去，在暮色里，阴影藏在山与山之间，只有高高的峰顶上，还涂着金黄的令人眩晕的霞光。广阔的草场和西流的河水逐渐幽暗下来。

一阵悠扬的，尾间拖得很长的歌声，从草场的深处飞来，

歌声清脆地刺破傍晚的暮色，由远及近，幽长的歌声中透出古朴苍凉的意味。夜色染着草场，也染着我敏锐的心。

藏族少女骑着马，赶着牛群，向河边走来，牛群“咔咚咔咚”地下河，排成一队。河水淹住它们吃得溜圆的肚子，牛走得笨重而身不由己。藏族少女一声一声吆喝着牛群。等牛全部上了岸，她又唱了起来。我完全听不懂她究竟唱些什么，只觉得那优美而凄凉的歌调，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并深深地感动我，少女在偶尔往军营看的时候，发现了站在窗口的我。她突然停止了歌唱，好像很不自在似的，急急地赶着牛群，向河西边的村子走去。当我看不见的时候，歌声又在暮色里响起来。那一瞬，我觉得我的心被那歌声勾去了，最后，随着那支古歌融入越来越厚的夜色里……

藏族少女和我隔河隔窗相望的情形，至今仍是我回忆西藏生活的一个无可替代的焦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记得那时我一日见不到这个叫卓玛——月亮的姑娘，心中就涌出无法排遣的惆怅。

夏天的拉萨，总好下夜雨，刚好湿了土地，土路不泥泞也不干燥，像扫地时洒的水。因此，拉萨河的早晨非常干净清晰，微微透着冷气，河边的草地上湿漉漉的，那绿就格外鲜亮。当太阳从远处高高的群山后面露出脸，照着拉萨河的时候，草地上就开始有放牧的牛群和羊群。这时的草地已经很热闹了，添了马群，羊群，还有两个藏族少年。

两个少年，老是在草地上翻跟斗、摔跤，或是骑上马，在草地上狂奔。好像永远分不出输赢似的，这时候，少女就坐在草地上看，时时爆发出一阵野性十足的，无遮无拦的笑。激动的时候就跳起来手舞足蹈，给他们加油。

后来，我发现，当她看见我站在窗口注意她时，她好像有

些不自在，不那样粗野地笑，也不怎么活泼了。只是时时回头，好奇地望望我。透过我的那扇小窗，我和她默默地注视着，交流着，相认着。

草地上仍继续着古老的游戏。两个少男无休止地摔跤，总分不出输赢。他俩总是争吵不休，然后就打架。少女常常在中途气鼓鼓地扔下两个不知所措的小伙子而去，我不明白她究竟为什么。是什么让她不满意呢？

一个早晨，一阵清脆、欢快、酷似呼唤的歌声把我惊醒，我睁眼躺在床上，沉醉在她撩人的歌声中。歌声，伸出无数只手，要抓住我的每一根神经。我听得出，歌声就发自窗下不远的河岸，歌声久久不停，兴奋、喜悦的歌声中渐渐弥漫开一股焦急、失望，又带着不屈的韧劲。我只得从床上爬起来。我惊奇地发现，少女正站在河岸，面对着我的窗子而歌。在我伫立于窗前的一刻，她的歌声戛然而止，但她仍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她的脖子上围着一块我熟悉的红领巾。那不是鲜红，也不是暗红，是那种红中透粉，粉中透亮的水红。

我从箱子里拿出我的水红的纱巾，捧在手里，它们竟是一模一样。我想起来了，几天前我曾系着这水红的纱巾坐在窗前的桌子上弹过吉他。

少女水红的纱巾在风里轻轻地飘拂……她是那样醒目而漂亮。她用歌声唤醒我，仅仅是要我看她有一条和我一样的水红纱巾。看着少女，我一时间激动起来，快乐穿透了我的心……我拿住纱巾，轻轻地向她挥动，河岸的少女把右手竖在胸前，向我颔首。她在向我问好。从她微微发抖的身影，我知道她和我一样激动。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草场上少了那个爱戴一顶深颜色毡帽的少年，少了无休止的摔跤，少了不分输赢的赛马。只有悲凉



的歌声从远处飘来。

藏族少女和那个粗壮的少男把牛群和马群合在一起，共同放牧着。牛和马低着头，自由自在地啃吃着草。静谧的草场上弥漫着幸福和欢乐……

我再次打开窗户，已是又一个春天。仍是那河，仍是那草场，今夕何夕，风情却已完全不是当初。在草场上赶着牛群的是一个腆着肚子的少妇。她懒洋洋地吆喝着牛群，总是走神，当小牛犊掉进河里她仍不知道。这时候总是冲过来一个粗壮的男子："卓玛，我打死你。"卓玛一惊，我也一惊，心里酝酿的一个爱情的童话在这一声打骂里碎成一堆迷离的镜片。

少妇渐渐地不看军营，不看我的那扇小窗，只有那古朴而苍凉的调子还常常传过来，揪碎我的心。

不久，我便调回现在居住的城市。临行，我伫立在青藏公路旁等民航的班车。沙土飞扬的青藏公路上，源源不断地起伏着人流。他们站立，跪倒、卧地、双臂向前伸，然后站起，走到先前手指触到的地方，再跪倒，卧地、双臂前伸……就这样走向他们心中的圣地。向着人流拜倒的方向，巍峨的布达拉宫耸立在远处，那便是朝神者们信仰的所在。卓玛，你也在这人流里吗？我站在风沙里，望着公路上的人流出神，一种狂热的、至死不渝的东西在触痛我，让我的喉头阵阵发紧。

大昭寺的钟声隐隐传来，像是神的声音，卓玛，你听见这种声么？我双手合十，祈求上界能助你们修来一个彩虹般灿烂的来世，愿天界的三十六诸神保佑你，卓玛。

卓玛，你是否还珍藏着那一条水红的纱巾！

你幸福吗？卓玛。

戏说各地媳妇

阿　东

重庆媳妇：泼辣爽快欠温柔

可能是因为重庆气候湿润又“盛产”火锅的缘故，重庆媳妇个个生得俊俏美丽却又泼辣爽快，有“火锅姑娘”之称。

生在近郊农村的，往往因男人在外打工，自己耐不住寂寞，也跟着出来“闯江湖”。起早贪黑，擦皮鞋，卖水果、麻辣串直卖到深夜，有的身边还带着孩子。丈夫回来只管将钱向老婆一交，百事不管，拿些烟酒小钱出去“潇洒”去了，老婆吵吵嚷嚷由他去，只要桌上有酒有菜，出门有洗有换那就行。于是不少乡下的打工妹成了城市未婚青年的抢手货。

城市媳妇却又有所不同，她们对公公婆婆敬而远之，对丈夫颐指气使，男人多半成了“家庭妇男”，为家庭平和甘当



“妻管严”。不信你挨户看看，如今洗衣、做饭、辅导孩子的多半是男性。在外逛街，在家坐在麻将桌上的多半是女人，即使孩子抱在手，也要腾出一只手来“搬砖头”。可苦了重庆男人，下班回家冷锅冷灶自动手，三请四请把老婆请回家。老婆吃完饭将碗一推，便出去“玩”了。你若叫她呆在家里管管孩子，她会嫌你不会挣钱找保姆：“男人不会挣钱，不做家务干什么？你看人家某某丈夫又升官了，某某做生意又发了，同事某某又买了一件进口意大利皮装，朋友某某又戴了一只白金戒指……”若她打牌输了钱，回家给你脸色看不说，还会从你的烟酒钱中扣“粮饷”。

北京媳妇：家无定规最潇洒

北京媳妇最自由、最潇洒，可能是全世界最舒服的媳妇。

在北京，10个媳妇会有6个告诉你早晨来不及叠被铺床，还有的索性说，叠被子根本不必要，叠被子不科学。被子盖了一夜，身体里的热气都渗了进去，本来就应该摊开晾晾，如果叠了，就会把热气和臭气捂在里边，被子潮湿，气味也不好。

如果你提出去北京媳妇家做客，她们很多人会现出一脸的惊慌：“宽限两天，等我把家收拾收拾，实在是惨不忍睹……”

如果你调查北京媳妇多长时间擦一次桌子，多长时间收拾一次厨房，多长时间擦一次玻璃，她们往往会陷入遥远的回忆之中：“没什么规律，桌面太脏了擦一下，厨房找计时工来收拾，大约一个月一次吧，玻璃好几年没擦了……”

说起北京媳妇做饭，就更有意思了。

一位老大妈说：“我那儿子和媳妇结婚10多年了，不要孩子，各做各的饭，谁饿了谁做，只做自己的，弄得两个人一天

要做五六次饭，谁也不管谁。你说，要是这样，还结这个婚干吗?”可是，她的儿子却与媳妇和睦相处，两个人一块儿到国外留学，又一块儿回来搞事业，虽然各吃各的饭，却情投意合，比翼齐飞。“唉，我真是看不懂了，我那时，哪敢这样当媳妇……”大妈无可奈何。

北京媳妇在理家上确实略输一筹。但是，北京媳妇有个最大的优点，她们潇洒泼辣，自立性强，不缠人，她们不会伺候男人，也不指望男人，她们与男人的关系相对松散，男人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北京的媳妇，如同大写意的国画，粗犷、大度、多姿多彩。

上海媳妇：手脚勤快到永远

如果说北京媳妇要与男人平分事业，上海媳妇则要男人和自己平分家庭。

在一次中日青年研究会上，谈及男青年负担多少家务劳动份额时，一中国男青年说：“我们是除了生孩子的事情不做以外，其他事情几乎都要做。”一句话说得全场人捧腹大笑不止。说这话的是一位上海男士。

的确，上海男士负担家务劳动相对多些。这是因为，上海媳妇出奇的勤快，她们眼里有干不完的活儿，她们一个人做不完，就给自己的男人也布置了相当繁重的任务。再加上督促检查得紧，嘴巴不停地说，上海男人无处可逃，天长日久就养成了干家务的习惯。

上海媳妇能把家里收拾成三星级宾馆。无论你何时走进她们的家，都是秩序井然，一尘不染。她们讲究卫生不是靠突



击，而是靠习惯。在上海媳妇眼里，家务活是干不完的，永远没有止境，她们能不断地提出课题，派给自己，派给丈夫。上海媳妇让男人参与家务劳动，并且把男人拴住，的确是一绝。据说，上海的男同胞不仅干家务多，而且按时下班回家的多，在外面泡夜不归宿的极少。

上海媳妇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她们以身作则，她们自己马不停蹄地干，弄得别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干浑身不自在，只好也动手。其次，她们会分配任务，当媳妇们把家弄得有模有样时，她们的地位就提高了，说话就有分量了，她们会很明确地指定丈夫干什么，既明了又具体，而且是适合丈夫们干的，不由得你不干。

另外，她们有意让丈夫们进行亲身体验，把每种家务劳动都切身实践一下。让丈夫们知道了能有这个舒适的家是多么不易，他们就不能不帮着干，到时候不能不回家了。有些地方的媳妇不让丈夫动手，只让丈夫吃现成的。喝现成的，丈夫不知其中的艰苦和辛劳，反而坐享清福不领情，这实在是这些媳妇的失败。

广州媳妇：最懂生活的一族

如果用画来比喻媳妇，重庆媳妇像漫画；北京媳妇像泼墨大写意的国画；上海媳妇像是工笔仕女；而广州媳妇呢，则像是西洋油画。她们精致、有品位，还透着那么一股洋气。

广州媳妇在生活上很全面，而且是高手。她们很懂得吃，下饭馆会点菜，下厨房能端出精品来。广州媳妇虽然懂得保养，但是她们不拒绝下厨房，她们不怕火燎烟熏，耐心地烧，耐心地炖。有时到外地，她们甚至自告奋勇进饭店的操作间，

亲自操练饭菜，让那些大厨小厨得以休息，她们有烹饪的冲动。

广州媳妇烧的饭菜极讲究，很普通的料，由于调制精心，结果往往令人叫绝。一把空心菜，仔细掐下嫩尖，把蒜蓉下到油锅里，待出蒜香而蒜又没发黄时，把空心菜放入锅内，急火翻炒，在锅极热时，倒入调好的上等腐乳（酱豆腐）汁，一时，清香四溢，沁人心脾，那个爽口怡人、唇齿留香就甭提了。广州媳妇煲的汤就更甭说了，甲鱼瘦肉汤，淮山鲫鱼汤……什么属湿，什么属凉，什么能补，什么能泄，她们极讲究，她们还特别注意给男人补，补得男人既不发福，又精壮威猛。

广州媳妇不仅会吃，还会穿、会玩。她们大多歌也唱得不错，各种时兴舞蹈也不落后，至于溜旱冰、打保龄球，她们也能陪伴老公，成为玩伴儿。

广州媳妇有艺术感，会布置厅房。她们的居室通风而面积可观，她们可以在里边大显身手，这间夏威夷风情，那间欧洲古典氛围，这间富丽堂皇，那间充满原始自然气息。她们读的书多，见的世面广，心里又充满创意。

湖南媳妇：好菜好饭拴男人

每次举办全国性的会议，抱怨伙食不对口味的，往往不是食不厌精的广东人，而是湖北、湖南的男同胞，他们吃惯了媳妇做的可口饭菜，一出门就整个不适应。

有位名人曾说："没有什么能比一桌精美可口的饭菜更让男人赏心悦目了。"如果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一桌美味佳肴正等着你，那心情真是愉悦无比。如果清锅冷灶，没饭没汤，家



的感觉立刻少了九成。因此，再好的媳妇，如果不会做饭，也是不合格的。

湖南媳妇深谙此道，她们知道，没有好饭菜，难拴男人心，她们在烧饭上用心思。她们知道，在现在饭馆如林的时代，自己要赶上一级厨师的水平，是难以做到的。于是，她们扬长避短，让男人吃到他最得意的那一口，吃到外面饭馆里吃不到的味道。

有个湖南媳妇，在家做豆豉不是用开水泡，而是加上油上锅蒸，所以特别滋润，有味道。丈夫吃了以后，一把搂住媳妇说，你的血脉和我相通，我心里想什么，你能钻进去看明白，天下疼我的，除了我妈，就是你了……

一道菜能换来丈夫的肺腑之言，值了。这就是湖南媳妇，没有男人不喜欢这样的媳妇。

芒果女人

毕淑敏

小学同学朦从北美回来探亲，因国内已无亲属，她要求往日同伴除了叙旧以外，就是陪她逛街购物吃饭，于是大家排了表，今日是张三明日是李四，好像医院陪床一般，每天与她周游。

朦走了，回到她人了国籍的异国。我们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竟是朦的消费观。

朦的先生在外发了财，朦家有花园洋房游泳池，朦女儿在读博士，朦真是吃穿不愁。可是朦依然很朴素，就像当年在乡下插队时一般。朦说，我这么多年主要是当家庭妇女，每日修剪草坪和购物。要说有什么本领，就是学会了如何当一名消费者。

我们打趣她说，当消费者吗，最主要的是得有钱。

朦说，中国的商家已经学会了赚钱，可很多人还不知道钱



要赚得有理。中国老百姓也已经知道了，钱可以买来服务。可这服务是什么质量的，心里却没数。

我和艨乘出租汽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用打火机引着了烟。

艨对我说，你抽烟吗？我偏头躲着烟雾说，不抽。艨说，我也不抽。然后是寂静，只有发动机的震颤声。等了一会儿，艨对司机说，师傅，我本来是想委婉地提醒你一下，没想到您不察觉。那我就得明说了，请您把烟熄了。司机愣了一下，好像没听懂她的话，想了想，还算和气地说，起得早，困。抽一支，提提神。我这车，不禁烟，没看不贴禁止吸烟的标志吗？

艨说，这跟禁烟标志无关。而是您抽烟并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啊。

司机方向盘一个急转弯，说，新鲜。抽烟这事，连老婆都管不着我，干吗要得到你们的允许？

艨说，你老婆给你钱吗？

司机说，新鲜。我老婆给我什么钱？是我给她钱，养家糊口。

艨沉着地说，这就对了。你老婆和你是私事，你可听也可不听。我们出了钱，从上车到目的地这段时间内，买了你的车也买了你的服务。我们是你的雇主，你在车内吸烟，怎能不征询主人的意见呢？

我捏了一把汗，怕司机火起来，没想到他捏着烟想了半天，把长长的烟蒂丢到车窗外面了。过了一会，司机看看表，把车上的收音机打开，开始听评书连播《肖飞买药》。音波起伏，使车内略显尴尬的气氛，得到某种稀释。

艨的眉头皱起来，这一次，她不再旁敲侧击，径直说，师傅，我心脏不好，不能听这种激动的声音。请您关闭音响。

司机旧恨新仇一起发作，恨恨地说，怎么着？这评书我是每天都听的，莫非今天拉了你，就得坏了我的规矩，让我不知道肖飞是怎么从鬼子眼皮底下逃出去的？你这个女人脑子有毛病！

我虽从感情上向着艨，但司机的话也不无道理。别说肖飞还是有趣的故事，赶上毛头司机让你听汗毛都竖起的摇滚，不也得忍了吗？我忙打圆场说，师傅，我这位朋友爱静，就请您把喇叭拧小点，大家将就一下吧。

没想到首先反对我的是艨。她说，这不是可以将就的事。师傅愿意听肖飞买药，可以。您把车停了，自个坐在树阴下，爱怎么听就怎么听，那是你的自由。既然您是在从事服务性的工作，就得以顾客为上帝。

司机故意让车颠簸起来，冷笑着说，怎么着？我就是听，你能把我如何，说完把声音扩到震耳欲聋。

艨毫不示弱地说，那你把车停下。我们下车！

司机说，我就不停，你有什么办法？莫非你还敢跳车?!

艨坚定地说，我为什么要跳车？我坐车，就是为了寻求便利。我付了钱，就该得到相应的待遇，你无法提供合乎质量的服务，我就不付你报酬。天经地义的事情，走遍天下我也有理。

我以为司机一定会大怒，把我们抛在公路上。没想到在艨的逻辑面前，他真的把收音机关上，虽然脸色黑得好似被微波炉烘烤过度的虾饼。

司机终于把我们平安拉到了目的地。下车后，我心有余悸，艨却说，这个司机肯定会记住这件事的，以后也许会懂得尊重乘客。

吃饭时落座艨挑选的小馆，她很熟练地点了招牌菜。艨说



此次回国，除了见老朋友，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胃享享福，它被洋餐折磨得太久太痛苦了。菜上得很快，艨好像是自己的厨艺，一个劲地劝我品尝。我一吃，果然不错，轮到艨笑眯眯地动了筷子，人了口，脸上却不是颜色，招来小姐。

你们掌勺的大厨，是不是得了重感冒？不舒服，休息就是了，不宜再给客人做饭的。艨很严肃地说。

穿中式对襟小袄的年轻服务员，莫名其妙，支吾着说，这个……我不清楚……

艨说，不清楚，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又不是出国，还要护照和签证。

小姐一路小跑去了操作间，很快回来报告说，掌勺的人很健康，没有病的。她一边说着，一边脸上露出嫌艨多此一举的神色。

我也有些怪艨，你又不是防疫站的官员，管得真宽。忙说，快吃快吃，要不菜就凉了。

艨又夹了一筷子菜，仔细尝尝，然后说，既然大厨没生病，那就一定是换了厨师。这菜的味道和往日不一样，盐搁得尤其多。我原以为是厨师生了感冒，舌苔黄厚，辨不出咸淡，现在可确定是换了人。对吗？她征询地望着小姐。

小姐一下子萎靡起来，又有几分佩服地说，你的舌头真是神。大厨今天有急事没来，菜果真是二厨代炒。真对不起。

小姐的态度亲切可人，我觉得大可到此为止。不想艨根本不吃这一套，缓缓地说，在饭店里，是不应该说“对不起”这几个字的。

小姐不解，一脸无辜的天真问，老板教导我们说，凡是顾客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对不起”。

艨说，如果我享受了你的服务，出门的时候，不付钱，只

说一声“对不起”，行吗？

小姐不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朦循循善诱地说，在你这里，我所要的一切都是付费的。用“对不起”这种话安慰客人，不做实质的解决，往轻点说是搪塞，重说就是巧取豪夺。

这时一个胖胖的男人走过来，和气地说，我是这里的老板，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有什么要求，就同我说吧。是菜不够热，还是原料不新鲜？您要是觉得口感太咸的话，我这就叫厨房再烧一盘，您以为如何？

我想，朦总该借坡下驴了吧。没想到朦说，我想要少付你钱。

老板压着恼火说，菜的价钱是在菜谱上明码标了的，你点了这道菜，就是认可了它的价钱，怎么能吃了之后杀价呢？看来您是常客，若还看得起小店，这道菜我可以无偿奉送，少收钱却是不能开例的。

朦不慌不忙地说，菜谱上是有价钱不假，可你那是根据大厨的手艺定的单，现在换了二厨，他的手艺的确不如大厨，你就不能按照原来的定价收费。因为你付给大厨的工钱和付给二厨的工钱是不一样的。既然你按他们的手艺论价，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行不通了呢？就好像我原来要买的是一级品，你并不告知我一级品无货，擅用二级品替代，被我察觉了出来，还要收我同样多的钱，您以为是否合理呢？

话被朦这样掰开揉碎一说，理就是很分明的事了。于是朦达到了目的。

和朦进街上的公共厕所，朦感叹地说，真豪华啊，厕所像宫殿，这好像是中国改变最大的地方。门口看守大妈收了钱，递给我们几张污黄的草纸。朦摆摆手，表示自备了，老人很高



兴地把纸重新放回去，预备发给下一个人。

中国的女厕所总是供不应求，每一扇洗手间的门都紧闭着，女人们站在白瓷砖地上，看守着那些门，等待轮到自己的时刻。

我和艨各选了一列队伍，耐心等待。我的那扇门还好，不断地开启关闭，不一会就轮到了我。艨可惨了，像阿里巴巴不曾说出“芝麻开门”的口诀，那门总是庄严地禁闭着。我受不了气味，对艨说了声，我到外面去等你啊，便撤了出去。等了许久，许多比艨晚进去的女人，都出来了，艨还在等待……等艨终于解决问题了以后，我对艨说，可惜你站错了队啊。

艨嘻嘻笑着说，烦你陪我去找一下管公共厕所的负责人。

我说，就是门口发大便纸的老大妈。艨说，你别欺我出国多年，这点规矩还是记得的。她管不了事。我要找一位负责公共设施的官员。

我表示爱莫能助，不知道这类官司是找环保局还是园林局(因为那厕所在一处公园内)。艨思索了片刻，找来报纸，毫不犹豫地拨打了上面刊登的市长电话。

我吓得用手压住电话叉簧，说艨你疯了，太不注意国情！

艨说，我正是相信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啊。

我说，一个厕所，哪里值得如此兴师动众？

艨说，不单单是厕所。还有邮局、银行、售票处……等等，中国凡是有窗口和门口的地方，只要排队，都存在这个问题。每个工作人员速度不同，需要服务的人耗时也不同，后面等待的人不能预先获知准确信息。如果听天由命，随便等候，就会造成不合理、不平等、不公正……关于这种机遇的分配问题，作为个人调查起来很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比如我刚才不能一个个地问排在前面的女人，你是解大手还是解小手，以确

定我该排在哪一队后……

我说，艨你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你打算在厕所里搞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艨说，要求市长在厕所里设条一米线，等候的人都在线外，这样就避免了排错队的问题，提高效率，大家心情愉快。北美就是这样的。

我说，艨，你在国内还会上几次公共厕所？还会给谁寄钱或取邮件？我们浸泡其中都置若罔闻，你又何必这样不依不饶？你已是一个北美人，马上就要回北美去，还是到那里安稳享受你的厕所一米线吧。

艨说，这些年，我在国外，没有什么本事，就是买买东西上上街。我不像别的留学生回国，有很多报效国家的能力。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觉得那里有些比咱高明的地方，就想让这边学了来。这几天，我让你们陪我，是想让你们明白我的心。我不是英雄，没法振臂一呼，宣传我的主张。也不是作家，不会写了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想法。我只有让你们从我看似乖张的举动里，感觉到这世上有一个更合理的标准存在着，可以学习借鉴。

我感动艨的苦心，但还是说，就算你说的有理，这些事也太小了。要知道中国有些地方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啊。

艨说，我对中国充满信心。温饱解决之后，马上就会遭遇这些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流泪，有多少是为了远方的难民？基本上都是因为眼睛里进了沙子。身边的琐事标志着文明的水准。现代化不是一个空壳，它是一种更公正更美好的社会。

我把压在电话叉簧之上的手指松开了，让艨去完成找市长的计划。那个电话很长，艨讲了许多她以为中国可以改进的地



方，十分动情。

分手的时候，艨说，有些中国人在国外入了籍以后，标榜自己是个“香蕉人”，意思自己除了外皮是黄色的，内心已变得雪白。而我是一个“芒果人”。

我说，“芒果人”，好新鲜。怎么讲？

艨说，芒果皮是黄的，瓤也是黄的。我永远爱我的祖国。



编后记

林　石





本书的编辑设想，大约始于七八年前。最初是出版社约编一本女作家散文选。我动手慢，市场决定着速度，一时间同类选本相继见诸于市，没有必要再去凑热闹，遂作罢。转而考虑编一部关于女性的散文，检点资料才发现，女作家笔下虽多佳作，直接反映女性生活状态的却少，且多有重复。只得再搁置。孰料，90年代后半期，随着社会的开放，女性意识不断加强，加之市场推波助澜，女性题目竟日渐趋热，仅专门的女性杂志就冒出几十家。文学刊物中，女性话题也受到编辑的青睐。这些文字趋同性强，常表现为一窝蜂的时尚热点，表面的五光十色实际摆脱不了男权意识的价值规则。阅读过程中，我感兴趣的是表现女性差异的文章，于是渐渐积累成这样一本书。

本书所表现的差异，与其说是地区的或民族的，不如说是文化的。自然水土和历史传统的差异通过文化浸润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形成各具特色的女性群体，成为本书所选文字美感的基础。这些文字多是文学的，却不表现为对美的创造，而在于对美的发现。作者对于所表现的女性群体，或久有所感，或偶一见闻，.都是欣赏的，敬重的，怀有惊喜的情态。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编者在同一题目下，有意选几个作者的文章并排而出，这些作者或因性别不同，或因身份各异，写作心态和下笔分寸自有微妙的差别，个中情愫如细加品味，会格外动人。也许是由于直述其情，并无多少深意，这些文章较少被以往的选家所注意。如今汇在一处，聚而揽读，面对中国女性的丰容多姿，谁能不由衷赞叹！

遗憾的是，市场经济推动的商品化大潮，在丰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的人性美。这力量注定要打碎自然的、本真的多样，到处刻上商品自己的烙印。近两年，编

者曾多次到广西、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看到的民族风情大都经过精心的商品包装，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面目。也许有一天，本书所展现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女性的多样化风采，将成为历史。虽然这可能为本书的存在提供新的价值空间，却是编者所不愿看到的。

编　者

2000 年 10 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未命名图书
作者＝
页数＝３７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